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語言學論叢

（第二十二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丛 第22辑/北大《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ISBN 7-100-02613-X

Ⅰ.语… Ⅱ.北… Ⅲ.语言学-文集 Ⅳ.HO-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02668号

YǓYÁNXUÉ LÙNCÓNG
语 言 学 论 丛
(第二十二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613-X/H·676

1999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77千
印数 2000册 印张 8 1/4

定价:12.00元

《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按姓名笔画排列）

王洪君　王福堂　叶蜚声　李小凡　何九盈
陆俭明　陈松岑　张双棣　林　焘　唐作藩
郭　锐　耿振生　蒋绍愚

本辑执行编辑：耿振生



目　录

《王力古汉语字典》审音记 …………………… 唐作藩　何九盈（1）
《时要字样》研究…………………………………… 刘燕文（25）
“子弟书”用韵研究………………………………… 熊　燕（49）
中古汉语重纽研究………………………………… 沈小喜（69）
楚大府镐铭文新释………………………………… 李家浩（94）
“有孚颙若”考释 ………………………………… 裘燮君（102）
《高僧传》词汇研究 ……………………………… 王小莘（126）
上古汉语“既”字的意义和用法及汉语实词虚化问题
…………………………………………………… 杜海涛（153）
北京口语中的“着” ……………………………… 刘一之（164）
重新审视“基本词汇”问题………………………… 石安石（176）
汉台关系词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 ……………… 陈保亚（186）
汉语单字格局的语义构造 ……………………… 叶文曦（226）

CONTENTS

How we decide word pronunciations for the
Dictionary of Wang Li Ancient Chinese?
………………………………… Tang Zuofan He Jiuying (1)
Studies on 时要字样 ………………………………… Liu Yanwen (25)
Rhyme patterns of 子弟书 ………………………… Xiong Yan (49)
A study on 重纽 of Ancient Chinese ………… Shim So Hee (69)
A new explanation of the 大府镐
inscription of 楚 ……………………………………… Li Jiahao (94)
Textual criticism of 有孚颙若 ………………… Qiu Xiejun (102)
A lexicological study of 高僧传 …………… Wang Xiaoshen (126)
Meaning and usage of 既 in archaic Chinese
and the problems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full words in Chinese ………………………… Du Haitao (153)
着 in Beijing dialect ………………………………… Liu Yizhi (164)
Remarks on the problem of basic lexicon ……… Shi Anshi (176)
Orderly correspondence of the initials of Chinese-
Thai sound related words …………………… Chen Baoya (186)
Semantic structure of Chinese single-word pattern
……………………………………………… Ye Wenxi (226)

《王力古汉语字典》审音记

唐作藩　何九盈

《王力古汉语字典》乃先师王力先生晚年未竟之作。先生捐馆前，以耄耋之年，贾其余勇，孜孜不息，奋力于此书之编撰。终因年老体衰，力难从心，遂于公元1985年9月26日召门弟子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何九盈、蒋绍愚、张双棣等，委以助编之任，分撰从申至亥等集。受命诸君，续貂十载，至1995年，初稿告成，时先师归道山已九年矣。墓草萋萋，生死路隔，疑惑之所，问难无从。是年春，编写组议决，委托唐、何二人董理全稿。唐、何于是年九月投身统稿之役，历时十又七月，审音基本结束。

《古汉语字典》注音，内容有三。首用汉语拼音字母标注现代读音；次注中古(《广韵》或《集韵》)反切、声调、韵目、声母(用三十六字母)；最后标明上古韵部。如：

衣 yī。於希切，平，微韵，影。古韵微部。

审音之费时费事，为始料所不及。稿成众手，体例多有不一；时历十载，前后难免牴牾；疑难杂症，各人决断不同。一音之定，往往遍考诸家韵书，酌古沿今，刊谬补阙，则费时费事多矣。所补者，如补古韵部、补相关书证、补反切(《广韵》或《集韵》、《玉篇》、《经典释文》、《龙龛手镜》、《五音集韵》、《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字汇》、《正字通》等)、补又音、补直音、补旧读、补今读如、补声母、补前人注音、补《集韵》名、补《广韵》声、韵、调、补注联绵字、补音

项、补重言、补字头、补释义、补异体字形、补字形说明、补夺字等等;所改者,如改(或删)古韵部、改今音、改反切、改释义、改直音、改声母、改错字、改“同”或“通”、改字形。所补所改,总计达数千条之多。凡所补改,除纯技术性问题而外,均由二人讨论决定,最后交撰稿者本人过目。

音随义转,义寄于音,又托于形,审音必然牵涉字义字形。所谓审音,根本点是如何正确处理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训诂声音,相为表里”,表里相符,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具体而言,有以下四条:

一、所有字头的读音与音韵地位的确定,必须贯彻形音义三者相契合的原则;

二、今音的确定原则上必须与古音(反切)相契合;

三、古音(反切)与今标准音明显有抵牾时,以今音为准,从今不从古;

四、今音已无别,而古音不同,应按不同来源分别设立音项,以察古今之变。

本文就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举例加以讨论。讨论中经常要提到《辞源》(修订本)、《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以下分别简称为《大字典》和《大词典》),是因为这三部辞书与古汉语关系最为密切,它们在注音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社会影响也相当大,故本《字典》的注音以此三书为主要参考资料。在参考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三书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往往在本字典初稿中也有反映,故加以讨论,以定取舍。

一、所有字头的读音与音韵地位的确定，必须贯彻形音义三者相契合的原则。例如：

"牾"，《辞源》（三·1988）[1]，音 wǔ。取《集韵》讹胡切（《广韵》未收此字），并云"字也作'迕'、'啎'、'忤'、'捂'"。这个音与《辞源》要说明的形、义（相逢、违逆）不符。《集韵》平声模韵讹胡切下"牾"的释义是"兽名"，而且讹胡切今音只能读 wú。音 wǔ，则为阮古切，但《集韵》上声姥韵阮古切下无"牾"字及其异体（《五音集韵》疑古切下增收"啎"字），去声暮韵五故切有"迕"（"遇也"）"啎忤"（"逆也"）"捂"（"斜相抵触也"），而无"牾"。《大字典》（三·1810）和《大词典》（6·268）处理得较好，取收有此字而意义契合的《字汇》的五故切。但五故切当读 wù。而《现汉》"牾""忤（啎）""捂"等[2] 仍读 wǔ。故从之。

"晟"，《辞源》（二·1435），据《广韵》去声劲韵承正切，读 shèng，释义为光明、盛美二项。《大词典》（5·707）亦据《广韵》承政（正）切，读 shèng，又读 chéng。释义据《楚辞·九章·怀沙》"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之盛，一本作"晟"，增一赞美义，即有光明、赞美、兴盛三个义项。其实"大人所晟"之"晟（盛）"也是盛美之义。"又读 chéng"更无着落。《集韵》清韵时征切下有"晟，明也"，但《大词典》未注明。《现汉》"晟"字用于姓氏读 chéng，光明、兴盛义只念 shèng。《大字典》（二·1506）据《集韵》分立"晟""晟"两个字头。"晟"从日，有二音：一读 shèng（又 chéng），亦仅据《广韵》承政（正）

---

① 据 1981 年修订第 1 版，商务印书馆。"三"指第三册，"1988"是页数，下同。

② 据 1996 年修订本 1335－1337 页。《现代汉语词典》简称为《现汉》，下同。

切，义项除光明、盛大外，又增“盛器、饭匮”义；一读 jīng，据《集韵》清韵咨盈切，义同“晶”，无书证。另一字头作“晟”，从曰。据《集韵》时征切读 chéng。义为“饭匮也”。（与同小韵的“晟，明也”有别。）又引《正字通》门部：“凡器皿受物者通用‘盛’，盛音成。六书未尝因饭匮别立‘晟’字。讹作晟。无稽。”虽无可考，但《大字典》仍加“按”：“与晟殊”。既认为“晟”与“晟”是两个字、音义不同，就不应在“晟”字下再增“盛器、饭匮”义，这是自相矛盾。

“歽”，《康熙字典》和旧版《辞海》、《辞源》以及新版《辞海》（1979，上海）都只音朽（xiǔ），在此之前的《字汇》、《正字通》也只有一读，同“朽”。而从《辞源》（修订本）开始，又多出一个音，读 guǎ（二·1680），释义为“剔肉”。《大字典》（二·1380）、《大词典》（5·146）与《辞源》（修订本）同。三书所列出的根据，都是殷敬顺的《列子释文》。殷在解释《列子·汤问》“歽其肉而弃之”一语时说：“歽本作叧，音寡，剔肉也。又音朽。”所谓“本作叧”，是说有本子不是“歽”字而是“叧”字。“叧”字的读音为“寡”，并不是说“歽”也音寡。《辞源》等书误解了殷文的原意。这种误解并不始于《辞源》，《正字通》“歽”字注云：“《容斋续笔》歽音寡，或读剐，并非。”张自烈已经否定了这个读音。

“鲫”，本是“鲗”的或体（见《说文》），义为“乌鲗鱼也”，今作“乌贼”，墨斗鱼。大徐音昨则切，《集韵》音疾则切，今音读 zéi（旧读 zé）。从《广韵》开始，此字既失其音，又失其义，与另一种鱼名“鰿”混而为一，音资昔切（jì）。段注《说文》“鰿”字指出：“或作鲫，非是。”今按“鲫”用作“鰿”，已约定俗成，这是假借字取代了正字。《辞源》（四·3515）是供研究古汉语用的辞书，不收昨则切，不指出“鲫”同“鲗”，其古义为“乌贼”，不妥。《大字典》（七·4693）“鲫”字

分为二音二义，是。《大词典》(12·1237)亦不辨。

"皛"字《辞源》(三·2182)、《大字典》(四·2650)、《大词典》(8·274)均有两个音项，一据《广韵》的胡了切音 xiǎo，二据《广韵》的普伯切音 pāi(《大字典》音 pò)。

这里要讨论的是 pāi(或 pò)这个音能否成立的问题。三书所引唯一书证乃左思《蜀都赋》"皛貙氓于葽草"。"皛"字五臣本作"拍"。"拍""皛"是两个不同的字，并不是说"皛"可以借作"拍"。李善注云："皛，胡了切。当为'拍'，拍，普格切。"显然，后来的《广韵》、《集韵》误解了这条注，于是有了普伯切(《集韵》作匹陌切)这样的音。李善的普格切本是为"拍"字注音，至于"皛"字明明白白是胡了切，"当为"者乃形之误，与音无关。"皛"字是否果为"拍"字之误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皛"字注云："皛者，谓显其形也。李善云'当为拍'。误。"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亦谓李注"非"。

这种千百年来以讹传讹的误读，如不细加考订是很难发现的。

比较多的问题是字音与字义的关系没有理顺，对不上号。例如：

"俙"，本有三个音义：1.《广韵》平声微韵香衣切，今读 xī，用于叠韵联绵字"依俙(稀)"，义为隐约，仿佛貌；2.《广韵》上声尾韵虚岂切，今音 xǐ，用于叠韵联绵字"偯俙"，义为"看不了貌"(见"偯"字注。与"依俙"义近，但读音不同)；3.《集韵》平声皆韵休皆切(《广韵》作"俙"，喜皆切)，今读 xiē，义为当面对质，《说文》："讼；面相是也"。《辞源》(一·221)、《大字典》(一·163)和《大词典》(1·1403)均不辨，三个不同的音义混读为 xī。

"睫"，《辞源》(三·2217)释义有睫毛与眨眼二项，均读 jié，注《广韵》即叶切。《大词典》(7·1226)与《辞源》同。《大字典》(四·

2495)的处理不同，有二音：(一)读 jié(即叶切)，仍有“眼睫毛”和“眨眼”两个义项；(二)读 shè，据《集韵》失涉切，释义“同‘䁋’，目动貌”。(此亦据《集韵》葉韵“摄”小韵：“䁋䀹睫，目动貌，或作䀹睫。”)其实“目动貌”即“眨眼”，《集韵》洽韵“眨，或从夹，侧洽切，目动也”。今读 zhā。《字汇》：“睫，又叶侧洽切，音札(zhá)。”因此，正确的处理应是：“睫”，睫毛义，念 jié(《广韵》即葉切)；眨眼或目动义，读 zhǎ，用《字汇》侧洽切。

“竺”，《辞源》(三·2347)、《大字典》(五·2947)和《大词典》(8·1105)均依《广韵》反切，分为两个音项(只有次序的不同)：1.zhú，《广韵》张六切，用于“竹”与“天竺”等义；2.dǔ，《广韵》冬毒切，又丁木切，有通“笃”(“厚也”)与通“毒(dú)”(“憎也”)二义。古韵觉(沃)部。问题是又音丁木切。《广韵》虽在此切语“竺”字下注释“竺厚”义，但与所通假的“笃”、“毒”字音不契合，而且古觉部到中古没有读丁木切的。故《集韵》于屋韵都木切下删去“竺”字是正确的。可见《集韵》在《广韵》基础上增补成倍的字和许多又读，但也同时删除一些不准确的字音。

“纵”，今音只有 zòng 一读，但古反切因字义的不同有多种来源。《辞源》(三·2466)处理为 1.zòng，子用切，发、放等义；2.zōng，即容切，与“横”相对，即“纵横”之纵等义；3.zǒng，《集韵》祖动切，用于重言“纵纵”，《现汉》未收；4.sǒng，《集韵》足勇切，用于“纵臾”，同“怂恿”，鼓动义，今亦不用。其中第 2 音，今亦念 zòng。第 4 音依反切仍与第 3 音同，即读 zǒng。《大字典》(五·3445)于第 1、3、4 项读音的处理是对的，但第 2 音不用《广韵》即容切(释义“纵横也”)，而取《集韵》徂聪切(释义为“髼高大貌”)，今音 cóng。古、今音义都不契合。比较起来，《大词典》(9·1001)的审音处理，是比

较可取的。

“讦”。此字两音两义。《辞源》(四·2875)只有居列切(jié)一音,对《集韵》的九刈切(音 jì,义为“直言”)失收。《大字典》(六·3939)两音两义兼收,可从。

“颃”。有三个不同的义项,三个不同的读音,《集韵》区别得很清楚。《广韵》只有两个读音,胡郎切(颉颃)、苦浪切(咽颃),作为“人颈”的“颃”失收。《说文》以“颃”为“亢”之或体,段注“亢颃同字”。此义大徐音古郎切,《集韵》音居郎切,今音为 gāng。《汉语大字典》(七·4363)此字音 háng, gāng, hàng,可从。《辞源》(四·3386)只有两读,《大词典》(12·273)三个义项均音 háng。非是。

“緂”字《辞源》(三·2441)、《大词典》(9·911)均音 tián,无反切。《大字典》(五·3419)亦音 tián,取《广韵》他酣切。按,他酣切不可能切出 tián 音来,故《辞源》、《大词典》不取此切,从音理而言是对的。但此字为何音 tián 呢,《淮南子·氾论》“緂麻索缕”。高诱注:“緂,读恬然不动之恬。”tián 音当来自“恬”。这个音于韵书无据,而且“緂”是个多义词,《广韵》“緂”字读他酣切,释义为“色鲜”,《说文》释此字为“白鲜衣貌”,大徐音充三切,段注引《广韵》他甘切,折合今音为 tān。

“颗”字,《辞源》(三·2084)据《字汇》胡果切,音祸,读 huò。有两个义项,一为“瓜果”,一为同“臝”,见“颗瓠”。《大字典》(四·2656)有三个音:1. huǒ,取《篇海类编》胡果切;2. guǒ,同“果”,无反切;3. luǒ,同“臝”,《吴下方言考》音裸。《大词典》(8·282)只收“颗瓠”这一词条,音 luǒ。

按,《辞源》将两个不同音读的义项混为一音,肯定不妥。《大字典》加以区分这是对的,但有两点失误:一是胡果切折合为今音

应依《辞源》作 huò，不能作 huǒ。二是"䫉䫜"为叠韵联绵字，诸家所举书证为《韩昌黎集·征蜀联句》"断臂仍䫉䫜"。这两个字的读音据《韩文考异》云："䫉皆音蒲八切，䫜，恪八切。"折合今音为 bá qià。胡文英《吴下方言考》认为这个字的读音为"裸揠"，而且字形应作"䫉䫜"，《大字典》、《大词典》"䫉"音 luǒ 的根据就在于此。可是"䫜"字又不音揠，三书均音 qià，足证三书均未将此二字作为叠韵联绵字处理。我们认为《考异》的注音是对的，胡（文英）说列为"备考"，供参考。

"覛"。此字本有两音两义。1.mò；2.mì。《说文》"覛"归𠂢部，"衺视也。"段注："按覛与目部䀛通用。……覛不入见部者，重𠂢也。"《广韵》音莫获切，今音 mò，此乃覛字的本音本义。段注又指出："俗有寻觅字，此篆之讹体。"在这个意义上《广韵》音莫狄切，今音 mì。此字的音义演变，《正字通》有颇为详细的讨论。《辞源》（四·2856）、《大字典》（六·3668）、《大词典》（10·338）只有 mì 一读，无 mò 音，不妥。

"謈"。《广韵·觉韵》"謈"的反切有二，一见蒲角切，注云："嗃謈大呼。《说文》作'謈'，云：'大呼自冤也'。"又作匹角切，注云："自冤。本蒲角切。"《辞源》（四·2915）据匹角切，音 pò。释义为"因痛而呼叫。"《大词典》（11.373）据蒲角切音 pó，释义为"痛极而叫喊。"《大字典》（六·4005）分为两音两义。据匹角切音 pó，释为"因痛而叫喊。"又据《集韵》蒲褒切，音 páo。引《集韵》"痛甚称阿謈"。

《辞源》、《大字典》、《大词典》在释义后都引了《汉书·东方朔传》："舍人不胜痛，呼謈。"《大词典》口部"呼"字条下收有"呼謈"这个词条，"謈"字音 bó。前后不一。

这个字的注音这么混乱，一是没有弄清音的演变情况，二是对意义的理解也不确。这个字的本义就是《说文》所释"大呼自冤也。"至于"呼謈"、"阿謈"、"嗃謈"意思一样，也是痛甚喊冤的意思。《说文》"謈"字段注云：

> 《东方朔传》"舍人不胜痛，呼謈。"邓展曰："謈音瓜瓝之瓝。……田蚡疾，一身尽痛，若有击者，呼服谢罪。"晋灼曰："服音瓝。关西俗谓得杖呼及小儿啼呼为呼瓝。"然则"謈"亦作"服"、作"瓝"也。《朔传》"呼"字亦音髇，《蚡传》"呼"字亦音火交反，皆与下一字叠韵。《广韵》曰："嗃謈，大呼也"，是也。"謈"古音读如"匏"。

段氏所谓的"读如匏"即《集韵》的蒲褒切。《正字通》对"謈"字形音义的注释也可供参考：

> 謈，蒲豪切，音庖。呼冤声。《汉书·东方朔传》：郭舍人榜不胜痛，呼謈。服虔音暴，师古步高反。本作"㬥"，俗省作謈。

根据训诂及韵书的资料，我们认为"謈"字的今读只取 páo 即可，不必分为两音。匹角切、蒲角切、音暴、步高反（蒲豪切）乃不同方音的变体。

"鵧"字作为鸟名，《辞源》(三·2141)、《大词典》(8·333)音 bēi，以《广韵》府移切(《集韵》宾弥切)为据。按府移切下"鵧"字为"下也"，与鸟名义不合。《大字典》(四·2680)据《经典释文》音脾，读 pí。可从。此字《字汇》音蒲糜切，直音脾，注云："鸟名。与瘗痹字不同。"与《经典释文》一致。

二、今音的确定原则上必须与古音(反切)相契合。

因为这是部"古汉语字典"，须注出今读与古反切。由于语音的演变引起异读字的分合，有时今音只有一读，而古音却有数种读法。例如"汛"，《广韵》有息晋切，所卖切和苏佃切三读，释义均是

"洒(灑)"或"水汛",而今音只读 xùn。古反切也只有息晋切与之契合。

也有相反的情况,古反切相同(《广韵》同属一小韵),而今音有不同的读法,如"接"即葉切,今读 jiē,同小韵的"睫、婕"则念 jié(这可能是受同声符的"疌、捷"——疾葉切的影响)。有时整个小韵的字今音都不合古反切,如《广韵》魂韵"昆",古浑切(同小韵的字有"裈、琨、鹍、鲲"等 20 个),本当读 gūn,可今音念 kūn。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古反切之后,说明"今读如坤"。

但是,有些字的今音,本可找到与之相契合的古反切,而《辞源》等没有处理好,违反了这条原则。这有两种情况:

一是今音不符合古反切。例如:

"氄",义指毛细而软,今简化作"毧"。《辞源》(二·1701)、《大词典》(6·1017)均音 rǒng,与《广韵》而陇切相契合。《大字典》(三·2006)读 róng,仍取而陇切,这就不合了。如音 róng,应取《字汇》而中切,音戎。但此字《现汉》标准音是 rǒng。

"鐀",不见于《广韵》。《集韵》至韵,同"匮、樻",义为"匣也"。求位切。《大字典》(六·4256)今音读 kuì,与反切不合;《辞源》(四·3213)、《大词典》(11.1391)音 guì,是。

"鮆",鱼名,《广韵》即移切,今音当读 zī(同音字有"赀、髭、訾"等)。《大字典》(七·4686)与《大词典》(12·1220)音 jì,与古反切不合。《辞源》(四·3510)不误。

"藭",草名,《广韵》口迥切,今音 qiǒng。《辞源》(四·3395)、《大字典》(七·4379)、《大词典》(12·324)均读 jiǒng,与古反切不合。《中华新韵》不误。

"署",《广韵》《集韵》都只有去声常恕切,用于动词,部署、布置

义，用于名词是官署义。可能是受“暑”字（《广韵》上声舒吕切）的影响，今音都读 shǔ。《辞源》（三·2462）、《大字典》（五·2918）、《大词典》（8·1022），都未加说明。本字典据《中华新韵》于动词义加旧读 shù。

“鏏”字见于《说文》，义为“鼎也”。许慎云“读若彗”（小徐作“读若慧”，不可从）。《淮南子·说林》：“水火相憎，鏏在其间。”高诱注：“鏏读曰彗。”“彗”字大徐音祥岁切，而“鏏”字大小徐均音于岁切，与“读若彗”相矛盾。《广韵》作祥岁切，《辞源》（四·3210）取此音，读 suì。《大字典》（六·4246）既取《广韵》祥岁切，又取《集韵》于岁切，音 wèi，《大词典》（11·1375）同。《字汇》取于岁切，音彗；《正字通》作呼桂切，音慧。按，“鏏”字还是应取《广韵》的祥岁切，音 suì。《大字典》及《大词典》均音 wèi，这是以《集韵》的于岁切为据，但《集韵》“鏏”字有两读，于岁切之外，还有旋芮切（相当于《广韵》的祥岁切）。《字汇》直音彗是对的，而又取大徐音于岁切，故难以契合，至于《正字通》的呼桂切，则更不可取。

“隋”是个多音字。《辞源》（四·3285）有三个音：1.tuǒ（祭祀名；通“椭”，椭圆形），取《广韵》他果切；2.duò（裂肉；通“堕”，垂落），取《集韵》杜果切；3.suí（国名，朝代名，姓），取《广韵》旬为切。

《辞源》将祭名及裂肉（即残余的祭品）分为二音二义。《大字典》（六·4142）合为一音一义，取《广韵》徒果切，音 duò，同时又标出他果切。《大词典》（11·1057）分为二义一音，先列《广韵》他果切，次列《集韵》宜（本为“宣”字，误作“宜”）佳切，今音 suī。今按《广韵》他果切的释义为“裂肉也”，《辞源》不取此切语而取《集韵》的杜果切，虽音义契合，但无此必要，作为“祭名”与“裂肉”意义相关，《大字典》、《大词典》均不分二音是可取的，但《大字典》取徒果

切，音 duò，亦不妥。徒果切小韵无“隋”字，他果切下“隋”字注明“又徒果切”，与其取又音，不如用本音。《大词典》取宣隹切，不用他果切，也无此必要，因为此义在《集韵》中既有宣隹切（释为“祭食也”），又有吐火切（释为“埋祭余也”），吐火切即相当于《广韵》的他果切，而所谓“埋祭余”与“祭食”义实相关，故 suī 音宜取消。

在通“橢”这个意义上，《辞源》、《大词典》均用《广韵》的他果切，《大字典》取《洪武正韵》的吐火切，后者的处理较好。因为《广韵》此音的释义为“裂肉也”，《洪武正韵》释为“隋，圆而长”。

“隋”字通“隳”，例见《国语》等书，《辞源》失收。《大词典》duò 音下义项三为“通‘隳’”。音义不符。既然通“隳”，为何又音 duò？《大字典》的处理基本上同于《大词典》，只不过在“隳”字下面加括号注音 huī。我们认为“通‘隳’”这个义项应当从 duò 音下独立出来，将 huī 作为一个独立音项。

二是古反切不合今音。例如：

“瘈”，有二音义。其一音 zhì，《集韵》征例切，义同“狾（猘）”，犬发狂。《辞源》（三·2141）、《大字典》（四·2682），均于征例切后又加一“居例切”，实为多余，因与今音 zhì 不合。《大词典》（8·335），仅注《集韵》征例切，是。其二音 chì，用于［瘈疭］（chì zòng，病名），《辞源》列出《集韵》胡计、诘计与吉曳三切语；《大字典》则用《集韵》诘计切又胡计切；《大词典》仅取诘计切。但都与今音 chì 不合。只有《五音集韵》祭韵穿母三等尺制切（“瘈，小儿惊。”又同义字“瘛”下注：“痴也，小儿瘛疭病也。”）才与 chì 契合。

“鞄”，《广韵》有平声薄交切，上声薄巧切、去声防教切和入声匹角切四种读法，意义都是柔革工。郑玄注《礼记·考工记》已指出，此字“读鲍鱼之鲍”，今音 bào。《辞源》（四·3366）音 bào，取防

教切与匹角切，与今音声母类隔。《大字典》(七·4331)、《大词典》(12·191)均用薄交切，读 páo，不合今音。我们认为，薄巧切与今音 bào 最契合。

"槭"，在形容树木光秃这个意义上，《大字典》(二·1278)、《大词典》(4·1270)均音 sè，取《集韵》麦韵的率捆切。这个反切是切不出 sè 音来的，只能音 suò。《辞源》(二·1623)也音 sè，取《集韵》士革切。而本小韵根本无此字，这完全是疏忽。只有取《集韵》麦韵的色责切，方可契合。

"獬"用于联绵字"獬豸"(zhǎi jiè)，强豪貌。《辞源》(三·2011)、《大字典》(二·1373)、《大词典》(5·128)，均取《集韵》蟹韵都买切，与今音 zhǎi 类隔，当增补《五音集韵》骇韵知骇切。

"硭"，用于"硭硝"(máng xiāo)。《广韵》《集韵》《五音集韵》均为武方切，《字汇》为无方切，只能读 wáng，与今音 máng 不合。《正字通》注谟郎切，音忙。可从。《广韵》《集韵》也有谟郎切一读，但其义为地名"硭砀山"之硭的异体，非"硭硝"之"硭"。

"罜"字，《辞源》(三·2481)音 zhǔ，取《广韵》之戍切。《大字典》(四·2916)音 zhǔ 之外，又括注"又读 dú"。二书都列出了《广韵》的徒谷切。按此字见于《说文》，与"罜麗"构成叠韵联绵字。《广韵·屋韵》徒谷切下有"罜"字，卢谷切下收"麗"字，《大词典》(8·1021)取徒谷切音 dú，将之戍切作为又切列出(不标今音)，处理得比较好。

"鲒"，《广韵》巨乙切，《辞源》(四·3511)音 jí。单从反切与今音的折合关系而言，并无不当。但《中华新韵》、《现代汉语词典》均音 jié。《汉书·地理志》"鲒埼亭"，颜师古注："鲒音结。"《大字典》(七·4684)与《大词典》(12·1219)亦音 jié。《辞源》的注音与今音

不合。

"濯"的第二读为 zhào,《辞源》(三·1897)未出反切,《大字典》(三·1775)取《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直孝反,《大词典》(6·197)取《广韵》直教切。查《广韵·效韵》直教切"濯"字义为"浣衣",与通"櫂"义不合;《大字典》取颜师古音无可非议,但跟本《字典》以韵书、字书反切定音的体例不合,故我们不取时代较早的颜注,而取《六书正讹》的直教切。《字汇》曾批评说:"《六书正讹》音直教切,注作'进船之檝',此说误。"《正字通》已有驳议,可参阅。这里应进一步强调,《六书正讹》的直教切与《广韵·效韵》的直教切性质不同,《正讹》的直教切来自颜师古的直孝切,正如《正字通》所言:"濯同(按,应作"通")櫂,《正讹》盖本故书音义,非误也。"

"茸"字,《辞源》(四·2646)、《大字典》(五·3200)、《大词典》(9·363)均有两个音项,第二个音项为 rǒng,用《集韵》乳勇切,释义为"推入",书证为《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茸以蚕室"。

这里有两个问题,《集韵》乳勇切小韵的"茸"字乃"草生貌",并无"推入"义,音义不合,此其一。其二,《文选》这句话作"佴之蚕室",上举三书在"佴"字下都引了这个书证,音 èr。究竟是"佴"还是"茸",二者必有一误。作为辞书,把这种矛盾摆在读者面前,无所抉择,似乎不妥。其实这个问题段玉裁已有讨论。《说文·人部》云:"佴,佽也。"段注:"《司马迁传》曰:'仆又佴之蚕室。'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一本佴作茸。'苏林云:'茸,次也。若人相俾次。'苏以谓'茸'当作'佴'耳。'佴之蚕室',犹云副贰之以蚕室也。小颜乃欲读为搑,云'推致蚕室中',殊非文义。"所谓"小颜"即颜师古,颜注"茸"为人勇切,释为"推也",诚如段氏所言,与文义不符。"茸"应是传写之误,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可能是古代有的方

言“茸”也有仍吏切(大徐音。《文选》音人志切)一读,“茸”“佴”均从耳得声,但这仅仅是推断。

三、古音(反切)与今标准音明显有抵牾时,以今音为准,从今不从古。

上文(第10页)所举“昆,古浑切”,今不读 gūn,而读 kūn,就属于这种情况。又如:

“觭”,本义是角一俯一仰的样子,引申为偏倚、侧重。《广韵》去奇切、《集韵》丘奇切,《辞源》(四·2870)去奇切,注读 qī,但今音读同“畸(jī)”。《大字典》(六·3928)以今音为准,音 jī,是对的,但又增补《集韵》居宜切,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虽与 jī 音合,但释义不符。其另一义,通“奇偶”之“奇”(jī),和居宜切契合,但宜另设一音项。《大词典》(10·1382)音 jī,仅用去奇切,可取;但将通“奇偶”之“奇”义置于其下,亦不妥。

“错”字,《广韵》有仓各切、仓故切二音,仓故切义为“金涂”,与“措”同音,古书中常借“错”为“措”。《辞源》(四·3194)此字只音 cuò,在通“措”这个意义上也列出仓故切,但不标注今读 cù。《大字典》(六·4215)及《大词典》(11·1310)的处理不同,在通“措”这个意上均列出仓故切,并注 cù 音。今按《现代汉语词典》,“措”已不音 cù,而是读 cuò。在“错金”这个意义上也不音 cù,只读 cuò。依本《字典》注音的原则,为了与今音相应,cù 这一读应取消。

“浰”,《辞源》(三·1802)、《大字典》(三·1626)、《大词典》(5·1218)均取《广韵》郎甸切,音 liàn。于意义并无不合。但此字从《集韵》到《正字通》、《中华新韵》均已不取郎甸切,音力至切或力地切,与“利”同音,意义与《广韵》同。本《字典》取《集韵》不取《广

韵》,音 lì 不音 liàn。

"緺"有两个音项。第一个音项为"紫青色绶带",《辞源》(三·2449)标了两个音,首音为 guō,次音为 guāi,列举了《广韵》三个反切:古蛙切(佳韵),古禾切(戈韵),古华切(麻韵)。guāi 与三个反切不符,来历不明;guō 虽与古禾切相应,却与今音不合。此字《中华新韵》、《现代汉语词典》均音 guā(释义为"紫青色之绶",与《辞源》同),以古蛙切为据,大徐本《说文》此字亦音古蛙切。如用古华切,音义亦契合。

第二个音项为 wō,义为"女子头发一束为緺"。wō 这个音没有反切或训诂音为根据。用的书证是李煜《长相思》:"云一緺,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按韵脚可取古禾切(guō),但义不符。此字应取今音 guā。《现代汉语词典》"緺"字的两个义项均音 guā。

"耵",《辞源》(三·2527)音 dǐng,《大字典》(四·2783)、《大词典》(8·653)音 dīng,三书均取《广韵》都挺切,《大词典》并列举《集韵》汤丁切。都不可从。

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辞源》音 dǐng,与今音不符,此字《中华新韵》读 tīng,《现代汉语词典》读 dīng;二是既然取都挺切,就应该音 dǐng,《大字典》、《大词典》音 dīng 虽与今音合,与反切却不合;三是《辞源》的注音虽与都挺切相合,而与"聍"字的读音不一致。"耵聍"是叠韵联绵字,二字均有平上两读,意思一样。如果"耵"字取都挺切,"聍"字就应取乃挺切。现在《辞源》、《大字典》、《大词典》以及《现代汉语词典》"聍"字均音 níng,用的是奴丁切。毫无疑问,"耵"字不宜取都挺切,应取《集韵》的汤丁切。《中华新韵》"耵聍"音 tīng níng,这是正确的。《正字通》"耵"字音顶,都挺切,"聍"字音宁上声,乃挺切,这也无可非议。这个例子说明,对联绵字的

注音,应注意照顾其语音结构的一致性。

由于《现代汉语词典》“町”已不读 tīng,tīng 只能作为旧读处理,以 dīng 为正音。

“睆”,《广韵》音户板切,《辞源》(三·2215)、《大字典》(四·2493)、《大词典》(7·1223)均音 huǎn,与今音不合。按浊上变去的规律,此字应读 huàn,《现代汉语词典》正音 huàn。

四、今音已无别,而古音不同,应按不同来源分别设立音项,以察古今之变。

这方面,《大字典》和《大词典》在《辞源》的基础上下了不少功夫,是有成绩的。但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好。例如:

“上”,《广韵》有上声时掌切与去声时亮切两读,前者用作动词“上升”“上达”等义,后者用于名词“上处”“在上者”等义。今音除了用于四声之一“上声”读 shǎng,其他皆读 shàng。《辞源》(一·0058)立两个音项,第一音项 shàng 之下,依意义、用法不同分列时亮切与时掌切之后;第二音项 shǎng,未注反切,释义为“四声之一”。《大词典》(1·260)分立三个字头三个音项,前两个字头,均读 shàng,分别注明时掌切与时亮切两个不同的来源;第三个字头读 shǎng 亦注时掌切,“汉语声调之一”。处理得更为清晰。而《大字典》(一·5) shàng 音下不辨来源与意义、用法,仅取时亮切,欠妥。

“下”字,也因词性与意义的不同,《广韵》亦有上声胡雅切与去声胡驾切两个不同的反切,但今音均读 xià。《大词典》(1·306)分立两个字头音项,也比《辞源》(一·052),特别是比《大字典》(一·7)处理得好。

“焉”，《广韵》有於乾切（义为“何也，又鸟杂毛。……”）与有乾切（义为“语助也”）二音，字义、用法不同（一为疑问代词，一为语气词），依反切，当分别读 yān 和 yán，但今标准音无别，都读 yān。《辞源》（三·1926，仅取於乾切）、《大字典》（三·2206，注於乾切，又有乾切、谒言切①）、《大词典》（7·84，亦於乾切，又有乾切，又谒言切）均不辨。我们据字义用法与古反切的不同，别为两项，今音注同。

“洮”，有水名与盥洗二义。《广韵》仅有豪韵土刀切一读，注：“水名，出西羌；又清汰也。”《集韵》豪韵则有二音二义，分别甚明：一、他刀切，“洮，《说文》：‘水出陇西，临洮东北入河’”（释义与今本《说文》同）；二、徒刀切，“洮，盥也，一曰淅也”。依《集韵》反切，今当有 tāo 与 táo 二音，但今标准音（据《现汉》）水名也读 táo。《辞源》（三·1780）、《大字典》（三·1613）、《大词典》（5·1172）均有盥洗与水名等义，今音也都读 táo。古反切则混而不分（《辞源》仅取土刀切，《大字典》与《大词典》均注“土刀切，又《集韵》徒刀切”）。我们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是，既要考虑今读，又要顾及古音义的契合。故当分两项，今音同，古音切不同②。

“髦”，今音 máo。《广韵》只有豪韵莫袍切一读，而《集韵》则根据意义的不同区分为豪韵谟袍切（注引《说文》：“髮也”，指毛髮中的长毫，引申为士中之俊）、侯韵迷浮切（注：“髮至眉

---

① 《广韵》元韵谒言切“焉”字释义：“安也。又不言也。”“安也”即“何也”，音义同於乾切，“不言也”无书证。

② “洮”字另有宵韵馀招切（yáo，湖名），晧韵杜晧切（dào，古水名，见《集韵》）不在讨论之内，因诸书的处理无问题。

也，同‘犛’”）和爻韵谟交切（注：“西南夷”即少数民族名，又指“髦牛”通“氂（牦）”）。《辞源》（四·3486）和《大词典》（12·730）不辨。《大字典》（七·4519－4520）今音都是máo，但能从来源上分立三项。只是将“西南民族名”置于迷浮切下，不妥。

“谩”，今音有mán、màn二音。《广韵》见于平声桓韵（母官切）、删韵（莫还切）、仙韵（武延切）和去声换韵（莫半切）、谏韵（谟晏切）。除了删韵莫还切用于古燕代之间的方言表示惧义的复音词“谩台（yí）”（引扬雄《方言》卷一语），其他各切语都有“欺也”的意义。但从古反切和今音及字义契合上看，平声mán，当取母官切，字义为欺骗、抵赖。《辞源》（四·2916）在此音下又列出“莫还切”；《大字典》（六·4012）则以莫还切为正音，以母官切为又音；而《大词典》（11·401）在母官切之后，列出武延切，莫半切、谟晏切并为其又音，都是不妥当的。至于去声màn，《辞源》仅取谟晏切与今音契合；《大词典》在谟晏切之后又加母官切，毫无必要；《大字典》于谟晏切后，甚至又列出莫半切、母官切和武延切，更为烦琐，而且不科学。其实从“谩”字的通假音义来看，去声màn，可以分为两个音项：1.màn，莫半切，有广泛、冗长等义，又通“漫”；2.màn，谟晏切，有谩骂等义，又通“慢”。

“近”，今音jìn。《广韵》有上声其谨切和去声巨靳切两个来源，词义与用法亦不同。“近”的其谨切一读，用于形容词远近之近义；巨靳切一读释义为“附也”，用于动词亲近等。《辞源》（四·3047）、《大字典》（六·3819）、《大词典》（10·730）均不辨，前者以其谨切置于巨靳切之前；后二书则以其谨切为巨靳切的又

音。《广韵》《集韵》的释义也不清楚（上声隐韵“近”字下注“迫也”，去声焮韵下注“附也”）。唯贾昌朝《群经音辨》（卷一）释义比较明确：“近，迩也，其谨切；近，附也，其靳切；近，辞也，居例切。”

“䜋”，今音 wèi。此字古有两音两义。《广韵》音火怪切，释为“过也”；《集韵》音于岁切，释义引《说文》“卫也”。《辞源》（四·3010）两义兼收，只取火怪切一音；《大词典》（10·569）首录火怪切，又录于岁切，只取“过也”（即“谬误；欺骗”义），不取“卫也”一义；《大字典》（六·3749）两音两义兼收，但义项分立，音不分立，致使何音对何义，不明确。本《字典》首列于岁切，释为“牛用蹄踢自卫”，次列火怪切，释为“谬误，诈伪”。

“三”，数字，用于名词前做定语，《广韵》平声谈韵苏甘切，如“三星”、“三皇”、“三江五湖”；用于谓词前做状语，《广韵》去声阚韵苏暂切，如“三思”“三折”“三过其门”。今音都念 sān。《辞源》（一·25）依古反切，分两个音项，是正确的，只是在第一项平声苏甘切前注出今音 sān，第二项去声苏暂切前未注今音，是承上亦读 sān。《大词典》（1·170）分三^{1}与三^2，三^{1}音 sān，《广韵》苏甘切；三^{2}音 sān，旧读 sàn，《广韵》苏暂切。这样处理得最好。而《大字典》（一·4）不分辨来源，注音为“sān《广韵》苏甘切，平谈心。又苏暂切。侵部。”这容易误导读者：以为“三”字的任何意义与用法在古代都可以有平、去两读。这反而比《辞源》退步了。

以上四条基本原则，概括肯定不全，因为我们在审音中遇到

的具体问题很多。比如假借字的注音问题。虽然古汉语辞书的编纂者都懂得“古音通假”的原则，通假字的读音一般应按被通假的字（即其所表示的本字）来读，并尽可能找到它的古反切根据。但由于古今音的变化，不易察觉出来。例如：

“梵”，常用音义是 fàn（《广韵》梵韵扶泛切），梵文 Brahmā（梵摩）的略音。用于重言［梵梵］义为谷物生长茂盛的样子。《隶释·都乡正卫弹碑》：“梵梵黍稷”。《辞源》（二·1572）《大词典》（4·1028）均据《广韵》东韵房戎切音 féng，《大字典》仍读 fàn（注《广韵》扶泛切又房戎切，将二切语混同一音）。其实“梵梵黍稷”，《诗经·曹风·下泉》作“芃芃黍苗”。“梵梵”通“芃芃”。《广韵》东韵“芃”有房戎与薄红二切，均为“草盛貌”。古无轻唇音，即今通作“蓬蓬”。故此假借义当音 péng。就反切而言，是古音与今音类隔；就今读来说，也是如何对待音变的问题。

“锡”，本字读 xī（《广韵》入声锡韵先击切），假借为“赐”，古籍常见。《辞源》（四·3197）与《大词典》（11·1325）均于 xī 音下列一赐予义项。这就是说，“锡”字用于赐与（予）义时也读 xī。而《大字典》（六·4219）“锡（xī）”的第 4 义项“通‘赐（cì）’，赐予。”承认“锡”字作赐予用时，假借为“赐”，而且要改读 cì。但未注出其根据与音读来源。查《集韵》去声寘韵“赐”字下有“锡”字，注“斯义切，《说文》：‘予也’。又姓，或作锡”。这说明“锡”假借作“赐”，本读 sì（斯义切），今读如刺（cì）。《中华新韵》支韵去声“赐”字还有读书音（sì）与话音（cì）的区别。

“牏”，《辞源》（三·1974）今音两读：1.yú，《广韵》羊朱切

（又列度侯切，持遇切，与 yú 音不合），义为筑墙短版，见《说文》；2.tóu，据《正字通》音投，通“褕”，指贴身内衣。而《大字典》（三·2018）与《大词典》（6·1048）两项字义均读 yú，用《广韵》羊朱切，度侯切。这可能是因为度侯切“牏”字下也释义为“筑垣短版”。《集韵》作“徒侯切”，释义亦同：“《说文》：‘筑牗短版也’。”但是，《集韵》徒侯切下收有作“近身衣”讲的“褕”字（亦作“褕”）。所以“牏”字通假为“褕”时应读 tóu，取《集韵》徒侯切。虽然徒（度）侯切与羊朱切，古音甚相近（属上古侯部，声母喻四与定母亦相通），但中古以后分化了，今音也不同。《大字典》与《大词典》对本义音与通假音不加区别，这是在《辞源》的基础上倒退了。

又如由于版本问题弄错反切用字。

“凡”（fán），《广韵》平声凡韵符咸切。凡是三等韵，而咸属二等，显然有误，周祖谟校本已订正为符芝切。《辞源》（一·332）已校改，而《大字典》（一·276）与《大词典》（2·282）仍沿用符咸切。

“豆”，《广韵》候韵徒候切。泽存堂本脱切上字“徒”。切语前边的释义是“又姓，后魏有将军豆代田。”（唐写本《唐韵》已如此。）《辞源》（四·2929）和《大字典》（六·3565）、《大词典》（9·1340）均未参考周祖谟先生的《广韵校本》，误作“田候切”，即以人名豆代田之田为切上字。大概是“徒”与“田”同声母，没有影响古今读音，人们不察。

“谂”（shěn），《广韵》上声寝韵式任切。“任”是“荏”之误，周祖谟校本已更正。而《辞源》（四·2904）和《大字典》（六·3989）仍取式任切，并注上声。而“任”，《广韵》只有平、

去两读，显然有矛盾。《大词典》（11·296）不误。

再如注错上古音问题。《辞源》和《大词典》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二书不注古韵部。《大字典》也采用古韵三十部，只更动个别韵部名称。如文部改称谆部，觉部改称沃部。一些字的归部出入较大。特别是那些与入声关系密切的去声字，我们认为上古属入声韵部，而《大字典》归阴声韵部。例如“悖”，我们归物部，《大字典》（四·2302）在微部；“至”，我们归质部，《大字典》（四·2814）在脂部；“隘”，我们归锡部，《大字典》（六·4152）在支部；“阼”，我们归铎部，《大字典》（六·4121）在鱼部。这反映不同的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将属文部或微部的“蕲”字注为之部（《大字典》五·3326）、把属于幽部的“鄗”字注为宵部（《大字典》六·3794）、把属于侯部的“谕”字注为鱼部之类（《大字典》六·3999），不是弄错，就是笔误了。又如：

“淢”有二音：第一音 yù（雨逼切），急流义，古韵职部。第二音 xù（况逼切），通“洫”，沟渠。《诗·大雅·文王有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史记·夏本纪》：“（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都是与质部字（“匹”“室”）相押，故“淢”字此音义，当属质部。《大字典》（三·1643）仍注职部，亦不妥。

“艐”，本义为“船著沙不行也”，见《说文》。《广韵》口个切，今读 kè。但无书证。《辞源》（三·2606）、《大词典》（9·10）均未收。《大字典》（五·3064）列为第一音项。但又注以《广韵》子红切，与所注古韵歌部不合。其第二音项，也是《辞源》与《大词典》仅收的，今音 jiè，《广韵》古拜切，释义据《尔雅·释诂》：“艐，至也”。陆德明《释文》引孙炎说“古届字”，即通“届”，古韵当属质部。又三书均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纠蓼

叫昇蹋以艐路兮”为证，而裴骃《集解》引徐广曰：“艐，音介，至也。”古韵又应归月部。质、月二部都是入声韵，且韵尾相同，音相近。《大字典》注作“微部”则相去较远。

补记：一、此稿写于1997年春末。后来审义问题改归撰稿人自己负责，唐、何只负责审音。二、本文所讨论的各项意见，只是我们个人的看法，并不一定是《字典》的最后结论，因为原撰稿人如不同意我们的审订，完全可以不予采纳，而我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看法，这些意见发表出来，供行家参考而已。

笔者

1998.11.11



《时要字样》研究

刘 燕 文

唐代曾流行过各种各样目的在于规范汉字读音和写法的字书、字样，如颜师古《字样》、杜延业《新定字样》、颜元孙《干禄字书》，等等。本文将讨论的《时要字样》也是其中的一 种。

一、《时要字样》简介

《时要字样》又名《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全书分上、下两卷，原书久佚，作者不详。在敦煌发现的《时要字样》写本（编号 S.6208 和 S.5731），仅存其下卷去声部分内容及入声前半部分。或许由于该书无传世本可供参考，或许是由于敦煌写本太残破，《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编者在处理 S.5731 和 S.6208 时把它们定作两种不同的书，没有识别出 S.6208 卷首的题目《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只是 S.5731《时要字样》的又名或全名。编者似乎未详审《时要字样》和《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的内容、体例，错误断定 S.6208《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下卷前面的抄本为《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上卷。其实只要仔细看看它们的内容和体例，便不难发现抄写在前边的是一种按不同事物分类的字书，它包括“菓子部”、“布部”、“酒部”，等等；而后边抄的是按声调、韵类分类

的字书，二者截然不同。

S.6208 下卷共有四个残片，S.5731 只是一片较大的残叶。当我们按声、韵顺序对这五片残叶进行整理时，发现 S.6208 上有十三个断行与 S.5731 刚巧能衔接上。裂口处的字虽模糊、不全，较难辨认，但能识别出的则上下相接若合符节。作者曾有机会亲眼见到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原件，并逐字作了校对，又识别出一些从缩微胶片上看不清的字。整理、研究的结果证明，S.6208 与 S.5731 上的《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和《时要字样》不但是同一本书，而且是同一个写本。根据现存的下卷含“第三去声”和“第四入声”两部分可推知该书上卷当含“第一平声”和“第二上声”两部分。

《时要字样》收字不依部首而依声韵，与《干禄字书》相似。它先依“平”、“上”、“去”、“入”四声分为“第一”到“第四”四大部分。每部分再依 193 韵次序排列，每韵内再依一定的纽次，将同韵、同纽的字排在一起，我们称之为一个小韵。该书的结构与韵书相同，因此它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唐代语音的重要线索。本文的重点就是讨论这里边的语音现象。

二、《时要字样》残卷缀合

S.6208 起去声宋韵，终去声陷韵，中间泰韵至线韵残损严重，只有两个残片，祃韵至陷韵为十三个下半行，与 S.5731 相接。S.5731 起去声啸韵，终入声屑韵，共三十八行，但啸韵至没韵三十二行仅存上半行（其中十三行与 S.5731 衔接）。今将原文逐录如下（原为竖行，今改为横行）：

S.6208《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下卷

控引枯动反 倥偬 鞚韁三 动移 洞空二 诵读 颂碑

讼言三 贵□ □□ 贿赍三 被服 髲头 绂筋上弓

备御四 义文 议论 谊贾三 □□ □□ □落三

遂乃 穗禾 燧烽火三 □□二 邃深 秘密 辔马

贲人名三 樻□ 匮贫二 雉兔 稚幼 穉晚禾 致密四

冀州 穊稠 记志 溉灌四 婢奴 枇梳 痺脚

鼻孔四 臂手 庇荫三 頞頞 萃集二 未有 味□

菻五菻子三 谓□之 渭水 蝟刺 纬经四 慰问 尉县官 畏惧三

翼羽 㦽 翊□三 去从 㪺□二 注水 疰□ 铸□三

句章 绚丝二 悟□ 晤朗 寤觉三 捕捉 哺□ （下残）

（上残）]补二 脍正 鲙古二 赖蒙 癞病二 帝□ [（下残）

]头 涕唾 屟鞋四 系罐胡计三(1) [

]发三 弊□二 币帛 逝往 誓[

] 诣往 寱语 檄□四 例体[

]境 界地 疥疮 芥 [（下残）

（上残）]迴㣇 缋画 阓阛三 [

]辈等 咳唾 欬 铠[

]雷 振动 赈济三 [（下残）

（S.5731） S.6208

（前缺）

嫽物二 笑 [（前残）

瓩鹰四 跢携儿行丁左二(2) 瘅□ 墡□ □□夜□ 懦 [

霸王 弝弓二 怕怖 帕幞 坬□□ 胗□宣(3) 憾恨 [

阚姓 瞰视三 淡醎 啖食 澹水 飏飘 样式 [

谅信 悢怆 量四 帐幄 胀胖 涨水三 怅望 畅姓三 障屏

嶂山	漳进三	壮貌	装毾	泔米三	弶着	访问	妨碍	望看	妄诬
忘废三	况意	贶礼	旷宽三	圹掩	纩绵三	荡旷	踢趺[4]	砀山	
礍菌四	聘婚	伴融 [	佞谄一	磬子	罄尽二	请借	艴黑色二		右左
祐助	宥宽三	救济 [	□□	旧新	舅姑	臼碓	柩尸四	瘦肥	
漱□二	皱□□ [		秀木	绣绵二	柚小桔二	櫺光	受经	寿长	授□
售卖四 [		后前三	陋疏	漏泄	镂刻	瘘疮四	蔻豆	诟嗔二	沁州
吣口 [	纴织	荫官	窨坑	暗声	饮□四	厌於□[5]		餍饱二	堑坑
椠刻 [		店舍	痁病	垫下三	认识	刃刀	扔□三	陷坑	鲐鱼
韽下於陷一[6]		蘸□陷一[7]	赚伫陷二[8]		湛水	忏悔	儳言	嚵唅	

《时要字样》卷下第四（S.5731）

读书	独孤	髑髅	渎沟	犊牛	[
斛斗	谷子三	秃头	诱诋	鹄鹙三	[
瓻砖	簏箱六	镞箭一	扑打	醭白	[
辐车	蝠蝙□	伏卄	茯苓	复往	輹 [
騋健貌四	逐跑	轴车	妯娌	鰠鯐四	[
淯水	昱光四	蹴蹋一	祝姓	粥羹二	[
睦和	苜蓿	牧放三	哭啼	酷虐	[
赎购三	辱耻	褥毾	鄏刺[9]	蓐	[
绿绯	逯姓	觌曲五	续连	俗人	荬 [
欶嚼	槊枪	蒴权四	卓姓	斲雕	[
剥脱	驳马	韵声	摧头苦角[10]	觳鸟	[
吒嗔呼觉[11]	豿豕声	縠急三	质典	桎梏	[
逸放	佚乐	溢满三	栗子	慄战	窒 [
倔强襬[12]	踞脚	掘地	崛山	裾衣短	[
虱虮	瑟宝四	讫了	吃哑二	伐正	罚 [

乌古[13]　蔱菜　㔾吉　趣捲　蹶倒　□　[

勃逆　渤澥　䬀香　䭶面　垺上六　[

忽然　笏牙　䎀睡三　兀高□忽[14]　[

椊□头二　卒兵　末本　抹□　㳻豁　䒦　□　秣马六　捋□　括搜

苦婁三　豁荡　䀛开眼二　斡孤末　斟俗二　拨铺体[15]　蹳行　泼水三

□　魃旱　馛香三　怛悲　妲己二　挞打　跶倒　汰滑　獭水四　剌阿

辣辛□　㔊拨三　渴饥　歇词呼　刖巧揩八[16]　䂬注二　拔挽一　滑腻　猾奸二　扴垢

扴指二　屑栖　楔木　泄漏　榍玉四　切要　窃盗　嚓私三　节度

疖瘗　瀓筒三　血肉　窬孔　疾疮子　衂□忽血四[17]　决杖　驶騠　英明日三

（下残）

以上是《时要字样》残卷录文。需要说明的是：1. 同韵同纽的字排在一起，为一个小韵。每个小韵的首字或末字下脚注标明此小韵所含字数。如“猾奸二”中的“二”，表示此小韵有二个同音字。2. 只有少数小韵首字下还保留反切注音，如“控枯动反”。3. 每字下有训释。释义方式或用同义词注，如“哭啼”、“卒兵”；或用组词方式以与其它同音字相区别，如“獭水”，意思是说“獭”是“水獭”的“獭”。4. 有些脚注里还注明“正”、“俗”、“古”，以辨字体。“正”即“正体”，“俗”即“俗体”，“古”即“古体”。搞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归纳《时要字样》的韵次和纽次。

三、《时要字样》的音系

我们以《切韵》的韵部名称、韵字归属为标准，对《时要字样》的韵次、纽次及每小韵所辖的字归纳如下：

下卷第三去声

一、送韵

(1) 溪纽：控、倥、鞚

(2) 定纽：动(上声)、洞

二、用韵

(3) 邪纽：诵、颂、讼

三、寘韵

(4) 见纽：贵、□、贿

(5) 並纽：被、髲、鞁、备(至韵)

(6) 疑纽：义、议、谊

四、至韵

(7) 邪纽：遂、穗、檖

(8) 心纽：□、邃

(9) 帮纽：秘、辔、贲(寘韵)

(10) 群纽：[樻]、匮

(11) 澄纽：雉(浊上)、稚、穉、致

(12) 见纽：冀、概、[记](志)、溉

(13) 並纽：婢(浊上纸韵)、枇、痺、鼻

(14) 帮纽：臂(寘韵)、庇

(15) 从纽：顇、萃

五、未韵

(16) 明(微)纽：未、味、菋

(17) 喻$_{三}$纽：谓、渭、蝟、纬

(18) 影纽：慰、尉、畏

六、职韵

（19）喻$_{\text{四}}$纽：翼、弑、翊

七、御韵

（20）溪纽：去、欯

八、遇韵

（21）照纽：注、疰、铸

（22）见纽：句、绚

九、暮韵

（23）疑纽：悟、晤、寤

（24）並纽：捕、哺

十、泰韵

（25）见纽：脍、鲙

（26）来纽：赖、癞

十一、霁韵

（27）端纽：帝

（28）透纽：□、□、涕、屉

（29）群纽：系、□、□

十二、祭韵

（30）並纽：弊、币

（31）禅纽：逝、誓

（32）疑纽：诣（霁韵）、瘵、槸

（33）来纽：例

十三、怪韵

（34）见纽：界、疥、介

十四、队韵

（35）匣纽：迴、绩、阓

PDG

(36) 帮纽：辈

十五、代韵

(37) 溪纽：咳、欬、铠

十六、震韵

(38) 照纽：振、赈

十七、啸韵

(39) 来纽：嫽

十八、笑韵

(40) 心纽：笑

十九、号韵

(41) 明纽：□、□、□、眊

二十、个韵

(42) 端纽：跢、瘅

(43) 泥纽：壖、□、懦

二十一、祃韵

(44) 帮纽：霸、弝

(45) 滂纽：怕、帕、□

(46) 见纽：[抓]

(47) 泥纽：胗



二十二、勘韵

(48) 匣纽：憾

二十三、阚韵

(49) 溪纽：□、阚、瞰

(50) 定纽：淡、啖、澹

二十四、漾韵

（51）喻四组：飏、样

（52）来组：□、谅、悢、量

（53）知组：帐、胀、涨

（54）彻组：怅、畅

（55）照组：障、嶂、潷

（56）庄组：壮、装、泩

（57）群组：弶

（58）滂（敷）组：访、妨

（59）明（微）组：望、妄、忘

（60）晓组：况、贶

二十五、宕韵

（61）溪组：旷、圹、纩

（62）定组：荡（浊上）、踼、砀、礍

二十六、劲韵

（63）滂组：聘

二十七、径韵

（64）泥组：佞

（65）溪组：磬、罄

（66）清组：清（劲韵）、靘

二十八、宥韵

（67）喻三组：右、祐、宥

（68）见组：救

（69）群组：旧、舅（浊上）、臼（浊上）、柩

（70）生组：瘦、潄

（71）庄组：皱

(72) 心纽：秀、绣

(73) 喻$_{四}$纽：柚、槱

(74) 禅纽：受（浊上）、寿、授、售

二十九、候韵

(75) 匣纽：□、□、后（浊上）

(76) 来纽：陋、漏、镂、瘘

(77) 晓纽：蔻、诟

三十、沁韵

(78) 清纽：沁、吣

(79) 日纽：纴

(80) 影纽：荫、窨、喑、饮

三十一、艳韵

(81) 影纽：厌、餍

(82) 清纽：堑、椠

三十二、桥韵

(83) 端纽：店、痁、垫

三十三、澄韵

(84) 日纽：认、刃、扔

三十四、陷韵

(85) 匣纽：陷、鮨

(86) 影纽：韽

(87) 庄纽：蘸

(88) 澄纽：赚、湛（浊上）

三十五、鉴韵

(89) 初纽：忏、儳、囋

下卷第四入声

一、屋韵

（90）定纽：读、独、髑、渎、犊

（91）匣纽：斛

（92）见纽：谷

（93）透纽：秃、诱、鵚

（94）来纽：甗、簏

（95）精纽：镞

（96）滂纽：扑、醭

（97）帮（非）纽：辐、蝠

（98）并（奉）纽：伏、茯、复、鳆

（99）来纽：𫘧

（100）澄纽：逐、轴、妯、鱁

（101）喻四纽：□、□、淯、昱

（102）清纽：蹴

（103）照纽：祝、粥

（104）明纽：睦、苜、牧

二、沃韵

（105）溪纽：哭(屋韵)、酷

三、烛韵

（106）床纽：赎

（107）日纽：辱、褥、鄏、蓐

（108）来纽：绿、逯、𬢊

（109）邪纽：续、俗、荬

四、觉韵

(110) 生纽：軟、槊、蒴

(111) 知纽：卓、斲

(112) 帮纽：剥、驳、舷

(113) 溪纽：搉、觳

(114) 晓纽：吒、豞、嗀

五、质韵

(115) 照韵：质、桎

(116) 喻$_{四}$纽：逸、佚、溢

(117) 来纽：栗、慄

(118) 知纽：窒

六、物韵

(119) 群纽：倔、踀、掘、崛、裾

七、栉韵

(120) 生纽：虱、瑟

八、迄韵

(121) 见纽：讫、吃

九、月韵

(122) 並（奉）纽：伐、罚

(123) 见纽：𠂔、蕨、劂、趣、蹶

十、没韵

(124) 並纽：勃、渤、馞、艴、垺

(125) 晓纽：忽、笏、寣

(126) 疑纽：兀

(127) 从纽：椊

(128) 精纽：卒

十一、末韵

(129) 莫纽：末、抹、休、濊、□、秣

(130) 精纽：拶

(131) 见纽：括、□、苦

(132) 晓纽：豁、㲳

(133) 影纽：斡、斡

(134) 滂纽：拨、蹳、泼

(135) 並纽：□、魃、韨

(136) 端纽：怛、妲

(137) 透纽：挞、跶、汰、獭

(138) 来纽：剌、辣、攋

(139) 溪纽：渴

(140) 晓纽：嗽

十二、黠韵

(141) 溪纽：扴、硈

(142) 並纽：拔

(143) 匣纽：滑、猾

(144) 见纽：圿、扴

十三、屑韵

(145) 心纽：屑、楔、泄（薛韵）、榍

(146) 清纽：切、窃、嚓

(147) 精纽：节、疖、瀐

(148) 晓纽：血、窩、疾、衄

(149) 见纽：决、驮、芵

以上是《时要字样》去声、人声两部分残存的48韵韵次表

及149小韵组次表。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讨论《时要字样》音系的性质了。我们的办法是把已知的唐、五代时的韵书一一和上面《字样》的韵次、纽次相比较，看它和哪部韵书最接近。

（一）首先，和《广韵》相比，显然它们是不同的：

1.《广韵》去声泰韵在霁韵、祭韵之后，《字样》泰韵在霁韵之前。

2.《广韵》去声勘韵、阚韵在沁韵之后，《字样》在祃韵之后，漾韵之前。

3.《广韵》去声证韵在径韵后，《字样》在㮇韵后，陷韵前。

4.《广韵》入声栉韵在物韵前，《字样》物韵在栉韵之前。

5.《广韵》入声曷韵在末韵之前，《字样》曷、末不分。

以上也正是《广韵》与《切韵》分韵不同之处。

（二）《时要字样》的韵次与裴务齐《刊谬补缺切韵》也不同，仅指出去声部分差别如下：

1.裴本漾韵、宕韵在降韵后，《字样》漾、宕两韵在阚韵之后。

2.裴本泰韵在祭韵之后，《字样》泰韵在霁韵之前。

3.裴本个韵、祃韵在径韵之后，《字样》个韵、祃韵在号韵之后。

4.裴本证韵在沁韵之后，《字样》证韵在㮇韵之后。

5.裴本勘韵、阚韵在陷韵前，《字样》勘韵、阚韵在漾韵前。

显然《字样》的韵次与裴本《切韵》不同。

（三）与蒋斧本《唐韵》相比

蒋斧本《唐韵》曷、末分立，曷韵在前，末韵在后，《字样》曷、末不分，可见《字样》的音系与蒋斧本《唐韵》不同。

（四）与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即《王三》）及P.2071敦煌本长孙讷言笺注《切韵》（即《切三》）相比

《时要字样》的韵次与《王三》、《切三》完全相同，纽次也基本相同，小有差异。在149个小韵中仅"荡"、"谷"、"赎"、"拨"所属的四个小纽次序不同。《王三》、《切三》都是陆法言《切韵》的增补本，《切韵》的增补本在韵次、纽次上都与陆法言原书基本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时要字样》的韵次和纽次是依据陆法言《切韵》音系而作。当时，《切韵》的增补本很多，《王三》、《切三》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存留内容较多的二种，其它的增补本都已亡佚。但《字样》似乎并不是直接引用《王三》、《切三》的反切，因为《字样》残留的11个反切中，只有五个字的反切与《王三》、《切三》完全相同。有些个别字，如"泼"字，根本不见于《王三》、《切三》，可能是《时要字样》的作者依据《切韵》其它增补本或根据作者自己的方音编成的。

四、《时要字样》反映的实际语音

《字样》的韵次、纽次依《切韵》音系，在小韵收字方面却没有照抄《切韵》，而是根据需要收字，和《切韵》小韵收字相比，出入较大。这是因为作者按照自己的方音来选择字并归入他认为是同音的小韵内。因此，《字样》和《切韵》音系在小韵收字方面的差异就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实际语音——作者的方音的情况。

《字样》反映出的当时最重要的实际语音现象就是全浊上声

字已与全浊去声同音。《字样》中有九例：

（1）《字样》："控，枯动反。""动"是全浊上声字，《王三》："动，徒总反"。《字样》作去声"控"的反切下字，说明"动"字已由上声变为去声。

（2）《字样》：动、洞二字在同一个小韵。

《王三》："洞，徒弄反"（定、送）；"动，徒总反"（定，董）。《字样》"动"与"洞"同音，说明"动"由浊上变为浊去。

（3）《字样》：雉、稚、穉、致四字同小韵

《王三》：稚、穉、致三字"直利反"（澄、至）。雉，"直几反"（澄旨）。《字样》"雉"读音与稚、穉、致同，说明浊上变浊去。

（4）《字样》：婢、枇、痺、鼻四字同小韵

《王三》：鼻、枇、痺三字"毗四反"（並，至）。婢，"便俾反"（並，纸）。《字样》"婢"读音与"鼻"、"枇"、"痺"同，说明浊上已变浊去。

（5）《字样》：荡、踢、砀、碭四字同小韵

《王三》：踢、砀、碭三字"杜浪反"（定，宕）。荡，"堂朗反"（定，荡）。《字样》"荡"与"踢"、"砀"、"碭"同音，说明浊上已变浊去。

（6）《字样》：旧、舅、臼、柩四字同小韵

《王三》：旧、柩，"巨救反"（群，宥）。舅、臼，"强久反"（群，有）。《字样》："舅""臼"读音同"旧"、"柩"，说明浊上已变为浊去。

（7）《字样》：受、寿、授、售四字同小韵

《王三》：授、售、寿三字"承秀反"（禅，宥）。受，"植酉

反”（禅，有）。《字样》“受”读音与“授”、“售”、“寿”同，说明浊上变浊去。

(8)《字样》：□、□、后三字同小韵

《王三》：“后，胡口反”（匣，厚）。“后”是全浊上声字，《字样》把它放在去声部分，说明浊上已变浊去。

(9)《字样》：赚、湛同小韵

《王三》：赚，“伫陷反”（澄，陷）。湛，“徒减反”。《集韵》：“湛，丈减反”（澄，豏），《王三》为类隔切，今从《集韵》。案《字样》：“湛”读音同“赚”，浊上变浊去。

以上九例说明当时的实际语音全浊上声确实已读为全浊去声。

此外在韵母方面与《切韵》不同的还有：寘、至二韵相混；霁、祭二韵相混；劲、径二韵相混；薛、屑二韵相混；尾、沃二韵相混。

1. 寘、至相混有三例

《字样》：至韵“秘”、“䛷”、“贲”三字同小韵。《王三》：秘、䛷，“鄙媚反”（至韵）。贲，“彼义反”（寘韵）。《字样》以寘韵字混入至韵。

《字样》：至韵“婢”、“枇”、“痹”、“鼻”四字同小韵。《王三》：鼻、枇、痹三字“毗至反”（至韵）。婢，“便俾反”（並，纸），因“婢”为浊上，已变浊去（见上文），因此《字样》以寘韵字混入至韵。

《字样》至韵“臂”、“庇”同小韵。《王三》：臂，“卑义反”（寘韵）。庇，“必至反”（至韵）。《字样》以寘韵字混入至韵。

2. 霁、祭相混一例

《字样》：□、诣、寱、槸四字同小韵。《王三》：诣，“五计反”（霁韵）。寱、槸，“鱼祭反”（祭韵）。《字样》以霁韵字混入祭韵。

3. 劲、径相混一例

《字样》：请、艴同小韵。《王三》：凊，“七政反”，（清，劲）。艴，“千定反”（清，径）。《字样》劲、径相混。

4. 薛、屑相混一例

《字样》：屑、楔、泄、榍四字同小韵。《王三》：屑、楔、榍，“先结反”（屑韵）。泄，《王三》属薛韵。《字样》薛、屑二韵相混。

5. 屋、沃相混一例

《字样》：哭、酷同小韵。《王三》：酷，“苦沃反”（沃韵）。哭，“空谷反”（屋韵）。《字样》屋、沃二韵相混。

此外，还有未、寘相混的例子，如《字样》中“贵”与“贓”，在同一小韵里。

寘与至、霁与祭等韵部相混是初、盛唐时的实际语音现象，在玄应《一切经音义》（作于公元650年）反切及张参《五经文字》（作于公元755年）的反切中都可找到例证。由此看来，《时要字样》代表了盛唐（公元755年）以前的实际语音。在声调方面，《时要字样》提供了九个确凿的例子，证明全浊上声已与全浊去声同音。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浊上变去的最早的材料是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作于780－810年）。可以看出，通过对《时要字样》音系的分析，我们把全浊上声变去声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三十年。

结　　语

本文主要论证了三个问题：

1．S.6208《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与S.5731《时要字样》是同一部书，而且是同一个写本。

2．《时要字样》的韵次和纽次依据的是《切韵》音系。

3．《时要字样》小韵内收字与《切韵》的差异，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情况。在韵母方面有：寘、至相混，霁、祭相混，劲、径相混，薛、屑相混，屋、沃相混。声调方面，全浊上声混入全浊去声。

注　　释

（1）“胡计”下脱“反”字。
（2）“丁左”下脱“反”字。
（3）“笪”下脱“反”字。
（4）“趺”当作“跌”。
（5）“於□”下脱“反”字。《广韵》：“厌，於艳切”。
（6）“於陷”下脱“反”字。
（7）“陷”字下脱“反”字。
（8）“伫陷”下脱“反”字。
（9）据《王三》，“剩”当作“郏”，即“陕”，地名。
（10）“苦角”下脱“反”字。
（11）“呼觉”下脱“反”字。
（12）《王三》：“倔，衢物反”。
（13）“古”指古体。“乌”是“厥”字古体。
（14）“忽”下脱“反”字。

（15）“铺钵”下脱“反”字。

（16）“揩八”下脱“反”字。

（17）“忽血”下脱“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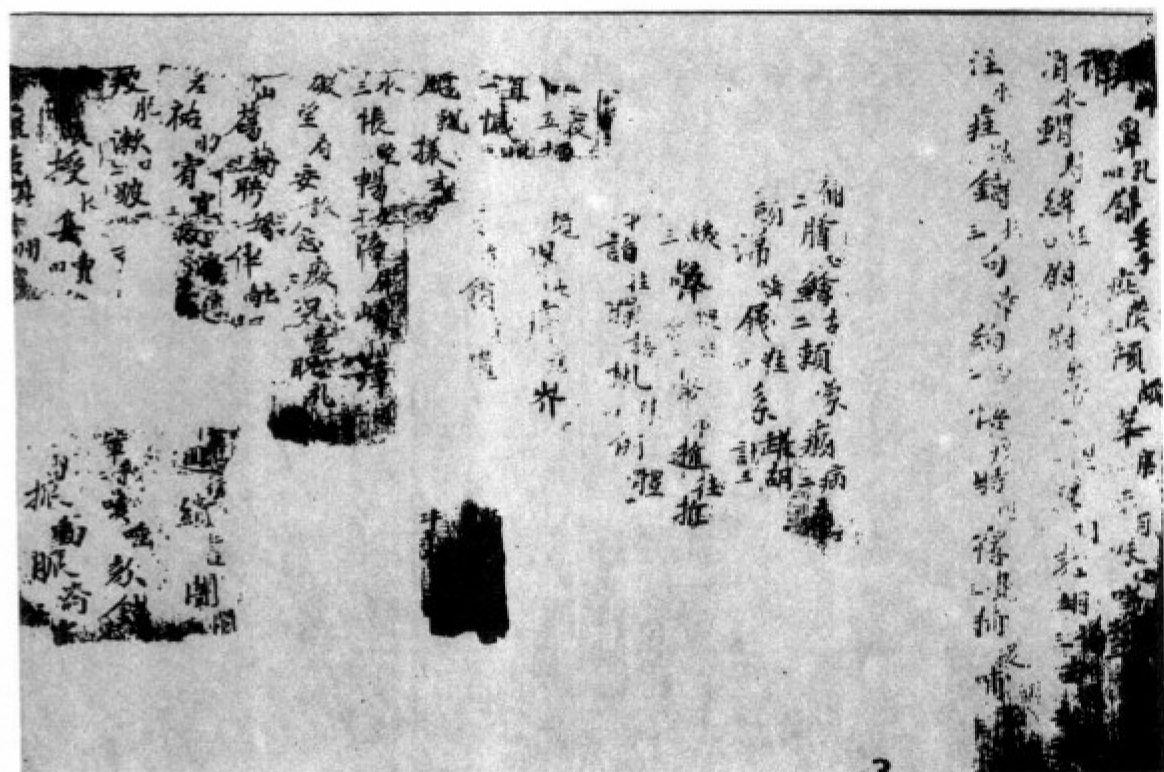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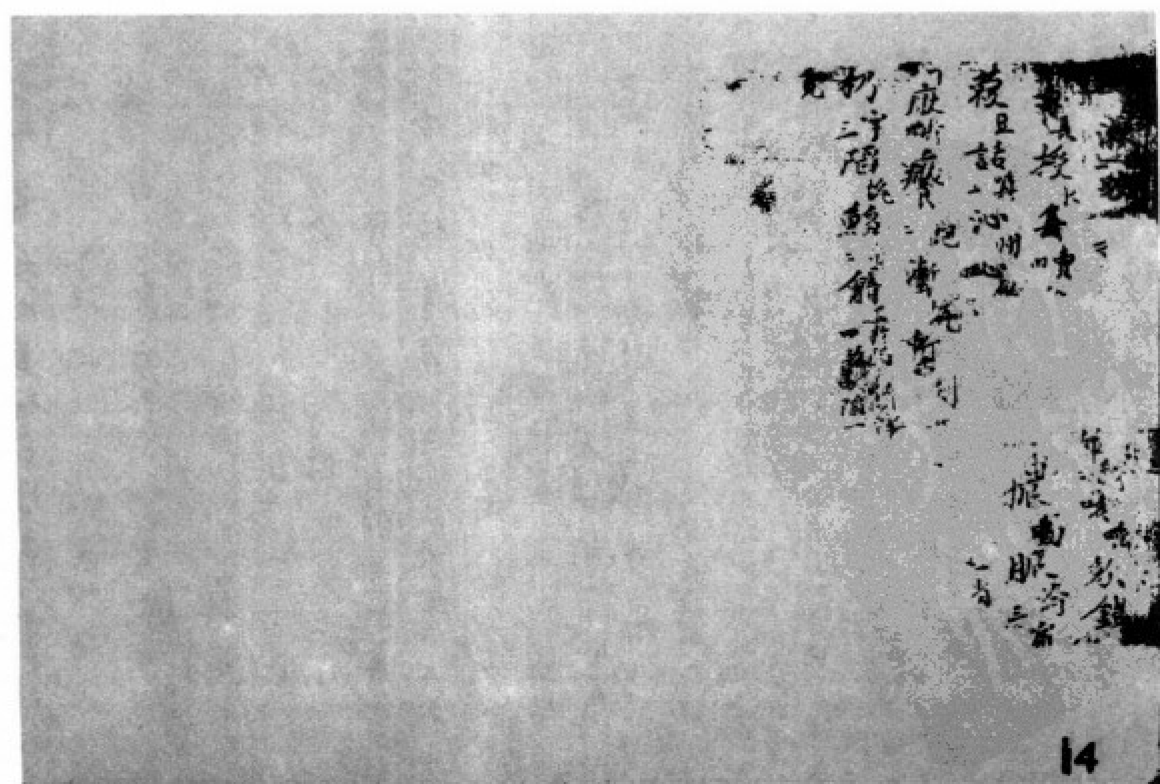
照片一　S62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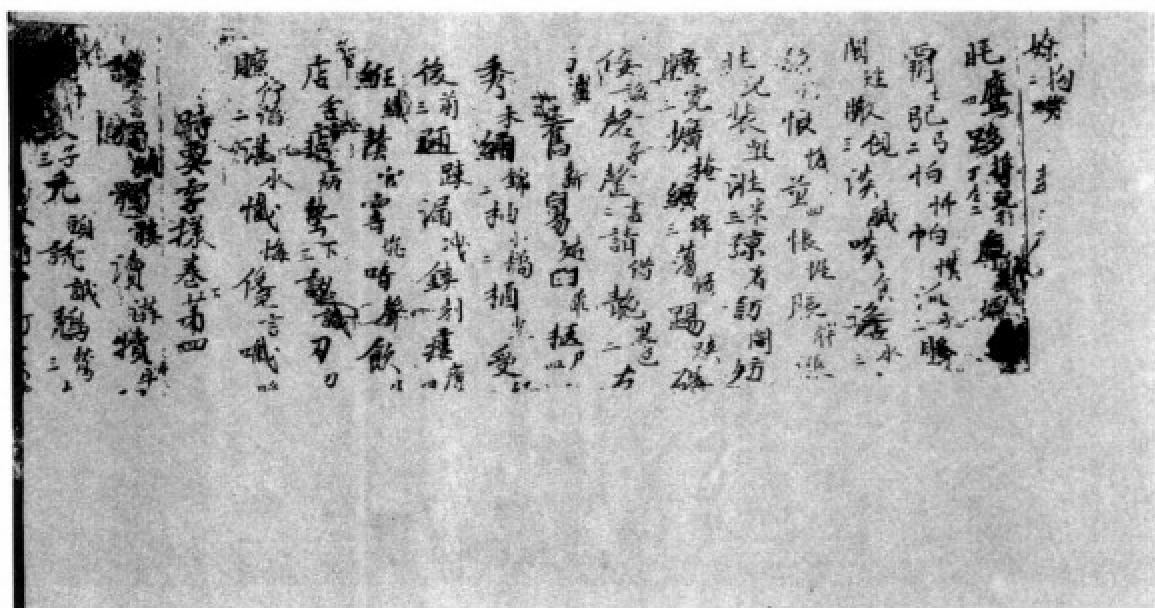
照片二　S620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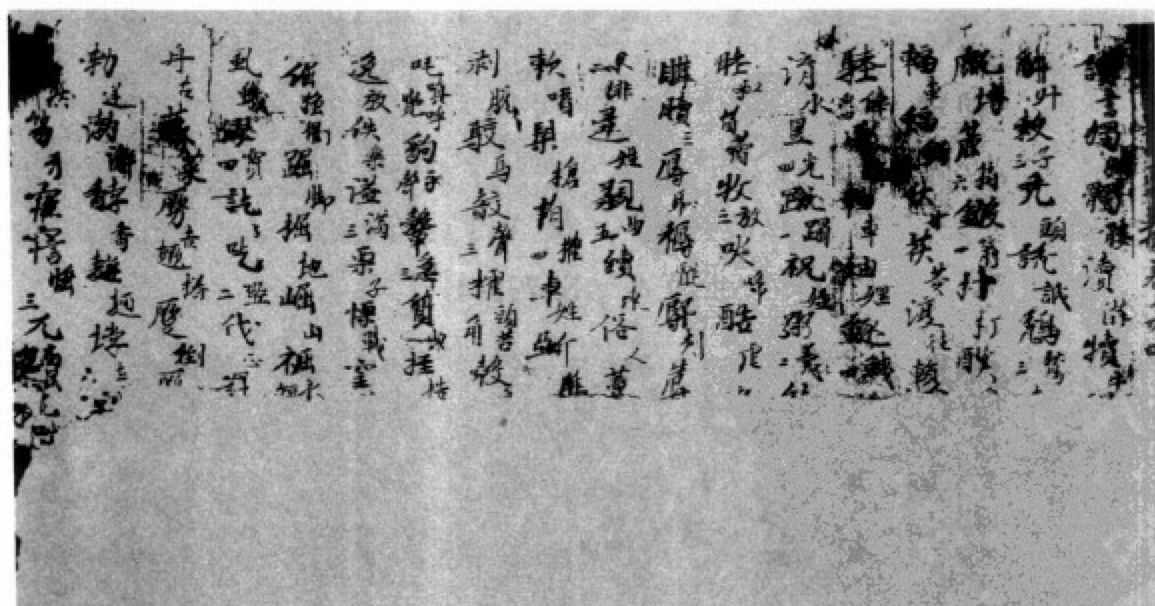
照片三　S6208(3)



照片四　S620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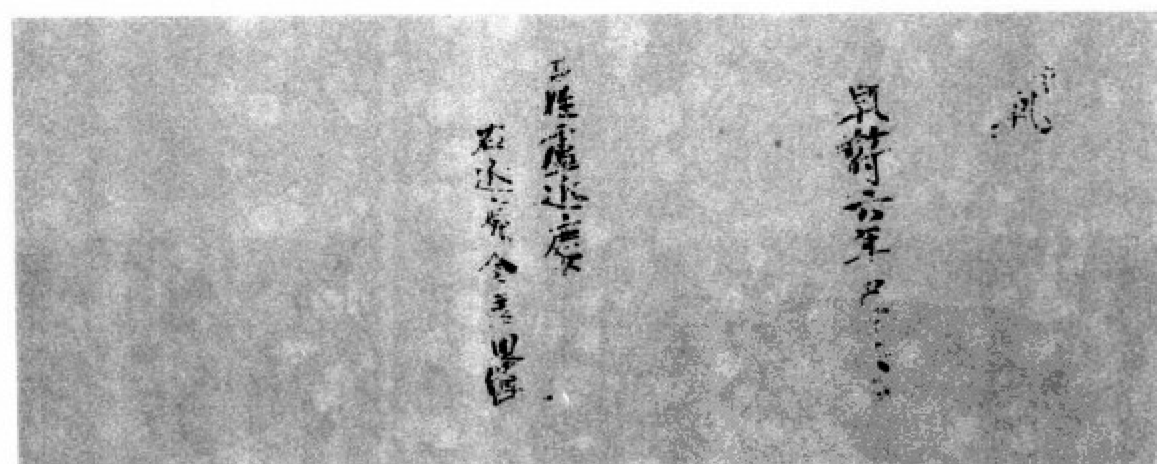
照片五　S57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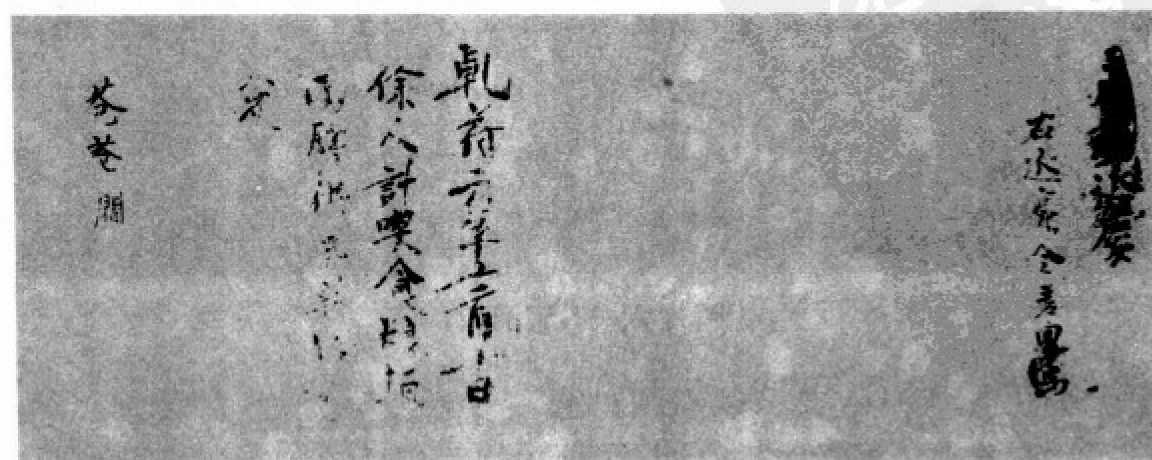
照片六　S5731(2)



照片七　S5731(3)



照片八　S5731(4)



照片九　S5731(5)

“子弟书”用韵研究*

熊 燕

一 子弟书及其语言风格特色

子弟书是我国清代流行于旗人当中的一种说唱艺术。它最早源于清代初年远戍边关的八旗子弟所创制的“八旗子弟乐”，用当时流行的俗曲和满族萨满教巫歌“单鼓词”的曲调，配以八角鼓击节，编词演唱，借以反映时事或抒发怀乡思归之情。乾隆初年，“八旗子弟乐”传入北京。北京的一些旗籍子弟即以它为基础，参照民间鼓词的形式，创造出一种以叙述故事为主的，只有演唱没有说白的书段，演唱时仍以八角鼓击节，于是正式演变为“子弟书”。其内容主要是历史、小说、戏剧故事的改编，或是对时事的反映。这种曲艺形式在乾隆到光绪年间在北京、东北等地区流行，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左右（即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后期）。

子弟书的书词以文雅见长，但不甚古奥。因面对的是广大市民阶层，太雅则无法吸引听众。子弟书的作者大多具有相当的文化功底，既善于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创作，又敢于使用大量口语、日常用语，使子弟书通俗易懂，亲切感人，获得了雅俗共赏的效果。比如《哭城》中的这一段：

---

* 1992级汉语专业本科生学年论文。

落叶萧萧天地秋，风尘滚滚路途愁。

飘零翠黛，眉头儿苦，冷落胭脂，模样儿羞。

露透胸脯儿娇怯怯，风吹身子儿荡悠悠。

“又不知存亡未卜夫何处，哎！不知何处，掩埋我这臭骨头？

曾记得笔画眉头山黛冷，弹琴花下月明秋。

到而今城长万里人何处？路人三秋岁未休。”

其中口语词“眉头儿”、“模样儿”、“身子儿”与书面语“飘零翠黛”、“冷落胭脂”并提，听众听得懂，同时也获得了美的享受。

子弟书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富于韵律。从刚才所举一段可以看出，它以七言句为基本句式，句中常加衬字，演唱较为灵活多样。每两句叶韵，每回限用一韵。上面引文的韵脚就分别是“愁、羞、悠、头、秋、休”。少数子弟书作品在较整齐的七言句式中杂有“连珠调（炮）”，常用于精彩的场面、人物描写，不限于七字句，调中各句不押韵，一般只有最后一字入韵。应该说，子弟书的押韵是很严格的，而且它的用韵不受官韵束缚，直接自然地以实际口语音入韵。这样就为十八、十九世纪北京话韵母系统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确实可信的材料。

子弟书作品很多，但多以手抄本传世。长期的传唱传抄过程使现在存留的子弟书中错误较多。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分别整理出版了《子弟书丛钞》、《车王府曲本菁华》和《清车王府藏钞曲本子弟书集》，为研究子弟书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其中上海本上下册收子弟书 101 篇，中山本第五册收 25 篇，江苏本上下册收 275 篇，共计 401 种。除去

三书相互重复的篇目（指内容相同，用韵也相同的篇目；其他虽题目、内容相同，但用韵不同的仍视作不同篇目），实际共306篇。

本文归纳了这306篇子弟书用韵的情况，从中分析十八、十九世纪北京话韵母系统，并与现代北京话作一比较。

二　子弟书十三辙韵谱

子弟书的篇幅一般不长，只一两回到四五回，十回以上的很少，最长的《全彩楼》也只有三十回。每回长度几十句到上百句不等。一般是一回押一韵（江苏本有的篇目将本属下回开首的诗篇标点在头回末尾处，使一回之中换韵，如《议宴陈园》，疑误）。据我们考察，子弟书用韵符合近代北曲十三辙的传统。下面即按十三辙列为韵谱，照《北平音系十三辙》的注音并参考近代有关文献，注拟其音值，列于每辙之下。由于篇目多，入韵字量大，不可能将韵字完全列出，因此每一韵辙只选取两三种列出。

（一）　江阳辙

《千金全德》（第7回）　邦廊乡芳梁常堂详郎膛黄长堂肠行凉旁汪详乡防乡茫肠藏场长旁扬当凉伤堂搪娘当堂惶长桑娘

《雪艳刺汤》（第1回）　香凉章肠良肠娘凰王郎堂常堂鸯量娘良亡狂裳郎娘乡浆肠常浆觞光长凰量长郎霜肠当洋狂妆庄凉

《廊会》（第2回）　妆良光方长娘庄堂伤娘妆伤藏汪长乡粮房肠旁堂厢庞张廊香妆航汤肠庄常乡

本辙所包含韵母：aŋ，iaŋ，uaŋ。

（二）　中东辙

《石头记》(第 1 回)　风浓钟同重珑通情灵平行盈明行情情中容成行鸿停衷公穷盈情同宁行声蛊明容疯凭明横疼形城

《锦水祠》(1 回)　青情容诚灵旌情增灵成中行倾东行浓宫能生中躬同容灵能卿擎曾声零中灵层风明灵容声横红宫

《背娃入府》(第 1 回)　精同翁穷城庭翁睛行盈宫中明兄清轻名容京轻情从行称迎行宫京城声兄红聋恭龙厅情中承松疼荣龙更行声翁胸迎

本辙所包含韵母：əŋ，iəŋ，uəŋ，yəŋ。

(三)　言前辙

《随缘乐》(1 回)　年弦山安传间眠闲弦翩签凡贤弦言完痰拳炎弦谈传年仙言年三谈钱完般严全言酸蓝凡严篇弦寒

《全彩楼》(第 10 回)　言权先全闲间篇连篇原凡鸾男言船娟年男然然然帘衫嫌难担惭谦传餐甜间衫贪栏三兰安前

《追信》(第 1 回)　难弹川般然天番闲弹年般言原贤冠贤言川山宽年潭川贤谈全言般嫌严贤帘缘谦前官缠间监摔难还船天盐阑然蟾园猿闲

本辙所包含韵母：an，ian，uan，yan。

(四)　人辰辙

《罗刹鬼国》(第 3 回)　深侵因沉人人临门神人闻焚人吟根人沉擒人钦身人魂神心衾薰身薪人心闻神沉心存云魂云闻门神

《双玉听琴》(1 回)　琴音心吟金林魂曛心纹云沉门尘阴金新津人深人吞村新门临门阴音神人寻金裙心神新心人魂墩尘沉存人新神云频嗔云人身亲伸门真跟林痕分闻音真音阴茵新神琴云林身人尘音沉魂音吟吟襟鬈分昏人芹文

本辙所包含韵母：ən，iən，uən，yən。

（五） 发花辙

《露泪缘》（第 10 回） 华霞家花杂加拿麻法发渣芽他沙咱家扎发麻霞花鸦答搭花麻花蹋夸华华压花瑕叉佳家洽芽狎差拿跋华沙牙达察花家拔华峡

《齐陈相骂》（1 回） 发瑕滑刺（喇）牙家达他拿麻家佳哇花麻麻瘩煞拉咱家杀瞎拔差枷钱杂哗麻杀砸杀尜（尜）麻咱吗拃啦乏拿萨哗牙发差茶家拿察牙

本辙所包含韵母：a，ia，ua。

（六） 梭波辙

《风仪亭》（第 3 回） 托何谋白罗和河和何柯割挪折说波夺脱多学歌博合罗夺托薄车浊国多白薄多萝拙多活捉薄夺何拙酌磨国薄说白谋夺河合拨拙卓捉和

《一入荣国府》（第 2 回） 娥阁着多合说舌喝何着说盒螺多锅得遮桌托萝活婆说白得多河舌娥薄多磨落多得挖（搉）合娥波着得白镯

《一入荣国府》（第 4 回） 活哥着说得说鹅佛何说得搁阁说酌合得夺多何说多说合活得薄呵佛着阁多婆说得着合拙说活

本辙所包含韵母：oə，uo，yə。

（七） 衣期辙

《胡迪骂阎》（1 回） 齐池居一知啼啼题职夷欺甥知离屈啼迪的西仪脊池墀漆词题旗皮衹衣蚁余弥鱼持衹齐职祀屈知提依泥鱼赐墀吃齐直及知泥迷痴局诗逼凄私皮思皮衹墀诗诗欺迪司迪迟的墀里区里屈提司屈知的直迪知沏急依低职离失时

《宝钗代绣》（1 回） 西时持知奇迟移驱嘻奇衣思依西持机疑西披席时移视妻儿思迟仪驱疑痴知词石芝奇疑痴奇疑师

本辙所包含韵母：ɿ，ʅ，ər，i，y。

（八） 姑苏辙

《红梅阁》（第3回） 无图如珠奴诛竹湖吾姑浮酥如图竹珠福熟奴烛无拂途湖图珠诛舒除出都酥吾熟除奴徒酥扑惚扶珠奴吾如哭无

《露泪缘》（第11回） 除舒无炉图夫躇舒途珠惚读涂无夫舒足哭足壶无如服俗苏无复疏出糊疏珠笃图忽属都芦奴俗除书涂熟术途儒续苏朱书如除服吾

本辙所包含韵母：u。

（九） 乜斜辙

《露泪缘》（第13回） 接叠节腋别歇傑捷绝缺些斜别撅撤逼绝嗟别竭劫噎结撤爷睫接斜节叠截爷节歇结邪洁蝶歇鞋歇叠诀遏些呆接跌噎别绝鞋歇斜

《马上联姻》（第12回） 憋呆碣歇斜爹撤结节憋节爹斜绝呆携讦歇节阙绝爹爷撤绝叠歇绝杰爹些节舌些节爹节缺爹撤别结节爹节爹鞋撤携楔斜

《鸳鸯扣》（第3回） 接爷结歇呆贴爷绝爷靴贴姐绝爷爷诀迭接姐些爷歇爷绝迭碟别爷遮截街旋爷绝接迭些诀爷爷贴

本辙所包含韵母：ɛ，iɛ，yɛ。

（十）怀来辙

《奇逢》（1回） 衰埃来鞋谐抬才白排獃白来歪呆乖来来灾来阶骸哀宅街差来开灾哉来台才宅腮孩来灾来拆台怀埃抬开鞋来呆开鞋来来

《胭脂传》（第1回） 栽斋才灾鞋来涯侪胎该才媒孩谐怀开来街猜鞋徊才钗腮抬獃猜才鞋来街栽媒腮钗开怀来哉稽抬

《灯谜会》（1回） 才埋来猜栽怀择牌财才来白歪牌来腮开差台

来怀该猜孩猜来歪排才白谐牌呆猜来栽白来咳猜差摘来衰哉钗斋柴哉猜开腮牌摘抬猜揣来

本辙所包含韵母：ai，iai，uai。

（十一） 灰堆辙

《哭城》（第1回） 韦眉碑煨贼堆悲维眉围微眉培背悲威随垂飞归随眉晖背飞眉黑眉微回违眉辉回为灰圭回规亏回

《露泪缘》（第7回） 帏微闱悲眉为随窥眉非回规回煨帏谁飞垂谁黑亏围危谁非回推堆悲陪回危威催挥堆杯谁眉为帏陪归追悲回为灰卑随梅眉回违回

本辙所包含韵母：ei，uei。

（十二） 遥迢辙

《花别妻》（第3回） 牢嗷高瞟敲娇凿高叨劳敲学滔稍嚼教牢遭遥劳学抛调焦着逃劳包悄敲交遥吵高操调饶捎刀湍（滔）牢巢袍晦遭条

《露泪缘》（第8回） 高饶飘箫苗描熬遭庖瞧飘条箫桥梢豪交毫嘈条滔调娇瞧胶朝瞧学劳焦娇桥着淘苗叨标瞧包薄交胃高嘲瞧朝晦逃交消苗郊牢飘

本辙所包含韵母：au，iau。

（十三） 尤求辙

《哭城》（第3回） 秋愁羞悠头秋休楼愁秋幽头愁粥头柔粥流流愁流秋头忧流秋头秋喉手休秋头流揪留流周酬休头

《魂辩》（1回） 幽愁楼飕头悠飕楼眸头由秋投舟流留钩秋缪休收头瞅楼由头溜头休由忧飕头幽留由休秋囚投谋酬究头头啾抽由筹留

本辙所包含韵母：ou，iou。

三　子弟书韵系与现代北京话的差异

考察子弟书用韵情况，可以看到子弟书所反映的十八、十九世纪北京话韵母系统与现代北京话相差不大。子弟书用韵共十三韵部，符合十三辙。它和现代北京话韵母不同之处有两点：

第一，子弟书多出三个韵母：yə，ε，iai。

1. 子弟书读 yə 的有“觉角脚学约”，归梭波辙（均是中古入声字，近代有文白两读，这是文读，白读在遥迢辙）；现均已读作 yε，归乜斜辙（“脚”此音失）。子弟书中此类字与“月绝穴”等字（归乜斜辙，读 yε）绝不同音，这一点在与子弟书时代相当的《李氏音鉴》（1805 年，以下简称《音鉴》）和《音韵逢源》（1840 年，以下简称《逢源》）中可得到证明。《音鉴》中反切上字决定声母、介音，切下字决定主元音、韵尾和声调，其中“学”许娥切，“角”举娥切，“娥”归第十三韵，“绝”举爷切，“爷”归第八韵；《逢源》中“觉角学”等在申部震四（相当于梭波撮口），“月绝”等在酉部震四（相当于乜斜撮口），两类字都是绝不相同的。由此可以推断，大约到十九世纪后期才发生了 yə 到 yε 的变化。

2. 子弟书读 ε 的有“舌遮”二字，归乜斜辙；现已读为 ɤ，归梭波辙。《等韵图经》中它们与“车革德”同归拙摄，读 ε。而子弟书中“车革德”已属梭波，韵母已变为 ə，“舌遮”大部分用例也在梭波韵中。《音鉴》中“舌遮车佘蛇”等尚在第八韵，韵母为 ε。《逢源》中酉部坎二（相当于乜斜开口）下无字，即已无 ε 韵母，此类字俱归申部坎二（相当于梭波开口），说明十九世纪中期 ε 到 ə 的变化已然完成。那么子弟书中“舌遮”二字

归乜斜的作品可能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前完成的。

3. 子弟书中读 iai 的有“阶街鞋稭谐偕涯崖”，归怀来辙。这些字现读作 iɛ，如“阶鞋”等，归乜斜辙；或读作 ia，如“涯崖”，归发花辙（根据《等韵图经》还有一支变读为 ai，如“挨揩骇”等字，因子弟书只反映韵在韵部间转移的情况，不反映韵部内韵母的变化，故在此不予讨论）。《音鉴》中“崖”银埋切，“谐”衔崖切，“皆”襟钗切，韵母都为 iai。《逢源》中“鞋稭偕阶街”等收归酉部艮三（即乜斜齐齿）；“皆谐”等两收：酉部艮三（即乜斜齐齿），又巳部艮三（即怀来齐齿）；“涯崖”两收：亥部艮三（即发花齐齿），巳部艮三（即怀来齐齿）；“椰睚”等收归巳部艮三（即怀来齐齿）。子弟书的材料和《逢源》都证明 iai 此阶段发生了大规模变化。但二者具体收字情况略有出入。子弟书仅“涯崖”两收，“街鞋”两收，其余“阶谐偕稭”只在怀来辙。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两点：(1) 子弟书反映的语音面貌时间较长，其作品先后产生于一个半世纪左右，不是纯粹的共时平面，而 iai 到 iɛ 和 ia 的变化历时甚长（《等韵图经》中已露端倪，“鞋”已读为 iɛ，“解”有 iɛ 的异读），所以收字情况与《逢源》有异；(2) 乜斜辙字数少，有些字又较少出现在句末位置，押韵次数不多，反映 iai 韵字两收情况较弱，只记录了“鞋街”二常用字。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子弟书“儿”字的归属。其大部分韵例在衣期辙，但灰堆辙中也见到“儿”字，有四次之多。《逢源》中“儿”类字也归灰堆韵（未部坎二）。这可能是旗人语音上的特点。

第二，除了韵母的增减，子弟书用韵中还有部分字的读音与

现代北京话不一致。虽零星地散见于各篇之中，但总的数量还不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有的字本来有文白两读，在子弟书中两种读音都有所反映，但到了现代北京话，有的读音被淘汰，大部分只保留下一种读音，也有少数两种读音俱存的。这是语言自身经济性的要求，意义上没有区别的异读只会增加记忆的负担。一般说来，日常语词取其白读音，书面语词取其文读，这样有些音就自然消失了。普通话正字正音工作也使一些字失去了文读或白读。如：

①白	po文 / pai白	②脚	tɕyə文 / tɕiau白	③贼	tsə文 / tsei白	④帛	po文 / pai白
⑤灼	tʂuo文 / tʂau白	⑥约	yə文 / iau白	⑦学	ɕyə文 / ɕiau白	⑧鹤	xə文 / xau白
⑨熟	ʂu文 / ʂou白	⑩择	tsə文 / tʂai白	⑪角	tɕyə文 / tɕiau白	⑫薄	po文 / pau白
⑬读	tu文 / tou白						

这部分字音多为人们所熟知，故不举例。其下划线的是已失去的读音。为简便起见，且考虑到不会有什么误解，我们对音节的注音省去调号，下同。

2. 不属于文白异读，但在历史文献中确有记载的两音字。有的在中古以前即有二音，有的则在中古以后产生了新的读音。其中大部分今只存一音。

车：一归梭波辙，音 tʂʻə；一归衣期辙，音 tɕy（象棋子“车”保留 tɕy 音）。

浮：一归姑苏辙，音 fu；一归尤求辙，音 fou（普通话正音 fou 音失）。

咱：一归言前辙，音 tsan；一归发花辙，音 tsa（现统读为 tsan）。

它：一归发花辙，音 t'a；一归梭波辙，音 t'uo（普通话正音 t'uo 音失）。

披：一归衣期辙，音 p'i；一归灰堆辙，音 p'ei（普通话正音 p'ei 音失）。

洒：一归发花辙，音 sa；一归怀来辙，音 ʂai。现 ʂai 音失。这是文字问题。"洒"中古为山母卦韵开口二等字，《中原音韵》中与"晒"同一小韵，以后作为"灑"的替代字，有了 ʂa 的读音。明以后变读为 sa。

呆：一归怀来辙，音 tai；一归乜斜辙，音 niɛ。现 niɛ 音失。《中原音韵》有"呆"在车遮韵，音同"爷耶"等，读 iɛ。《音韵逢源》中与"涅"同音，读 niɛ，阳平。

庐：一归姑苏辙，音 lu；一归衣期辙，音 ly。现 ly 音失。"庐"中古为来母鱼韵开口三等字，与"闾驴"同为"力居切"，《中原音韵》中仍与"闾驴"同音。读为 ly 是正常发展。读 lu 可能是受字形影响，"炉芦"等均从"盧（卢）"，类推而及，有了 lu 音。

俗：一归姑苏辙，音 su；一归衣期辙，音 ɕy。现 ɕy 音失。"俗"中古为邪母烛韵合口三等字，《中原音韵》归鱼模韵，与"续"同音，读 ɕiu，本来应当发展为 ɕy，但被 su 取代。

娱：一归衣期辙，音 y；一归姑苏辙，音 u。现 u 音失。"娱"中古疑母虞韵合口三等，读 y 合乎规律。《中原音韵》归鱼模韵，与"吾吴蜈"同音，可能也是受字形影响而有 u 音。

携：一归乜斜辙，音 ɕiɛ；一归衣期辙，音 ɕi。"携"中古匣

母齐韵合口四等，《中原音韵》归齐微韵，与“奚兮蹊畦”同音，ɕi符合规律。普通话正音中ɕi音失。

3. 还有一些是极个别字读音与现代北京话不一致，能够反映过去的某些非常规读音，但在近代汉语文献中无证据。

朵tuo：《罗刹鬼国》（第2回）押遥迢韵：“见一戒身躯长的多狼犺，模样生得太雄骁：长就莲蓬长嘴巴，生成蒲扇大耳朵，脖项上，短短的鬃儿刚一寸，眼窝中，浓浓的沫子有一条。”其音为tau。

缚fu（或fo）：《罗刹鬼国》（第4回）押尤求韵：“不以为逢危遇难，艰辛的大事，真算是危微精一的生死关头。自夜半，作怪的魔头施手段，到天明，未把唐僧上捆缚”，当读为fou。又如《蜈蚣岭》（第1回）：“黄夜抽身离险地，黎明捨命跳城楼。古庙中睡梦的武松遭暗算，可怜见猛虎疏虞身受缚。”又：“可惜我顶天立地的男儿汉，置（值）不得给贼党们抵偿把性命休。因此上，跳出边城来将祸避，是谁入飞进庙，要把咱缚”。“缚”均当读为fou。

谋mou：押梭波韵。《凤仪亭》（第1回）：“天运循环亡汉国，群奸结党动干戈。桓灵二帝遭离乱，何进才疏缺智谋。”又《马上联姻》（第1回）：“公主活脱花朵儿样，佳人岂作女孩儿活。勇贯三军开父业，阵摆八卦有雄谋。”此外“谋”押梭波还有7次，当读为mo。按：《中原音韵》中“谋”与“模谟摸”在鱼模下同一小韵中，读mu；现此三字已归梭波辙，读为mo，可能“谋”发生了相同的变化。

我们再拿子弟书用韵与《北平音系十三辙》作一比较。“十

三辙”虽然在民间艺人当中广为流传，但在清代只有韵目，而未见韵书出现。1937年张洵如编《北平音系十三辙》，改变了曲艺用韵有目无书的状况。但该书是按照二十世纪初年的北京话收字的，所以与子弟书用韵比较，虽大体相当，仍略有差别。差别在于：1.《北平音系十三辙》“角觉脚学约”等俱收归乜斜辙，读yɛ，无yə韵母。说明yə到yɛ的变化已然完成。2. 张书已无ɛ韵母。3. 张书只有“崖睚厓”三字读iai，与子弟书iai韵母收字众多情况不同，这也说明从iai到iɛ和ia的变化过程持续时间很长。这样看来，张书十三辙和清代曲韵十三辙有不一致之处。

四　一些例外情况的分析

子弟书的韵部系统已经确立下来了，但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讨论。有些字例外地出现在两个韵里，其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不属于异读问题。对它们的处理影响到韵系归纳的合理与严密，所以需要区别讨论。这主要可以分为作者情况和版本情况，当然也有一些无法归属或找不到原因的。现在一并说明于下。

一，子弟书的作者情况。子弟书流传广泛，作品丰富，作者成份比较复杂。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地商家大贾、书生艺人、浪士乞儿无不汇聚于此，这刺激并促进了子弟书的发展，他们的参预也给子弟书创作带来更为丰富的特色。从用韵方面讲，最主要的特点是方言和文人拟古。具有这两种特色的用韵都有一共同点，即同一作品中往往大量集中地出现相同条件的两收字，所以很好分辨。

（1）　方言。比如这一段《昭君出塞》：

语罢皇娘出古庙，抬头举目望苍穹。

一望四野真凄惨，山景凄凉好叹人。
但只见青青松柏接山翠，片片残霞映日红。
飘飘败叶随风舞，纷纷野鸟树梢鸣。
凛凛风吹如虎啸，滔滔水响似龙吟。
嗦嗦树木喳喳鸟，翠翠青山淡淡云。

这一段的六个韵脚分别是人辰辙的“人吟云”和中东辙的“穹红鸣”，很明显是前后鼻音韵尾［n］、［ŋ］不分，而且通篇如此。这是大部分南方人的语音特点。此外还有《打登州》、《十问十答》，都是人辰、中东混押，属方言特色。

另有一篇《长亭饯别》是衣期辙与灰堆辙混押。如第二回韵字为：衣悲围堆支离眉食石泥儿眉思持西题池奇楼吁离非西闹。ɿ、ʅ、ər、i、y、ei、uei 相押，当为方言特色。

（2）文人拟古。清代文人参加科举考试，用的是官定韵书“佩文诗韵”（即“平水韵”）。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咬文嚼字，诗文中仿古不可避免。用口语创作子弟书时，这种已成的习惯难免会流露出来。如《疯僧治病》头一回作者自述：

吁乎今世命弗佳，半生遭际尽堪嗟。
十年回首如春梦，数载韶光两鬓鸦。
也曾佩剑鸣金阙，也曾执戟戍宫花。
也曾峨冠拟五等，也曾束带占清华。
也曾黄金济贫士，也曾红粉赠姣娃。
⋮　　　　⋮
空有那海错山珍充供馔，奈都是地狱丰都饿夜叉。
空有那锦绣绫罗为装饰，奈都是痴体顽膘重砖车。
空有那奇书异画名公字，奈无有巨眼如神赏鉴家。

⋮　　　　⋮

“车奢斜邪嗟”等字在元代《中原音韵》就已归入车遮韵，不与“家麻”同，“车奢”此时更早已归入梭波韵。但此篇中这类字仍押在发花韵，脱离了语言实际状况，应是作者的刻意仿古。此外《续灵官庙》，也是“车斜邪”押发花，我们也把它视为仿古。

但是由于汉语方言的地域性与历史语音有一定对应，北京话中已变得不能相押的字，在方言里可能正好相押。许多方言里“车奢斜邪”与“家麻”正常相押。所以这里视为仿古的用韵，如果说它出自方言作者之手，反映方言现象，也未必无理。

无论是方言，还是文人拟古，其反映的语音都背离子弟书主流韵系，不反映北京话的语音状况。

二，版本情况。子弟书是民间曲艺形式，不受官方重视。百年流传当中，只有像“百本张”、“别野堂”之类的小书铺抄卖子弟书作品，或像车王府那样内部抄藏大量曲本。因只有手抄本，在流传过程中难免有错字、别字、漏文、衍文等问题。经三家出版社整理过的版本已更正不少错讹之处，但我们阅读时根据音韵上的不合理之处，还可以发现一些待刊正的错误。下面对此作一点说明（三本可互校者不再赘言）。

①“湍”t‘uan押遥迢韵。《花别妻》第3回：“花大爷，穿毕了战裙合马褂，系上了撒袋共腰刀，多少衷肠不及细讲，小夫妻溶溶四目泪湍湍。”疑“湍湍”为“滔滔”t‘au。同在第3回有“反引得老妇伤心悲切切，佳人叹气泪滔滔，”当可为辅证。

②“仝”niəŋ押言前韵。《全扫秦》第20回：“虎将说：‘我是精忠标下将，官居参府叫施全，害我恩帅三父子，报冤先来杀

奸佞'"。疑"奸佞"为"佞奸"之反。其第19回："八部雷神齐下界，今日特来霹佞奸"，又其第22回："大帅动怒睁凤目，只骂蒙君狗佞奸"，可为辅证。

③"裳"ʂaŋ押言前韵。《全彩楼》第5回："小姐遵依父母命，清晨梳洗换衣裳。头戴花冠光灿烂，身穿绣袄色鲜妍。"疑"裳"应为"衫"ʂan。其第20回："蒙正时间心内喜，慌忙站起抖衣衫"，又第22回："说罢就将银两献，还有米面共衣衫"。此外"青衫、绣衫、花衫"等多见，当可为辅证。

④"鸟"niau押姑苏韵。《意中缘》第1回："篱笆破碎黄衣补，院落荒凉红叶铺。断桥无板横枯柳，老树寒枝栖晚鸟"。疑"鸟"应为"乌"，"鳥"与"烏"形近易误。

⑤"筩"tɕyɛ或uo押中东韵。《须子谱》第1回："勾四说：'咱们出城去放虎不啦，门脸儿上租他一杆攒竹吹筩。'毛三说：'道儿远了我走不动，依我还是上南城。'"疑"筩"应为"筩"t'uŋ，形近易误。

⑥"烛"tʂu押遥迢韵。《续花别妻》第2回："佳人说：'请爷金安。真果是大喜，这一年多，你功名如意，我魂梦俱劳。进房中拜过神佛，也该歇歇坐坐。'一旁边，婆儿预备点蜡把香烛。"疑"烛"应为"烧"，"烧香"为常用语，或下脱一"烧"字。

⑦"花"xua押怀来韵。《买胭脂》第2回："恰好似蝶恋花儿蜂戏蕊，霎时间露滴含苞牡丹花；恰好似比目鱼儿游春水，霎时间并蒂莲花一处栽；恰好似襄王神女巫山会，霎时间布云行雨洛阳台"。疑"花"应为"开"。

⑧“瞅”tʂʻou 押江阳韵。《双官诰》第6回：“……公子说：‘旨甘侍奉儿未亲尝。喜今朝父子团圆加官进禄，求爹爹宽怀保重，且莫论旧日愁瞅”。疑“瞅”应为“肠”。

⑨“说”ʂuo 押灰堆韵。《诧姜》第1回：“书生冷笑说：‘丑呢，还可。’诰命说：‘必是无才把节烈亏?’状元带怒说：‘岂有此理！令爱贞节敢哄说！’”疑“说”应为“谁”，从文意、语气上看当误。

⑩“挖”ua 押言前韵。《全扫秦》第4回：“醉鬼闻听开言骂：‘奸贼不必你装憨。说起你我冤含恨，就该摘胆把心挖。’”第25回：“我受过碓捣磨研成粉碎，我受过割腹抽肠把眼挖。我受过铜蛇铁犬吞肉的苦，我受过剥皮锯解上刀山”。《全扫秦》共28回，俱押言前韵（文末残诗除外），“挖”共出现6次，疑为“剜”，可能不会写“剜”而以“挖”代之。

⑪“逼”pi 押乜斜韵。《露泪缘》第13回：“他那里知道我的心里事，我口里难言，只往肚里逼，不如趁此时更深夜静寻他去，就只怕他冷语侵人，把我拒绝。”又“我要把我委曲冤情，向你诉诉，也免得怨气时常在心内逼”。此处“逼”为“憋闷、憋气”意，疑为“憋”，也许是音近而代。

⑫“襟”tɕin 押发花韵。《疯僧治病》第1回：“七尺顽躯如鸥影，如虹浩气贯云霞。万斛愁肠从何寄？千行痛泪洒袷襟。”“袷”tɕia，意为衣襟。“袷襟”可能为“襟袷”。

⑬“嗟”tɕiɛ 押发花韵。《意中缘》第7回：“欲待流连盘桓一会，怎奈他差（羞?）态难当可怜煞。料应他嫩皮肤禁不住阴毒眼，小性儿担不起话儿嘛嗟。”疑“嘛嗟”应为“嗟嘛”。前文

“嗟”等字押发花韵定为仿古，而这里定为有误，是因全回仅此一字出韵。

⑭“钗”tʂʻai押人辰韵。《范蠡归湖》第1回：“伍员摇首，无言可对，吴王吩咐带裙钗。这一相如吃蜜，到将来，后悔无及，苦了庶民。”疑“裙钗”应为“钗裙”。

⑮“前”tɕʻian押尤求韵。《公子戏鬟》第2回：“回身入座将书阅，把所念的诗书，列在案前。诵一段《毛诗》，读一章《周易》，念几篇《仪礼》，看几页《春秋》，……”疑“前”应为“头”或“前”后脱一“头”字。

三，其他。除了前面分析的两音字，另外还有一些两收字（共计52个）情况比较复杂，如“嚣”押梭波，“獨”押发花。其中非正常的读音，在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或在方言里也难以找到证据。这可能仍是版本问题，比如《黛玉悲秋》有一句“真个是，神游洛浦三秋水，梦绕巫山十二峰，病容儿捧心的西子差多少？就是那，妙手丹青难画描”，其中“描”押中东韵，显然出韵。江苏本则作“就是那妙手的丹青也画不成”，是押韵的。可见版本传抄错误是造成这一类一字押两韵的最主要原因。也有可能依据文意一时无法找到入韵的字，因而用字出韵。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子弟书押韵是很严格的，有的作者往往为了追求押韵的形式而损害内容。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未能分析出其原因的。但是从整体看这些两收字都不影响子弟书反映当时的语音面貌，同正常押韵相比，它们毕竟是极少量的。因篇幅所限，下仅举几例，以示一斑。

钱tɕʻian押发花韵。《齐陈相骂》：“齐人说：‘你提的是喧闹

哇，打在我的窖儿里，要是打官司，还得成车家的找给我二十字儿钱。有许多有字号的朋友也见不过我去，何况你这晚秧子、縢桶、哏怎子、嘎杂！'”（“二十字儿钱”北京土话即两吊钱）。又《鸨儿训妓》中“钱”三次押发花韵，如“沓了篮儿里就是菜，搂罗了手里就是钱。不论金银和首饰，烟袋荷包和手帕。”（也许是“钱”儿化后：tɕʻian＋ər→tɕʻiar，音近发花。）

“旋”ɕyan押乜斜韵。《舱舟》：“为主斃身，可为得其死，强如那，没齿无闻没有名节。亡父在九泉，应也瞑目，但是叹民女，一身无靠，似断梗风旋。”又《意中缘》：“目对楼窗频怅望，身依堤柳似痴呆。‘看此人必是思白，偷来相我，不然时，为何两眼丁丁往上旋？丑媳妇怕见公婆也说不起，少不得叫他瞧瞧嘴脸事才结。'”

“续”ɕy押姑苏韵。《露泪缘》：“治国安邦，才是正道，承先启后，方是大儒。父母的膝前，要你孝养，祖宗的统绪，要你接续。”

“嚣”ɕiau押梭波韵。《疯僧治病》：“只因下界人多疾病，故临尘世，解脱灾魔。投生在乡村身多残废，将智珠掩映，外露顽嚣。”

“捋”ly或luo押姑苏韵。《郭栋儿》：“唱的是一蠢腔儿的流水板儿，随手是中把弦子手往下捋。加带着一嘴的嘎什哈，说出来前言后话不相符。”

“媒”mei押怀来韵。《胭脂传》：“胭脂本是个贤良女，心性儿聪明最有才。二八青春年十六，他父亲替他择配托良媒。”“你

二人若得成连理，真是两朵鲜花一处栽。妹妹你心中若要愿意，我撮合这段姻缘，就去做媒。”

“楔” ɕi 押乜斜韵。《马上联姻》：“一个蒲团背月去，两只衲袖把云携。儿得了佳婿是亲愿，爹今打破妄心楔。霸王汉帝今何在？空剩一片乌江月影斜。”

“摸” mo 押姑苏韵。《酒楼》：“勇忠良，满怀愤恨回旅店，一桩桩伤心时事把人误。想起那壁上诗句，眼前景况，怕的是天心人意两难摸。”

“酒” tɕiou 押言前韵。《假老斗叹》：“仿佛是茶又象醋，猛省悟阳世之间有宗黄酒。喝了一口，一阵清香又带着甜，这只可喝他不可多言。”



中古汉语重纽研究

沈 小 喜

一、 绪论

所谓“重纽”是指《切韵》、《广韵》等韵书一些韵内，同是开口或合口的细音但具有两套相对的小韵的现象。这两套小韵的反切上字只有一类，但反切下字分为两类。这种现象的范围是三等韵中的支、脂、真、谆、祭、仙、宵、侵、盐诸韵，并且限定于唇、牙、喉音声母之下。《韵镜》、《七音略》等唐宋韵图把这套小韵在唇、牙、喉音声母下分别排列在三等和四等地位，如“支”韵唇音中“陂”、“皮”、“糜”排在三等地位，“卑”、“陴”、“弥”列在四等地位。本文把处于三等的唇、牙、喉音叫做B类，处于四等地位的唇、牙、喉音叫做A类。

在韵书上B类和A类形成明显的对立，而在韵图上这两类又分别排列在三等和四等。这种重纽现象到底反映了中古汉语的一些什么样的语音事实呢?这两类跟其他舌齿音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成为历来许多学者激烈讨论的对象，但是至今仍遗留着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音韵学上所占据的地位不可低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可以成为衡量整个中古音研究成果的尺度，而且对于上古音以及近代音的理解也有重要意

义。

重纽现象主要是表现在韵书的反切和韵图的分等上。但是不同学者对韵书的性质、反切的内容和四等的分别等诸问题都有自己的理解和主张,因此对重纽问题的估价和对重纽现象的探求方法并不一致,因此产生的结果也自然互相不一致。本文试图通过合理地构拟出中古汉语重纽的韵类及音值，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详细地检讨前人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同时分析韩国的汉字音资料《东国正韵》中所表现出来的重纽现象，并把这些现象运用于对重纽及其音值差别的研究上，从而推导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二、重纽的音类

1）韵书上表现的重纽

用反切系联的方法来分析《广韵》的声类、韵类、重纽的韵类表现为三种情形[①]:第一,反切下字不能系联而分两类,比如支韵牙音"祇"巨支切,"奇"渠羁切,"祇、奇"反切上字(巨、渠)同类,反切下字"支、羁"无法系联而成为两类。第二,反切下字相系联成为一类,但相承的平上去入韵的重纽有时分两类,如脂韵牙音'葵'渠追切(《王三》作"渠隹反"),"逵"渠追切,反切上字(渠)同类,反切下字(追)可以系联成为一类。不过脂韵上声"旨"和去声"至"都有重纽现象,至韵合口的重纽无法系联分两类。第三,重纽中一个排列在韵末。该小韵的字不但《广韵》不多,而且在《切韵》里不出现。

① 周法高,《广韵重纽的研究》,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5,pp.2-3。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由于后来增补而出现的,比如,队韵喉音“蚚”胡辈切,一。“潰”胡对切,十一。“蚚”字在《广韵》队韵末而在《切韵》中却看不见,因此肯定是后来增补的。上述的三种重组中第三种是后来增补的,对了解重组真面目没有什么用。但第一、二种不是后来增补的,而且可能有音值上的差异,因而值得详细考察。第一、二种重组现象在《广韵》中集中出现在支、脂、真、谆、祭、仙、宵、侵、盐韵的唇、牙、喉声母之下。

2) 韵图上表现的重纽

在韵图上三等韵的排列最复杂，学者们对此见解各异。不过以下的区分近来一般是已成定论的：第一类只有唇、牙、喉声母[①]。第二类除了唇、牙、喉声母以外，还有舌音和齿音[②]。然而第三类除了舌、齿音声母以外，有两套唇、牙、喉声母重叠，在韵书上成为重纽[③]。两套唇、牙、喉音，在韵图上一套排列在原来的三等的地位，一套排列在四等的地位。如果同转的四等地位恰好空格的话，当然可以占据四等的地位，但是如果在四等地位已经有纯四等字，则排列在邻近的别转，然而如果邻近的转也没有四等地位，就另外再设新的转。这样产生的例外现象就是在韵图上显出的“重纽”。

3) 重纽的古韵来源

研究重纽的学者们大部分都承认重纽有不同的上古音来源。本文依照董同龢上古音22部,分析中古音重纽A、B类的不同来源并编为一表。

---

① 第一类：微、废、欣、文、元、庚三、严、凡。

② 第二类：东三、钟、之、鱼、虞、戈三、麻三、阳、蒸、尤、幽。

③ 第三类：支、脂、真、谆、祭、仙、宵、清、侵、盐。

韵		B类			A类		
		声母	上古韵部	上古音值	声母	上古韵部	上古音值
支(开)	帮	陂	歌A	pjuǎ	卑	佳	pjeg
	並	皮		b'juǎ	陴		b'jeg
	明	縻		mjuǎ	弥		mjeg
	群	奇		g'jǎ	祇		g'jeg
	晓	牺		xjǎ	拕		xjeg
支(合)	见	妫		kjuǎ	鬹		kjueg
	溪	亏		k'juǎ	窥		k'jueg
	晓	撝		xjuǎ	隓		xjueg
纸(开)	帮	彼	歌	pjuǎ	俾	佳	pjeg
	滂	狓		p'juǎ	諀		p'jeg
	並	被		b'juǎ	婢		b'jeg
	明	靡		mjuǎ	渳		mjeg
	见	掎		kjǎ	枳		cjeg
纸(合)	溪	蛫		k'juǎ	跬		k'jueg
寘(开)	帮	贲	歌	pjuǎ	臂	佳	pjeg
	滂	鞁		p'juǎ	譬		pjeg
	並	髲		b'juǎ	避		b'jeg
	见	寄		kjǎ	馶		kjeg
	影	倚		?jǎ	缢		?jeg
寘(合)	影	喂		?juǎ	恚		?jueg
脂(开)	滂	丕	之	p'juəg	纰	脂	p'jed
	並	邳		b'juəg	毗		b'jed
脂(合)	群	逵		g'juəg	葵		g'jued
旨(开)	帮	鄙		pjuəg	匕		pjed
	並	否		b'juəg	牝		b'jed
旨(合)	见	轨		kjuəg	癸		kjued

续表

韵		B类			A类		
		声母	上古韵部	上古音值	声母	上古韵部	上古音值
至(开)	帮	秘	脂	pjed	痹	微	p‘juəd
	滂	濞	微	p‘juəd	屁		p‘juəd
	並	备	之	b‘juəg	鼻		b‘juəd
	明	媚	脂	mjed	寐		mjuəd
	溪	器	微	k‘jəd	叶	脂	k‘jed
至(合)	见	愧		kjuəd	季		kjued
	群	匮		g‘jued	悸		g‘jued
真(开)	帮	彬	文	pjuən	賓	真	pjen
	並	贫		b‘juən	频		b‘jen
	明	珉		mjuən	民		mjen
	影	[illegible]		?juən	因		?jen
谆(合)	见	麏		kjuən	均		kjuen
轸(开)	明	愍		mjuən	泯		mjen
质(开)	帮	笔	微	pjuət	必	脂	pjet
	並	弼		b‘juət	邲		b‘jet
	明	密		mjuət	蜜		mjuet
	影	乙		?jət	一		?jet
仙(合)	影	嬽	元	?juan	娟	元	?juæn
狝(开)	帮	辡		pjuan	褊		pjuæn
	並	辩		b‘juan	楩		b‘juæn
	明	免		mjuan	缅		mjuæn
狝(合)	群	圈		g‘juan	蜎		g‘juæn
线(开)	並	卞		b‘juan	便		b‘juæn
线(合)	见	眷		kjuan	绢		kjuæn
薛(开)	帮	筋		pjat	鷩		pjæt

韵		B类			A类		
		声母	上古韵部	上古音值	声母	上古韵部	上古音值
宵(开)	帮	镳	宵	pjŏg	飚	宵	pjɔg
	明	苗		mjŏg	蜱		mjɔg
	溪	趫		kʻjŏg	蹻		kʻjɔg
	群	乔		gʻjŏg	翘		gʻjɔg
	影	妖		ʔjŏg	要		ʔjɔg
小(开)	帮	表		pjŏg	褾		pjɔg
	並	荐		bʻjŏg	摽		bʻjɔg
笑(开)	明	庙		mjŏg	妙		mjɔg
	群	峤		gʻjŏg	翘		gʻjɔg
侵(开)	影	音	侵	ʔjəm	愔	侵	ʔjəm
缉(开)	影	邑	缉	ʔjəp	揖	缉	ʔjəp
盐(开)	群	箝	谈	gʻjăm	针	谈	gʻjam
	影	淹		ʔjăm	恹		ʔjam
琰(开)	影	奄		ʔjăm	黶		ʔjam
艳(开)	影	揜		ʔjăm	厌		ʔjam
叶(开)	影	敏		ʔjăp	魇		ʔjap
祭(开)	疑	劓	祭	ŋjæd	艺	祭	ŋjad

还有一部分重纽现象不但出现在《切韵》、《广韵》中，而且在其他唐宋文献以及更早的文献里也同样可以发现。我们也编为一表。

			《经典释文》	《万象名义》	徐锴《韵谱》	徐铉《说文音》
支韵	B	陂(彼为)	彼宜,彼皮	彼皮	被为	彼为
	A	卑(府移)	必弥	补支	府移	补移
	B	皮(符羁)	---	蒲奇	符羁	蒲奇
	A	陴(支符)	婢支	避支	符支	符支
	B	縻(靡为)	亡皮	亡皮	靡为	靡为
	A	弥(武移)	面支	亡支	---	---
	B	奇(渠羁)	居宜	竭知	渠羁	渠羁

续表

			《经典释文》	《万象名义》	徐锴《韵谱》	徐铉《说文音》
支韵	A	祇(巨支)	祁支,旨夷	渠支	巨支	巨支
	B	牺(许羁)	许皮,许宜	戏宜	许羁	许羁
	A	扡(香支)	---	戈支	---	---
	B	妫(居为)	居危,九危	诡为	居伪	居为
	A	规(居随)	---	癸支	居随	居随
	B	亏(去为)	曲为,去危	去为	去为	去为
	A	窥(去随)	苦规	丘规	去随	去随
	B	撝(许为)	毁皮,毁为	呼为	许为	许为
	A	隓(许规)	许规	许规	---	许规
脂韵	B	丕(敷悲)	普悲	普悲	敷悲	敷悲
	A	纰(匹夷)	匹毗	扶规	匹夷	卑履
	B	邳(符悲)	被悲,皮悲	蒲悲	符悲	敷悲
	A	毗(房脂)	房脂	裨时	房脂	房脂
	B	逵(渠追)	求追,求龟	奇龟	渠追	渠追
	A	葵(渠惟)	求维,其维	渠惟	渠追	渠惟

4）重纽 A、B 类的韵类

唐宋韵图里重纽 B 类在三等,A 类在四等。董同龢和周法高系联《广韵》的重纽反切下字,认为从反切来看,四等唇牙喉和三等舌齿音为一类,而三等唇牙喉音自成一类。龙宇纯的意见与此相反,他主张在韵图上三等舌齿音和排列在同列的三等唇牙喉音为一类,而四等唇牙喉自成一类,而且它们在音值上有介音[j]和[ji]的差别①。但是他忽视了在反切下字的系联上韵图的四等唇牙喉清楚地和三等舌齿音为一类,而三等唇牙喉自成一类这一事实,而且他构拟的重纽三四等的[pje]、[pjie]在音质上的差别也颇含糊。

① 龙宇纯,《广韵重纽音值试论》,中文大学《崇基学报》9 卷 2 期,1970.pp.161－181。

总的来说，他们的问题在于把《切韵》和韵图同样看待。董同龢和周法高以反切下字系联而得到的结果虽然很正确，但对韵图的解释未必合理。龙宇纯认为韵图上在三等的唇牙喉含有三等的性质，在四等的唇牙喉音带有四等的性质，他的见解似乎更有道理，但他无法解释董同龢、周法高的反切下字的系联结果。

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切韵》和韵图所代表的时代有差别。这一事实可能是解决重纽以及和四等有关的一些问题的关键。

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韵图把重纽 B、A 类分别排列在三等和四等，究竟是由于不能单纯地把两类排在同一等，而借用了四等的地位？还是由于实际上 A 类本来带有四等的音色？在我们看来，韵图的排列方法不是单纯的借位置[①]，这里举一例子来证明重纽三、四等表现了当时语音上的差异。从在敦煌发现的《守温韵学残卷》中的《四等重轻例》来看，重纽四等字和纯四等字一样排列在四等的地位。且不论《四等重轻例》和《韵镜》等的成书时期的先后问题，单以《四等重轻例》上所举例子不是根据《韵镜》或《七音略》而论的[②]，我们就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下这样的结论：当时语音上重纽四等与重纽三等不同而与纯四等相同。

三、四等有相近介音[i]，但是它们的主要元音不同，这是韵图分等的依据。中外学者对三、四等主要元音的构拟至今已经有了一致的见解，就是大体上假定四等韵有比三等韵舌位高一些的前元音。因此韵图时期重纽三、四等的区别也同样是在主要元音上的差异。这一点在韵图前后时期重纽三、四等的演变现象中相当

---

① 这一点董同龢(1945，p.20)已经证明了。他是通过分析祭仙韵的 B 类字在韵图上的三等是空格却排置在四等地位这个现象来证明的。

② 龙宇纯(1970)，pp.175－176。

明显，如下举两个例子。

（一）依照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在唐代中叶，仙韵重纽牙、喉音并入纯四等韵的先韵，仙韵的三等字并入纯三等的元韵；真韵的牙、喉音的四等字独立了，但真韵的三等字并入纯三等文、欣韵。

（二）元初《古今韵会举要》中，支脂韵重纽牙、喉音的四等字大部分和纯四等齐韵同音，三等韵跟纯三等的微韵同音，宵韵重纽唇、牙、喉音四等字大部分和纯四等萧韵同音，三等字完全独立。真韵开口和仙韵的牙喉音也都与《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中显现的现象一致。

上述两个例证证明在韵图上三等唇牙喉音有三等的性质，四等有四等的性质[①]，即重纽三等和纯三等具有相似的性质，重纽四等有跟纯四等韵近似的性质。这不但反映在《一切经音义》和《古今韵会举要》中，而且还反映在《切韵》、《广韵》等韵书里的"又音"上。[②] 如果纯三等韵的又音属于重纽韵的话，则大部分在重纽三等韵，而纯四等的又音则大部分在重纽四等韵。重纽三等实际上已经与纯三等合流，重纽四等实际上已经与纯四等合流。但在《韵镜》、《七音略》中已经没有语音区别的两类重纽并没有并入纯三等和纯四等，而仍然用支、脂、真等韵目，其原因是《韵镜》、《七音略》

---

① 两个例证是董同龢提出来的。但是他只是以上述现象说明重纽反切下字的系联和以后的音变，并没注意到这些音变和韵图上的重纽排列法是一致的。也许他已经凭借反切下字系联而认为跟三等舌齿音同类的就是四等的唇牙喉音。因此上述两个现象仅用于构拟重纽的音值，即三等唇牙喉音近中央的是[ě]，所以后来和纯三等的[e]容易并合。周法高也和董同龢一样着眼于方言或汉字音中重纽三等和纯三等合流的现象，于是主张重纽三四等在主要母音上有差别。

② 李新魁(1984)，pp.81－82。

依然因循韵书的韵目，呈现着保守的存古特性。

三、重纽的音值

1）本文对三、四等的看法

《切韵》时期纯四等韵有没有介音[i]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定论。学者们各自看法也不同。因此本文也很难做出定论。不过有些学者主张《切韵》或韵图时期声母和主要元音完全相同，只是介音存在[-j-]和[-i-]的差别的重纽 A、B 两类，唇、牙、喉音在韵书上被独立为不同的小韵，在韵图上被分别排列在三等、四等，这是令人相当疑惑的。

这里先阐述一下本文的立场，就是中古汉语中《切韵》时期三等韵有介音[i]，纯四等没有介音。纯四等主要元音是[e]，这在梵文[e]的转写音里也有明显的体现。①

此外，本文认为在研究重纽时应该区分切韵时期和韵图时期，而且要特别阐明重纽韵的主要元音从切韵时期到韵图时期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比如山摄或许表现如下。

一等　ân

二等　an

三等　iăn

四等　en

依照董同龢所分析的《四等重轻例》的结果，② 这四个等级的音是根据一等字音逐渐给与等的变化而得到的。不过三等的

① 李荣(1952)，p.114。

② 董同龢(1948)，pp.119－120。

[iăn]音在三等并不怎么自然。如果它在四等的话，依[ɑn]、[an]、[en]、[iăn]可以读到相当自然的四等的音。

一等　[ɑ]n

二等　an

三等　iăn

四等　ien

三等和四等两格都有相同的介音[i]，三等和四等的主要元音可能有大的差别。本文认为《切韵》三等韵介音不是[j]而是[i]，纯四等本来没有介音，到韵图时代产生了[i]。关于纯四等韵介音[i]的生成时期，参考从梵语转写的资料来看，大约在公元七世纪末至九世纪初。

2）重纽三、四等的分配

本文假定在《切韵》时期重纽三、四等的区别在于唇、牙、喉音的声母圆唇化和非圆唇化。换句话说，重纽牙喉音的三等字在现代方言和汉字音中不是[i]而是[ɯ][ə][ï]，就是圆唇化声母的影响。本文所依据的理由归纳如下：

① 重纽三等唇音在《广韵》中用合口字作反切下字，就是因为重纽三等唇音有圆唇化声母。又在早期反切资料《经典释文》、《字镜》以及《万象名义》中，重纽三等唇音也被用于合口字的反切下字。例如[①]：

例子	反切	出处	例子	反切	出处
帷	洧悲	广韵	洧	荣美	广韵
縻	眉殒	广韵	陂	彼为	广韵

① 李新魁(1984)，pp.73－74。

续表

例子	反切	出处	例子	反切	出处
縻	靡为	广韵	彼	甫委	广韵
被	扶伪	经典释文	贲	彼伪	经典释文
闷	笔位	经典释文	弁	皮眷	经典释文
啚	补美	字镜	位	黄靡	字镜
卷	力勉	字镜	湄	莫龟	万象名义
媚	靡块	万象名义	娓	妄鬼	万象名义

这些现象不见于重纽四等而只见于重纽三等。所以是三等字有合口性质的("三合四开")好例子。

② 重纽唇音三等字与不同韵的合口字谐声,四等字与不同韵的开口字谐声。拿脂韵来说,把三等韵和四等韵字的声符分类如下①:

三等:非不眉微米乜美文必弗鼻啚伏奰

四等:匕比卑毕鼻

除了在三、四等都有的"鼻"以外,三等字的声符以及从它而来的谐声字大部分不离开齐、先、真韵的合口字。

③ 元代"八思巴"文字和明代法国 Nicolas Trigault 所记录的北方官话里也明显呈现出"三合四开"的形迹。《西儒耳目资》中明母的重纽四等字标记为[mi][mœi]或[ni],而没有成为合口的。②

④ 在方言和域外汉字音中也有"三合四开"的痕迹。比如在日本吴音真韵的三、四等有[on]、[in]的区别,而且在潮州汕头方言真韵三等字读[ɯŋ]、四等字读[iŋ],在福州方言读[yŋ]和[iŋ],

① 王静如(1941),pp.168-193。

② 李新魁(1978),pp.61-65。

支韵三等唇音也为[ue]音的现象。[①] 另外，韩国汉字音中重纽三等的介音或元音有[ɯ]。因此支、脂以及真韵的三等字分别为[ɯi][ɯn]，四等字为[i][in]。

根据上面提出的理由，可以说“三合四开说”很有说服力。进一步观察韵书和韵图内重纽的分配状况，可以发现重纽现象与合口有关。从重纽韵中找出具有开合的支、脂、真(谆)、仙韵的例子来考察一下开口和合口分布的重纽现象，可以看到在图表上重纽分配的趋势大体是各韵的第一个声母在开口和合口两呼内不同时出现重纽现象。

		帮	滂	並	明	见	溪	群	疑	影	晓	计
支	开	+	+	+	+			+			+	6
	合					+	+				+	3
纸	开	+	+	+	+	+	+					6
	合						+					1
寘	开	+	+	+		+	+			+		6
	合					+				+	+	3
脂	开		+	+								2
	合							+				1
旨	开	+		+								2
	合					+		+				2
至	开	+	+	+	+		+					5
	合					+		+			+	3
真	开	+	+	+	+			+		+		6
谆	合					+						1
轸	开				+							1
准	合											0

① 李新魁(1984)，p.85。

续表

		帮	滂	並	明	见	溪	群	疑	影	晓	计
震	开						+					1
稕	合											0
质	开	+		+	+	+				+	+	6
术	合											0
仙	开											0
	合									+		1
祢	开	+		+	+							3
	合							+				1
线	开			+								1
	合					+						1
薛	开	+										1
	合									+		1
计		9	6	10	7	9	6	6	1	6	5	65

在《韵镜》中每韵的唇音不分为开、合口两类。重纽韵牙、喉音开合也同不分为两类。这些现象不能说明重纽三、四等的对立是由于[i]介音或主要元音的不同。唯一的解释方法就是考察圆唇化声母和合口介音[u]在结合上的特征。比如"支"音。

	三等开口	四等开口	三等合口	四等合口
①本　文	kwie	kie	kwiue	kiue
②董同龢	kiĕ	kie	kiuĕ	kiue

如果像董同龢那样用元音的音色[ĕ/e]来区分三等和四等,那就不能说明在《广韵》的同一个韵内为什么不存在如②行的 kiĕ、kie、kiuĕ、kiue 四音以及存在 kiĕ 和 kie 或 kiuĕ 和 kiue 两个音的原由;但①行可以说明《广韵》的同一个韵内重纽韵的开合同时存在的原因,那就是有微细差异的四种音不容易正确区分,因此存在 kwie : kie(合 : 开)或 kwiue : kiue(强合 : 弱合)中的一个。所以《切

韵》时期关于同一个声母在同韵的开口、合口不能同时引起重纽现象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圆唇化声母的影响[1]。

本文再从下面两点来探讨《切韵》时期存在圆唇化声母的可能性。

第一，如果《切韵》时代圆唇、非圆唇声母等没有语音对立的话，就不能说明韵书上区分重纽 A、B 两类的理由，而且又怎么说明在以后的韵图上这两类十分规则地各自排列在三、四等的现象呢？李新魁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反切下字声母是唇、牙、喉三类的置于三等，其余放在四等就是根据反切下字声母[2]。这些说法只不过是对"现象"表面的说明，并不能说明这种现象根本的原因。如果考察一下韵图上重纽三四分等的排列方法，就可以了解《切韵》所显示的两类对立暗示着语音上的对立。这两类属于同一韵内，语音上清楚地有差别，这一差别依韵图的排列来看应该看出并不是主要元音或介音的差别，对这些现象最合理的说明就是"声母的唇化"。

第二，《经典释文》、《字镜》、《万象名义》等重纽三等唇音字被

---

① 王静如、陆志韦、李新魁也把三等韵的唇牙喉音构为圆唇化声母 pw－、kw－、ʔw－，但对于圆唇化声母的存在时期有意见分歧。陆志韦（1939，p.173）说《切韵》时期重纽三等的[ɪ]介音，唐、北宋时期变为[i]。然而他对于圆唇化声母在什么时候失去了圆唇化成分没有具体地说。他只是说（1947，pp.27－28）："这些三四合韵里的喉牙唇字，除了 i 以外，又加上 kwɪ，kwɪw，pwɪ……切韵时代的方言未必全部保存这种细微的分别。"王静如（1941，p.167）认为其消失的时期大略在《切韵》韵图时期以前，他说："其后撮唇消失，通语中以其音系开口，故乃作开（pwɪ→pɪ），此七音略韵镜等书所以均置诸开口也。"如此陆志韦、王静如承认《切韵》时期圆唇化声母存在。而李新魁（1984，p.104.）说《切韵》时期以前圆唇化声母已经消失了，他说："到了《切韵》《广韵》时期，声母的圆唇作用基本上消失了。A、B 类字在发音上的差异不见了。特别是收［－m］（盐、侵），收［－u］（尤、宵）各韵的唇化成分，在尾音的排斥更早消失。"

② 李新魁（1984），p.77。

用作合口字的反切下字，合口字被用于重纽三等唇音字的反切下字，这种现象直接显示了反切通用时代重纽三等字有合口成分，就是 P^w - 等圆唇化音。上面列举的《广韵》以及《韵镜》、《经典释文》等的反切大部分在《切韵》中仍使用。但《切韵》中这样的现象很少是因为重纽三等字用自己的唇牙喉音字来作为反切下字。唇音的重纽四等字用开口字为反切下字，这是在唇音三等中几乎没有的现象。《切韵》、《经典释文》等重纽三四等的反切下字这样使用的原因就是由于从六朝以来反切所表现的语音对立，即圆唇化声母和非圆唇化声母的差别。

3）音值的构拟资料（以韩国汉字音为主）

韩国从高丽光宗（950－974）开始实施科举制度，汉诗汉文成为士大夫必须具有的文化素养，而韵书也被重视起来，开始复刻出版中国的韵书。但是中国的韵书反映的还是汉语音系，而传到韩国的汉字音本身逐渐同化于韩国语音体系，所以韩国汉字音系统与中国本土字音系统的差别越来越大，中国韵书不能符合韩国汉字音。训民正音的创制（1443），成为韩国汉字音全面的标记，而后编纂了能符合韩国汉字音的韵书。其第一成果就是《东国正韵》。《东国正韵》是朝鲜世宗 29 年（1444）刊行的。从体裁上来看，它与中国的《古今韵会举要》有关系，有一部分近似《古今韵会举要》的体系而与韩国语不符合。比如《东国正韵》为了“清浊七音的体系化”，勉强区别全浊声母，而添加牙音“ㆁ”，喉音“ㆆ”的音素，成为 23 母；分韵上“ ”韵尾的“高、杲、诰、鸠、九、救”六韵，与“ㆁ”韵尾的“孤、古、顾、拘、矩、屦”六韵，韩国汉字音本没有音值上的差别，但为了符合中国古韵体系，而加以区别，这样勉强分立就是承袭中国古韵的处理方式。这就是《东国正韵》式汉字音表记法自身的非现

实的要素。有些学者主张《东国正韵》没有多少汉字音价值的资料，这是对最早的韩国汉字音韵书《东国正韵》的应有地位不了解而形成的观念。本文将就《切韵》以来重纽的韵类怎样映射于《东国正韵》来考察重纽的性质。《东国正韵》中 A、B 类重纽和舌齿音的关系表现如下。

		等	唇音	舌音	牙音	齿音	喉音	半舌音	半齿音
支纸寘	开	3	ㅣ[i]	ㅣ[i]	ㅢ[ɯi]	ㆍ[a], ㅣ[i]	ㅢ[ɯi]	ㅣ[i]	ㅣ[i]
	合	4	ㅣ[i]				ㅣ[i]		
脂旨至	合	3		ㆌ[iwi]	ㅟ[wi]	ㆌ[iwi]	ㅟ[wi]	ㆌ[iwi]	ㆌ[iwi]
	口	4			ㆌ[iwi]		ㆌ[iwi]		
祭	开	3		ㅖ[ie]	ㅖ[ie]	ㅖ[ie]	ㅖ[ie]		
	口	4	ㅖ[ie]				ㅖ[ie]		
	合	3		ㆋ[iwie]	ㅟ[wi]	ㆋ[iwie]			ㆋ[iwie]
	口	4					ㆋ[iwie]		
真轸震质	开	3	ㅣ[i]	ㅣ[i]	ㅡ[ɯ]	ㅣ[i]	ㅣ[i]	ㅣ[i]	ㅣ[i]
	口	4	ㅣ[i]				ㅣ[i]		
谆准稕术	合	3		ㅠ[iw]	ㅠ[iw]	ㅠ[iw]	ㅠ[iw]	ㅠ[iw]	ㅠ[iw]
	口	4			ㅠ[iw]		ㅠ[iw]		
仙狝线薛	开	3	ㅕ[iə]	ㅕ[iə]	ㅓ[ə]	ㅕ[iə]	ㅓ[ə], ㅕ[iə]	ㅕ[iə]	ㅕ[iə]
	口	4	ㅕ[iə]						
	合	3		ㆊ[iwiə]	ㅝ[wə]	ㆊ[iwiə]	ㅝ[wə]	ㆊ[iwiə]	ㆊ[iwiə]
	口	4					ㆊ[iwiə]		
宵小笑	开	3	ㅛ[io]	ㅛ[io]	ㅛ[io]	ㅛ[io]	ㅛ[io]	ㅛ[io]	ㅛ[io]
	口	4	ㅛ[io]		ㅛ[io]		ㅛ[io]		
侵寝沁缉	开	3	ㅡ[ɯ]	ㅣ[i]	ㅡ[ɯ]	ㆍ[a], ㅣ[i]	ㅡ[ɯ]	ㅣ[i]	ㅣ[i]
	口	4					ㅡ[ɯ]		
监琰艳叶	开	3	ㅕ[iə]	ㅕ[iə]	ㅓ[ə]	ㅕ[iə]	ㅓ[ə]	ㅕ[iə]	ㅕ[iə]
	口	4					ㅕ[iə]		

图表上显示的特点是：第一，在《东国正韵》中重纽音值上的对

立只有牙喉音，在唇音上没有音值上的对立。而且就牙喉音而言，重纽B类ㅢ[ɯi]、ㅟ[wi]、ㅝ[wə]、ㅓ[ə]，重纽A类ㅣ[i]、ㆌ[iwi]、ㆋ[iwə]、ㅕ[iə]等，表现了B类是非腭化音，A类是腭化音的特征。第二，《东国正韵》所表现的重纽现象和《切韵》、《广韵》等韵书一样，不仅表现在唇音的合口上，而且表现在重纽三等唇牙喉音为一类，重纽四等唇牙喉音和舌齿音自成一类。按照上述韩国汉字音的特点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把中古汉语的重纽看作介音的差别，即重纽三等没有介音[i]，重纽四等有介音[i]，这样的假定在下一方面没有什么说服力，即依据有没有介音[i]来区分重纽B类、A类的方法，不但不能合理地说明重纽现象为什么只存在于唇牙喉音声母，在韵图上为什么分别排列在三等和四等，而且不能恰当地解释反切上字分为一、二、四等和三等的趋势以及后来三、四等合流的现象。而且，如果A语言以借用音的形态用于B语言的话，一般来说只能依照B语言的语音系统或者形态来变形，而韩国汉字音等借用音并不是直接显现中国音。

韩国汉字音反映了古代汉语的音韵系统，因此应该先对它来自中国的什么时代什么地方的方言等问题进行检讨。韩国学术界提出了韩国语内保存有中国汉代以前的语音成分的不少强有力的证据。古代韩国汉字音研究，不但有与中古音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而且有与上古音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这意味着汉字传到韩国的时期可以溯及到更为久远的年代。但事实上能说明汉字音何时传到韩国的直接的资料全无，至今对于韩国汉字音的传来时期还没有定说。本文只是通过考察音韵大概推定在《东国正韵》中所表现的韩国汉字音的传来时期。按照重纽韵类来看，《东国正韵》中同时渗透了韵书和韵图的特征，就是说具有重纽B类有圆

唇化成分的韵书的特征和重纽A类有介音[i]的韵图上的特征。所以从《切韵》、《广韵》等韵书反映六朝的语音系统，韵图反映唐宋时期的语音来看，《东国正韵》所反映的汉字音就是韵图时期的语音。

《东国正韵》与韵书上的现象一样保留着圆唇化成分，这与中国现代汕头、福州方言的重纽A类仍保留着圆唇化成分的现象是一致的。

4）重纽A、B类的音值

《切韵》重纽A、B两类按照是否圆唇化各自独立为不同的小韵，这点已经说明了。下面再通过分析所提出的资料，来检讨一下[ɪ]和[i]的对立是否可以存在到《切韵》甚至唐宋韵图时期[①]。

① 《切韵》时期重纽A、B类有介音[ɪ]和[i]对立的证据

a. 在韩国汉字音中重纽B类字大部分没有介音[i]，A类字几乎都有介音[i]

b. 在日本的假借字中可以看到重纽牙音B类字以[kï]、A类字以[ki]分别注音的例子。

c. 汕头、福州方言中重纽见母A类字大部分有介音[i]，B类合口字几乎都遗漏了介音[i]。

② 韵图时期重纽三四等介音[ɪ]和[i]对立的证据

a. 在越南汉字音中，重纽唇音三等字保留着b-、f-、m-声母，四等变为t-、t‘-、z-。

---

① 陆志韦(1939,pp.143-173)、王静如(1941,pp.168-192;1948,pp.62-77)十分注意A类(在韵图三等排列的唇牙喉音字)圆唇化声母后面的介音，他们主张A类的介音是发音部位靠后音色暗的[ɪ]，与B类介音发音部位靠前音色较明的[i]有区别；而且王静如提出这些介音的对立影响到韵图的分等，因而它们分别排列在三等和四等。

b. 在反切下字中，重纽三等唇牙喉音几乎不用带强[i]介音的照三、日、精母字，而四等的唇、牙、喉音常用这类字。

先看①a、b 和②a，它们似乎区分了韩国、日本、越南汉字音的传来时期。[①] 事实上关于韩国汉字音是什么时候传来的问题，韩国学界也还没有定说。只是由于韩国汉字音类似切韵音系的这一理由，他们认为大概是公元 600 年左右。本文已经谈及音值的构拟资料，在《东国正韵》的汉字音中存在重纽 B 类有圆唇化成分(韵书的特征)和重纽 A 类与纯四等韵里有介音[i]的成分(韵图的特征)的特征。所以不但《东国正韵》的汉字音，而且现代韩国汉字音所反映的也可能是韵图时期的现象。因此以韩国、日本汉字音来证明切韵时期重纽三四等的差别就是介音[ɪ][i]的对立，这并不具有多少说服力。①b 只是说明唇牙喉音四等字与照三、日、精母同类，三等字自成一类，很难断言它们是介音[ɪ]和[i]的差别。因为介音[ɪ]和[i]依照声母的圆唇化或别的因素而形成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详细地研究下面所举的韩国汉字音例子，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重纽 A、B 类所显示的差别就是各个例子里所保留的圆唇化与非圆唇化声母对立的痕迹。在重纽三等字里没有介音[i]就是由于[p^w]、[k^w]、[$ʔ^w$]中的[^{w}]吞没了三等介音[i]，尤其在"真"韵里，这个圆唇化成分变换为主要元音[ɯ]，与四等的主要元音[i]成为明显的对立。

真韵 四等：kin(紧)/in(因、姻、茵、印)/kil(吉、拮、桔)/il

① 高本汉也有相似的意见。他推测韩国汉字音于公元 600 年传来，日本的吴音和汉音分别于 5－6 世纪和 7 世纪传入。越南汉字音的传入时期是唐代末叶。

(一)/hil(诘)

真韵 三等:kɯn(仅、觐)/ɰn(银)/ɯl(乙)

圆唇化成分[ʷ]吞没三等介音[i]的例子在合口字里也明确地表现出来:

仙韵 三等:kuən(卷、拳、捲、圈、眷、权)/uən(员、圆)

仙韵 四等:kiən(狷、绢)/kiəl(缺)

这些现象与日本音和汕头、福州音里A类字的介音[i]改变为[ï]或者漏掉的轨迹也一样,都可见到圆唇化成分[ʷ]的影响。因此虽然重纽A、B类的对立是介音[ɪ]和[i],但这个对立是同一个[i]受圆唇化声母和非圆唇化声母的影响形成的。圆唇化声母后面的介音[i]可能有闭、暗的音色,而非圆唇化声母后面有开、亮的音色。这些音变现象可以表现如下:

$i \rightarrow ɪ / p^w, k^w, ʔ^w$ __

$i \rightarrow i / p, k, ʔ$ __

总而言之,《切韵》时期重纽A、B类的区分就在于声母的圆唇化与否。即B类字的声母是[pʷ]、[kʷ]、[ʔʷ]等圆唇化声母,A类字是[p]、[k]、[ʔ]等普通声母,这两类字主要元音和介音相同,但有声母的差别,因此在一个韵内表现为不同的小韵。圆唇化声母和非圆唇化声母事实上发音部位完全相同,只是在发音方法上有差异:一个是撮唇紧张,另一个是不紧张。这样的对立不体现在反切上字上,而是在同类的反切下字中自然地表现出来,所以《切韵》时期重纽韵的B类字由于声母具有圆唇化成分,把同类的圆唇化音用于反切下字,A类字由于是普通声母,可以把舌齿音用于反切下字。后来在韵图上把舌齿音排列在三等,原来的一套A类字不在四等,反而把B类字排列在三等与舌齿音并列,从这一现象中

只能了解 A、B 类字和舌齿音的关系上，可以假定 B 类字丧失了圆唇化成分成为与舌齿音一样的同类，A 类字摆脱了三等韵的性质而带有与四等韵相近的音色。如上述韵图的等的差异就是主要元音的差异，所以三等与四等的主要元音也不同，韵图时期 A、B 类的区别就在于主要元音的差异。

综合以上的论述，本文所构拟的重纽 A、B 类和纯四等音的差别与王静如、董同龢的构拟比较如下。

	仙 3:仙 4/先	
	《切韵》	韵图
王静如	ʷɪɛ : iɛ / ɛ	ɪɛ : iɛ / iɛ
董同龢	jæ : jæ / iɛ	
本　文	ʷiɛ : iɛ / e	iɛ : ie / ie

《切韵》时期的重纽 A、B 类各自以圆唇化声母和非圆唇化声母对立，在同一韵内独立为不同小韵。后来到《韵镜》等韵图时期 B 类丧失了声母的圆唇化成分，因此与同韵的舌齿音一起排在三等，A 类由于受前高介音[i]的影响，主要元音发生变化，在当时与产生[i]介音的纯四等韵已经合流了，因此排列在四等。以后三等和四等的主要元音逐渐合并，在汉语方言里几乎看不见它们的差别了。

四、结论

在《切韵》时期，重纽 B 类字带有圆唇化声母[p^w－]、[k^w－]、[$ʔ^w$－]等，A 类字则带有普通声母[p－]、[k－]、[ʔ－]等。换句话说，这两类字的声母发音部位、三等介音[i]及主要元音完全相同，只在声母的发音方法上稍有不同。因此中古韵书把他们区分开

来，不归为同一个小韵。从他们的反切看来，这种圆唇化与非圆唇化的语音对立，主要表现在反切用字上：即B类的反切下字绝大部分用B类，而A类的反切下字则除用A类外，也多用舌齿音字，舌齿音也多用A类字。所以据反切系联的方法来观察，不难发现B类字自成一类，A类字和舌齿音字合为一类。《切韵》反切所表现的这种A、B类字与舌齿音字的关系，到了唐宋韵图，就因A、B类字的音变而呈现出新的局面。也就是说，B类字声母的圆唇化作用[ʷ]基本上消失了，A、B类字在声母发音上的差异不见了，但A类字在强介音[i]的影响下主要元音起了变化，所以这时候A、B类字的读音仍然是不同的。对于A、B两类字的这种音变，《韵镜》等韵图反映得很清楚：即把B类字与舌齿音字一起排在三等，表示同类；A类字排在四等，表示自成一类或与纯四等韵同类。韵图对A、B类字的这种三四分等的处理方式，足以表明这两类字的对立已不再在于声母的圆唇化与否，而在于主要元音的不同。A、B类字同具[i]介音，但在主要元音上B类字与舌齿音一样是开口度较大的[ɛ]，而A类字是开口度较小的[e]，已经和纯四等韵混为同音了(《切韵》的四等韵是不带[i]介音的)。

这些结论能够同时解释《切韵》重纽小韵的对立和韵图上重纽三四等分等的处理方式，而且对于反切上字一、二、四等和三等分用的趋向，《一切经音义》、《古今韵会举要》中重纽三等字和纯三等合流，四等字和纯四等合流的现象以及韩国、日本的汉字音和中国汕头、福州等东南方言存在着A类和B类音值差异的现象，都可以作出比较圆满的解释。

下表是我们对于《切韵》以及韵图时期重纽A、B类的构拟音。

		《切韵》	韵图
支	B	^{w}iĕ,^{w}iwĕ	iĕ,iwĕ
	A	iĕ,iwĕ	ie,iwe
脂	B	^{w}iɛ̆i,^{w}iwɛ̆i	iɛ̆i,iwɛ̆i
	A	iɛ̆i,iwɛ̆i	iei,iwei
真	B	^{w}iĕn(−t),^{w}iwĕn(−t)	iĕn(−t),iwĕn(−t)
	A	iĕn(−t),iwĕn(−t)	ien(−t),iwen(−t)
祭	B	^{w}iɛi, ^{w}iwɛi	iɛi,iwɛi
	A	iɛi,iwɛi	iei,iwei
仙	B	^{w}iɛn(−t), ^{w}iɛn(−t)	iɛn(−t),iwɛn(−t)
	A	iɛn(−t),iwɛn(−t)	ien(−t),iwen(−t)
宵	B	^{w}iɛu	iɛu
	A	iɛu	ieu
侵	B	^{w}iĕm	iĕm
	A	iĕm	iem
盐	B	^{w}iɛm	iɛm
	A	iɛm	iem

参考文献

王静如　1941　《论开合口》,《燕京学报》第29期。

　　　　1948　《论古汉语之腭介音》,《燕京学报》第35期。

李新魁　1979　《古音概说》,台北:松高书社。

　　　　1983　《汉语等韵学》,北京:中华书局。

　　　　1984　《重纽研究》《语言研究》第2期。

李　荣　1973　《切韵音系》,台北:鼎文书局。

余迺永　1985　《上古音系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周法高　1975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

高本汉　1948　《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译,台湾:商务印书馆。

陆志韦　1971　《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台北:学生书局,1971。

　　　　1939　《三四等与所谓喻化》,《燕京学报》第26期。

董同龢　1985　《汉语音韵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5　《上古音韵表稿》，台北：国风出版社。
　　　　1948　《广韵重纽试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
龙宇纯　1970　《广韵重纽音值试论》，中文大学：《崇基学报》九卷二期。



楚大府镐铭文新释

李 家 浩

大府镐是1952年在安徽寿县收集到的楚王墓铜器之一,其铭文有许多学者进行过考释,①我们打算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镐铭刻在口沿外壁,共十六字:

秦客王子齐之岁,大府为王飤晋镐。集脰。

我们要讨论的是铭文的前两句。末句的意思比较清楚,是食官或机构之名,②故不予讨论。

先讨论镐铭中几个字的释读。

第二句"王"下第一字旧释为"创"或"侩",皆与字形不合。许多学者指出,此字应该释为"飤",甚是。

"王"下第二字原文写法与《金文编》457页著录的曾侯乙钟"晋"字相似,旧释为"晋",可从。这种写法的"晋"还见于望山二号楚墓23号简。③

"镐"是器名,《说文》金部说"温器也"。按大府镐的器形像椀、盂,似非温器。《方言》卷十三:"椀谓之盉。"《广雅·释器》:"盉,盂也。""盉"从"乔"声。"乔"字的繁体《说文》说"从夭,从高省声",④所以"高"、"乔"二字可以通用。例如从"乔"声的"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写作从"高"声;⑤《仪礼·士昏礼记》"笲,缁被纁里,加于

桥”，郑玄注：“今文‘桥’为‘镐’。”疑铭文的“镐”应该读为“盉”。

其次讨论镐铭第一句的意思。

“秦客王子齐之岁”是纪年。众所周知，楚国往往以事纪年。常见的形式是以某国的宾客聘问于楚之岁纪年。这里举一条包山楚墓竹简的纪年作为代表：[⑥]

宋客盛公□[⑦]聘楚之岁。　　《包山》125号

这类形式的纪年又有如下两种省略说法：

宋客盛公□之岁。　　《包山》132号

盛公□之岁。　　《包山》130号

第一种省略了“聘楚”二字。第二种除省略了“聘楚”二字外，还省略了“宋客”二字。刘彬徽、汤余惠两同志根据此种情况，分别指出“秦客王子齐之岁”属于第一种省略说法；汤氏还指出造府戈“陈旺之岁”属于第二种省略说法。[⑧]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有人认为“秦客王子齐之岁”“应指楚国的某个名齐的王子入秦为使”之年，[⑨]非是。铭文明明说“王子齐”是“秦客”，怎么能说他是“入秦为使”的楚人呢？

第二种省略说法的纪年，除见于汤氏所说的造府戈铭外，还见于下面三件楚国县公所作的戈铭：

膚（卢）鄺之岁，[⑩]羕陵公逅□所造，治己女。　　《殷周金文集成》17.11358

□慢之岁，相公子赠之告（造）。[⑪]　　同上17.11285

□寿之岁，襄城公竞脽所造。　　《考古》1995年1期76页图三

由于过去对这种省略说法的纪年不甚清楚，有过一些误解。现在看来，“卢鄺”、“□慢”、“□寿”等跟造府戈“陈旺”一样，都是人名，他们是其他国家的使者，铭文以他们聘问于楚之岁纪年。

再其次讨论镐铭第二句的意思。

“大府为王飤晋镐”句比较难懂，诸释家对于此句，不是解释有问题，就是避而不谈。我们认为要弄清“大府为王飤晋镐”的意思，首先要弄清此句的语法结构。

在寿县楚王铜器铭文中，常见“铸客为某某为之”的句式。例如铸客鼎：

铸客为集脰为之。　　《殷周金文集成》4.2298

“铸客”是铸官，[12]“集脰”是食官或机构。此句的意思是：铸客替集脰作的鼎。“大府为王飤晋镐”与“铸客为集脰为之”的语法结构相同，唯镐铭处于“之”字位置的是名词，而不是代词。“大府”是主语，是施事者。“为”是介词，是“替”的意思。其后的结构应该是“名/动/名”。根据这一结构，“王飤晋镐”可以有三种分析：

a. 王飤/晋/镐

b. 王/飤晋/镐

c. 王/飤/晋镐

细绎文义，当以C种分析为是。为了叙说方便，下面先说“晋镐”，然后说“飤”。

在铜器铭文中，器名之前常有修饰语“食”、“羞”、“荐”等，以说明器物的用途。这里仅以器名前带“荐”字修饰语的为例：

荐鬲	郑登伯鬲	《殷周金文集成》3.597
荐鼎	胃公鼎[13]	同上 5.2714
荐簠	邵王之諻簠	同上 6.3634
荐瑚	叔朕瑚	同上 9.4621
荐鎜	华母鎜[14]	同上 15.9638
荐鑑	吴王光鑑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2.538

“晋镐”与此文例相同，“晋”也应该是修饰语。古代“晋”、“荐”二字

音义皆近，可以通用。上古音“晋”属精母真部，“荐”属精母文部，二字声母相同，真、文二部字音关系密切。《史记·五帝本纪》“荐绅先生难言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荐绅，即缙绅也，古字假借。”又《孝武本纪》“元年……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司马贞《索隐》于“荐绅”下说：“上音搢。搢，挺也。言挺笏于绅带之间，事出《礼·内则》。今作‘荐’者，古字假借耳。”“缙”、“搢”二字皆从“晋”得声。《尔雅·释诂》：“荐、晋，进也。”据此，“晋镐”应该读为“荐镐”，指进献食物用的镐。《周礼·天官·庖人》“凡其死生鲜薨之物，以共(供)王之膳与其荐羞之物”，郑玄注：“荐亦进也。备物品曰荐，致滋味乃为羞。”

既然“晋镐”应该读为“荐镐”，那么位于其前的动词“飤”就应该读为“饬”。“饬”从“飤”得声，[15]故二字可以通用。《国语·吴语》“周军饬垒”，韦昭注：“饬，治也。”[16]《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命乐师……饬钟、鼓、磬、柷、敔”，郑玄注：“饬者，治其器物。”《周礼·天官·大宰》“百工饬化八材”，孙诒让《正义》：“案《考工记》‘饬五材’，先郑注谓‘饬’为‘治’。此‘饬化’与下文‘化饬’，义盖略同。《说文》力部云：‘饬，致坚也。’谓治八材极其坚致，化矿朴以成器物也。”[17]镐铭“饬荐镐”之“饬”，与此用法正同。

根据以上所说，镐铭的意思是：秦国宾客王子齐聘问于楚国之年，大府替楚王治荐镐。

最后顺便谈谈前面提到的望山二号楚墓23号简“晋”字的用法。

望山二号楚墓23号简说：

> 豚绅(靷)，鱼鞁(皮)之冢，革鞁。豚偎、晋，皆锦纯，丹厚绒之里，黄鞭(缏)组之縢。

“革鞁”之“鞁”屡见于曾侯乙墓竹简所记车马器中，其后没有

“纯”、“里”之类的说明。[18]“晹”字于本简凡两见，从其位于“鞫”前来看，当是修饰语。根据这些情况，“皆锦纯”之“皆”所概括的对象，当是其前的“偍”与“晋”二物。

“偍”字还见于该墓48号简，我们曾经指出此字应该读为“筵”。[19]此简的“偍”字不应该例外，也应该读为“筵”。“晋”与“筵”并列，当是同类之物，无疑应该读为“荐”。《说文》竹部：“筵，竹席也。”艸部：“荐，荐席也。”简文的“筵”、“荐”都是复席，所以它们都有“里”。《太平御览》卷七〇九引《盐铁论》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经，及后践蒲蒻、复筵、方荐帛缘者也。”又曰：“古者大夫复荐草缘。”[20]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简文所记的“筵”、“荐”都是车上用的席，不是室内坐卧用的席。

曾侯乙墓竹简所记车上用的席中，也有像望山二号墓23号简那样用法的“晋”字。原简说：

晋席，组缋。[21]　　《曾侯乙墓》下册图版一九三·70

我们过去认为“晋席”之“晋”，应该读为“缙”，训为赤色。[22]现在看来，“晋席”似应该读为“荐席”。《释名·释车》：“荐版在上，如荐席也。”此与上引《说文》“荐，荐席也”，都是“荐席”连言，简文与之相同。因“荐”是席的一种，故与“席”连言，组成并列结构的复合词。[23]

以上两条简文的“晋”，和前面大府镐铭文的“晋”，尽管它们的用法不同，但是它们的读法却相同，彼此可以互证。

补记：最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缁衣》篇的“祭公”之祭，原文写法与大府镐的晋相似，也应该释为晋。杨树达说晋是箭的古文。箭从前声。古书中有从前声之字与浅通用的例

子。郭店楚简浅、察二字所从声旁相同。察从祭声。于此可见，晋可以读为祭。

1998年10月23日

注　释

① 殷涤非:《关于寿县楚器》,《考古通讯》1955年2期22页;《寿县楚器中的"大贯镐"》,《文物》1980年8期26、27页。汤余惠:《楚器铭文八考》,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二号《古文字论集(一)》60、61页,1983年;《战国铭文选》20、2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152页,1992年。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361、36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② 参看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考古学报》1972年1期80－82页。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57页,中华书局,1995年。

④ 通行本无"声"字,此从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议》、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诂林》4577页)等所引宋本补。

⑤ 《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680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年。

⑥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本文简称《包山》。

⑦ 此字是"盛公"的名字,原文左半从"算"字的声旁,右半从繁体"边"字的声旁。

⑧ 刘彬徽:《从包山楚简纪时材料论及楚国纪年与楚历》,《包山楚墓》上册536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楚系青铜器研究》361、362页。汤余惠:《战国铭文选》21页。

⑨ 见上注①李零文。

⑩ "赢"字原文无"虫"旁。此字从黄锡全同志所释。黄说见《湖北出土商周

文字辑证》39、40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

⑪ “相”在今安徽宿县西北，原为宋邑，公元前 286 年齐湣王与魏、楚灭宋，三分其地，相邑为楚所有。“相公”的名字“子赠”之“赠”，原文所从“矢”旁是倒写的。此种写法的“赠”还见于《包山》168 号、188 号等楚简。

⑫ 参看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两篇）》，《语言研究》1987 年 1 期 124 页。

⑬ 鼎铭“胃公”之“胃”从“邑”。

⑭ 此器旧名为“壶”，此据铭文改。关于铭文器名之字的考释详另文。

⑮ 参看《说文解字诂林》6234、6235 页引苗夔《说文系传校勘记》、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苗夔《说文声订》等。

⑯ 通行本“饬”作“饰”，此从宋公序补音本。

⑰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80 页，中华书局，1987 年。

⑱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册 490－495 页 7、11、15、18、22、24、28、31、35、38、41、47、49、57、59、69、79、83、85、87、90、92、95、97 等号简，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⑲ 见注③126、127 页考释［一一四］。又李家浩《信阳楚简“浍”字及从“关”之字》，《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 196 页，1983 年；《仰天湖楚简十三号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 452 页，1993 年。

⑳ 《太平御览》引文见今本《散不足》篇，但文字出入很大。

㉑ “组”下一字原文作从“糸”从《说文》篆文“往”的声旁。《集韵》卷八宕韵：“缋，绳束也。”

㉒ 见注⑱519 页考释⑮。

㉓ 古书中的“荐席”，有时指“荐”和“席”两种席，跟本文所说的“荐席”不是一回事。《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十三章说：“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此以“布荐席”与“陈簠簋”并列。按“簠”、“簋”是古代的两种器皿。那么与它们并列的“荐席”，应该指“荐”、“席”两种席。关于这一点，从《太平御览》卷七〇九引《异苑》曰的文字看得更加清楚。原文说：“庾实妻毛氏，五月晒曝荐、席，忽见其三岁女在席下荐上卧，惊怛便灭，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不旬日而夭。世传仲夏忌移床。”按此段文字见于传本《异苑》卷四，“忽见其三岁女在席下荐上卧”作“忽见其三岁女在席上卧”，无

"下荐"二字,当是后人不审文义而妄删的。为了避免跟本文所说的"荐席"发生混淆,像《晏子春秋》、《异苑》所说的"荐席",在标点时,最好在"荐"与"席"之间加上顿号,以示区别。



“有孚颙若”考释

裘燮君

殷商人崇尚鬼神，《周易》作为商周占筮书，其中一部分卦爻辞反映了当时贵族宗庙祭祀的内容。祭祀重在敬神，敬则鬼神享其祭品，不敬则不享。而对鬼神的敬仰，既表现在内心，更表现在外在的威仪上，所以商周人对于“君子”，尤其是人君在庙祭中的威仪表现特别重视，把它看作定命保性、祈求福禄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周易》的《观》卦卦辞：“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正是从商周人这种“性命——威仪”观出发，对庙祭中人君所应有的威仪所作的说明。本文打算对“有孚颙若”各个部分的含义及其语法特点加以逐一考释，并在最后对“有孚颙若”一语的整体含义作一考辨。

一、释“有”

“有孚颙若”的“有”字，古今注家一般都释为有无的有，但这种说法，联系“盥而不荐”句串讲，句子的文理、语法都扞格不通。如《周易正义》孔颖达疏：“言下观而化，皆孚信，容貌俨然也。”按孔疏，“有孚”的主语是“下”，指庶民众臣，而“颙若”的主语是“容貌”。“有孚”与“颙若”两个词语的主语各不相同并且都不出现，却共同构成一并列结构的短语。又如高亨、周振甫都将“孚”字释为“俘虏”：“用酒灌地迎神，不献牲，有俘虏长得高大（要用作人牲）”。①

周氏将"有孚颙若"释为"有俘虏长得高大"这样一种兼语结构，"有"字仍解为有无的有。这样一种解释从文理上看殊为不通：一方面"用酒灌地迎神，不献牲"与"有俘虏长得高大"前后两句在句意上互不连贯，缺乏应有的逻辑联系；另一方面，"有俘虏长得高大"单独一句的句意也不够完整。虽然周氏在括号中作了补充说明，但补充的话"要用作人牲"未必是卦辞的原意。由此可见，高、周之说也难以自圆其说。

从"有"字在先秦早期的特殊用法来看，"有"字宜释为特指代词，相当于"其"，表示"那个"的意思[2]。"有孚"是"那个筮象"的意思，"有"字指代"有孚"所在的某卦某爻，如"有孚颙若"的"有"，就是指代《观》卦。在《周易》筮辞中，有字可与特指代词"其"(厥)构成变文关系。如《家人》"上九"爻："有孚威如，终吉。"而《大有》"六五"爻句与此同："厥孚交如、威如，吉。""有孚威如"与"厥孚威如"为句式、句意全同的异卦重辞，"有"与"厥"为重辞变文。《易经》与相应的《易传》之间也有这种变文关系，如《未济》"六五"爻："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传》："君子之光，其晖吉也。""有孚吉"与"其晖吉"构成一变文，"孚"义近"晖"，"有"相当于"其"(参二节"'孚'考")。这种变文关系适可验证"有"字的特指代词性质。另一方面，"有孚颙若"作为指示吉凶的用语，在语意上与前文"盥而不荐"是一脉相承的。"有孚"正是指从"盥而不荐"中概括出来的那个筮象，正如《未济》"六五"爻的"有孚"是指从其前文"君子之光"中概括出来的那个筮象一样。这类"孚"字用例，我们在扬雄模拟《周易》而作的《太玄》经赞辞中也能看到(详参 2.1 节)。有字在筮辞中这样一种句法地位也同样可以验证有字的指代词性质。

二、"孚"考

2.1 "孚"义考。

"孚"字在《周易》卦爻辞中,古今注家一般都释为"诚信"、"信用"的信,今人也有释为"俘虏"的"俘"、"惩罚"的"罚"等[③]。我们不否认,在《周易》筮辞中,某些"孚"字可以解作"诚信"、"俘虏"或"惩罚"等义,但推而广之,用于所有"孚"字的训释,那就未免有失偏颇了。事实上,《周易》筮辞的"孚"字在不同的卦、爻辞中可表示多种意义,而《观》卦"有孚颙若"的"孚"字,我们释为"筮象"的意义,这一点可以从"孚"字各词义之间的引申系列中找到依据。

"孚"字的本义表示"孵化"。《说文》:"孚,孵孚也。"段注:"《通俗文》:卵化曰孚,……卵因伏而孚,学者因即呼伏为孚,凡伏卵曰抱。"在"孵化"的意义上"孚"字后来写作"孵"。禽类以身覆卵曰孚,故孚字引申为"覆盖"、"敷布"等义。《左传·庄公十年》:"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杨伯峻注:"孚借为覆,古音平入通转。《孟子·离娄上》:'而仁覆天下矣',覆有盖被之意,即遍及之意,与上文之'遍'('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异字同义。""孚"字在"遍及"、"敷布"的意义上又写作"尃",如《师询簋》:"丕显文武孚受天命",《叔夷钟》作"尃受天命"。《说文》:"尃,布也。"所谓"尃受"即普遍地接受。"孚"字由"覆盖"之义又引申为覆盖在人或物象表面的"表象",如玉彩、脸色等义。《国语·周语》:"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韦昭注:"文者,德之总名。忠自中出,故为之实诚也。孚,覆也。"所谓"文"就是君子的德行,"忠"是德的内实,而"信"是德的披覆、表象"。"信,文之孚也"意思就是"诚信是德行的表象"。孚字"表象"意义用于占筮,又可引申为"筮象"的意义。所谓筮象,是指

由卦、爻辞所说明的能表明吉凶的某种物象，或某种人、事的状貌。筮象为物象的如《讼》卦："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小畜》卦"六四"爻："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参2.2.2）其中"窒惕"、"血去"正是一种物象。筮象为人、事状貌的如《小畜》"九五"爻："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参2.2.3）《大有》"六五"爻："厥孚交如、威如，吉。"（参3.2）"挛如"、"交如、威如"即表示人、事的状貌。筮象不同于一般的所谓卦象、爻象。一般的卦、爻象或者代表某经卦所象之事物，如《说卦传》中的"八卦之象"；或者表示爻位的抽象性质和爻位之间的某种关系，如"六画之象"；或者表示同一别卦内六爻画之间重新组合、重新排列的关系，如"反对之象"、"互体之象"等④。而筮象则不同。一方面，筮象的具体内容都在卦、爻辞中直接加以说明，而无须借助象数理论加以发挥。另一方面，作为筮象的物象或人、事状貌，其中一部分与上述象位、象数学说有一定的联系（如《小畜》"九五"爻的"有孚挛如"，《丰》"六二"爻的"有孚发若"，参2.2.3、3.2），但也应看到一部分筮象与象位、象数说无关，它们往往直接借助于社会或自然界的某种物象或某种人、事状貌向占者表明吉凶，这类占法有人称之为"象占"⑤。如《井》"上六"爻："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参2.2.1）《小畜》"六四"爻："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参2.2.2）。据《尚书》、《周礼》、《左传》、《论衡》等文献有关占卜的材料可以看出，古人在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时，往往喜欢同时运用几种占法来参验比较，以求得一个较可信、较可靠的结果。或卜、筮并用，或卜筮、象占、梦占、星占等数种占法并用。《周易》虽是一本筮占用书，但我们看到，筮辞中也杂有不少象占、梦占和星占之类的材料⑥。如象占材料便有以下两类：一、以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现象来推占未来

的吉凶。如《小畜》"九三"爻:"舆说辐,夫妻反目。"《鼎》"九三"爻:"鼎折足,覆公悚,其形渥,凶。"二、以自然界物象的变化来推究人事的吉凶。如《大壮》"上六"爻:"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大过》"九二"爻:"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在《周易》中,"孚"字除了用作象占之外,在断占之辞中,它还具有象"道"那样的穷通极化、支配万物变化的力量。如《大壮》"初九"爻:"壮于趾,征凶,有孚"。《象传》:"壮于趾,其孚穷也。"在《周易》的《彖传》、《象传》中,类似的断占之辞一般用"其道穷也",如《坤》"上六"爻《象传》:"龙战于野,其道穷也。"《比》卦《彖传》:"后夫凶,其道穷也。""其孚穷也"也表示由筮象所显示的阴阳变化之道已穷尽。《大壮》"初九"爻《象传》《集解》:"虞翻曰:应在乾终,故'其孚穷也'。"由此可见,在《周易》中,表示筮象意义的"孚"字既是一个物象占辞,也是一个重要的断占之辞。

"孚"字由断占之辞"占事知来"的意义又引申为"应验"的意义。如《解》"六五"爻:"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传》:"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朱熹注:"卦凡四阴,而六五当君位,与三阴同类者,必解而去之,则吉也。孚,验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为验也。"《泰》"九三"爻:"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朱熹注:"恤,忧也。孚,所期之信也。"所谓"所期之信"正是指能够应验吉凶的筮象。《尚书·君奭》:"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这里的"孚"字是"响应"的意思,此义正是"应验"意义的引申。

"孚"表示"筮象"的意义除了上述"孚"字的词义引申系列能够加以说明之外,我们在《周易·革卦》中也看到它的典型用例。如

《革》卦卦辞："革。巳日乃孚。元亨，以贞，悔亡。"按《象传》："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革》"六二"爻："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可知"巳日乃孚"意即"巳日乃革之"，也就是说"巳日"那天"汤武革命"的筮象才显现。《集解》："干宝曰：'乃孚'，大信著也。""孚"字在这里用为动词，表示"筮象显现、显著"的意思。

"孚"字表示"筮象"的用例，我们在扬雄的《太玄》81首赞辞中也能看到。如《文》首"次三"赞："大文弥朴，孚似不足。测曰：大文弥朴，质有余也。"《文》首首义是"文彩"、"文饰"，相当于《周易·象传》的《首传》"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班班，万物粲然。"与"文"相对的是"质"，即质朴，相当于《周易·象传》的《测传》解释赞辞"大文弥朴"道："大文弥朴，质有余也。"按《太玄》赞辞文例，赞辞如果是两句的话，后一句往往是用来解释前一句赞辞的辞义的，而且这后一句意思一般与《测传》对赞辞所作的解释相同。由此可见，《文》首"孚似不足"与"质有余也"义同。"文"与"质"相对，"孚似不足"即"文似不足"，故"孚"字正表示"文彩"、"文饰"这种从《文》首首义概括出来的筮象的意义。在《太玄》中，"孚"字还可以表示从赞辞中概括出来的筮象意义，如《礼》首"次三"赞："画象成形，孚无成。测曰，画象成形，非其真也。""画象成形"意即画象使成人形，而这样得到的形体并非真实的人形，故《测传》解道："画象成形，非其真也。"而按上述《太玄》赞辞文例，"孚无成"与"非其真也"句意相同，所以"孚无成"意即"画象成形"这样一种筮象不会成功。

2.2 "孚"字辞例考

上文已说明，《周易》"孚"字表示"筮象"意义的辞例有三类：一、"孚"字用为断占之辞；二、筮象为某种具体的物象；三、筮象为

某种较抽象的人、事状貌。以下分类加以考释。

2.2.1 “孚”字用为断占之辞。

这类辞例的句式为“有孚吉(光)”,一般用在表示某种物象的卦、爻辞后面,表示对该种物象的断占,意思是“那个筮象是吉利(光明)的”。“有”字用为特指代词,指代前面筮辞所说明的物象,相当于“其”(那个)。这类辞例与《大壮》“初九”爻爻辞及其《象传》句例同。如《未济》“六五”爻:“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传》:“君子之光,其晖吉也。”“有孚吉”的“孚”正是指“君子之光”这种吉庆的筮象,故断占为“吉”。又如《井》卦“上六”爻:“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井收勿幕”意即井水汲毕,收其井绳而不盖井口。井水用以养生、惠民,而“井收勿幕”,其水将源源不断地汲出,百姓受其养生之惠也将永世不绝。这种筮象显然也是一种吉庆之象,故“有孚元吉”的意思,就是“井收勿幕”那种筮象大吉。朱熹注:“‘有孚’谓其出有源而无穷也。”又如《需》卦:“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象传 》:“‘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朱熹注:“其卦九五,以坎体中实,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为有孚得正之象。”《需》卦由下乾上坎两经卦组成。“九五”爻为阳爻,第五爻为阳位,阳爻居阳位,为“得位”、“位正”,是一种吉利之象。阳爻为刚象,“九五”爻居上卦的中位,是为“阳刚得中”,而“得中”又是一种吉利之象。由此可见,《需》卦的筮象一片光明,故卦辞断占为“有孚光”,意即“那个(指《需》卦)筮象光明”。

2.2.2 筮象为某种具体的物象。

这类辞例的句式为“有孚××”,“××”表示具体的物象。其后是断占之辞,表示对该物象的吉祥加以断占。

《讼》卦:“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传》:"'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孔颖达疏:"窒,塞也。惕,惧也。凡讼者,物有不和,情相乖争而致其讼。凡讼之体,不可妄兴,必有信实、被物止塞而能惕惧,中道而止,乃得吉也。"所谓"窒",就是止塞讼事的根源。所谓"惕",就是畏惧讼事的兴起。"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之意就是,凡遇讼事,能堵塞讼事的根源并畏惧讼事的兴起,就能使讼事"中道而止",就能吉利。否则,不能闭塞讼事的根源,使讼事延续至终了,那么其结果必凶。《集解》引王肃说:"以讼成功者,终必凶也。"卦辞中,"有"为特指代词,此处指《讼》卦。"有孚"即指《讼》卦那个筮象。"窒惕"是一种具体的物象,也正是"有孚"所指筮象的具体内容。而"中吉终凶"则是断占之辞。又如《小畜》卦"六四"爻:"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惕"通"逿",焦循《易章句》:"惕,逿也。"《尔雅·释诂》:"逿,远也。""有孚血去"是说"六四"爻那个筮象是血流出其身之象。显然,这是一种凶险之象、灾祸之祥。为避灾祸,占者必须远离出走,方可无咎。"惕出,无咎"是断占之辞。

2.2.3　筮象为某种较抽象的人、事状貌。

这类辞例的句式为"有孚×若(如)",其中"×"为表示状貌的单音节形容词,若、如为表示陈述、停顿的语气词(详参第三节)。其后也是断占之辞,表示对这类状貌的吉凶加以断占。

《小畜》"九五"爻:"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说文》:"挛,系也。"段注:"系者,絜束也。《易·小畜》:'有孚挛如',马曰'连也',虞曰'引也'。挛者,系而引之,其义近'擢'。"取象与《小畜》相重的还有《中孚》"九五"爻:"有孚挛如,无咎。"孔颖达疏:"挛如者,相牵系不绝之名也。"高亨注:"挛如犹挛然,拘系之貌。"孔、高都将"挛如"释为一个形容词。"有孚挛如"意即"那个(指'九五'爻)筮象拘挛牵

引的样子"。《中孚》"九五"爻《象传》:"有孚挛如,位正当也。"从爻位爻象来看,"九五"爻是阳爻,处阳位,又居上经卦《巽》卦的中位,故"得位"、"得中"。"九五"爻又有大富大贵之象,《集解》引虞翻注:"五贵称富。""九五"爻筮象是拘挛牵引之貌,故其断占之辞为"富以其邻",意即富贵连及他的邻居(使邻居同富)。《小畜》"九五"爻《象传》:"有孚挛如,不独富也。""以"相当于"及",表示"连及"之义,动词。《集解》引虞翻注:"以,及也。"《复》卦"上六"爻:"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朱熹注:"以犹及也。"以上"挛"所表示的状貌来源于爻位、爻象之说,也有单音节形容词所表示的状貌系对同卦卦辞内容的说明。如《观》卦:"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详参第四节)

三、"×若(如)"考

"×若(如)"结构在《周易》卦、爻辞中屡见,而不仅仅出现于"有孚×若(如)"之类的辞例中。如《屯》卦"上六"爻:"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节》卦"六三"爻:"不节若,则嗟若,无咎。"对于这类"×若(如)"结构,传统上都认为是一种后附加式形容词,"若(如)"为该形容词词尾。如俞樾说:"凡言'如'者,若'乘马班如'、'泣血涟如'之类,大率皆形容之词。"⑦王力认为:"有一类字必须肯定是形容词或副词的词尾,那就是'如'、'若'、'然'、'尔'、'而'等,它们都是一个词的变形。"⑧这些先贤们的意见,从战国和战国以后的文献来看不无道理,但从殷商、西周和春秋的文献来看却未必如此。事实上,《周易》筮辞中的"×若(如)"结构并非后附式形容词,若、如也并非形容词词尾,而是用在单音节动词、形容词后面,表示陈述、顿宕语气,并帮助足成三字句、四字句的句末语气词。这种

语气词是由用在名词、动词、形容词后面的指示代词虚化而成的，因而其语气和“焉”相似，表示一种事件或事理客观上是如此的陈述语气，语气中隐含其原有的指示代词“如是”、“如此”的意味。在《周易》、《尚书》和《诗经》等先秦早期文献中，“×若(如)”结构正是由名词、动词、形容词和语气词“若(如)”相结合而成的这样一种词组。至战国和战国以后，“×若(如)”词组才逐渐凝固成为后附式形容词。上述认识请参看另一篇拙稿《〈周易〉“～若(如)”结构考》[9]，本文不再赘述。以下仅就两个专题作一些补充性考辨。

3.1 《尚书·洪范》中语气词“若”字例考辨。

《尚书·洪范》：“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文中“若”字，郑玄、伪孔传和孔颖达都释为“顺”义。其中郑玄说见孙星衍据《尚书正义》所引：“若，顺也。五事不得则咎气而顺之。[10]”孔颖达疏：“此故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顺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云从龙，风从虎。水流湿，火就燥。’是物各以类相应，故知天气顺人所行以示其验也。”这里，孔疏有三点失误：一、不合上古文法。孔氏将“若”释为“物各以类相应”、“顺其所行”，“若”字含有“顺应”的意思，而且有所顺应的对象，即“顺其所行”的“所行”。按上古“若”字用词造句规律，“若”字如果表示“顺”义，并且有这种顺应的对象，该对象就必须在句中出现。但在《洪范》原文中，“若”字后面并无这种顺应的对象。如果按孔疏，将原文五种“咎征”看作天气顺应的对象，那么原文这五种“咎征”，如“狂”、“僭”、“豫”、“急”、“蒙”等和“若”字之间理应加上一个复指代词“是”，但原文并无这个“是”。由此可见，孔疏不合“若”字上古用词造句的特点。

二、不合“若”字古训。上古“若”字训“顺”，多含“善”义。《尔雅·释言》：“若，顺也。”郝懿行《义疏》：“‘若’者，《释诂》云：‘善也。’善者，和顺于道德，故又训‘顺’。”《诗经·烝民》：“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郑笺：“若，顺也。顺否犹臧否，谓善恶也。”又《烝民》：“天子是若”，郑笺：“若，顺也。”孔疏：“‘顺’谓从其所为。言君须为善，从君之意，以成善事也。”《左传·宣公三年》：“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杨伯峻注：“不若，不顺，意指不利于己之物。”“不若”为“不顺”，“不顺”即不善，故“若”字当训“善”。以上述“若”字古训观之，《洪范》之“若”训“顺”，如果用来解释五种休征，让五种休征来顺应君王的五种善德，这种说法还讲得通的话，那么用它来解释五种咎征，让五种咎征去顺应君王的五种恶德，这种说法就显然与若字古训南辕北辙了。所以颜师古在注《汉书·五行志》所引《洪范》上文时，对于训为“顺”义的“若”字，只注了前半休征部分，而对后半咎征部分则只字未提：“凡言‘时’者，皆谓行得其道，则寒暑风雨以时应而顺之。”“凡言‘恒’者，谓所行者失道，则寒暑风雨不时而恒久为灾也。”[11]可见他在注《洪范》时，已意识到“若”字这个古训的词义特点。三、增字解经。孔氏将“若”训为“顺应”的意思，为了自圆其说，又凭空加上了原文所没有的“以示其验”的意思，自然犯了“增字解经”的毛病。以上说明，郑玄、伪孔传和孔颖达将“若”训为“顺”义，必然导致词义句法处处违误。正因为“若”训“顺”的说法不适用《洪范》例，所以《汉书·五行志》在引用《洪范》文意时，就略去“若”字不释。如“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恒阳。”《汉书·王莽传》“致时雨”条应劭注在引述《洪范》文时也不释“若”字[12]。

除了将“若”训“顺”以外，曾运乾、江灏都将《洪范》的“若”释为

动词“像”：“若，譬况之词，位于句末。如《易·离卦》：‘出涕沱若，戚嗟若’，言‘出涕若沱，戚若嗟’也。”[13]曾、江之说颇难圆通，因为一、像上述《易》例之“沱若”、“嗟若”，如按曾说，其构式为“动词(形容词)‘沱’、‘嗟’＋动词‘若’(表‘像’义)”这样一种宾语前置式，而先秦文献中并不存在这种句式；二、按《离》卦孔颖达疏：“出涕滂沱，忧戚而咨嗟也。”将“沱若”释为形容词“滂沱”，将“嗟若”释为动词“咨嗟”。事实上，“沱”字就是形容词，义同“滂沱”，朱骏声称之为“单辞形况字”[14]，可释为“眼泪多的样子”。而“嗟”字可视为动词，表示“哀叹”的意思。《广雅·释诂二》：“嗟，吟也。”“出涕沱若，戚嗟若”如按曾解，就是“眼泪流出好像眼泪多的样子，忧戚好像哀叹”，语句诘屈聱牙，文意也颇费解。以上说明，《洪范》的“若”字如果解作实词，那么无论它作何解，在语意和语法上都是讲不通的。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将“若”字视为句末语气词。《洪范》中表示五种吉、凶验征的“雨”、“旸”、“燠”、“寒”、“风”等字在句中都用为动词，而且按休、咎不同，分别组成两组并列的复句。“若”字用在各个分句句末，一方面表示对五种“休征”和五种“咎征”逐一加以说明的语气，语气中隐含指示代词“若”所表示的“这样”、“如是”的意味：“时雨若”意思是“及时降雨这样一种征兆”，“恒雨若”意思是“长久降雨这样一种征兆”。其语气颇似句末陈述语气词“焉”、“尔”。同类文例如《礼记·礼器》：“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若，有美而文而诚若。”两个“诚若”都含有“……这样致诚”的意思，“若”也是含有指示意味的陈述语气词。另一方面，“若”字还表示各分句之间一种节奏匀称、顿挫有力的停顿，这方面也颇似语气词“焉”。如《左传·庄公十一年》：“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庄子·在宥》：“于是乎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马氏文

通》指出："统考所引，无论为读、为字、为句，助以'焉'字，胥觉有顿挫之势。"[15]《周易》筮辞中的"×若(如)"结构也不乏这类用例，如《离》卦"九四"爻："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帛书本《周易》作"出如，来如，纷如，死如，弃如。"但需要指出的是，《周易》筮辞中的"×若(如)"结构除具有上述陈述语气词若(如)的两点作用外，尤见突出的一点作用是，若(如)与它前面的单音节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一起构成两两节奏，然后组成句子形式整齐的三字句、四字句。这一点是《洪范》的语气词"若"所没有的。如：

(1)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节》"六三"爻)

(2)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贲》"六四"爻)

(3)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屯》"上六"爻)

类似的用例也出现在先秦两汉的文献和《太玄》经中，如：

(4)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　(《荀子·王霸》)

(5)荣如辱如，有机有枢。　(《汉书·叙传》)

(6)六幹罗如，五枝离如。测曰：幹罗如，附离君也。　(《太玄·应首》"初一"赞)

以上说明：《周易》"有孚×若(如)"辞例中的若(如)是句末陈述语气词，其作用有三：一、对其前面单音节形容词所表示的状貌具有一定的指称作用，表示这样这样一种状貌；二、与单音节形容词构成一双音节节奏，以便组成一种形式整齐的三字句、四字句筮辞；三、表示句末一种顿煞有力的停顿。

3.2　《周易》"有孚×若(如)"的"×"都是单音节形容词。

在《周易》的"有孚×若(如)"结构中，"有孚"是"那个筮象"的意思，而"×"作为单音节形容词，正是用来具体说明这个筮象的状貌的。单音节形容词一般表示人、事的性质；但当它和一个语气

词，尤其是一个带有指示意味的语气词结合，并且充当谓语以后，就可以用来表示主语的状貌[16]。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后附式形容词，其原始形态应当就是这类单音节形容词加带有指示意味的语气词所构成的短语结构。周法高先生指出："状词后附语'焉'(即后附式词尾)恐怕是由语末助词'焉'变来的，而后者可能由代词'焉'(相当于'于是')变来的。"周先生在同文注解中又说明："有的'焉'在状词之后，仍以解作代词兼语末助词为宜。"[17]所谓"语末助词"就是指这类用在单音节形容词、副词后面的语气词。但在《周易》旧注中，"有孚×若(如)"的"×"有时被解作动词，从而影响到"×若(如)"结构语法性质、语法意义的改变。《周易》共有六例"有孚×若(如)"辞例，"×"被解作动词的主要是《小畜》"九五"爻、《大有》"六五"爻和《丰》"六二"爻。

《小畜》"九五"爻："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孔疏："有信而相牵挛也。如，语辞，非义类。"将"挛"字释为动词"牵挛"，"有孚"与"挛如"成为一并列结构。这里，孔疏存在两个问题：一、"有信而相牵挛"作为一种筮象，其并列结构的两部分"有信"和"相牵挛"在意义上缺乏内在联系；二、"有信"与该爻断占之辞"富以其邻"(富贵连及他的邻居)之间也缺乏那种条件与结果之间的推导关系。此外，取象与《小畜》相重的《中孚》"九五"爻："有孚挛如，无咎。"孔疏："挛如者，相牵系不绝之名也。"将"挛如"释为状貌形容词。这样就导致重见爻辞"有孚挛如"产生歧义，与前文所说的重见卦爻辞在取象上相同这一规律发生矛盾。由此可见，孔疏将"挛"字训为动词"牵挛"是无法成立的。"有孚挛如"正确的解释应该是"那个筮象拘挛牵引的样子"(参2.2.3)。

《大有》"六五"爻："厥孚交如威如，吉。"孔疏："故其诚信物来

交接,故云'厥孚交如'也。"孔氏将"交"释为动词"交接",并且凭空增入一个爻辞中所没有的"交接"的主语"物",结果犯了"增字解经"的毛病,曲解了爻辞原意。俞樾、高亨将"交"释为形容词"皎"、"皦",当是[18]。《广雅·释诂》:"皎,明也。"《诗经·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按毛传 :"僚,好貌。"《说文》:"皓,日出貌。"《释文》:"懰,好貌。"僚、皓、懰均为状貌形容词,并且上述四句为句式相同的同义变文,故"皎"字也当用为状貌形容词。"皎兮"、"交如"义同构式也同。

《丰》"六二"爻:"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对于"有孚发若"一语,传统上有三说:一是《象传》说。《丰》"六二"《象传》:"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王弼、孔颖达沿袭其说,孔疏:"有信以自发其志,不困于闇,故获吉也。故曰'有孚发若,吉'也。"《象传》说将"发"释为"发扬志气"的发,视为动词,这种解释与他们将"孚"释为"信"这一传统说法有密切联系。但是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如将"有孚"释为"有信",《易》辞中众多的"有孚"辞例,其句意将无法疏通(参 2.2.2《小畜》"六四"爻孔疏、3.2《小畜》"九五"爻孔疏和《大有》"六五"爻孔疏),而且"发"字也未必用来表"信"、"发志"。二是虞翻说。《集解》:"虞翻曰:'坎为孚。四发之五成坎孚,动而得位,故有孚发若,吉也。'"虞氏以卦变法之一的"往来"说释爻辞:四爻为阳爻居阴位,五爻以阴爻居阳位,四、五爻皆失位。现将四、五爻互相易位,使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故"动而得位",故"吉"。虞氏这里将"发"字解为汉人卦变法中的一个术语:动词"发动"。汉人的卦变法对于探究《易经》卦爻辞的意义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年代久远,《易经》作者当初使用的卦变法究竟如何,现已较难考察,而且汉人的卦变说不够严密,所

以我们在利用汉人卦变法来解释《易》辞时当慎之又慎[19]。三是朱熹说。朱熹据《丰》卦"六二"爻、"六五"爻之爻位、爻象来解释"六二"爻爻辞："六二居《丰》之时，为《离》之主，至明者也。而上应六五之柔暗，故为丰蔀见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从之，则昏暗之主必反见疑，唯在积其诚意而感发之，则吉。"朱氏释"发"为动词"感发"，与其将"孚"释为"诚意"有关。所谓"诚意"，也正是上述"信"的意思，所以朱说之误与《象传》说同。但朱氏的爻位、爻象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对于我们推究"发"字的意义具有参考价值。

"有孚发若"之"发"当训为"光明"义，形容词，这是"发"字的一项古义。《广雅·释诂四》："发，明也。"《诗经·商颂·长发》："玄王桓拨。"《释文》："《韩诗》作'发'。发，明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释文》引《韩诗》文，盖以'桓'、'发'二字平列。训'桓'为'武'，训'发'为'明'，言玄王有英明之姿。""发"字之"光明"义又可引申为"显现"、"显著"等义。《荀子·礼论》："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颜色者也。"杨倞注："发，见也。"此"见"当读为"现"，表"显现"之义。焦循《易通释》："循按《蒙》'初六''发蒙'，《丰》'六二''有孚发若'，……'发'之义同于'开'，亦同于'见'。'见'犹'著'也。故《杂卦传》赞之云：《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20]所谓"著"即"显明"、"显著"之义。

《丰》"六二"爻"有孚发若"可释为"那个(指'六二'爻)筮象光明煌煌"。"六二"爻之所以有这个"光明"的筮象，当从卦象、爻象和爻位等《易》理方面的原因予以解释。正如朱熹所释，"六二"爻居《丰》卦下经卦《离》卦中位，"为《离》之主"，故有"得中"之吉。《离》卦卦象是"火"、"光明"、"明察"、"明德"等[21]，故《离》之主为

"至明者"之象，所以"六二"爻的筮象为光明至盛之象——光明煌煌。从"六二"爻辞来看，"日中见斗，往得疑疾"表示人在日蚀所造成的黑暗中患有精神错乱之疾(疑疾)，本是一种凶咎之象，但由于本爻筮象为至明之象，故处在黑暗中的人就能重见光明，就能逢凶化吉，故此爻断占为"吉"。

我们将"有孚发若"的"发"释为形容词"光明"，"发若"表示"光明的样子"，是符合《易经》筮辞通例的，也符合先秦早期古人在用《周易》占筮时所采取的"象"、"辞"兼取的传统筮法的[22]。《象传》、虞翻、朱熹三家将"发"释为动词，都是不足取的。由此可见，《周易》"有孚×若(如)"辞例中的"×"应当都是单音节形容词，用来具体说明"有孚"所指称的那个筮象。

四、"有孚颙若"释

4.1 关于"有孚颙若"的两种解释。

对于《观》卦卦辞"有孚颙若"，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源于马融。《集解》引马融说："以下观上，见其至盛之礼，万民信敬。故云'有孚颙若'。孚，信。颙，敬也。"马说训"孚"为"信"，训"颙"为"敬"，并把"有孚颙若"解释为万民对祼神之礼的诚信和敬顺。王弼、孔颖达承马说于后。如王注："夫观盛则下观而化矣，故观至盥则有孚颙若也。"孔疏："'颙'是严正之貌，'若'为语辞，言下观而化皆孚信、容貌俨然也。"马、王、孔之说实本于《观》卦《彖传》："'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另一种解释源于虞翻。《集解》引虞翻注："孚信谓五。颙颙，君德有威容貌。若，顺也。……下观其德而顺其化。……《诗》曰：'颙颙卬卬，如珪如璋'，君德之义也。"虞氏训"孚"为"信"，训"颙"为"颙颙"，表示"君德有威

容貌”，训“若”为“顺”。“有孚颙若”被分解为两部分的意思：“有孚颙”指君王既有信誉，又有威容。“若”指万民“观其德而顺其化”。虞氏并引《大雅·卷阿》诗文为据来证实“颙颙”之训。事实上马融训“颙”为“敬”义，也未尝不据《卷阿》诗训，只不过他们所依据的诗训各有不同罢了。马融之训，当本于毛传。这一点我们从马氏的学生郑玄对毛传的笺注中可以看出来。《卷阿》六章毛传：“颙颙，温貌。卬卬，盛貌。”郑笺：“体貌则颙颙然敬顺，志气则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闻之则有善声誉，人望之则有善威仪，德行相副。”虞翻之训则本于《鲁诗》。《尔雅·释训》：“颙颙卬卬，君之德也。”郭璞注：“道君人者之德望。”《荀子·正名篇》、《蔡邕集·与群臣上寿表》所引《卷阿》诗均为《鲁诗》，所引“颙颙”一词都用来表述君王。如《荀子·正名篇》引“颙颙”来形容“圣人之辨说”，而“圣人之辨说”在该文中与“士君子之辨说”相对。该篇前文道：“今圣王没，王下乱，奸言起，君子无执以临之。”“圣王”与“君子”相对，显然，“圣人”就是“圣王”，也就是人君。班固《汉书·叙传下》：“孝成煌煌，临朝有光。威仪之盛，如圭如璋。”引《卷阿》诗句“如圭如璋”来形容汉成帝的威仪。《汉书》引《诗》皆本《齐诗》，可见《齐诗》、《鲁诗》说同，“颙颙”所指都是人君。

4.2 “颙颙”一词形容君王之德，而不是君子之德。

《卷阿》诗“颙颙”一词，《鲁诗》、《齐诗》、孔颖达和胡承珙都认为是形容君王之德，而陈奂、严粲则认为是形容“在下位君子”[⑳]。上述关于《观》卦“有孚颙若”一语的两种传统训释也存在相类似的歧解：“颙若”一词，虞翻认为是形容“君德”，而马融则认为是形容“万民”。由于虞、马对于“颙若”的训释都本于《卷阿》诗“颙颙”一词的古训，所以辨清“颙颙”一词所形容的对象，可以帮助我们认清

“颙若”一词的历史内涵。

陈奂在解释《卷阿》六章时说：“《传》于上章‘冯翼’为君子之德，不为君德，则此章‘颙颙卬卬’亦为君子之德，不为君德，显然明白。”他在引证《荀子·正名篇》所引《卷阿》诗时评说道：“引此诗盖荀子亦就在下位君子言之。”[24]陈奂依据《卷阿》五章“有冯有翼”毛传来否定“颙颙”表君王之德的训解，显然背离了《卷阿》全诗主题和章法。按《卷阿》首章“岂弟君子，来游来歌”，是写成王在卷阿上边游边歌，“岂弟君子”指的是成王。末章“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是召康公与群臣陈诗赞颂、答和成王。全诗大义适与毛序、《竹书纪年》所记相证发。《毛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竹书纪年》：“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从。”全诗十章，前六章（包括“有冯有翼”章和“颙颙卬卬”章）重在赞颂成王美德，各章“岂弟君子”显然指成王，因而形容岂弟君子美德的“颙颙卬卬”自然也指成王，而不是指君子。后四章重在赞颂群臣之贤，各章无一处有“岂弟君子”之语。全诗章法釐然可辨，而郑玄无视此章法特点，将一、二、五章“岂弟君子”断为“王之臣”，而将三、四、六章“岂弟君子”断为王，以致各章内容支离破碎，缺乏前后一贯的逻辑联系。在五章中，郑玄将“有冯有翼”和“有德”等语概归之于“岂弟君子”，而又将“岂弟君子”释为“王之臣”，说“王之臣有是乐易之君子，则天下莫不仿效以为法。”陈奂正是依据郑玄此说而误推“颙颙卬卬”为“君子之德，不为君德”。王先谦批评道：“上‘岂弟君子’既皆为斥王，不应此独指臣下，且观下‘颙颙卬卬’，《鲁》说为指君德，则此及下章‘岂弟君子’不与上异解，《笺》说尽误。”[25]纵观《诗经》全部“岂弟君子”之语共五处，除《小雅·湛露》一处所指不明外，其余四处都指君王。如《小雅·青蝇》：“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朱熹注："君子谓王也。"《大雅·旱麓》："岂弟君子，干禄岂弟。"朱熹注："君子指文王也。"《大雅·泂酌》："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朱熹注："君子指王也。"最后一处便是《卷阿》。在《卷阿》六章中，"岂弟君子"既然指成王，"颙颙卬卬"自然是赞颂成王之德的形容词。《观》卦的"颙若"与"颙颙"为同义异构词，且在《观》卦卦辞中，上承说明人君在庙祭祼礼中所应遵循的礼仪规范的"盥而不荐"卦辞，自然也应是赞颂君王之德的形容词。马融将其解为万民对祼神之礼的"敬顺"，岂不有悖于"颙颙"一词的古训？

4.3 "有孚颙若"形容人君在庙祭祼礼上所应有的仪容上的威严。

马、虞对"颙若"一词训释上的分歧，除了上述形容对象的不同之外，对"颙"、"颙颙"等词词义本身也有不同的理解：马融训"颙"为"敬"，虞翻训"颙"、"颙颙"为"君德有威容貌"。对于《观》卦的"有孚颙若"来说，两家之训究竟何家为是，何家为非呢？这要从先秦古人将德行比作玉的传统观念说起，因为无论是马融，还是虞翻，其对"颙若"的训解，都源于专门比况君德的《卷阿》诗句"颙颙卬卬，如珪如璋"一句的古训。

在古人的心目中，玉的质地温润光泽、纯洁高贵。因此，它是古代社会从士到天子各级贵族的一种重要服佩。不同等级的贵族，其玉佩的色彩、光泽也各异，借以标志他们不同的身分和地位。《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郑玄注："君子，士以上。"所谓"于玉比德"无非借玉的高雅品质来炫耀他们修养的高雅。圭璋是古代官僚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所常用的较贵重的玉制礼器。在贵族相互聘问时，常用它来表示礼节的贵重、圣洁。如《礼记·聘义》："以圭璋聘，重礼也。

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郑玄注:"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贵重其礼也。言此礼可贵与玉相似。"《卷阿》之"颙颙卬卬"正是以玉质的高贵来赞美成王的品德。由于君子的品德是多方面的,而玉的品质也是多方面的,为了弄清"颙颙"、"颙若"等词所描绘的君德和玉质具有何种特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古代君子,尤其人君,按我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标准来看,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品德修养。《礼记·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郑玄注:"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其次,我们还要来看看古人是怎样具体以玉比德的。《礼记·聘义》:"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在《卷阿》中,毛亨正是依据以上美玉特性来解释"颙颙卬卬"的含义的。毛传所谓"温貌",从人君品德方面来说,是"宽裕温柔";从玉的品质方面来说,就是"温润而泽"。以玉的"温润"特性来比况人德,在先秦文献中不乏其例,如《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另外,古人往往依据自己对美玉某一方面品质的理解来比况所论及的人君或君子的相应品德,因此同一《卷阿》诗句"颙颙卬卬"在论题不同的文章中被引用,往往被赋予不同的意义。由此可见,对"颙颙"、"颙若"等词语的训释,不可不注意词语所在上下文的语境文旨。我们只有切实领会文章作者原意,把握住"颙颙"等词所形容的对象的品质特点,才能对"颙颙"等词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同理,我们对于《观》卦"颙若"一词的训释,也应依据

《观》卦卦辞的整体意义来裁定。《观》卦卦辞的前半部分“盥而不荐”，表现了人君在庙祭中对神明的诚信和敬仰，是人君在庙祭祼礼上所应遵循的礼仪规范。“盥”通“祼”、“灌”，表示庙祭中以郁鬯灌地降神的祼礼。“有孚颙若”承接“盥而不荐”而言，其所反映的筮象必然与上述人君在庙祭中的表现，即威仪有关。另一方面，“颙若”为“颙颙”一词的同义异构，因此《卷阿》“颙颙”的词义特点必然反映在“颙若”结构的意义上。前文我们已经指出，对于《卷阿》中“颙颙”一词的词义，郑玄已明确规范为“体貌”，而孔颖达则进一步阐明郑意：“既体貌敬顺、志气高朗，则可以比玉，……敬顺则貌无惰容，故有善威仪。”孔氏依据《卷阿》六章原文“令闻令望”，把“颙颙”一词径释为“善威仪”，至当。所谓“善威仪”，当指人君在仪容上所应有的威严。《卷阿》朱熹注：“颙颙卬卬，尊严也。令望，威仪可望法也。”《汉书·叙传下》更以“如圭如璋”来形容汉成帝的威严：“孝成煌煌，临朝有光。威仪之盛，如圭如璋。”由此可见，《观》卦的“有孚颙若”也当是一种“体貌”，即形容人君在庙祭祼礼上所应有的仪容上的威严。“盥而不荐”表现了人君对神明的敬仰，敬则生威。《礼记·祭义》：“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则民瞻其颜色而不与争也，望其容貌而众不生慢易焉。”“有孚颙若”可释为“那个（指《观》卦）筮象颙颙然威严的样子”。至此，我们就可以对“有孚颙若”两种最早的解释——马融说和虞翻说，作出是非裁定：虞翻训“颙颙”为“君德有威容貌”不误，而马融训“颙”为“万民对祼神之礼的敬仰”则非。

在《周易》筮辞中，这种表示威严的筮象一般都用为吉占，如《临》卦“九二”爻：“咸临，吉，无不利。”高亨注：“疑此爻咸当作威，形近而伪。威临者，以威临民也。……九二《象传》曰：‘咸临，吉，

无不利,未顺命也。'民未顺命,故临之以威,是古本'九二'爻辞作'威临'也,可见以威临民,自古尚之。有威则万民服,无威则天下乱,故曰'威临,吉,无不利'。"《大有》"六五"爻:"厥孚交如威如,吉。"高亨注:"威如犹威然,严貌。"《家人》"上九"爻:"有孚威如,终吉。"《象传》:"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朱熹注:"谓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则人畏服之矣。"《观》卦《象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所谓"神道设教"就是崇尚有关鬼神的说教,并以此教化万民。也就是推崇宗庙祭祀,倡导敬畏鬼神。就《观》卦而言,"神道设教"显然指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所表现出来的人君在庙祭祼礼上所应有的威仪及其对神明的虔诚和敬仰,并以此来教化万民。《纂疏》:"案'神道设教'承'盥'、'荐'言之,谓祭祀也。"[25]"有孚颙若"所表示的人君在庙祭祼礼上的仪容上的威严正是古代筮占术这种"神道设教"的一项重要内容。

附　　注

① 周振甫《周易译注》,76页,中华书局,1991年。
② 参拙文《先秦早期文献中"有"字的代词性》,《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30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③ 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
④ 参刘大钧《周易概论》"关于《易》象"一节,齐鲁书社,1986年。
⑤ 参李镜池《周易探源》,110页。中华书局,1978年。
⑥ 参李镜池《周易探源》,8页、128页,388页。
⑦ 俞樾《群经平议》,《清经解续编》,第五册,1027页,上海书店,1988年。
⑧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314~315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⑨ 拙稿《〈周易〉"~若(如)"结构考》,提交第二届国际古代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

⑩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清经解》,第五册,46页。

⑪ 王先谦《汉书补注·五行志》"时风若"条注,"恒风若"条注,上册,605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⑫ 王先谦《汉书补注·王莽传》,下册,1695页,1696页。

⑬ 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24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⑭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482页。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

⑮ 《马氏文通》,36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⑯ 参赵金铭《〈诗经〉中的形容词研究》,程湘清主编《先秦汉语研究》,14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

⑰ 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299页,300页。台湾史语专刊之三十五,1962年。

⑱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204页。

⑲ 参刘大钧《周易概论》"关于卦变"一节。

⑳ 焦循《易通释》,《清经解》第六册,357页。

㉑ 参高亨《周易大传今注》,28页。齐鲁书社,1979年。

㉒ 参刘大钧《周易概论》"《左传》、《国语》筮例"一节。

㉓ 参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册,546页。中华书局,1980年。胡承珙《毛诗后笺》,《清经解续编》第三册,1176页。严粲《诗缉》,参胡承珙《毛诗后笺》所引。

㉔ 陈奂《毛诗传疏》,《清经解续编》第三册,1176页。

㉕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下册,907页。中华书局,1987年。

㉖ 本文《纂疏》指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

《高僧传》词汇研究

王小莘

南朝梁会稽沙门慧皎所著的《高僧传》[①]记载了从汉明帝永平十年到梁天监十八年共453年间257位高僧的风貌事迹(又附见274人)。该书出自僧人之手,写佛门之事,被列入佛教典籍而流传于世,篇幅比差不多同期的《世说新语》[②]多出一倍以上,而行文风格接近口语的程度几可与之相媲,无疑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语言的好材料。本文拟从词汇的角度作些描写和探索,借以管窥汉语词汇的发展状貌。

一、《高僧传》书所反映的魏晋南北朝汉语词汇新旧质素的交替共融状态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学者主张古代、近代、现代三分,近代汉语的起点当划在晚唐五代;有的学者认为在古代和近代之间还应该分出个中古来,古白话的源头要追溯到魏晋。笔者较赞成后一种观点,这是近几年来对魏晋南北朝作品进行考察后得到的认识。《高》书的语言,和魏晋南北朝笔记作品相近。它和秦汉书面语已经产生了距离,和唐以后的变文、传奇之类作品也不相同。它文白相间,新旧质素交融,呈现一种过渡状态的语言性质。其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 词和词义新旧汇融。

《高》书的单音词沿古的居多。如"鲜"表少,"该"表全部,"笃"表厚重,"钟"表聚集,"畴"表种类,"爨"表烧火做饭,"点"表污染,"约"表缠束,"乞"用于取和与两种反训义等,难以枚举。同期新旧形态两见的词,《高》书也往往使用旧形态,如用"之""适""诣""徂""造"表示去、往的意义而不用"到",用"履""屣"而未见"鞵""鞋",用"高下"而未见"高低"等。代词和副词、连词、语气词等虚词体系,除个别新生成分外,基本不离先秦窠臼。新生单音词数量不多,沿用至今的寥寥可数。

复音词也有不少沿承秦汉而来的,如巡狩、降跸、祖述、宪章,逆旅、荒服、齠龀,传舍、败绩、辟易、悃愊、造次、踧踖等。但复音新词比单音新词数量要多得多。据粗略统计,《高》书中沿用至今的双音词约有 2800 个左右,许多是魏晋以来才出现的,如香火、手巾、风格 、风范、眷属、幽灵、研究、执笔、赞美、赞叹、慰劳、歌诵,敬仰、接引、告辞、告别、迎接、迅速、成长、救护、冒险、驰名、独创、妄想、缄默、非凡、明了、通畅、狼狈、弥漫等。有的词虽然现代已消泯,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如麈尾、白从、露板、格义、孤露、沙简、折翮、分张、翘勤、翘感、进止、在草等。还有不少口语词,如彭悙、窪流、饭箩、铁砧碓、竹管子、芦圌子等。

新旧成分共融,加上大量的佛教用语,使《高》书既维持一种文言的基调,又呈现着语体的色彩,表现出不同于同期仿古作品乃至世俗作品的风格。下面的例句,典型地反映了《高》书语言的特色:

昔菩萨八万妓乐共养,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卷十三)

足使幽显忻踊,精神畅悦,所谓歌诵法言,以此为音乐者也。(卷

十二）

同义词新旧形态也往往共处于该书之中。如：

涕—泪："先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泪。"（卷二）"岂知上圣流涕，大圣悽惶者哉！因潸然玄泪，四众为之改容。"（卷七）

首—头："即以剑易首，更安新头。"（卷三）"不能斫胡奴头，胡奴将斫人头。"（卷二）

"泪"和"头"的见次率比"涕"和"首"高，它们逐步替代了"涕""首"，发展成为基本词汇，《高》书可以觅迹。且"头"的用法虚化，《高》书亦见端倪，如衣带头、神床头等。

眼—睛："眼"本义眼珠子，"睛"《说文》未见，《玉篇》训"目珠子"，与"眼"本义同。《高》："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卷二），"眼"与"睛"有别；"唯闻疾风之响，眼中泪出耳"（同上），"眼"与"目"已成同义词。联系《后汉书》"眼目"同义连文，"眼"与"目"趋同，此期已可征。

冠—帽："冠"基本只用在表年龄的习惯说法中，其余更多用"帽"。如"上加一长帽，以油灌之。"（卷十二）

新旧形态共处，而新成分逐渐代替旧成分，由以上可见。一般史著多以唐为新旧更替的期限，对于相当一批词来说，略嫌过晚。

从上古到中古词义有发展变化的词语，在《高》书中大约表现为四种情况：

① 沿用旧义，未见新义。如：

再：仅用作数词性副词，表两次。如："年七岁读书，～览能诵。"（卷五）"吾积学多年，浪志坟典，游刃经籍，义不～思，文无～览。"（卷一）未见表"又""复"之用。

稍：汉已可作程度副词，但《高》书仍仅用作时间副词。如："自汉魏迄晋，经来～多"（卷五），"周既事进，进屡从求乞以赈贫饿国，蓄～竭，进不复求。"（卷十二）

假：此期已产生假期义，“请假”一词亦已见，但《高》书仍只用旧义“借”。“然后令饰伪者绝～通之路，怀真者无负俗之嫌。”（卷六）

② 后起义行，本义趋于消泯。如：

叔：拾取、表排行之用均未见。仅用于亲属称谓，指父亲的弟弟。“遂让国与～，出家修道。”（卷一）“少而失荫，～亲养之。”（卷四）《颜氏家训·风操》：“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单呼伯、叔。”可见这种称呼始于魏晋南北朝。

渐：浸染义泯，唯见用作时间副词。“并申顿悟～悟之旨”（卷七），“乃风息路开，～还到国。”（卷十一）

无赖：本中性词，《史记》用指无可依仗。《高》书已用于贬义，指品德恶劣的人。“至于凶愚～，非化所迁。”（卷九）

“书”“写”在《高》书已基本分工：抄写、图写一般用“写”，“书”的“写”义大约只保留在并列联合词“书写”中。“自燉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卷一）

“是”作系词，《高》书可俯拾，如卷二“向耆年者～谁耶？”等等，而代词之用明显减少。可见这是“是”的系词功用的重要发展阶段。

③ 新旧义共见。

劝：积极的“奖励、勉励”义仍用，如“陛下若能运四等心，矜危～善，则此沙土瓦砾便为自在天宫”（卷七）。但更多见的是表消极的“劝说”义，如“乃贻书聘说，～令登仕”（卷十），“后病笃服丸药，人～合之以酒。”（卷十三）

勤：既用于“劳苦”义，又用于“努力”义。如卷五：“执～就劳，曾无怨色”为前义；“唯当～修德政，以塞天谴”为后义。

恨：常用义仍是“憾”。如“若使太平之世尽得造此贤，真令人无～也。”（卷五）但表“深刻不满”之义已数见，如“蓄深衔耻～，每加谗构”（卷

一),"但美仪止,善谈笑,见者忘其深～"(卷二)。这种用法和后代表"怨恨""仇恨"的意义已经接近。

④ 某些先秦本有区别的词此期趋于混同。如:

盗、窃、劫、偷:先秦"盗"作动词指偷窃,作名词指偷窃的人;"窃""劫"均作动词;"偷"本义苟且。《高》书中诸词无别。如"行至中途,忽告同辈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窃者。'如言即反,果有盗焉"(卷五),"时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儿,欲以心肝解神"(卷十二),"时庾常婢偷物而叛。"(卷十)《玉篇》"偷"训"盗也",即对这一词义发展的肯定。

睡、眠:"睡"本指打瞌睡,"眠"指闭上眼睛睡,不管是否睡着,与"寐"有别。《高》书中"睡"已明显向"睡熟"义发展;"眠"与"寐"趋同。如"中宵之后,四众低昂,睡蛇交至""听者唯增忱惚,闻之但益睡眠"(卷十三)。联系《百喻经·小儿得欢喜丸》:"行道疲极,睡眠不觉"的用例看,"睡眠"此期凝合成同义并列双音词已无疑。

2. 单音词连用和凝合成双音复合词的过渡。

后代许多双音复合词,在《高》书中仍处于单音词连用或词组的阶段,但已显露出了向凝合成词过渡的痕迹。如:

博物:"释道安～多才,通经名理。"(卷五)

虚心:"先是庐山慧远法师翘勤妙典,广集经藏,～侧席,延望远宾。"(卷一)

操心:"羽～勇猛,深达其道。"(卷十二)

传说:"非是求仙侣,幸勿相～。"(卷九)

赞成:"陈郡谢混～其业,追旌往事。"(卷一)

创造:"及～工毕,敕猛于寺开讲诚实。"(卷七)

停止:"俄而出峡,～荆州,于长沙寺造立禅阁。"(卷三)

成就:"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者,必获平豫。"(卷十三)

任性:"少而雄勇,～游侠。"(卷十二)

感动:"夫音乐～,自古而然。"(卷十二)

关心："四事供养，衣钵挂满三间屋，不以～。"(卷二)

道理："君所注经，殊合～。"(卷五)

有的仅只是偶合，与后代使用情况迥然有别：

"伪太子姚泓亲管理味，沙门道标为之作序。"(卷一)

"十八出家，便游践州国，观风味道。"(卷七)

从单音词连用或由词组凝合成词，是汉语双音词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途径，魏晋南北朝是这个过渡的重要阶段，从《高》书中可见。

3. 同素异序现象。

《高》书约有同素异序词八十多个，比《论衡》数量明显减少，从比例看，也略低于《世说》③。这类词可以分两种情况：

1. 字序 AB 和 BA 同时存在的：

[问难、难问]："所怀问难，不敢复言。""每欲难问、辄心悸流汗，竟不敢语。"(卷六)

[栋梁、梁栋]："庐山释慧远学贯群经，栋梁遗化。"(卷二)"达亦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卷十一)

[寻访、访寻]"使往天竺，寻访佛法。""余访寻众录，记载高公，互有出没。"(卷一)

[瞻仰、仰瞻]"行途瞻仰，感发净心。"(卷七)"誓往迦夷，仰瞻遗迹。"

[奉献、献奉]"曾有沙门林竹如意，欲以奉献。"(卷六)"士庶钦风，献奉稠叠。"(卷三)

[声音、音声]"次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变。"(卷一)"心不懈倦，音声不坏。"(卷十三)

[问讯、讯问]"遣使到寺，问讯道人。"(卷一)"讯问未息，慧已在床。"(卷十)

又如祈祷—祷祈，恍惚—惚恍，见闻—闻见，接待—待接，苗裔

—裔苗，征召—召征，挹敬—敬挹，感应—应感，浅深—深浅，光焰—焰光，威灵—灵威等。

2. 和现代汉语相比，只有字序 BA 的：

[斗战]"若与～伤杀必多。"(卷三)

[弃舍]"乃～世荣，出家精苦。"(卷一)

[读诵]"恒以～为务。"(卷二)

[折挫]"～本心，谦虚成德。"(卷五)

[慨愤]"每一寻至，～盈怀。"(卷六)

[诂训]"音译～，殊方异义，无不必晓。"(卷七)

[敬恭]"拳跪槃伏岂止～。"(卷八)

[丽美]"更加修饰，遂穷其～。"(卷八)

[扫洒]"王及民人～街巷。"(卷十一)

[埃尘]"是月不雨，颇有～。"(卷十三)

[朴质]"志在义本，辞近～。"(卷一)

[候问]"方至长安，兴自出～。"(卷二)

[欢喜]"群臣～，佥然敬诺。"(卷三)

[改更]"云说法教诱，多有～。"(卷三)

又如咏歌、欣欢、秽污、寒严、和暖、游旅、资物、咐嘱等。

也有个别词颠倒后，词性和意义发生变化。如"语言"多作动词，"言语"多作名词。"诸公与之语言，蜜虽因传译而神领意得，顿尽言前"(卷一)，"明日忽见度来，言语如常"(卷十)。但并不绝对，如"匮为人恭默少语言"(卷十)则为名词。联系《世说》看，此期两词大约有分工。

语言从旧质向新质过渡，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魏晋南北朝的词汇，正处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连接的交叉轴上，从以上几方面可

以得到证明。

二、《高僧传》中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特色的词语

据初步检索,《高》书中的词语,在《汉语大词典》[④]中首引魏晋南北朝及其后书证,或尚未为该书收录的,约有150个以上,而且还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外来词。这些词大多闪现着这一时期的时代色彩。它们分布很广,各种词类均可找到不少例子。

1. 名词

如"村、埭、坊"等均为魏晋以来新词。

村:"即乘船入浦寻村"(卷二),"长安人行长生,立寺于京师破坞村中"(卷十三),还组成"村里""村舍"等双音词。

埭:指土坝。"常在广陵白土~,凭~呕唱。"(卷十)

坊:指房舍。"年二十五,入一僧~看,遇见《法胜昆昙》,聊取览之。"(卷一)

麈尾:由麈的尾巴和有装饰的木柄做成,为当时清谈名士喜用之物。"畅常执~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卷四)。所谓"麈尾风流",于此可见。

香火:"见开形骸及~瓦器犹存。"(卷九)

石蜜:指称蔗糖。"路既空旷,唯赍~为粮"(卷三)。《齐民要术》引《异物志》云:"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迮取汁为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可见两者均南北朝新词。"糖"后代发展为基本词汇,而"石蜜"未能在全民语言中生根。

脚指:"脚"的词义至少在晋由小腿转移为脚掌,此期已成构词语素。"王后为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伤王~。"(卷三)

官家:对皇帝的称呼。《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认为此称始于晋成帝咸康三年,并追溯其来源云:"西汉谓天子为县官,东汉谓天子为国家,后兼而称之。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兼而称之。"《高》书用

以称备受尊宠的高僧释僧慧："年衰常乘舆赴讲，观者号为秃头官家。"(卷八)

手力、吏力："力"此期常指仆役、兵士，组成"手力"，指人力、差役；"吏力"指胥吏、仆役。"亮与手力一时俱进。"(卷十三)"即敕给俸恤吏力人舆。"(卷六)

白从：白衣随从。"勅加亲信伏身～各三十人。"(卷六)

书疏、书记：均六朝习用语，前者指奏疏、信札，后者泛指书籍文字。"初跋跎在京十载，每与谯王书疏，无不记录。""为人强记疏通，涉猎书记。"(卷三)

露板：三国以来不封缄的奏章，又叫露布。"谨～以闻，伸其愚管。"(卷四)

绳床：胡地传入的一种折叠椅，类似马扎，《高》多见。"见同止三僧，各坐～，禅思湛然。"(卷三)

天才：天资、天赋的才干，与今义微殊。"斯那本学大乘，～秀发，诵半亿偈，明了禅法。"(卷二)

神明：指人的精神、神采。"故能～英越，机鉴深远。"(卷六)

导师：①指引人入道的人。"凡所之造，皆劝人改恶修善，远近宗奉，遂成～。"(卷十三)②又指唱经表白的人。"每设斋会，无有～。"(同上)

律师：指善解佛教戒律的人。"初什在龟兹从卑摩罗必～受律。"(卷二)

唾壶：吐痰的器皿，为时贤所喜用。"猛于奇沙国，见佛文石～。"(卷三)

领袖：此期凝合成词，《高》指同类人物中之突出者。"经中或时止道五师者，举其～而言。"(卷十一)

名词类的新词有的流行字典词书漏收，或引例过晚。如：

格义："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卷四)，"先旧～，于理多违。"(卷五)《源》、《词典》均未录。

名德：指有名望有德行的人。《高》多见："赵政请出诸经，当时～莫能

传译。"(卷一)"至于研究之类,当复寄诸～。"(卷六)

命家:"传左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之作。"(卷十三),"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卷八)"家"南北朝构词能力很强,已近于词缀,如是家、此家、罗家、厨家等指人,梁家、州家等指朝廷、政府,湿家、淋家等指疾病。"命家"犹"名家",指最著名的人。《词典》唯引现代用例失当。

此期还产生了一些特指用语。如:

中朝:偏安江左的东晋、南宋,分别称建都中原时的西晋、北宋为～。"～已远,难复尽知。"(卷七)

西朝:东晋人对西晋之称。西晋都洛阳,东晋都建康,因此为称。"誉洽～。"(卷四)

内典:佛家称佛经为内典。"安乃锐意～,奉持五禁。"(卷二)

外典:与内典相对,指佛经以外的典籍。"～佛经,递相讲说。"(卷四)。又有"外学""外书"与"外典"义同。"少善外学,长通佛义。"(卷四)"若与兄僧瑨并善诸经及外书。"(卷八)

内外:内典、外典又简称内外。"学业高明,～该览。"(卷四)

2. 动词

捉:此期与上古通"促"的用法迥别,常用以表"握、持"义。《世说》八见。《高》书有"后人关诣罗什,～杖自随"(卷七),"贫道～麈尾已来四十余年"(卷八)等例。由此引申为擒拿、捉摸、操持、掌管等义,亦当视为新词。

倷:赠送僧侣财物。"兴～耶舍布绢万疋,悉不受。"(卷二)组成䞋施、䞋遗。"名德沙门五百人,皆重䞋施。"(卷二)"遣使通敬,䞋遗相续。"(卷七)

进止:指挥。"众人方悟其神,威师事之,听其～。"(卷二)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5]:"～,犹言可否……唐宋以后,臣僚上劄子,末尾概言,'取～'或言'奉～','奉宜～'或云'伏候～',皆可否取决之辞,盖沿六朝之旧式也。""取决可否"与"指挥"意义上有相通之处。

分张：同义并列复合词。《联绵字典》："分亦张也。"为南北朝至唐习用语，有"分散、分离、分析、分配"等义。《高》书唯见"分散"义。如："(汰)与道安避难，行至新野，～徒众，命汰下京。"(卷五)

在草：指妇女临产。"尝乞食投主人家，值妇人～危急。"(卷四)

升霞：同"升遐"，死的婉辞。"及中宗肃祖～，王庾又薨，及隐迹剡山。"(卷四)

色养：源于《论语》之"色难"，指人子和颜悦色地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旷)家贫无蓄，常躬耕垄畔，以供～。"(卷五)

振锡：指僧人出行。"负帙长安，～江豫。"(卷八)

发迹：与"发趾""发踵"同见《高》书，指从某地出发。"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卷三)

行香：一种礼佛仪式。"有白鹄飞来集普贤座前，至中～毕乃去。"(卷七)

随喜：《高》书有三义：①见人行善而生欢喜心。"闻作论已成，～充遍。"(卷八)②赞助他人行善。"法师既为三宝须用，特相～。"(卷五)③赞助僧人的财物。"愿往必直前，无有通白，咸至～，日盈万斗。"(卷十三)第③义词书未见。

弹指：以大拇指捻弹食指作声，表示欢喜、敬叹。"贵贱哀嗟，响震幽谷，莫不～称佛，惆怅拉泪。"(卷十二)

分卫：指僧人乞食。"持钵～，不问豪贱。"(卷二)

追悼：追思。"及什亡之后，～永往，翘思弥厉。"(卷六)

便利：排泄大小便。"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卷九)

动词类的新词，未被权威的字典词书收录的相当多。如：

打试：敲打。"有记云：孙皓～舍利，谓非权时。"(卷一)

不忆：记不起。"年五岁，母以麈尾等示之。谛曰：'秦王所饷。'母曰：'汝置何处？'答云：'～。'"(卷七)

革化：指死去形骸消失。"形虽～，犹若常在。"(卷五)

看寻：披寻阅览。“为性笃好经典，～苦至。”（卷七）《高》多用，当视为词。

周流：周游流徙。“～华戎，靡有所定。”（卷九）

折翮：比喻受挫。“今在秦地深识者寡，～于此，将何所论？”（卷二）

挹翼：敬服。“举众惊嗟，莫不～神威。”（卷五）

沙简：淘汰、选拣。“丹阳尹沈文季素奉黄老，排嫉能仁，乃建义符僧局，责僧属籍，欲～僧尼。”

题榜：“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乡，而欲以有无～其方域，而语神道者，不亦邈哉！”（卷六），此当是“指称、标明”义。《词典》只收“题写匾额”和“所题写的匾额”二义，未能尽赅。

字典、词书引例过晚的情况更多见。如：

通感：感应沟通，多指与神灵相通，与“通灵”义近。此义《高》书数见。如：“至若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适化，则强暴以绥。”（序），“法献专志于象牙，竟陵为之～；僧护蓄抱于石城，南平以之获应。”（卷十三）。“通感”与“获应”互文见义。《源》未录，《词典》唯收“修辞手法之一”一义，引现代用例，当为一失。

领悟：“虽义学功浅而～自然，造次嘲难，必有酬诈。”（卷十三）《词典》首引明例。

比量：比照着度量 。“所致～衣裁，欲令登法座时著。”（卷六）《词典》首引《西游记》例。

又如响附、预告、移植等《高》书均见，而《词典》首引唐宋用例。

3. 形容词。

悆：表安宁、舒适，《东京赋》已见，《高》多用：“愿彼大众康和，外国法师休～不？”（卷五）“不悆”表不适：“临亡数日，忽觉不～。”（同上）

标望：声望高著。“昨见影公，亦是此国风流～之僧也。”（卷六）

乖角：抵牾。“或由传者纰缪，致成～。”

精苦：《高》书习用语。“蔬食布衣，律行～。”（卷七）

精懃(勤):《高》书亦常见。"弱冠出家,便以～著名。"(卷七)

勤紧:"执役～,主甚爱之。"(卷十)此词仍活在现代方言中。

窪隆:表高低的反义组合。"虽迹有～,高风一也。"又凝合成词,表周遍。"虽化洽 ～,而亦俱得其性。"(卷 三)

孤露:此期习用语。《纲目集览四九》"孤者,幼而无父者也;露者,暴露于外也。唐人则谓之偏露。"《高》书:"从祖鸠婆利闻其聪敏,兼悼其～,乃迎还度为沙弥。"(卷七)此例指佛驮跋罗而言。跋罗三岁丧父,五岁丧母,可见"孤露"不一定限于偏丧。

哀婉、哀亮:"哀"南北朝多用以表美好义。如:"妍谈既愉心,哀音信睦耳"(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高》书卷十三数见,并组成双音词。"哀婉"指美好婉转:"～折衷,独步齐初。""哀亮"指声音美好宏亮:"响调优游,和雅～。"

无聊:无奈。"帝后风疾,数加针炙,痛恼～。"(卷七)

标出:即"超逸、特出"。"其领悟～,皆此类也"(卷六)。《词典》未收。

4. 量词:

这一时期量词已相当发达。除枚、张、间等外,有些量词既不见于上古,现代亦已罕用或消失。如:

"获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卷十三)"初夜谈经,始得一契,忽群鹤下集阶前。"(卷十三)"影恨其支离,乃结为五番,充以呈什。"(卷六)"满八十反,其文乃讫。"(卷十一)"渡河跨谷三十六所。"(卷三)

5. 虚词:

脱:假设连词。"～得苦报,愿见矜救。"(卷十一)组成"脱如":"～罗什见处,则未敢闻命。"(卷二)又作"如脱":"～更兴,请和尚起坐。"(卷十一)

若为:代词"怎样"。"可驶归去,看汝家～。"(卷十)

略:副词,表总括。"瓶衣之外,～无兼物。"(卷十二)"略皆"连用:"是中州胡晋,～信佛。"(卷九)

初:副词,全,一点也……,常与否定副词连用:"诸神或现异形试之,～

无惧色。""和尚且～不出寺，如何容见之。"（卷九）

尔：代词，如此，此。《尚书》《礼记》已见，此期已成为习用语。《高》亦多见。如"群师或破析一微，我意谓不～。"（卷二）"～夕，大众数十人悉皆同见。"（卷五）"自～西域名僧往往而至。"（序）

关于佛教用语，详见拙作《从〈高僧传〉看佛教语词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此不赘。

三、《高僧传》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色彩的活跃语素

《高》书有一批富于构词能力的语素。如：

清：成为构造褒词之冠，组成～正、～贞、～白、～信、～峻、～穆、～畅、～高、～严、～真、～夷、～爽、～约、～坚、～悟、～虚、～敏、～秀、～雅、～澄、～谨、～隽、～玄、～朗、～素、～纯、～裕等近四十个褒赞人的风貌神情的形容词、清谈则为时尚之举。触目有例，无烦列引。此期同义词的赡富，亦于此约见一斑。

冲（沖）：表谦和、调和、幼小，淡泊，虚寂等义，组成～明、～济、～退、幼～、～邃（精邃）、～默（淡泊沉静）、～漠（虚寂恬静）、虚～、闲～等词。如"原夫至道～漠，假蹄筌而后彰。""或忘功遗事，尚彼虚～。"（序）"兴以佛道～邃，其行为善，信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则。"（卷二）"禀性～退，不自陈叙。"（卷三）"玄道～济，与神情同任。"（卷四）"昔成帝幼～，庾冰辅政。""释慧持者，慧远弟也，～默有远量。"（卷六）

胜：表优秀、好，为南北朝习见义。组成～气、～业、～集、～流、～达、高～、贵～等词。如："于是清风远集，众鸟和鸣，超然有～气。"（卷七）"僧光、昙猷等依教修心，终成～业。"（卷十一）"星河易转，～集难留。"（卷十三）"年少见长安耆老多云关中高～仍旧有此义。""其后王侯贵～屡招讲说。""处之怡然，不异～达。"（卷八）《集解》"～谓名流，达谓显达者。""名胜"此期亦指人，与"贵胜"等同义，见于《世说》。

悬：常用指与预期相合。"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与经合，遂为永式。"（卷五）。组成～同、～合、～契、～悟、～会等词。如："虽复人世迭隆，而皆与道术～会。"

（卷八）"跋摩神府自然，妙辨天逸，或时假译人，而往复～悟。"（卷三）"若能～契，则同期于泥洹矣。"（卷四）"晋简文帝敕施此像，孔穴～同，光色一种。"（卷十三）"以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齐兴，正是齐太祖受锡命之辰。天时人事，万里～合。"（卷八）"～记"则指佛遥记修行者未来证果、成佛的预言，如"遂彰神化于葛陂，骋～记于襄邺。"（卷十）还有～思、～应、～知、～谈、～论、～断等，见于同期作品。

翘：本鸟尾之长毛，引申有突出义，《高》书除此义外，又表悬想、努力等义，组成～心、～思、～感、～烁、～勤、～励等词。如："达～心束想，乃见神光焰发。"（卷十三）"曜～烁之姿，于盛明之世。"（卷四）"～诚恳恻，忻请舍利。"（卷一）"烧香礼拜，～感旧迹，如睹圣仪。"（卷二）"达以刹像灵异，倍加～励。"（卷十三）～懃（勤），《高》书习见。"慧远法师～懃妙典，广集经藏，虚心侧席，延望远宾。"（卷一）"礼忏～懃，誓生兜率。"（卷五）"率众～懃，禅礼无辍，看寻苦至，遂乃失明。"（卷七）以上例句，似均为"诚至勤奋"义。《词典》唯收"殷切盼望"，未能尽赅。

匠：此期运用范围极广，除指工匠外，一切有造诣、有技艺的人均可称，有词尾化的倾向。如元～、译～、真～、禅～、法～、明～、时～、名～、宗～、讲～等均见于《高》书。"时有佛驮跋陀比丘，亦是彼国禅～。"（卷三）"年始过立，便出邑开讲，历当元～。""时无悟宗～，谁将握玄契。"（卷六）"年未登立，便为讲～。""常乃尤能剧谈，为时～所惮"（卷八）等。

师：与"匠"情况相似，见次率也很高，如渔～、绩～、网～、国～、法～、律～、名～、明～、家～、门～、导～、天～、大～等。"师、匠"可连用："可谓克明～匠，无忝徽音。"（卷七）

细：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指出："曾经有一个时期，'细'字扩大到兼表'小'的意义"，主要列举了上古用例。从《高》书看，中古这种现象尤甚。如："雷霆破山，聋者不闻，非音之～。""其为人～长黑瘦。"（卷一）"手自～书黄缣写大品一部，合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不修～行，而神力卓越。"（卷十）"欲造丈六金像，用铜不少，非～乞能办。""少于气调，殊有～美。""至于亿耳～声于宵夜，提婆飏响于梵

宫。”“初受业于安乐辩公，备得其法而哀婉～妙。”（卷十三）又如《六度集经》：“吾有两儿，皆尚微～。”（卷二）“细”可用于形容人的形体、年龄、声音，亦可形容书写、筹办物资等，应用的宽泛，现代无可比拟。

韵：卢文弨以为“韵之为言，始自晋末。”顾炎武亦云“二汉以上言音不言韵，周颙、沈约出，降而为韵矣。”其实汉蔡邕《琴赋》“雅～复扬”已见。至魏晋南北朝已遍用，《高》书屡见、多义：①韵语。“硕为人好～语。”（卷十）②指声音、语言。“然夷夏不同，音～殊隔。”（卷三）③指音乐声律，又特指诵经的音律。“昙凭动～，犹令鸟马蜷踞。”（卷十二）“昔诸王赞呗，皆以～入弦管。”（卷十三）④风度、风韵、风雅。此义最为流行，与当时所谓“魏晋风度”的时尚有关。如：“显觉其～高，而不悟是神人。”“志～刚洁，不偶于世。”（卷三）又组成高～、神～、气～、风～、声～等。如“爰次竺潜，支遁、于兰，法开等，并气～高华。”（卷八）“安法神器识伦通，气～标朗。”（卷五）“猛神～无忤，吐纳详审。”（卷七）

禅：上古指封土为坛，扫地而祭。佛家用译 Dhyāna（禅那），指一种静心思虑的修行方法。随着佛教的盛行，这个词成为构成大批汉语新词的词根，《高》书中即有 30 多个，如坐～、入～、习～、登～、业～、安～、～业、～学、～要、～思、～慧、～匠、～经、～法、～师、～房、～门、～观、～律、～院、～堂、～窟、～龛、～分、～道、～诵、～戒、～味等。由此可见佛教用语对汉语词汇影响的深远。

这些活跃语素的出现和运用，大多透露着时代的信息，反映着时代生活的面貌，证明了词汇是社会生活的一面窗口。

四、《高僧传》所反映的魏晋南北朝新义

词汇迅猛增长，词义迅速拓展，是魏晋南北朝词汇的重要特点。新词的增长以双音词为多见，而新义的繁衍却在单音词上得到更明显的表现。如：

著：本义附著。《说文》无“著”字。《玉篇》训“味茎著。”有的汉语史著作

认为，"著"的"穿著"义大约始于隋唐间。其实魏晋南北朝"著"表"穿戴"已遍见。《高》书如："今往比量衣裁，愿登高座为～之。"（卷六）"时魏县有一流民，莫识氏族，恒～麻繻布裳，在魏县市中乞丐。"（卷九）"后一朝忽～布帽诣孟明。""冬夏常～单布衣。"（卷十）"潜恒～屐至殿内。"（卷四）"俄而有人～帻称珠欺王"（卷十一）。《世说》多达28见。联系《东宫旧事》有"著衣"看，"著"的穿著义见于晋到南北朝之间当可确定。这个词义产生后，义域范围就比原表穿着的"衣""履"要宽，所涉对象已及于衣、帽、鞋之类了。

唱：本义领唱。《高》书中反映了中古三种新义：①叫喊。"谶惊起～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卷二）②高声宣讲。"明日帝为设令度人，令斋主～白，具序征祥。"（卷十二）"澄～云：'众僧咒愿'。"（卷九）"宣～"、"～导"常连用。"～导"并为该书的门名之一。"～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卷十三）③歌唱。"常在广陵白土埭，凭埭讴～。"（卷十）

抄（钞）：《说文》"钞，叉取也。"南北朝产生抄写义。"于天竺国～修多罗藏中要切譬喻，撰为一部。"（卷三）

的：本有明白义，此期引申为①明显。"遂便寓言，不复彰～。"（卷十）②确实、准定。"既未～其事，故无可传也。"（卷十）

看：《高》书至少反映中古两种新义。①视、观察。"昔铸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诸工无如之何，乃迎颙～之。"②照料、守护。"至四年，有吴兴郡信者甚奉法，遇伤寒病无人敢～。"（卷十）"将终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之。"（卷十一）一般认为②义始于唐，其实唐沿六朝而已。《词典》首引元例。

了：此期常用两义：①完全，一点也不。"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不加饰。"（卷一）②明白、清晰。"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卷七）"火未至目，诵声犹～。"（卷十二）组成双音词"明了""先身业报，颇亦～。"（卷四）

许：表约数。"初诣显迹之始，年可五六十～。"（卷十）"可"表"约略"则源于上古，此期遍用。

瓦：屋瓦义。"屋脊～下应有千五百作器。时咸云：'昔闻此匠实以作器

著～下。'"《源》未收此义项,《词典》首引唐例。

苦:病痛义。"见无量寿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都愈。"(卷十)"像成之后,建安王所～稍瘳。"(卷十三)

目:此期有两种常用义:①品题:"孙绰为之～曰:'万辩纵横,以数术弘教,其在开公乎?'"(卷四)②命名,名称。"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大杯渡水,因而为～。"(卷十)

动:指疾病发作。"度尝～散寝于地,见尚从外而来,以手摩头足而去。"(卷八)

快:好。"(观)乃著法华宗要序以简什,什曰:'善男子所论甚～'。"(卷七)"好"的"好"义,约起于魏晋,《三国志·魏志·华陀传》:"～自养,一月可小起,犹自将爱,一年便健。"《周书·达奚武传》:"梦见一白衣人来,执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尚。""佳快"可连用。《颜氏家训·勉学》:"人见邻里亲戚有佳～者,使子弟慕而学之。"佳快"是"优秀"之意。有的著作释为"爽快"。"快"确有"爽快"义,但用以训此欠贴切。

信:指信使,派遣的人,为南北朝常用义。程大昌《演繁露》:"晋人诗问,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为使人也。""时什在姑臧,遣～要之。"(卷二)"邃即驰～往视。"(卷九)

审:①知、察。"虑自～必终,又睹瑞相。"(卷五)②详细、细密。"而安贫志学,举止详～。"(卷六)"大品、法化,尤所研～。"(卷八)

委:表"知"为六朝常用义。"不委"即不知。"又昔汉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问东方朔。朔云:'不～,可问西域人。'"(卷一)宋元明三本"委"俱作"知"。

触:指凡、到处,表周遍,为此期常用义。"终日戚戚,～事惆怅。"(卷四)"又体羸多疾,～事有废。"(卷六)《源》漏列此义。

访:寻访。"与同志县学沙门俱游会稽,履～山水。"(卷十三)

驶:本指马行疾速,此期产生急速义。"可～归去,看汝家若为。"(卷十)

业、对、报:均由佛教传入,获得"指生命轮回宿世果报"的意义。"我来毕此对,此宿命久结,非今事也。"(卷一)"业及业果报,依缘念念灭。"

（卷三）

有的词义虽可溯源秦汉，但此期始成习见。如：

物：指人。“故以恳切感人，倾城动～。”（卷十三）又组成物情、物轨、物宗、物范等。

倩：①雇借。“欲数日行，暂～一人，可见给不？”（卷十）②请托别人代办某事。“留一万钱物寄谐，～为营斋。”（同上）

双音词中的新义也不少。如：

知识：此期常指亲朋故旧。“于焚身之日于东山设大众八关，并告别～。”（卷十二）

萧瑟：形容人品。“孙绰为之赞曰：‘令公～，寔维令质。’”（卷一）《源》《词典》此义均未录。

制作：指写作。“长于～，故集有十卷。”（卷十）

料理：照顾。“世祖敕军中得摩诃衍，善加～，驿信送台。”（卷三）

标题：标榜品评。“桓廷尉尝欲为蜜作颂，久之未得。有云黎蜜可谓卓朗，于是桓乃咨嗟绝叹，以为～～之极。”（卷一）《词典》未收此义。

行路：作动宾关系讲与今同。但常用为名词：①指路人。“戎晋嗟动，～流涕。”（卷一）②道路。“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之标～耳。”（卷三）又作“行途”。此二义习用至唐。

颜色：秦汉指脸色神情。《高》书已用来表色彩，与今义一致。“火息后仍于灰中得之（指经书），首轴～，一无亏损。”（卷四）《词典》首引唐例。

踊跃：本指跳跃。《高》书已用以形容情绪高涨热烈，争先恐后。“佑年数岁入建初寺礼拜，因～乐道，不肯还家。”（卷十一）

无常：本指变化不定。《高》书用作死的代称。“同行三伴，于路～，唯猛与昙、纂俱还。”（卷三）

高蹈：本谓以足顿地。此期产生高超、超脱的常用义。“不应励然自远，～独绝。”（序）《词典》首引宋例。

影响：本指日影和回声。《高》书已凝合成词，与今义相近。“谓如来之

与周孔，发致虽殊，潜相～；出处或异，终期必同。"(卷六)

精通：本指精诚所至，通达感应。《高》书用以表精到通晓，与今义同。"又有释法和者，亦～数论，致誉当时。"(卷七)

开张：本指张开，此期产生阐明、恢宏义。"凡先旧诸义盘滞之处，隆更显发～，使昭然可了。"(卷八)

儒雅：本指儒士雅士，此期常用以形容人的风度温文尔雅。"父威达以～知名。"(卷一)

风流：本为指风尚习俗的并列词组。此期凝合成词多用指标格、风度，潇洒放逸的气派。"彼多君子，好尚～。"(卷五)"(智)性～，善举止。"(卷十三)

沉吟：①深思。"法身既远，所寄者辞，～反复，惠利难思。"(卷十二)②低声吟味。"此二经转降之秘术，净土洪因，故～嗟味，流通宋国。"(卷三)

文体：本指文雅有节的体态，此期用指文章的风格，结构。"但改梵为汉，失其藻尉，虽得大意，殊隔～。"(卷二)

彭亨：本指骄满貌，《高》书用作褒词。"故时人评曰：'生睿发天真，严观窪流得，慧义～进，寇渊于默塞。'"(卷七)"窪流"大约是深邃雅致义，"彭亨"指奋发向上貌。《源》、《词典》均未收"窪流"。

还有一些词《高》书用于特指义。如：

中：指中食。"朝朝至洛阳诸寺赴～。"(卷九)两大词书均未收此义。

阴：指遗体。"灌之香油，以烧遗～。"(卷三)

台：谓朝廷禁省。"宋高祖迎入～供养。"(卷十三)

像、形像：特指佛像或高僧画像。"以晋太元十九年甲午之岁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现于城北，光相冲天。"(卷五)"供养尊影、顶戴佛钵，四塔道树，足迹～，无不瞻觌。"(卷二)

这些新义，许多富有时代特色，后代往往不再使用。字典词书漏录，是由于对断代义发掘不够而造成。

五、词和词义发展中值得注意的几种现象

1. 构词法的演进。

《高》书的构词法较秦汉有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语法构词方面。据初步统计，《高》双音词总数约4750个左右，其中语法造词约4548个，占双音词数的95.56%，各类构词方式均已完备。

① 联合式仍占首位，约达2165个，占双音词总数的45.58%。值得注意的是形形联合构成形容词的情况比秦汉迅猛增加，比《世说》也多见。这类词约有300个以上，且同义、近义词很丰富，主要与人物风貌、神采描写的需要相关。如纯深、纯懿、纯粹、纯谨、纯素，端正、端严、端整，高洁、高明、高远、高迈、高逸、高畅、高简、高尚，俊迈、俊捷、骏逸、俊远、俊朗、隽远、隽爽、隽彻、隽达，虚静、虚冲、虚旷、虚空，详审、详雅、鲜明、鲜洁等。

相反意义联合也较活跃，如吐纳、士庶、道俗、毁誉、是非、遐迩、新旧、与夺、取舍、夷泰、清浊、喜怒、是非、盛衰、问答、昼夜等。还产生了不少不能从字面索解的反义并列复合词，如进止、黑白、往反、内外等，详见上述。

② 偏正式仍居第二位，但从数量看，比例比《论衡》《世说》都有显著增长[⑥]。这类词初计约1750个，占双音词总数的36.84%。佛教用语及其相关概念表达的需要，是这类词数量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法教、法相、法网、法席、法轮、法门、法理、法宝、法事、法座、法言、法侣、法匠、法师、法云、法服、法灯、法筵、法种、法驾、法主，梵文、梵音、梵字、梵学、梵经、梵呗、梵响、梵唱、梵福、梵僧、梵书、梵本，戒律、戒法、戒范、戒节、戒行、戒操、戒品、戒坛、戒文，经师、经义、经论、经要，前世、来世，前身、后生，释教、释子、佛子，僧

正、僧主、寺僧、学僧、高僧、名僧、施主，宿缘、宿命、方内、方外等。还有许多简缩语，如三宝、三乘、三界、三世、三归、三藏、三途、三昧、三报、五戒、五禁、五业、五门、六度、七觉等。可见佛教传入对汉语词汇发展的促进作用。

③ 动宾式数量也有增长，约有 250 多个，占双音词总数的 5.26%左右。且可以构成两个以上动宾式双音词的支配语素相当多见。如：

出：～家、～山、～群、～尘；
游：～刃、～方、～学、～心；
发：～迹、～趾、～踵、～言、～愤、～誓；
分：～身、～手、～卫；
介：～意、～怀、～抱；
交：～好、～兵、～欢；
修：～业、～道、～身、～禅；
应：～机、～变、～验；
行：～路、～香、～军；
入：～定、～禅、～室；

这说明单音语素的构词能力不断增强。

④ 补充式数量不算太多，大约只有 100 个左右，约占双音词总数的 2.1%。但补语素相当丰富，尤其是使成式，此期已相当发达，如荡清、肃清、剪灭、度脱、标明、申明、审定、治定、刊正、删正、考正、匡正、校定、诠定等均见。而《词典》漏录荡清、标明，校定、删正则首引宋例。现将《高》书四词例证列引如下：

后高祖西伐长安，擒获伪主，荡清关内。（卷七）
善能标明论纲，解悟疑滞。（卷五）
安公校定古今，精寻文体。（卷一）
承远删正文偈，今行二本。（卷一）

程度补语也有新发展。如：

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卷十三）

便见天人伎乐香花，布满空中。（卷十）

远公素王庐山，与循交厚。（卷六）

《词典》漏收充遍、充满，交厚首引清例。

⑤ 主谓式数量不多，约 50 个左右，但与秦汉相比呈增长趋势。除龙兴、龙飞、鼎沸、童龀等外，主要是用“自”构成，如～专、～给、～救、～称、～得、～力、～治、～知、～节、～责、～恣、～制、～利、～怡、～疚、～视、～在、～立、～负、～取、～决、～然、～若、～卑、～满等，大多流传到现代。

⑥ 附加式相当发达，约计附加前缀组成的词语有 80 个左右，附加后缀组成的有 150 个左右。

前缀“阿”，后缀“子”的使用已相当广泛。

阿：可用于人名、尊称和普通名词前。如：“既已知因，但当奉事白足～练。”（卷十）“向者忽言～上是谛沙弥，为众僧采药，为野猪所伤，不觉失声耳。”（卷七）“宁自乞酒以清咽，不能与～夫竟残年。”（卷十）

子：两种用法稍有区别：①完全虚化，如身～、师～、鼠～、石～、刀～等；②仍含有一定的表义作用，如释～、佛～、士～、童～、竖～等。还可用在双音词后构成多音词，如芦圆～、竹管～、昏迷～、流俗～等。略引数例如下：“须臾有一鼠～从屋脱地，涎涶沫身，状如已死。”（卷十三）“庾乃捻取两石～掷水中。”（卷十）“昨见融公，复是奇特聪明释～。”（卷六）“亦见流俗～，触眼致酸伤。”（卷十）

《高》书除沿用先秦的“尔、焉、若、而”及汉以来的“阿、子”等词缀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兴的附加成分。如：

取：动词后缀。“乃选～守鹅小儿形服最丑者将去。”（卷十）“乃写～，封其本书，令人送此儿至白土埭，送与史宗。”（卷十）

自：形容词、副词后缀。“善～修正，无令中悔。”（卷十一）“而模内不满，犹～如先。”（卷十三）

复：连词，动词后缀。“虽～东阿先变，康会后造，始终循环，未有如龠之妙。”（卷十三）“坚奉为国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无～灾旱之忧。”（卷十）“虽复、无复”亦未见于《词典》。

程湘清先生认为，从先秦→两汉魏晋→隋唐五代，附加式呈现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趋势。在这个从活跃→消沉→活跃的过程中，南北朝开启了新的活跃之端倪，从以上可见。

2.“同步引申”现象对词的形成与词义发展的重要作用

由于语言的感染、类推作用，一个词的延伸变化，可以牵动相关的语词也沿着相似路线发生变化。此期这种语言现象表现得很突出，往往见于反义组合之间，一系列相关的反义组合交互影响，连锁反应，形成同步引申的词义演变系列。如：

往反、往复、往还：王利器《集解》指出：“魏晋南北朝人称宾主问答为往反”。反、返古今字，“往反”本属反义动词组合。言辞的往反即问答，因引申为问答、论难义。“往复”本来的词义与“往反”相同，于是也伴随产生论难义，“往还”也同样。三者并由此而凝合成词，《高》书均见，尤以“往复”见次率高。如“于是研覈大小，往复移时”，“罗什与贤数番往复”（卷二），“往反三千毕，以持为称首”（卷六），“盛既理有所长，又辞气隽发，嘲谑往还，言无踬屈”（卷八）。同期作品中“反复”也产生类似演变，如《幽明录》：“相与反复数过，甄殊无动意。”《辞源》仅收“往复”，《词典》“往复”条下不录此义。

黑、白（或白、黑）　黑衣、白衣：《集解》引卢文弨曰：“僧衣缁，故谓世人为白衣。”王利器案：“释氏称在俗之人为白衣，以天竺婆罗门及俗人多服白衣也”。由服色的不同而用作僧与俗的代称。“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庶成群”（卷五），“白黑钦崇，朝野悦服”（卷四），“（慧）与玄畅同时，时人谓黑衣二杰”（卷八），“遇有白衣黄欣，深信佛法”（卷十）。

暄凉、寒温、寒暑、温凉：本为表冷暖的反义组合，人们见面，喜欢嘘寒问暖，因凝合成应酬问候语。《高》书唯见“暄凉”：“既至所，～讫，兰问住在何处”（卷十一），“尔日村居民，咸见宏身黄金色，乘一金龙

西行甚急，不暇～"（卷十二）。其它诸词均见于同期作品，如《世说·文学》："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刘洗濯料事，形容端正，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搜神记》卷八："（女）向前便人，并将二婢，形容端正，或乱似生人。便即赐坐，温凉已讫，景伯问曰……"。"寒暄"本也指冷暖，凝合成应酬语后战胜了其它形式，流传至今。

"同步引申"往往成为词的断代义或特殊义形成的重要因素。

3．词义迅速滋乳繁生，词的多义系统普遍形成。

这一时期是新旧词义交替共存，一词多义现象普遍形成的时期。如：

著（zhuó）：①附着。"船中同侣欲看书，书～船不脱。"（卷十）②放置。"并作书～函中。"（卷十）③敷。"时秦公石韬就开治目，～药小痛，韬甚惮之。"（卷九）④落。"忽闻空中有声，扑然～地。"（卷十三）⑤动、落笔。"一言三评，然后～笔，使微言不坠，取信千载也。"（卷二）⑥掷中、打中。"樗所～处，辄有光出。"（卷十三）"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高头。"（卷一）⑦介词在、于。"便挂衣钵～树，投身饿者前云……。"（卷十二）⑧穿、戴。此义《高》书多见，《世说》更达 28 见次，可见已为六朝常用义。其中①义为本义，②义上古已见，③至⑧项均为此期新生义。"打中"与"敷"二义《词典》未收，《源》所列更简。

契：①符合、相合。"安之潜～神人，皆此类也。"（卷五）②约定、偕同。"兰与摩腾共～游化。"（卷一）③契约。"朗与贤有濠上之～。"（卷六）④契机、关键。"时无悟宗匠，谁将握玄～？"（卷六）⑤心怀。"诚未能叩津妙门，感彻遗灵。至于虚襟遣～，亦无日不怀。"（卷六）⑥量词。"及披卷三～，便扼腕神服。"（卷十）《源》除①义外均未收入，《词典》④义首引唐例。

《高》书具有两个义项以上的词语已比比皆是，上文引例足见，此不另赘。

4．不少词语词义宽泛，应用比现代灵活。如：

宛转：指盘曲、辗转，可及于人、畜、物。"时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游戏阶前，驯伏～，不令人畏。"（卷十一）又虚化指灵活顺应。"妙觉既陈，

又玄其知，～乎任，与物推移。”（卷四）同期作品用例甚多。如“如来毛孔，各一毛生，绀青～，是为第十一。”（《般若经》）“命筵卿用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裾，故使～便易也。”（《拾遗记》）“后主即夜索蝎蛆著诸浴斛，使人裸卧浴斛中，号叫～。”（《南北朝新语》）“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关生，无所不入。”（《世说·文学》）现代一般只用于形容声音的悠扬动听或道路的曲折。

委曲：可作形容词详细、详尽，或作名词详情。又作动词详细钻研。如：“鉴云：‘汝去乃佳，恐不复相见。’因～疏受付嘱。”（卷七）“世祖即时引见，顾问～。”（卷三）“沉思道行之品，～慧印之经，卓尔独拔。”（卷四）同期作品还有原委、详细设法、详细区分、周到细微等用法，如：“其兄子访品～”（《颜氏家训》）“为作方法，～欲使其脱死亡之祸耳。”“令周孔～其采色，分别其物名。”（《抱扑子·内篇》）“又权待舒综，契阔～，君臣上下，毕欢竭情。”（《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这些用法，现代已基本消泯。

一些现代已不兼类的词，《高》书兼类。如：

师范：作名词相当于“老师”。“乃舍家潜遁，远求～。”（卷三）作动词相当于“教导”。“弟子暗昧，谬蒙～。”（卷八）

纲领：用作名词指主持人。“明帝践祚，起湘宫寺，请允为～。”（卷八）作动词指掌管主持。“僧尼已多，应须～。”（卷六）

又如“高明”形容学业，“深沉”形容操守与识悟，“爽快”形容声音等，也和现代词语的搭配习惯不同。

词义的拓宽和词的多义化相辅相成，使相当一批词这一时期的词义最为纷繁庞杂，形成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的词义系统格局，也显示了魏晋南北朝词义的一个重要特色。

注　　释

① 简作《高》。

② 简作《世说》,全书约60100余字。

③ 据程湘清先生统计,《论衡》21万字,有异序词184个,《世说》6万字,有52个。

④ 简作《词典》,《辞源》简作《源》。

⑤ 简作《集解》。

⑥ 据程湘清先生统计,《论衡》偏正式占复音词总数的22.48%,《世说》占26.95%。



上古汉语“既”字的意义和用法与汉语实词虚化问题*

杜 海 涛

“既”字是上古汉语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语言成分。从词类性质上讲，“既”字兼有动词、副词和连词三种词性。关于“既”字的意义和用法，多数古汉语语法著作都有所涉及，但它们一般只是把“既”字区分为几种词性、几个义项、几种用法，没有联系共时和历时两个语言平面，对“既”字一词多类、一词多义现象作出比较准确的解释。我们认为，为了描写的方便，虽然可以把上古汉语中的“既”字区分为不同的词性、义项和用法，但从历时角度考察，“既”字的不同意义和用法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其实质是实词虚化的不同层次的结果。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在讨论“既”字的不同意义和用法时，同时考察这些意义和用法之间的联系。我们把它作为实词虚化的一个例证，进一步对汉语实词虚化现象的某些规律性作了初步探讨。

一、动词性“既”字的意义和用法

既，从字形上看，像人吃完饭，顾左右将离去之形，本义是“食

---

* 1995 级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学年论文。

毕”，表示吃饭这一具体行为动作的完毕，是一个专门动词。《说文解字》：“既，小食也。”

文献中，“既”字的本义很少见，它常引申为“尽”或“完毕”，表示一般行为动作或情况状态的完成或实现，这是词义扩大。比如：

(1)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淮南子·原道训》)

(2)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劳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驰骋而不既乎？(《淮南子·精神训》)

(3)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庄子·应帝王》)

以上各例中“既”字都是“尽、完毕”义动词，其中(1)(2)中“既”字前有否定副词“不”，且与上下文的“勤”、“息”构成互应，(3)中“既”字带名词性宾语“其文”、“其实”，这都证明“既”字具有动词性。

“既”字也可以特指日全食或月全食这一天象。食甚发生就叫“既”，这也是词义扩大。比如：

(4)日有食之，既。(《春秋·桓公三年》)

除了以上几种情况，文献中，“既”字用作动词的例子不多见，这是因为“既”字引申为“尽、完毕”义动词后，又进一步虚化成了副词。

二、副词性“既”字的意义和用法

副词性“既”字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不久”义，表示一事发生之后，间隔了一段时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一种是“已然”义，相当于“已经”或“……以后”，表示行为动作或情况状态的完毕、实现。两种意义的副词“既”字都由“完毕”义动词“既”字虚化而来。以下我们就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分别作一简要讨论。

(一) 表示“不久”义的副词“既”字的意义和用法

表示“不久”义的副词“既”字由用在两个动词短语或两个句子

中间的动词“既”字虚化而来。我们先看下面的例子：

(5)奉匜沃盥，既而挥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这里“既”字用在两个动词短语中间，形成“VP_1，既而 VP_2”句式。在这个例子中，“既”表示“奉匜沃盥”完毕，它的动词性是明显的。

然而在“VP_1，既而 VP_2”句式中，我们发现，从语义内容上看，“VP_1，既”与“VP_2”形成对等关系；但是从结构形式上看，VP_1 与 VP_2 直接形成对等关系，“既而”变成了插加形式，这一句式的构造特点削弱了“既”字的动词性。同时，由于 VP_1 和 VP_2 是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紧密相连的两件事，这种语义联系使“既”字的动词性削弱后，就由“完毕”义动词虚化成了“不久”义副词，“而”字也退化为“既”字的后缀，两者结合在了一起。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6)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论语·宪问》)

(7)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左传·隐公元年》)

(8)楚庄王卒，楚师不出。既而用晋师，楚于是乎有蜀之役。(《左传·宣公十八年》)

(9)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左传·成公二年》)

(6)(7)两例中的“既”字尚可作两可的解释，然而(8)(9)两例中还是把“既”字理解为“不久”更为通顺，这说明它已经虚化为副词了。

有时候，“既”字后面不接“而”字，只是单用一个“既”字，一读，再续以下文。和“VP_1，既而 VP_2”中的“既”字一样，这里的“既”字也虚化成了“不久”义副词，它发生虚化的原因、虚化的过程以及虚化的结果与前者相同。比如：

(10)子上曰：“……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既，又欲立王子职而废大子商臣。(《左传·文公元年》)

(11)齐杀其大夫国佐，……国弱来奔，王湫奔莱，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既，齐侯反国弱使嗣国氏，礼也。(《左传·成公十八年》)

(12)芮良夫曰："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国语·周语上》)

因此，我们说用在两个动词短语或两个句子中间的"既"字，除个别情况外，其它由于句式结构和上下文语境的影响，词义发生了变化，由"完毕"义动词虚化为"不久"义副词。此后，这一意义比较稳定，"既而"在现代书面语中还在使用，口语中"既而"或"既"大都被"不久"等词语取代了。

(二)表示"已然"义的副词"既"字的意义和用法

表示"已然"义的副词"既"字由用在动词前的"既"字虚化而来。我们先看下面的例子：

(13)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例中"既"字前面有否定词"未"，可以把它看成动词，把"济"看成它的谓词性宾语。然而也可以把"济"字看成中心动词，把"未"、"既"同时看成"济"字的修饰语。两种理解都有道理。

事实上，"既"字的本义"食毕"，引申义"尽、完毕"，其语义内容都是指"一定行为动作的完毕"，而不是"指完成一定的行为动作"，这种语义特点使它很难带上自己的宾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既"字引申为一般动词后，表示一定行为动作的完毕，如果带宾语，除个别情况外，通常只能带表示行为动作的谓词性宾语。"既"字带谓词性宾语后，由于这个结构的动作性主要由这个谓词性宾语来体现，时间性(完毕)主要由"既"字来体现，因而"既"字作为核心动词的地位就比较脆弱，它很容易由中心词退化为附加语(修饰语)。这种退化过程一旦完成，它就由动词虚化为副词，其意义也由"完毕"义变为"已经"或"……以后"义，表示一定动作行为或情

况状态的“已然”。

表“已然”义的副词“既”字，可以用在与上文发生关系、用来完成句子的语段中，也可以用在同下文互应或发生关系的语段中，两种用法有细微的差别。以下我们分别作一简要讨论。

1. 含有“既”字的语段同前面的语段发生关系，用来完成句子。这时“既”字的基本意义是“已经”，用来说明已经完成的行为动作或已成为事实的情况状态。这个句子可以是单句，比如：

(14)天子诸侯之君，民之正长，既已定矣。(《墨子·尚同中》)

(15)然即敢问今有疠役，华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墨子·兼爱下》)

(16)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左传·哀公十二年》)

这个句子也可以是复句，比如：

(17)及卫地，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驰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左传·成公二年》)

(18)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左传·僖公三十年》)

(19)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庄子·人世间》)

含有“既”字同上文发生关系用来完成句子的语段的末尾常有语气词“矣”字。“矣”字的作用是表示陈述语气，用来报道新情况。而“既”字表示动作行为或情况状态的完毕或实现，也是用来说明新的情况已经产生或完成的事实的，两者是统一的。

从词义发展的角度看，用在结句语段中表示“已然”义的副词“既”字是比较稳定的，在古汉语中没有进一步发展，在现代汉语中大都被“已经”等类词取代了。

2. “既”字用在同下文互应或发生关系的语段中，表示在某种行为动作或情况状态已经完成或实现之后，又继之以新的行为动作或发生了新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既”字的基本意义是“……

以后"或"已经"，它常常用在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前，比如：

(20)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论语·先进》)

(21)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孟子·梁惠王上》)

(22)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荀子·议兵》)

(23)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为卿，辞。(《左传·襄公三十年》)

有时候也可以用在述宾结构前，比如：

(24)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墨子·尚同中》)

(25)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传·哀公四年》)

几个含有"既"字的语段也可以连用：

(26)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取火，期可已矣。(《论语·阳货》)

(27)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含有"既"字的语段中还可以含有两个动词，表示顺序进行的两个行为动作，"既"字修饰前一个动词，并用"而"字连带出另一个动词，形成"既 + V_1 + 而 + V_2"格式，比如：

(28)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万章上》)

(29)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左传·襄公七年》)

我们注意到，含有"既"字同下文发生关系的语段在语义上都是不自足的，它们都不能独立为句子，必须同下文结合在一起，语义上才完整。王力先生也说："'既'字多用于与下文发生关系的地方，一般不独立用。"[①]

与用在结句语段中的"既"字不同，用在与下文发生关系的语段中的"既"字的意义及用法又有进一步发展。根据语段之间的联系，在一定情况下，它进一步虚化为表示推论关系或并列关系的连

词。

三、连词性“既”字的意义和用法

用在句首语段表示“已然”义的副词“既”字进一步虚化，当它强调的时间性不强而因果性加强，或者不强调时间性，只表示两个平等或并列的行为动作或情况时，它就虚化成为连词，其中前者是推论连词，后者是并列连词。

（一）表示推论的连词“既”字的意义和用法

用在句首语段表示“已然”义的副词“既”字修饰的词语表示发生或实现在前的行为动作或情况状态，它有时成为后一行为动作或情况状态发生或实现的原因或根据。这时候，含有“既”字的语段同后面的语段不仅是时间关系，而且还有因果、条件关系的意味。比如：

(30)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

(31)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庄子·让王》）

在一定条件下，当“既”字不强调时间性，仅用来提出某一事实或情况作为前提，以引起下文的推论时，它就是连词了，比如：

(32)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墨子·法仪》）

(33)吾既许之矣，虽不及晋，必将出师。（《左传·襄公九年》）

(34)诸侯既有成行，必不战矣。（《左传·襄公十年》）

以上各例后面的语段中都有“必”字，表示肯定性推论，这为我们把前面语段中的“既”字理解为推论连词提供了依据。

有时候后面的语段前可以用“则”字，表示承接性推论。比如：

(35)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

(36)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言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则若性命、肌

朕不可易也。(《荀子·哀公》)

表示前提的分句还可以是"既……而……"形式,比如:

(37)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左传·文公七年》)

(38)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墨子·尚同中》)

"既"字引出一事实作为前提,还可以引起下文的询问或感叹,这也是表示推论的一种形式,比如:

(39)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庄子·齐物论》)

(40)既曰不可以不察义之所欲出,然则义何从出?(《墨子·天志中》)

(41)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左传·哀公十一年》)

(二)表示并列的连词"既"字的意义和用法

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既"字,也由用在同下文发生关系的语段中表"已然"义的副词"既"字虚化而来。我们先看下面的例子:

(42)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左传·僖公三十年》)

(43)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左传·宣公十一年》)

例中"既"字还是"已然"义副词,但可以看出,句中前后两个动作行为之间不仅仅是单纯的时间关系,它们其实是在时间上先后相继的两件并列的事情。从实质上讲,"既"字不仅表示"已然",更是肯定一种已经发生或成为事实的新情况。"既"字的这种语义特征是促使其进一步虚化为并列连词的动力。在下面的例子中,"既"字就已经是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了:

(44)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察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荀子·王霸》)

(45)且既为人君,而又为人臣,不如死。(《左传·文公十六年》)

(46)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孟子·离娄上》)

(47)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左传·僖公七年》)

(48)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

以上各例，(44)(45)是肯定性并列，(46)(47)是两非性并列，(47)可以看成是对待性并列。

“既”字作为连词，通常要和“又”、“亦”等连用，形成“既……又(亦)……”句式，这一句式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常用。

我们发现，无论表示推论还是表示并列，连词“既”字的位置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它只能出现在主语后，不能出现在主语前。赵元任先生说，汉语里，“除了少数介词性连词外，大多数连词都是副词性连词，既有连接的作用，也有修饰的作用。”②上古汉语中的连词“既”字就有这样的特征。

四、从“既”字的意义和用法看汉语实词虚化问题

上面我们讨论了上古汉语中“既”字的意义和用法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既”字不同意义和用法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反映了实词虚化的连续过程。考察“既”字不同意义和用法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出汉语实词虚化现象的某些规律性，同时也使我们对一词多类、一词多义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

实词虚化是指语言中某个有具体语义所指的实词，由于句法地位的改变或上下文语境等因素的影响，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失去较实的具体语义所指而增加较虚的成分，并最终完全失去具体的语义所指，变成单纯抽象的语法成分的整个过程。虚化是历时的，然而当某一实词发生虚化后，它的实词意义可能并不消失；虚化以后的意义也可以继续虚化为更虚的意义，而原虚化义也不必消失。这样，在共时的语言平面中就会出现原始义与不同层次的虚化义并存的局面，从而形成一词多类、一词多义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

是实词虚化的不同层次的结果，是反映在共时语言平面中的历时的语言现象。“既”字正是这样。在上古汉语中“既”字出现了动词“完毕”义、副词“不久”义和“已然”义，以及连词表推论和表并列等三种词性共五种用法，这实际上是由两次虚化过程而形成的三个语言层次，是语言历时发展的结果。动词“完毕”义是一个层次，它是虚化的起点；副词“不久”义和“已然”义是第二个层次，它由“完毕”义虚化而来，是第一次虚化的结果；表推论和表并列的连词是第三个层次，它由“已然”义副词虚化而来，是第二次虚化的结果。我们认为，正确理解虚化的过程以及虚化所形成的不同层次，是准确掌握“既”字的不同意义和用法及其相互关系的关键。

实词虚化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它表现在虚化前和虚化后的意义之间总存在一些两可的用法，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既”字也是这样，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以往讲古汉语语法的著作也大都涉及“既”字的意义和用法，但它们往往忽视语言的历时发展，不能把共时和历时两个语言平面结合起来，全面考察“既”字词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因而不能对“既”字的意义、用法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比较准确的解释。共时的语言平面是语言历时发展的结果，共时的语言平面中包含着历时的语言成分，只有把共时与历时两个语言平面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既”字的意义和用法。我们希望本文的考察能对科学地揭示一词多类、一词多义现象以及汉语实词虚化的某些规律性提供一些启示。

附　注

① 王力《古代汉语》第四册 1341 页,中华书局,1981 年 3 月第 2 版。

②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351 页,商务印书馆,1979 年 12 月第 1 版。

主要参考文献

何乐士等　1985　《古代汉语虚词通释》,北京出版社。

马建忠　1983　《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杨伯峻　1981　《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

杨树达　1954　《词诠》,中华书局。

杨树达　1984　《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



北京口语中的“着”

刘 一 之

§1. 现在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吸收了一些其他方言的词汇、语法而形成的。受自己的方言影响，每个人在用普通话写作时，多多少少会搀进一些方言的东西。这使得普通话的语法研究变得更复杂了。助词“着”的语法意义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再加上方言的影响，外语的影响，就变得更为复杂了。所以我们想先从北京口语入手，把北京话中的“着”研究透彻了，再进而研究普通话中的“着”。

§2. 关于“着”的语法意义，已经有不少人研究过了或正在研究。迄今为止，一般人都认为，“着”表示状态的持续或动作的进行，一般的教科书上也是这么写的。但是根据这样的解释，外国人造出了这样的句子：

我们说着话。

下着雨。

凡是会说北京话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不能说的，只有再加上一些话，句子才能成立，例如：

我们说着话，天就黑下来了。

天这么黑，又下着雨，我看就别去了。

所以，我们认为仅用进行或持续解释不清楚“着”的语法意义。我们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着”的语法意义。

§3.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动作进行”。比如一个动作或行为从 A 点开始到 B 点结束，

A ———— B

那么从 A 点到 B 点，就叫“动作进行”。在北京口语中，这种动作进行是用“呢”来表示的。比如：

A：你干什么呢？

B：吃饭呢。

“吃饭”这个动作正在进行。在这种时候，绝对不能说“吃着饭”。同样，我们可以说“睡觉呢”、“洗衣服呢”、“做功课呢”、“看电视呢”，而不能说“睡着觉”、“洗着衣服”、“做着功课”、“看着电视”。所以不能用“着”表示动作的进行。“着”能不能表示状态的持续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些句子，像“亮着灯”、“开着门”是不能单说的，后面也必须有话。但像“墙上挂着一幅画”这样的句子是可以单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谈到。而且表示状态的持续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比如：

我住在东四。

我们养了一只猫。

所以，说“着”是表示状态的持续，也不是很恰当，这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只有“着”才能表示状态的持续。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北京话表示持续是用其他的手段。

§4. 那么“着”的语法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搜集了《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带“着”的句子，发现这些句子首先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V 着(O)”是粘着的，必须后面还有话，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下着雨，就别出去了”、“开着门，还能透透风”，这一类出现的

频率大概是80%左右。另一类是自由的，像“听着”、“墙上挂着一幅画”。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这两类句子。

§5. 第一类句子，也就是粘着的句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我们先看A类。

A类：日本菜看着好看，吃着不好吃。
这事儿我琢磨着不行。
这衣服你穿着太大了。
走着太累了。

这类句子的“着”大部分可以用“起来”替换，而意思基本不变。句子中“V着”的意思是“通过V这个动作”，整个句子的意思是要说明通过某种行为动作，产生的某种感想或结论。比如“看着好看，吃着不好吃”，通过“看”和“吃”而得出了“好看不好吃”的结论。

§6. 再看B类。

B类：顺着河边走。
我们是论着辈儿叫的。
借着他爸爸的势力，横行霸道的。
大伙儿轮着，都过去试了试。
过去我们买着吃，现在我们做着吃。
别买了，借着看不好吗？

这类的“着”前也可以是介词、形容词。在现代北京话中，很多介词后面都可以带“着”。比如：

照着你说的办。
按着这样儿写。
比着他也不差什么。
同着他一块儿去。
跟着他学，学不出好儿来。

不能由着性子来。

趁着还热,赶紧吃吧。

我也管不了了,随着他去吧。

你冲着我发什么脾气?

当着面说。

凭着他那点儿本事,也敢揽这活。

向着这边儿来了。

介词所表示的意思是比较虚的,它不是一种行为动作,没有起点和终点,也无所谓进行或持续。所以在介词后的“着”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表持续或进行的。这类句子中即便“着”前是动词,也不表示持续或进行。比如“买着吃”、“做着吃”,是以“买”和“做”这两种方式来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样的例子,还有“租着住”、“站着睡”等等。“着”前也可以是形容词。比如:

凉着吃,还是热着吃?

意思是在“凉”的情况下吃呢,还是在“热”的情况下吃?

多着说,也就500块。

意思是在“往多里说”的情况下 ,也就500块。所以,B类“A/V/P着”的意思是“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情况下”,整个句子的意思是“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情况下”来进行某种行为动作。

§7. 现在我们看C类。

C类: 骑着车,又把该说的话想了一遍。

说着,站起来走了。

大伙儿教育着,他这毛病才慢慢改了。

扛着行李走过来。

这类是出现频率最多的一类。一般的语法书、教科书、论文中说“着”是表进行的也多是举的这类例子。但是,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所说的,这类的“V着(O)”和B类一样,也是表示在“某种情

况下”。比如：

吃着饭，又把那件事商量了一下。

“把那件事商量了一下”是在“吃饭”的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吃着饭”只是一种背景。再如：

我冒着大雨，等了你俩钟头。

“等了你俩钟头”是在“冒着大雨”的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有时，“V着(O)”还可以表示原因。比如：

刮着这么大的风，就别去了。

意思是，因为在“刮大风”这种情况下，就别去了。

所以，“V着(O)”的意思是给出了一个背景条件，一种情况，整个句子的意思是在这个背景下，或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什么事。

§8. 因为是在一种情况下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所以在时间上，大多是重叠的或重叠一部分。如：

(1) 冒着大雨，等了你俩钟头。 (重叠)

(2) 吃着饭，又把那件事商量了一下。 (重叠一部分)

(3) 大伙儿劝着，他才慢慢消了气。 (重叠一部分)

但是也可以是不重叠的。如：

(4) 说着，站起来走了。

“站起来走了”的时候到底说完没有呢？并不是很清楚，可以是说完，也可以没说完。

§9. 我们还有一个证据来证明我们以上的论断。在北京口

语中，表示动作行为的进行是用"呢"来表示的。如前面所举的例子：

A：你干什么呢？

B：做饭呢。

而不说"做着饭"也不说"做着饭呢"。在什么情况下，才使用"V着O呢"的形式呢？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A：来电话了，你接一下电话。

B：我做着饭呢。

B的意思是"因为我正处在做饭这种情况下"，所以不能接电话。虽然没有明说"不能接电话"，但摆出了情况，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样的例子还有：

A：你坐壶开水。

B：火上坐着锅呢。

意思是"在火上坐着锅"这种情况下，不能坐开水。

A：也不知道他在家不在家。

B：门开着呢。

意思是"在门开着"这种情况下，他在家。

§10.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V着(O)"只是给出了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指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或以什么样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V着(O)"所给出的并不是时间条件，例如不能说：

*我们吃着饭，他来了。

而只能说：

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来了。

我们正在吃饭，他来了。

我们正吃着饭，他来了。

我们正吃饭呢，他来了。

含有"……的时候"、"正"、"正在"的分句，给出的才是时间条件，它

们和主句的关系如下图：



“他来了”发生在“吃饭”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对比一下下面的句子：

我们吃着热乎乎的饭菜，身上才慢慢暖和起来。

意思是在“吃着热乎乎的饭菜”这种情况下，“身上才暖和起来”，而不是说“身上暖和起来”发生在“吃饭”的这段时间里。

§11. 现在我们讨论不粘着的“V着(O)”。含有“V着(O)”可以单说的句子主要有下面几种类型：

1. 句末有“呢”的句子。如：

我看着书呢。

电视开着呢。

2. 有些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后经常带“着”。如：

我算计着日子差不多了。

我估摸着他该来了。

3. 动词有副词(包括否定副词)修饰的句子。如：

他到哪儿都抱着条狗。

我头里没排着几个人。

4. 祈使句或表示打算的句子。如：

听着。

A：您坐着。(祈使)

B：我坐着。(打算)

5. 处所词+V着+数量词+名词。如：

桌上放着一杯茶。

院里种着两棵树。

我认为也可以把下面这些句子归入此类：

(身上)穿着一件衬衫。

(头上)戴着一顶运动帽。

第一种我们在§9中已经讨论过了。下面我们讨论第2、3、4、5种类型。

§12. 表现心理活动的动词后面带“着”。比较下面两个句子:

a. 我计划在这儿盖一间小厨房。

b. 我计划着在这儿盖一间小厨房。

a句的意思是有了一个计划,“要在这儿盖一间小厨房”。b句的意思是不仅有了一个计划,而且还有了一些具体的想法,比如盖多大的、从哪儿到哪儿、用什么材料等。再看下面的这些句子:

a. 我回来以后,一直琢磨这件事。
我估摸得五百块钱。

b. 我回来以后,一直琢磨着这件事。
我估摸着得五百块钱。

b组加了“着”以后,就有了一种“反复地”的意味。当然,这些动词本身的意思也可以反复地进行。比如,“反复地琢磨”、“反复地计划”。如果动词的意思不能反复进行呢?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a. 他一直爱你。　　b. 他一直爱着你。

a句和b句都表示持续,持续是用副词“一直”来表示的。那么加了“着”的b句和a句有什么不同呢?“一直爱着你”,有一种“一直处在爱你的状态中”的意味,强调的是在一种状态中。下面的例子也是同样:

你妈一直牵挂着你。

是说“你妈一直处在牵挂你”的状态中,但是这样的句子一般要求句中带一个副词,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

§13. 动词有副词修饰的句子。先看例句:

她到哪儿都带着条狗。

我老顺着他。

外边没写着价钱。

这种句子从意义上来说，其实不能算做是完全独立的句子。它需要听话人有和这句话有关的背景知识，才能完全了解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比如：

她到哪儿都带着条狗。

如果没有背景知识，听了这句话，我们仍然不知道说话人想说什么，只好问上一句“带着条狗怎么了？”说话人会解释：“她眼睛不好，狗能给她带路。”或者“怕人抢她钱呀。”或者“显白她有派呀。”或者“她一个人，闷得慌，狗也算个伴儿。”所以，这种句子虽然从语法上来说是独立的，但从语义上说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也只是给出了一种情况，或处于什么状态中，只有了解说这种话的背景，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粘着的“V 着”的句子，从语义角度来说，也不是独立的，和这类句子有共同点，只不过表现在语法上，一种可以独立，一种不可独立罢了。

§14. 现在我们讨论祈使句或表示打算的句子。在祈使句和表现打算的句子里出现的“着”，如果在动词后，有一种进入某种状态或保持某种状态的意味。比如：

听着！（进入到“听”的状态）

大伙儿活动着。（进入到“活动”的状态）

我们先吃着。（进入到“吃”的状态）

A:您坐着。

B:我坐着。（保持“坐”的状态）

如果在形容词后，似乎就只有命令的语气了。如：

快着！

慢着！

这大概是近代汉语中表命令语气的“着”的用法的残留。

§15. 现在我们讨论最后一种,处所词+动词+着+数量词+名词。例如:

桌上放着一杯茶。

我们把“(身上)穿着一条连衣裙”、“(脸上)戴着一副眼镜”也归入此类。

这类句子通常提供的是一种场景描写。好比要上演一出戏,大幕拉开了,我们所看到的场景是:地上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把茶壶、几个茶杯,……。在我们的日常谈话中,这类句子的作用也是如此,它是一种景色的描写或人的外表描写,是一种静态的描写。好像一种画面,作为背景出现 。而人们有声有色的活动就在这种背景下进行。

这类句子“着”前出现的动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既可以表示一个动作,又可以表示这个动作完成后的持续阶段,比如“放、堆、藏、锁”等。但是要表示动作后的持续,动词后一般要求有“着”“了”或“处所词+数量词”结构,好和动作本身相区别,如:

桌上放着一杯茶。
桌上放了一杯茶。
我放(在)桌上一杯茶。

但需要注意的是,动词后跟“着”或跟“了”,仅仅是描写的景色一样,而不是意思完全相同。“了”的语法意义是表示实现,虽然它也可以表示实现后的持续,如:

院子里种了五棵树。

意思是“某人在院子里种了五棵树”,强调的是“种”的动作的实现。而

院子里种着五棵树。

不关心“种”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它只是一种单纯地描写现在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说

天上飘着白云。

而不能说，

*天上飘了白云。

因为我们并不关心“飘”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带着五块钱就上路了”，也可以说“带了五块钱就上路了”，虽然说的是同一种情况，但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近代汉语中，“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频率要比现代北京话高，这是我们以后要研究的问题了。

§16.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北京口语中的“着”主要表现的是“在某种情况下”、“在某种状态下”、“以某种方式”、“通过某种行为”，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不能独立成句。即便是在少数可以独立成句的情况下，语义上仍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其他的知识来补充。

参 考 文 献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太田辰夫　1958　《中国语历史文法》，江南书院。

C·E·セ－ホこトつ　1987　《中国语动词の研究》，白帝社。

志村良治　1984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三冬社。

梅祖麟　1988　汉语方言里虚词“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

赵金铭　1979　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中国语文》第2期。

陈平　1988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第6期。

戴耀晶　1991　现代汉语持续体"着"的语义分析,邵敬敏主编《九十年代的语法思考》,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邓守信　1985　汉语动词的时间结构,《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马盛静恒　1985　汉语"了、过、是…的、着、在、呢"教材教法的构想,《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袁毓林　1992　祈使句式"V+着!"分析,《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石毓智　1992　论现代汉语的"体"范畴,《中国社会科学》。

刘宁生　1985　论"着"及其相关的两个动态范畴,《语言研究》第2期。

王惠　1993　"把"字句中的"了/着/过",《汉语学习》第1期。

陈刚　1980　试论"着"的用法及其与英语进行式的比较,《中国语文》第1期。

马希文　1987　北京方言里的"着",《方言》第1期。

徐丹　1992　汉语里的"在"与"着(著)",《中国语文》第6期。

于根元　1983　关于动词后附"着"的使用,《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费春元　1992　说"着",《语文研究》第2期。

宋金兰　1991　汉语助词"了"、"着"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民族语文》,第6期。

道布　1983　《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袁宾　1992　《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余志鸿　1992　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民族语文》第3期。

刘坚编　1985　《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盐见邦彦　1985　《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中文出版社。

重新审视“基本词汇”问题

石 安 石

一

人们谈论“基本词汇”已快半个世纪了，然而究竟什么是基本词汇，怎样划分基本词汇，还存在不小的问题。今天，它已成了不少语言学者望而生厌的话题。

众所周知，“基本词汇”作为术语进入语言学领域并为人们重视，始于五十年代斯大林的《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一文。在这篇仅有33页的汉译文中，“基本词汇”一共出现了23次。下面这段话集中表达了斯大林的观点：

> 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为所谓语言的词汇，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词，成为基本词汇的核心。基本词汇是比语言的词汇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给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①

还有一句话也很重要：

> 语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②

率先对“基本词汇”进行阐释并对中国学者影响甚大的是苏联学者M.C.古勒卓娃和Б.А.谢列布连尼柯夫的文章。文章提出确定基本词汇的三条标准，即：“(一)在长期(久)的历史时期中词的稳定性，(二)作为构词基础的能力，(三)全民性。”③

这三条，一接触实际，就遇到了麻烦。首先受到怀疑的是“构

词能力"一条。早在 1954 年 7 月就有林焘的文章指出"有构词能力的并不限于基本词汇","属于基本词汇的词也不见得都有构词能力"。[④]不过林文并未因此否认它作为划分标准的资格。"全民性"一条则在 1959 年出版的语言学教材中被修正为"全民常用性"(其后有的著作改称"普遍性")[⑤],因为除了社会习惯语之外,语言中所有的词都是全民的,否则语言的全民性就化为乌有了。"稳固性"一条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标准自身极大的模糊性。但总的说来,无论语言学教材还是词汇学专著,凡谈到"基本词汇"的,大体上仍是用那三条标准,而且往往以以下的说法加以敷衍:"这三个特征(按:即标准)是就基本词汇的一般性质来说的,并不能说基本词汇中的每一个词都具备这样三个条件。"[⑥]

A.A. 列弗尔玛茨基的见解独树一帜,在 1955 年出版的语言学教科书中讲基本词汇时,他提供的特征只有一个,那就是"中性"(нейтральной)词。即能"以同样的意义运用于任何言语体裁和任何语境之中",言语体裁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散文的和诗歌的,戏剧的和随笔的,社论的和新闻报导的,等等"。[⑦]他固然避开了难以解决的矛盾,但却让人分不清他说的基本词汇与通用词汇有什么不同。

二

那么,基本词汇究竟有没有它自己确定的领域呢?是否基本词汇本来就只是一个无法界定的虚构的概念呢?[⑧]

凭常识,可以看出,一种语言中成十万百万的词,它们在语言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差别很大。如果能从纷繁而众多的词当中挑出相对少数的、其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要的那部分来,不是没有意义

的。

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来看它的重要性。常用词汇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一般人或某个范围内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 。通用词汇的重要在于它在一定时期使用的范围广。基本词汇的重要性呢,在于,它作为语言词汇的基本部分,与语言的语法结构(文法构造)一起,成为“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不同的语言所以是各不相同,就是因为每个语言都有它的基本词汇和它的语法构造。”“都各有自己的、它们所特有的基础。”[9]它可以从共时系统中划分出来,但它又不是单纯的共时概念。如此看来,说它是全民常用的或普遍的,理所当然,说它是稳固的,也理所当然,说它有构词能力,也理所当然。三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关于全民常用性。这一条决定了它在语体或风格上是中性的;也决定了它的多义性。

关于稳固性。缺乏连续性的古词新用,不能以古词出现的时代的久远来定它的稳固性。例如,汉代,人们就以“玻璃”一词称呼天然水晶石一类东西(见东方朔《十洲记》);现代则借用它指一种人造的质地硬而脆的透明物体。“革命”出现更早,商周时代指变革天命,而且是作为短语存在的;今天的“革命”则有更新的含义。这些词是否具有稳固性,古词新词须分别考察。有多长的历史可算具有稳固性?周荐提出“时限当是不少于半个世纪”,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意见。[10]我想作两点补充。一是应在全民常用的条件下看时限,因为不少词在“红火”一阵之后就退出了全民常用的行列,尽管它可以长期存在,未必能认为具有稳固性(要知道,判定一个词的“死亡”期是非常困难的)。二是不止看历史,还要看发展前途。如果没有发展前途,尽管活跃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可以

超过50年)，也是不具有稳固性的；相反，尽管历史不长(比如不到50年)，然而如果可以预测它前途无量，那也无妨认为它是有稳固性的。

关于构词能力。如果说承认基本词汇中有些词构词能力强，有些词构词能力弱，有些词(不是个别的)没有构词能力，等于否定了构词能力这一标准。这不过是先用别的什么标准划出了基本词汇，再来描写各个成员构词能力的不同情况。为此，刘叔新的汉语词汇学专著就明确表示取消这一标准。[11]与此相反，谢晓安1958年的文章曾极力为这一标准辩护，并且认为它是“基本词的主要标志”。“词的有无构词能力是判断一个词是不是基本词的先决条件。”[12]但他并没有解决实际操作中遇到的矛盾。80年代，符准青的汉语词汇学专著重新提出，“在三个标准中，构词能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理由是“有很强的构词能力，说明它是稳固的，因为它构成那么多词，要在一个长时期中才能陆续完成。构词能力强，往往又能显示它的普遍性”。[13]这一说法的缺点是似乎构词能力(强)可以决定一切，如果真是这样，用构词能力(强)这一个标准不就行了？事实不是这样。比如说，一个在某一专门领域常用的词也完全可能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例如，“天文”，可以构成“天文表”“天文潮”“天文点”“天文馆”“天文台”“天文学”“天文钟”“天文测量”“天文测视”“天文单位”“天文导航”“天文年历”“天文曙暮”“天文数学”“天文数字”“天文卫星”“天文坐标”“天文大地网”“天文方位角”“天文基本点”“天文望远镜”等，构词能力可谓极强，但它活跃在天文学领域而不为全民常用，所以仍不宜看作基本词汇中的成员。然而，坚持运用构词能力这一标准，是十分可取的。这不仅符合一贯性原则，而且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其“给语言构成新词的基

础”。这样一来，凡没有构词能力的，不论其他情况如何，一律排除在基本词汇之外。例如下面这些虽然是通用常用的词(只举到拼音字母 B 打头的一小部分)，但仍不属于基本词汇：

巴结　把持　把守　把握　霸占　白饭　白费　白酒　白开水
白米　白面　白水　摆动　摆脱　败仗　拜年　拜师　拜寿
拜托　稗子　斑点　搬家　板子　半大　半价　半路　半天
伴唱　伴奏　办法　办理　帮忙　帮助　榜样　棒子　包庇
包袱　包干　包裹　包含　包括　宝贝　宝贵　宝石　宝物
保人　保养　保佑　保障　保重

按这要求，甚至“丈夫”“妻子”“父亲”“儿子”等如此通用常用的词都不进入基本词汇。这在不少人的语感上接受不了。笔者本人以前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人们头脑中早有一些说不出理由的考虑，不自觉地以通用词或常用词作为基本词汇的等同概念了。

我们无妨再进一步，只问构词能力的有无而不问它的强弱。在强调以构词能力强为标准的人看来，这会扩大了基本词汇的范围。是的，但这是合理的，我们不宜对基本词汇成员的构词能力要求过苛，何况强弱的尺度也很不好掌握。在不愿一以贯之地运用构词能力这一标准的人看来，这会缩小了基本词汇的范围。是的，但这正是一贯性原则的合理要求。我们只是在强调全民常用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强调构词能力。换句话说，具有构词能力是进入基本词汇的必要条件，是否充足，还须看是否符合另外两个标准。一个有构词能力的词，如果不符合另外两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进入基本词汇。除上文举到的专业性较强的“天文”外，历史太短的“展销”“打工”“离休”等也是。

计算某个成分的构词能力，应当看它在包含它的词中作为直接成分的组合能力，如，在“天文”中，“天”和“文”都参与了构词，而

在“天文台”中，则是“天文”和“台”参加了构词，不能算在“天”或“文”的构词能力的账中。同理，“人民代表大会”也不能作为“人民”或“代表”的构词能力的材料。

人名、地名以及商品名都不宜用作计算构词能力的材料，因为它们定名的主观性太大，而且数量难以统计，无法把握。

三

“词汇”作为术语，大致与英语 lexicon、法语 lexique、俄语 лексикон相当。外语中这些词都源于拉丁语的 lexis。lexis，确是“词或字”的意思，但作为现代语言学术语，早已不局限于“词”的范围。布龙菲尔德 30 年代讲 lexicon 时，就把“词和语素”都包括在内。[14]甚至称“一种语言里的全部语素就是它的 lexicon”。[15]《韦氏新世界美国英语词典》lexicon 一条完全袭用布氏的解释：Linguistic: The total stock of morphemes。[16]连“词”都不提了。这是又一个极端，我们并不赞同。但也不要排斥不成词语素。语言学界曾有“基本词汇”与“基本字汇”之争，实际是“词”（排斥不成词的语素）与“语素”（排斥合成词）之争。[17]如果我们把语言中语法结构和斯大林比喻为“建筑材料”的东西看成语言的两个对立的组成部分的话，那就不能否认词（不论单纯词还是合成词）和语素（不论是否成词）都是“建筑材料”，尽管在“建筑材料”内部两者性质上还有差别。

显然，用“词汇”是概括不了这两者的。我们想，无妨改用“语汇”这一术语。[18]用“语汇”取代了“词汇”，相应地也就要以“基本语汇”取代“基本词汇”。还是那三条标准，只是词和语素都是考察的对象。

我们采纳斯大林关于“语言的建筑材料”的提法，而不把这种“建筑材料”局限于词的范围之内。就俄语说，构成新词的材料也不总是整个的词，往往是词的词干部分，即不成词语素。而符合三个标准的现代汉语中的不成词语素是否也可进入基本词汇这个问题早就困惑着我国学者。40年前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中就透露出这个信息。他十分注意那些既有悠久历史又有较强构词能力的现代汉语中的不成词语素，努力发掘在口语中还可“作为单词使用的情况”，以便定它为“基本词”。[19]

总之，“语汇”是词（以及相当于词的固定短语）和语素的总汇，“基本语汇”则是基本词和基本语素的总汇。

这样做，更能体现语言的历史继承性。对于汉语，尤其如此。汉语语汇从古到今经历了词的合成化的大变化，在这个大变化中相当数量的单纯词（主要是单音词）成了不成词语素，而这些语素既有悠久的历史，又为全民常用，更有较强甚至很强的构词能力。它们始终都是活跃的不可或缺的汉语的建筑材料。信手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道”“民”“幻”“立”“首”“诉”“体”“童”等等。它们往往又可在某些时候“还魂”为单词，如出现在“各行其道”（交通标语）“军民一家”“以……为首”“非请莫入”“体内循环”等等当中。

这样做，也更便于说明方言间或亲属语言间的亲缘关系。例如，汉语各方言间，有的对应词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但就语素来说，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了。最好既比较词，又比较语素。

四

按照上面的意见，我们试着考察一下汉语基本语汇的状况。

我们主要以《现代汉语词典》1984年版所收普通话语汇为考

察对象,同时参考了《常用构词字典》[②]。随意抽出两个"打头字母"的词条:一个是词条较多的,即以B打头的;另一个是词条较少的,即以R打头的。

下面是按拼音以B打头的我们认为符合基本语汇条件的词和语素。其中,只能构造一个新词即构词能力极弱的,在括号内注出这个新词;构词能力特强的,在右上角标以※号。

八 巴 拔 靶 把(bǎ)^{1} 罢 霸 霸道(横行~) 坝 爸(~~) 白^{1}※ 白菜 白糖(绵~) 白天(大~) 白^{2}(~字) 白^{3} 百 百分 百姓(老~) 百货 摆^{1} 摆^{2} 败※ 拜 稗(~子) 斑 班※ 搬 搬弄(~是非) 板^{1}※ 版 半※ 半边(~天) 半夜(~三更) 拌 伴 扮 办※ 办公 办事(~员) 帮^{1} 帮^{2} 帮^{3} 榜 傍(~晚) 绑 棒 褒 包※ 包办(~婚姻) 包围(~圈) 包子 包 宝※ 保※ 保存 保管 保护 保健 保留 保守 保送(~生) 保温 保险 保育 保证 饱 报※ 报告 暴^{1}※ 爆 爆发 爆破(~筒) 豹 抱 刨 杯 背(bēi) 悲 卑 碑 北^{1} 北方 备※ 辈 背(bèi)^{1} 背^{2} 被^{1} 被^{3} 奔(bēn) 本^{1}※ 本^{2}※ 笨 逼 鼻 笔※ 比^{1}※ 比较 彼 闭 币 必 必然 必要(~性) 毕业 避 壁 臂 编 编辑 鞭 边※ 扁 贬 辨 辩 辩护 辫(~子) 变※ 遍 便(biàn)^{1} 标※ 标点(~符号) 标准 表※ 表面 表演(~唱) 憋 别(bié)^{1}※ 别^{2} 别^{3}(~针) 别(biè)(~扭) 宾 冰 兵※ 饼 病※ 并^{1} 并^{2} 拨 波※ 菠(~菜) 玻璃 剥(bō) 剥削 脖(~子) 博 薄(bó)^{1} 跛(~子) 捕 补※ 部※ 不※ 布^{1}※ 布^{2} 步^{1}

以B打头的词和语素大约有2700多个,其中可进入基本语汇的约174个,占总数的6%强。其中构词能力特强的有30个,占基本语汇成员的1.1%强。

再考察按拼音以R打头的词和语素。我们认为符合基本语汇条件的有以下这些:

然※ 燃 燃烧 染 让 饶 绕 惹 热※ 热水 人※ 人工 人力(～车) 人民 人生(～观) 人造 仁[1] 仁[2] 忍 认 任(rèn)※ 仍 日※ 容[1] 容[2] 溶 熔 绒 荣 荣誉 融 冗 柔 肉※ 如[1]※ 如意(～算盘) 如[2] 辱 乳 入※ 软 锐 闰 润 若[1] 若[2] 弱

按拼音以 R 打头的词和语素大约 740 个,其中可进入基本语汇的约 47 个,占总数的 6%强。其中构词能力特强的有 9 个,占基本语汇成员的 1.2%强。

前后两项统计,百分比如此接近,不知是否巧合。

总的说,基本语汇成员以单纯成分占绝对优势;其中构词能力特强的全是单纯成分(这个结论不能概括全部构词能力特强的成分,如“电视”),这些就是斯大林所说的“基本词汇的核心”(他叫“根词”)吧。

基本词汇毕竟是个模糊概念,它与非基本词汇之间并无一条截然划断的界限。不同的人掌握的尺度不同,各自确认的基本词汇成员不尽相同。这正如常用词与非常用词之间,通用词与非通用词之间的情况一样,并不表明它的不存在。

附　注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第 21 页。

② 同上,第 24 页。

③ 《研究语言的基本词汇的任务》,原载苏联《语言学问题》1953 年第 6 期;文章摘译载《新建设》1954 年 2 月号。

④ 林焘《汉语基本词汇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语文》1954 年 7 月号,第 8 页。

⑤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语言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

社，1959，第72页。

⑥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第13页。

⑦ А.А.Реформацкий，*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Москва，1955，стр.99.

⑧ 例如，伍铁平认为："'基本词汇'这一概念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语言学的概念，因为究竟怎样断定基本词汇，并没有一条客观的语言学的标准。"，见伍铁平《评三本新出版的语言学概论教科书》，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第151页。

⑨ A.C.契科巴瓦《语言学概论》第一编，周嘉桂、高名凯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第22页。

⑩ 周荐《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划分刍议》，载《南开学报》1987年第3期，第78页；又见周荐《词语的意义和结构》，天津古籍出版社，第112页。

⑪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第232－233页。

⑫ 谢晓安《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载《人文杂志》1958年第1期，第49页。

⑬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160页。

⑭ L.Bloomfield，Language，London，1955，Chap.16；汉译本《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6章。

⑮ 同上，p.162；汉译本第167页。

⑯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3rd College ed..

⑰ 参看《科学通报》第3卷第7期和《中国语文》1953年4月号、5月号、7月号上李荣、李向真、伯韩等的讨论文章。

⑱ 张志公主编的教材用"语汇"取代了"词汇"。不过，为"语汇"下的定义仍沿用了历来对"词汇"的解释，说"语汇就是全部使用中的词语的总汇"，而所谓"词语"则指"词和作用相当于词的成语之类"。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意思不同。见《现代汉语》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第109页。

⑲ 同⑥，第15页。

⑳ 傅兴岭、陈章焕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汉台关系词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

陈 保 亚

0. 引言

汉语和台语的语源关系是汉藏语系研究的难点①。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找出汉台之间有语音对应的关系词，整理出语音对应规则，然后确定这些有语音对应的关系词是同源词还是借词。因此，尽管关系词和语音对应规则不是确定语源关系的充分条件，却是确定语源关系的必要条件②，关系词和语音对应规则的质量对确定语源关系的准确性很关键。本文从2500多个基本词中找出了500多个汉台古代关系词，结合这些材料讨论了确定关系词和语音对应的一些原则，然后按照有序排列的方式给出了汉台声母的对应规则以及支持这些对应规则的关系词。这些材料对汉语史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

* 本文是我在徐通锵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的一部分，报告的题目为《关系词相对有阶分析与汉越语言联盟》。该项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该项研究的鉴定者唐作藩、王福堂、戴庆厦、胡坦、王洪君诸位先生对研究报告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已经为本文广泛采纳。在此对基金会和诸位先生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① 本文所谓的台语指狭义的台语，即由李方桂定义的台语，包括北部语群（以武鸣壮语、布依语为代表）、中部语群（以龙州壮语为代表）、西南部语群（以泰语、傣语、老挝语、掸语为代表）。这三个语群李方桂称为方言群。

② 这里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指数理逻辑中这两个概念的严格涵义。如果有A就有B，A就是B的充分条件；如果无A就无B，A就是B的必要条件。

有关汉台关系词的研究，李方桂、邢公畹、郑张尚芳、罗美珍、曾晓渝等在论证汉台同源时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找出了一定数量的关系词，无论我们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些关系词，这些研究对本文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启发作用，行文中不再一一注明。

本文共分：

1. 完全对应与不完全对应
2. 一致对应与不一致对应
3. 普遍对应与非普遍对应
4. 不完全对应和一致对应的相互制约
5. 汉台关系词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
6. 语义解释

1. 完全对应与不完全对应

像分析汉语一样，我们把台语的音节分成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所谓汉语和台语的完全对应是指声母、韵母、声调都对应，如果只是一方面或两方面对应，就是不完全对应。我们也可以按照辅音、元音、声调的划分来处理对应规则，这也是李方桂在《台语比较手册》中使用的办法。按照这种划分，完全对应是指音节中的辅音(领音和辅音韵尾)、元音、声调都和另一种语言相应的成分对应。我们甚至可以按照区别性特征来处理音节，不过这时的完全对应是指音节中区别性特征的完全对应。概括地说，完全对应是指音节中的每一个成分都要对应。因此，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划分音节，完全对应都是等价的。

完全对应要求声调也有对应。尽管上古汉语有无声调，有多少声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现代汉语诸方言在声调上对应得很

整齐，这说明汉语声调的产生和分化是有严格条件的，这种条件存在于原始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中，考虑声调的对应就等于考虑到原始汉语声调分化的条件，考虑到原始汉语中曾经有过的某些语音特征。这是完全对应的要求。因此，当我们在比较汉语和台语时，不仅要考虑声母和韵母的对应，还要考虑声调的对应，才能使原始汉语的各种语音特征都得到解释，符合完全对应的要求。如果不考虑声调对应，就可能把很多非同一时间的关系词放在一起比较，比如台语中有很多西南官话借词，它们的声母、韵母对应规则有时是和汉台早期关系词一致的，区别这些词是否是西南官话借词往往是靠声调的不一致对应。

2. 一致对应与不一致对应

让我们先观察下面表1、表2、表3的三组实例：

表1：台语内部关系词

词项	武鸣壮语	龙州壮语	布依语	西双版纳傣语	德宏傣语
	1	1	1	1	1
雨	fɯn¹	phən¹	vɯn¹	fun¹	fon¹
狗	ma¹	ma¹	ma¹	ma¹	ma¹

表2：汉台古代关系词

汉语	切韵音类	武鸣壮语	龙州壮语	布依语	西双版纳傣语	德宏傣语
阴平	阴平	1	1	1	1	1
三	心谈开一平咸	saːm¹	ɬaːm¹	saːm¹	saːm¹	saːm¹
姜(生～)①	见阳开三平宕	hiŋ¹	khiŋ¹	jiŋ¹	xiŋ¹	xiŋ¹

① “姜”作为一种菜，古字为“薑”，《说文》“薑，御湿之菜”。

表 3:台语中的西南官话借词

汉语	切韵音类	武鸣壮语	龙州壮语	布依语	西双版纳傣语	德宏傣语
阴平	阴平	6	1	5	6	6
光(明)	见唐合一平宕	kva:ŋ^{6} miŋ^{2}	kva:ŋ^{1} miŋ^{2}	kuaŋ^{5} min^{4}	kwa:ŋ^{6} min^{4}	kɔŋ^{6} min^{4}
宣(传)	心先合三平山	sen^{6} ɕen^{2}	ɬen^{1} ɕen^{2}	ɕian^{5} tsuan^{4}	sɛn^{6} sɔn^{4}	sɛn^{6} son^{3}

汉台古代关系词不仅在台汉之间对应,而且对应的调类和侗台语内部诸语言的调类对应一致,即 l 调对 l 调,或阴平对阴平。我们把这种对应称为一致对应。西南官话借词尽管也和原词对应,但调类和台语内部诸语言的调类对应并不一致,武鸣、西傣、德傣是 6 调和阴平对应,龙州是 1 调和阴平对应,布依是 5 调和阴平对应,造成这种对应方式的原因在于西南官话的借词是在原始台语分化成不同的语言以后在不同的空间借入这些语言的,由于这些分化后的台语语言按各自不同的音系以相似原则匹配西南官话借词(陈保亚 1996 上编 1.1),结果同一个西南官话借词在不同的台语言中被归入了不同的调类。可以把西南官话原词和台语的对应称为不一致对应。

后面会讨论到,在特定条件下,不完全对应的词也可以算作关系词。由于不完全对应很可能是不同时间层面的关系词,当我们的目的是比较汉台早期关系词时,不完全对应必须以一致对应为条件,才能作为早期关系词。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所谓的一致对应的关系词都是指既符合台语内部词汇对应,又符合汉台古代对应规则的关系词。一致对应是确定同一时间层面关系词的必要条

件(后面我们会看到,不是充分条件,由于接触中的再回归作用①,同一对应规则的时间可以延续很长,不同时间的关系词可能符合同一组语音对应规则)。

一致对应要求在音韵的历史比较中尽可能将两个语言集团的亲属语言或方言作普遍比较,这样才能看出是否符合一致对应。单独拿汉语和台语中的某个语言比较,比如单独拿武鸣壮语、龙州壮语或泰语跟汉语比,往往会把不同层面的关系词混杂在一起。我们在汉语和傣语接触的追踪研究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后面的汉台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中,我们先构拟台语的原始形式,然后再拿台语的原始形式和汉语比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满足一致对应。在后面我们还要谈到,原始形式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反映实际的读音,而在于反映关系语言的对应规则,使比较的关系词满足一致对应,尽可能保持在同一时间层面。

3. 普遍对应与非普遍对应

观察下面台语对应的材料:

词项	原始台语	武鸣(北部语群)	龙州(中部语群)	德傣(西南语群)
说	* wa^6	xwa^6	va^6	va^6
磨	* mu^6	mu^6	mu^6	
淡	* dam^6	$da\!:\!m^6$		

这里的三个语言分别代表了台语北部语群、中部语群和西南语群。* wa^6(说)在台语的三个语群中都对应得很整齐。* mu^6(磨)只在北部和中部两个语群中对应,普遍对应程度比 * wa^6 要低。* dam^6 只在北部语群中对应,普遍对应程度比 * wa^6 和 * mu^6 都

① 参见陈保亚(1996),上编 2.5.3。

低。我们说 * wa^6 的普遍对应程度最高，* mu^6 其次，* dam^6 最低。由于 * wa^6 在台语三大语群中都对应，可以称为普遍对应，* mu^6、* dam^6 只在部分语群中对应，可以称为非普遍对应。在后面的汉台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中可以看出，* wa^6（说）、* mu^6（磨）、* dam^6（淡）都和古汉语有对应，因此都是汉台关系词。尽管如此，从普遍对应的角度看，它们对应的普遍程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区别对进一步研究汉台关系有重要价值。在后面的汉台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中，这种区别都在“台语分布”一栏中注明，s、c、n 分别表示台语的西南语群、中部语群和北部语群。s、c、n 共同出现时表示汉台关系词在台语中普遍对应，如果只出现 n，表示只在北部语群中对应，等等。s1、s2、s3 分别表示西南语群和原始台语在声母、韵母、声调上有不一致对应的现象。c、n 加数字的涵义与此类似。

4. 不完全对应和一致对应的相互制约

符合完全对应的词可以确定是关系词。但是，在语言分化年代久远的情况下，用于建立语音对应规则的关系词可能比较少，有些语音对应规则可能建立不起来。这就是说，有些词可能找不到声母或韵母或声调对应规则的支持，但它们可能确实是关系词。当某个音类所辖的字比较少时，情况特别明显。这就需要考虑不完全对应的情况。

严格的一致对应能排除许多较晚时间层面的借词。更严格地说，语音对应规则越严格，越能把关系词限制在同一时间层面。所谓严格的对应是指声韵调完全一致对应，但这种要求对远古的原始语言来说难以达到。在有些情况下，只是三者中的两者对应，甚

至只是一方面对应。这两种情况都属于不完全对应。在侗台语和汉语的比较研究中,不少学者已经动用了这种不完全对应的材料,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增加了比较的材料,但代价是可能把偶然对应的实例看成是关系词,或者把不同时间层面的关系词放在同一时间层面。为了使比较分析尽可能精确,在动用不完全对应的材料时,我们提出几条限制原则。在解释限制原则前,让我们重新分析一下用语音对应的实例确定同源关系的实质。

确定语源关系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排除偶然对应,一是排除借词。概率很低的对应实例可以最大限度的排除偶然对应。从这种意义上说,台语诸语言在韵母上产生对应的实例通常都可以确定为关系词,因为韵母数量比较多,不容易产生偶然对应。原始汉语的韵母也比较多,汉语和台语在韵母上产生对应的实例也可以确定为汉台关系词。

只是声调对应很难确定关系词,因为声调数目太少,容易产生偶然对应,但在韵母对应的基础上,声调对应可以把关系词尽可能的限制在同一个层面,这是因为声调的调值容易变化,不同时间层面的关系词很容易在声调的不一致对应上显示出来。比如台语中切韵层面的关系词和西南官话层面的关系词在调类上的不一致对应就比较明显。

在不完全对应中,韵母和声调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也存在于声母和声调之间。由于声母的数量比韵母要少些,比韵母容易产生偶然对应,比如,侗水语中的佀佬、水、毛南的声母要稍多一些,但台语声母较少,这就形成了比较多的一对多的对应。台语中同一个声母经常和侗水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母对应。这时产生偶然对应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使用这种互补方式确定关系词时要

格外谨慎。

声母和韵母的同时对应能够排除偶然对应，但在声调不对应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是同一时间层面的对应。所以只在声母、韵母上对应的关系词通常不算严格对应的关系词。

总之，在不完全对应中，只有韵母、声调的同时对应有可能排除偶然对应，把对应实例限制在同一时间层面。即使如此，声母也应当是可解释的，即声母在发音部位上可以对应起来。

有些韵母所管辖的词很多，比如 a 韵母或以 a 为元音的韵母。如果一个词只是在这样的韵母上对应，即使参考声调的一致对应，产生偶然对应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为了避免这类实例进入我们的对应规则表，凡是不完全对应的实例，我们都要经过关系词的概率计算(陈保亚 1996，下编 5.2)，以确定它们不是偶然对应。

5. 台汉关系词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

用来证明一条语音对应规则的一组关系词可以称为施证实例。需要用语音对应规则来证明是否是关系词的实例可以称为受证实例。任何一个词或语素既是施证实例，又是受证实例，因为当一个词被当作证明语音对应规则的材料时，这个词首先应该是关系词，而这个词是否是关系词又需要语音对应规则来证明。语音对应规则也有施证实例和受证实例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定语音对应规则和确定关系词不是孤立的事实，而是在语义相关的基础上整个语音系统相互关联的复杂过程：要确定语音对应规则需要关系词，要确定关系词需要语音对应规则。考虑到完全对应的条件，这种关联过程更复杂。支持声母对应规则的关系词不应当只是在声母上对应，同时应该在韵母、声调上对应，这就需要

追问这些关系词的韵母、声调对应规则。支持韵母、声调对应规则的关系词也应该符合同样的条件。换个角度说，当我们证明一个词是否是关系词时，不能仅仅根据一组声母对应的实例，还需要找出韵母和声调对应的实例，而且这些施证实例本身又需要有大量施证实例加以证实。因此，关系词和语音对应规则的证明过程根本上是整个语言系统音韵和语义的对应关联过程，这就需要对所比较的词作完全对应和一致对应的排列，而不能仅仅列举几个实例来说明问题。所谓完全一致排列就是把关系词按照音类的音序排列出来，比如我们是按声韵调划分音节的，这时的完全一致排列需要分别对声母、韵母、声调作一致性有序排列，当这三个有序排列表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迅速查找到一个词，从表中看出该词的音类对应情况，这时关系词和语音对应规则才能真正确定下来。如果我们是按声母、韵头、韵腹、韵尾、声调划分音节，完全一致排列就需要有声母、韵头、韵腹、韵尾、声调五个有序表。概括地说，完全一致排列要求对音节的每一个成分作一致性排列。

完全一致排列是获得关系词词集的基本要求。由于这种排列是按照音类的音序排列，便于查找、判定、验证关系词和语音对应规则，我们把按这种排列的表称为有序对应规则表。限于篇幅，本文只给出了汉台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韵母和声调的有序对应规则表将另文给出。在汉台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中，我们首先按照汉语中古声母排序，然后再按照原始台语声母排序，这样台语和汉语的声母关系就可以显示出来。这种排序可以称为双相排序，两个首先排序的声母可以称为双相主项排序的声母。汉语中古声母根据传统三十六字母排序，我们采用的顺序是：

帮、滂、并、明、端、透、定、泥、来、精、清、从、心、斜、知、彻、澄、庄、初、

崇、山、章、昌、船、书、禅、日、见、溪、群、疑、晓、匣、影、云、余。

为了尽可能在汉台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中反映出声调、韵母的对应情况，在主项排序的前提下，我们再按照中古汉语的声调排序，然后按照台语的声调排序，这时声调的排序是双相非主项排序。汉语声调排序按照平上去入的顺序排列。声调非主项排序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在相同声母条件下，声调对应的情况。在声母主项排序、声调非主项排序的前提下，再对韵母作非主项排序，即先在中古汉语中对韵母排序，然后在原始台语中对韵母排序。这是为了在相同的声母、声调条件下，显示韵母对应的情况。汉语韵母排序分别按照"摄、开合、等"的顺序排列。摄的顺序是：

果、假、遇、蟹、止、效、流、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

在汉台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中，台语都根据原始拟音排序。用任何一种台语的实际语言排序，都不能反映普遍对应的情况和语音对应的面貌。因为有些关系词属于非普遍对应，并不在每个语言或方言中对应，如果我们以实际语言排序，比如说按照傣语的声韵调分别排序，那么其他台语有而傣语没有的关系词，就得不到排序，这些词的对应规则就显示不出来，这些关系词的地位就得不到确定。前面我们说古音构拟是一致对应的要求，这里我们又看到古音构拟对有序对应排列的意义。古音的构拟是很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不在于所构拟的古音能反映古代的读音，而在于能反映亲属语言或方言的对应规则。构拟出的系统应该理解成亲属语言的对应系统。从这种意义上看，对原始拟音的排序就是对语音对应规则的排序，构拟应该是音类上的一致而不是音质上的一致，因此构拟的原则首先应该是在对应规则上的准确而不是音质上的准确，这样我们才能够比较准确地通过有序对应规则表确定关系词。

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按照声母的清浊把中古汉语构拟成8个调，这并不是说中古汉语有8个调，而是为了反映中古汉语和汉语方言的对应规则，同时又能够和台语作有序比较。

需要小心的是，我们不能根据汉语构拟形式和台语构拟形式的相似来判定关系词，因为构拟的音质往往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根据相似性判定关系词就可能让人有意识地把汉语和台语的原始形式构拟得相似。

表中台语的拟音规则根据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但用以构拟的材料比《手册》多。由于好些关系词《手册》没有收入，相应的对应规则也没有被考虑，我们需要起用好些新的材料来证实这些新的关系词和对应规则，为此我们选择了傣语、龙州壮语、武鸣壮语分别作为台语西南、中部、北部三个语群的主要代表语言，并以李氏《手册》中的泰语、龙州话、剥隘语分别作这三个语群的主要参考材料。《手册》已经有拟音的我们直接给出《手册》的拟音，没有拟音的我们根据拟音规则构拟。选择傣语的理由是笔者对傣语有好几年的田野调查经验，掌握的材料较多，并且容易从语感上把握关系词的来龙去脉，容易断定一个词是否现在仍然在使用。另外笔者调查过和西双版纳相邻的老挝语(Laos)和德宏相邻的缅甸掸语(Shan)，这些语言都和傣语比较接近，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把握关系词的语义联系。选择龙州壮语的理由在于，龙州壮语李氏已经给出一部分词，《壮侗语言简志》也给出了一部分词，可以相互印证。选择武鸣壮语的理由是，目前出版的有关武鸣壮语的词汇集和字典比较丰富。选择傣语、龙州壮语、武鸣壮语作为三个语群的主要代表语言的理由还在于使用这三种语言的人口较多，因此这些语言的稳定性较强(我们研究接触得到的结论)；说这几种语言

的人在我们身边的也较多，可供我们随时复查。选择这三个点的另一个理由是，国内其他学者对这三个点的材料都有过一些调查，可以随时验证我们的材料的可靠性，以便随时进行复查和修正。

为了使比较的材料尽可能可靠，在台语构拟过程中，我们还动用了许多其他台语材料作补充材料。加上上面所提到的材料，所比较的台语三个语群的语言材料分布如下：

西南语群(SW)：德宏傣语，西双版纳傣语，金沙江傣语，红河傣雅语，老挝语，掸语(Shan)，泰语，阿含语(Ahom)，白傣语(Whete Tai)，黑傣(Black Tai)。

中部语群(CT)：龙州壮语，龙州壮语(龙州李)，Tay，Tho，Nung，T'ien－pao

北部语群(NT)：武鸣壮语，布依语，剥隘布依语

限于篇幅，台语的原始形式和现代台语诸语言和方言的对应规则表没有给出。

我们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李氏的原始台语拟音作了以下一些修改和补充：

李氏把西南语群的 o 和北部语群的 a 有对应的实例构拟成 e，理由是这种对应以唇辅音-p 或-m 为条件，但我们发现这种对应也可以出现在-k 前，所以我们把西南语群的 o 和北部语群的 a 有对应的实例按照比较简单的规则构拟成 * o。

龙州 kj 和武鸣 k，我们拟为 * kj。李氏《手册》中无此拟音。

个别实例根据新的材料作了更改。比如李氏把"钢"拟成 * xangl，主要根据是剥隘的材料，但我们参考龙州志、武鸣等地的材料后，"钢"应该构拟成 * kangl。

龙州的 * a:对武鸣的 * o:，李氏没有构拟，我们构拟成 ɔ。

武鸣的 h 和龙州的 z 有对应，傣语为 x，李氏没有构拟，我们

拟成 * hj。

"冰",我们拟成 * hml/rəil,李氏《手册》中无此字。李氏拟音系统中没有 * hml/r 声母,只有 * ml/r。

汉语部分先给出古字,然后给出反切的等韵学地位、上古拟音和中古拟音,拟音原则根据王力《汉语史稿》。为了解释中古音等呼系统的形成,王力在《汉语史稿》中给上古音加上了反映等呼的韵头。在具体处理过程中,有人在一定条件下把韵头和主要元音合并,比如 keek(解,锡部,开口二等),也可写成 kek。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依照王力的原则全部保留了上古音的韵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古音一定有韵头。

一个对应规则严格的关系词词集是分析语源关系的基础。有些词看上去像是汉台关系词,在以前的汉台比较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被列为汉台关系词,但一进入有序对应规则表就容易看出它们在对应规则上不严格。为便于参考和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古音质疑"一栏中,我们对这些关系词作了解释,数字 1 代表该汉字的声母和台语不对应,2 代表韵母不对应,3 代表声调不对应。

区分上古音和中古音层面的汉台关系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语音演变的规律性,上古对应的关系词在中古也对应。由于汉越密切接触,并且这种接触一直在进行,所以同一种音变规律可以在两个语言集团展开,比如浊音清化,舌头音变舌上音,这更增加了区分上古和中古汉台关系词的困难。

有人认为比较台语和汉语的关系词时,必须以汉语的上古音系为准,不能拿汉语中古音音系去比,更不能拿现代音系去比较。这是对历史比较法的误解。根据语言演变的规律性,台语和上古汉语有语音对应的词和中古汉语也有语音对应,和现代汉语诸方

言也有语音对应。这个道理和上古汉语音系对应于中古汉语音系，中古汉语音系对应于现代汉语音系的道理是一样的。上古音系优先论者可能认为通过上古音系的比较可以排除台语中的中古汉语借词。这是没有根据的。从我们的台汉关系词对应表中可以看出，台语对应于上古汉语的词和中古汉语通常也是对应的。从我们所建立的数据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词和现代汉语方言也是对应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台汉关系词中离析出西南官话借词，并不是因为台语对应于古汉语的关系词在西南官话中不对应，而是这些后起的西南官话借词对应规则跟中古汉语、上古汉语的对应规则不一致，我们在前面讨论一致对应和不一致对应时已经解释过这一点。这里我们又回到了一致对应的问题上。只要台语的词和汉语现代方言、汉语中古音有一致对应，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词的关系词地位会弱于台语和上古汉语对应的关系词。我们在台汉关系词对应规则表中列出中古拟音，也列出了上古拟音，并不是说上古拟音比中古拟音更重要，而是为了体现汉语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变化在台语中的反映。在汉台关系词声母有序对应表中，中古汉语拟音和上古汉语拟音应该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应该承认，汉语历史音韵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向入手，由今音推古音和由古音推今音。两个方向的研究应该相互补充。不过在我们的汉台关系词对应规则表中，古汉语的排序是以中古音为准的，这首先是因为古音的排序只能选择上古音或中古音中的一种，其次是因为通过切韵音系和现代方言的比较研究，中古音已经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中古的反切系统尤为重要，可以用来确定中古的声母和韵母系统。等韵学的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按中古音韵母的成分对中古音排序。现代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切韵音系有兼顾

南北方音的特点，由于空间的差异本质上就是时间的差异，切韵音系兼顾南北方音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某些上古音特点，因此古汉语按照中古音排序对连接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变化也有参考价值。当然我们在确定汉台可比词项的年代时需要以上古文献为准，即对应规则表中的古字限于汉代和汉代以前的文献中出现的字。

6. 语义解释

现在来考虑汉台关系词的语义标准。本尼迪克特曾提出一条确定同源词的原则，密切但不严格的语义对等(equivalence)优于严格的语义对等(P. K. Benedict 1939.4, p228)。这是考虑到语义的复杂变化。但这条原则也使人漫无边际的把一些词放在一起对比，缺少严格的标准，引起争论。李方桂拿汉语的"髑髅"(头骨)和台语的"骨"相比，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并没有严格的文献和考古证据证明"髑髅"有"骨头"的涵义。本尼迪克特之所以提出语义不严格对等的标准，原因是他所比较的语言主要是东南亚语言，这些语言的文字起源较晚，缺少文献资料。汉语就不是这样，汉字历史悠久，我们有大量的古文献资料可以利用，所以我们应该尽量追溯上古汉语文献的语义解释和词的用法来确定词在语义上的可比性。

我们对语义关系的要求控制得较严格，凡是用于比较的关系词必须有文献或考古证据证明它们对等，而不能仅仅根据语义上有这样那样的聚合关系就归入关系词，以避免漫无边际的把不同的词归入关系词。汉语的"髑髅"和台语的"骨"可以按照"骨头"这一语义特征形成聚合关系，构成一个聚合群，但没有直接或间接的

文献资料、考古资料证明两者对等。类似这样的实例，我们不纳入比较的范围。这些不太严格的语义对等实例，需要以后找到证据才能引用。只要我们把原则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是符合统计原则的。

无论是语音和语义上，我们都要求尽量严格，主要理由是汉越关系词并不少，我们目前缺少的是材料的准确而不是材料的丰富。

在对应词表中我们采取形式优先的原则，即不同的语音形式算不同的词项，而不管语义上是两个还是一个，是同义还是近义。从理论上说是考虑到不同语言的差异性，从实际操作看可以确定较客观有效的比较标准。如果按照语义分项目，就会出现很多麻烦。操台语的民族通常傍水而居，经常和水打交道，有关水的词汇就比较丰富：

词	德宏傣语	侗语	水语	毛南语
洗(洗手)	suk^8	$cjuk^9$	suk^8	zuk^7
洗(洗衣)	sak^8	sak^7	lak^7	zak^7
洗澡	$a{:}p^9(lam^3)$	$a{:}p^9$	$a{:}p^7$	$za{:}p^8$

这三个"洗"都满足常用、稳定(整齐的对应已经说明三个"洗"在原始侗台语中就已经存在)、构词力强的条件，因此三个"洗"都可以属于基本词汇。

如果我们依据语义分项，对应表中"洗"就只能出现一个项目，选择哪个"洗"来比就出现了困难，容易造成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论目标选择有利于自己结论的词项。根据形式选择比较项目，只要是有对应的都应该列举出来，这就有了统一的标准 。另外根据形式优先原则，对应规则表中能反映不同语言词汇系统的差异。

下面的语义解释只列出现在汉台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中不常

用的或不易理解其意义的古字。每一条解释分别列出今读 、古字、释义,然后用句号隔开。为便于查阅,按照今读的音序排列。释义一项中凡省略书名的都是指《说文》。

an4,闇,广雅·释诂:夜也。ba1,豝,豕部:牝豕也。biao1,标,木部:标,木杪末也,从木票声。dan4,窞,穴部:坎中小坎也。dian4,垫,土部:下也。diao3,扚,手部:疾击也。dun1,驐,广雅·魂:去势也,都昆切。e4,饦,食部:饥也,从食。fen2,黂,广雅·释草:麻也。gan4,绀,系部:帛深青扬赤色,从系甘声。gu3,罟,网部:网也,从网古声。gu3,股,广雅·释亲:股,胫也。gu3,贾,尔雅·释言:市也。gu3,扢,广雅·释诂:扢,磨也。he2,禾,禾部:嘉谷也。he2,阖,门部:阖,门扇也,一曰闭也。he2,龁,齿部:齧也。齿部:齧,噬也。jin1,斤,斤部:斫木斧也,象形。jiu4,厩,广部:马舍也。ju4,䀠,目部:左右视也,kou4,[illegible],广雅·释诂:笑也。ku3,苦,尔雅·释诂:穷也。kun1,䖵,䖵部:虫之总名也,读若昆。lan3,嬾,女部:懈也,怠也。liao3,了,广雅·释诂:讫也。luo2,箩,方言:所以注斛。na4,衲,广雅·释诂:衲,补也。ni3,泥,广雅·释训:泥泥,露也。nie4,筡,竹部:箝也。piao2,薸,广雅·释草:萍也。qian2,拑,手部:胁持也,从手甘声。shang1,鬺,鬲部:煮也。从鬲羊声。shu3,暑,日部:热也,从日者声。tuo1,沰,广雅·释言:磓也。广韵·灰韵:磓,落也。yan3,嬐,广雅·释诂:美也。yan3,弇,廾部:盖也。yan4,雁,鸟部:鹅也,从鸟人厂声。yi3,倚,人部:依也。zao4,燥 ,火部:乾也。ze2,笮,竹部:迫也。zhe2,虴,说文新附:虴,虴蜢,草上虫也。zhu4,祝,广雅·释诂:断也。zhuo2,酌,酉部:盛酒行觞也。zhuo2,擢,广雅·释诂:引也。

主要参考文献

陈保亚　1996　《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

陈彭年　宋　《宋本广韵》,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本。

丁度　宋　《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

丁声树　1981　《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中华书局。

董为光、曹广衢、严学宭　1984　《汉语和侗台语的亲缘关系》，日本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March.

段玉裁　清　《说文解字注》，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　1984　《壮汉词汇》，广西民族出版社。

广州外国语学院　1990　《泰汉词典》，商务印书馆。

郝懿行　清　《尔雅义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罗美珍　1992　《汉傣同源词辨》，《语言研究与应用》，商务印书馆。

王均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

王念孙　清　《广雅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邢公畹　1962　《论调类在台汉语比较研究上的重要性》，《中国语文》第 1 期。

1983　《汉语遇蟹止效流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语言研究》第 1 期。

1983　《"别离"一词在汉语台语的对应》，《民族语文》第 4 期。

1986　《汉语和侗傣语里的-m、-ng 交替现象》，《民族语文》第 4 期。

1989　《红河上游傣雅语》，语文出版社。

1990　《台语-am、-ap 韵里的汉语"关系字"研究》，《民族语文》第 2 期。

1991　《台语-an 韵里的汉语"关系字"研究》，《语言研究》第 1 期。

1991　《台语-i 韵里的汉语"关系字"》，载《语言研究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　《台语-au 韵里的汉语"关系字"研究》，《中国语文研究》(十)，香港。

1992　《台语-ok 韵是台汉语比较的关键》，《民族语文》第 6 期。

1993　《台汉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民族语文》第 5 期。

1993　《台汉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民族语文》第 5 期。

徐通锵　1991　《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许慎　东汉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

严学宭　1979　《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江汉语言学丛刊》第 1 辑，湖

北省语言学会编。
张公瑾　1982　《傣语指示词和汉语"者"字关系探源》,《民族语文》第4期。
张均如　1987　《广西平话中的壮语借词》,《语言研究》第1期。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第五研究室　1985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周祖谟　1966　《诗经韵字表》,《问学集》(上),中华书局。
朱骏声　清　《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本。
Li, Fanggui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台语比较手册》),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6　Sino-Tai, Papers for the 1st Japan-US Joined Seminar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guistics, Tokyo.
Zhang, Kun　1969　Sino-Tibetan words for "needle", Monumenta Serica Vol. XXVIII,译文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
　　1971　Sino-Tibetan "iron": * qhle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译文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
　　1976　The Prenasalized stop initials of Miao-Yao, Tibeto-Burman, and Chinese: A result of diffusion or Evidence of a Genetic Relationship?,《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译文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

汉台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

(排序方法:音序。排序顺序:汉语声母 + 台语声母 + 汉语声调 + 台语声调 + 汉语韵母 + 台语韵母)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不(他不来)	不	帮平流开三尤	piə	pĭəu1	* ʔbo5	scn	1
携带	把	帮上假开二马	peɑ	pa3	* ba2	scn	3
布;衣服	布	帮去遇合一暮	puɑ	pu5	* bu6	n	
沸(水开了)	沸	帮去止合三未	pĭwə:t	pĭwəi5	* bot8	s	
篱笆	笆	帮平假开二麻	peɑ	pa1	* fa1	scn	
方[形容词]	方	帮平宕合三阳	pĭwɑŋ	pĭwaŋ1	* fuŋ1	cn	
风俗	风	帮平通合三东	pĭwəm	pĭuŋ1	* fuŋ1	n	
斧	斧	帮上遇合三麌	pĭwo	pĭu3	* fu3	cn	
粉	粉	帮上臻合三吻	pĭwən	pĭuən3	* fən3	cn	
富	富	帮去流开三宥	pĭə:k	pĭəu5	* fu5	n	
粪	粪	帮去臻合三问	pĭwən	pĭuən5	* fun5	sn3	
发(—信)	发	帮入山合三月	pĭwat	pĭwɐt7	* fak9	sn	2
猪	豝	帮平假开二麻	peɑ	pa1	* hmu1	snc	13
包	包	帮平效开二肴	peəu	pau1	* pau1	n	
辫子	编	帮平山开三仙	pĭen	pĭɛn1	* pien1	cn	
鞭子	鞭	帮平山开三仙	pĭan	pĭɛn1	* pien1	cn	
分(分配)	分	帮平臻合三文	pĭwən	pĭuən1	* pən1	scn	2
冰	冰	帮平曾开三蒸	pĭəŋ	pĭəŋ1	* piŋ1	c	
兵	兵	帮平梗开三庚	pĭɑŋ	pĭɐŋ1	* piŋ1	cn	
板子	板	帮上山开二潸	pean	pan3	* pɛn3	s	
告诉	报	帮去效开一号	pəu	pɑu5	* pau5	scn	
半	半	帮去山合一换	puan	puɑn5	* pən5	cn	
北	北	帮入曾开一德	pək	pək7	* pək7	cn	
八	八	帮入山开二黠	peet	pæt7	* pɛt9	scn	
剥壳	剥	帮入江开二觉	peok	pɔk7	* pɔk9	scn	
倒塌	崩	帮平曾开一登	pəŋ	pəŋ1	* phəŋ1	s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豹	豹	帮去效开二效	pea:uk	pau5	* phau5	cn	
树梢	标	帮平效开三宵	pĭau	pĭɛu1	* plai1	sn	2
变	变	帮去山开三线	pian	pĭɛn5	* plien5	scn	
铺	铺	滂平遇合一模	phua	phu1	* pul	scn	
泡沫	泡	滂平效开二肴	pheəu	phau1	* pok7	sn	
肺	肺	滂去蟹合三废	phĭwa:t	phĭwɐi5	* pot9	scn	
倒(－掉)	泼	滂入山合一末	phuat	phuɑt7	* pɔk7	n	2
劈(劈柴),破,剖	破	滂去果合一过	phua	phuɑ5	* pha5	scn	
铺	铺	滂去遇合一暮	phua	phu5	* phu5	cn	
块、片	片	滂去山开四霰	phian	phien5	* phɛn5	scn	
拍	拍	滂入梗开二陌	pheak	phɐk7	* phak7	n	
劈	劈	滂入梗开四锡	phiek	phiek7	* phik7	c	
飘	飘	滂平效开三宵	phĭau	phĭɛu1	* pliu1	sn	
溢出	溢	并平臻合一魂	buən	buən2	* ʔbən4	c	
告诉	白	并入梗开二陌	beak	bɐk8	* ʔbɔk9	s	
胖;肥	肥	并平止合三微	bĭwəi	bĭwəi2	* bi2	scn	
浮萍	藨	并平效开三宵	bĭau	bĭɛu2	* biau2	n	
盘子	盘	并平山合一桓	buan	buɑn2	* ban2	scn	
盘(－头发)	盘	并平山合一桓	buan	buɑn2	* bun2	sn	
盆	盆	并平臻合一魂	buən	buən2	* bun2	cn	
朋	朋	并平曾开一登	bəŋ	bəŋ2	* bəŋ2	cn	
棚	棚	并平曾开一登	bəŋ	bəŋ2	* buŋ2	n	
平	平	并平梗开三庚	bieŋ	bĭɐŋ2	* beŋ2		
瓶	瓶	并平梗开四青	bieŋ	bieŋ2	* biŋ2	cn	
父亲	父	并上遇合三麌	bĭwa	bĭu4	* bɔ6	scn	
篦子	篦	并去止开三至	biei	bi6	* bəi6	n	
病	病	并去梗开三映	biaŋ	bĭɐŋ6	* beŋ6	cn	
补;缝	缝	并平通合三锺	bĭwoŋ	bĭwoŋ2	* fuŋ1	snc	
捆	缚	并入宕合三药	bĭwak	bĭwak8	* fruk9	scn	1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苎麻	黂	并平臻合三文	bǐwən	bǐuən2	* pan5	sc	13
耙	杷	并平假开二麻	bea	ba2	* phəl	scn	
白	白	并入梗开二陌	beak	bɐk8	* phɯek7	scn	
近	比	并去止开三至	bǐei	bi6	* phjai5	s	
浮	浮	并平流开三尤	bǐəu	bǐəu2	* vu2	scn	
坟	坟	并开臻合三文	bǐwən	bǐuən2	* vən2	c	
席子	蒲	并平遇合一模	bua	bu2	* vok10	sn	
穗子	芒	明平宕开一唐	maŋ	maŋ2	* bjeŋ2	n2	1
结实	蛮	明平山开二删	mean	man2	* hmən3	s	3
万	万	明去山合三愿	mǐwan	mǐwɐn6	* hmɯn5	s	
帽子	帽	明去效开一号	məu	mau6	* hmuək9	s	
磨	磨	明平果合一戈	mua	mua2	* mu2	n	
媒；媒人	媒	明平蟹合一灰	muə	mupi2	* məi2	n	
猫	猫	明平效开三宵	meau	mǐɛu2	* mɛu2	sc3n	
明	明	明平梗开三庚	mǐaŋ	mǐɐŋ2	* miŋ2	cn	
名	名	明平梗开三清	mǐeŋ	mǐɛŋ2	* miŋ2	cn	
马	马	明上假开二马	mea	ma4	* ma4	scn	
亩	亩	明上流开一厚	mə	məu4	* mǐəu4	cn	
网	网	明上宕合三养	mǐwaŋ	mǐwaŋ4	* mɔŋ4	n	
磨	磨	明去果合一过	mua	mua6	* mu6	cn	
墓	墓	明去遇合一暮	mua:k	mu6	* mɔ6	cn	
帽子	帽	明去效开一号	məu	mau6	* mau6	cn	
慢	慢	明去山开二谏	mean	man6	* man6	cn	
袜	袜	明入山合三月	mǐwat	mǐwɐt8	* mat8	cn	
麦子	麦	明入梗开二麦	meək	mæk8	* mek8	n	
木	木	明入通合一屋	muok	muk8	* mok8	n	
虫	虻	明平梗开二庚	meaŋ	mɐŋ2	* m1/reŋ2	scn	
未	未	明去止合三未	mǐwə:t	mǐwəi6	* vi6	sn	1
滴	滴	端入梗开四锡	tiek	tiek7	* ʔdik7	c	1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撑;顶	顶	端上梗开四迥	tieŋ	tieŋ3	* diŋ4	n	3
斗;争斗	斗	端上流开一厚	to	təu3	* dɔ6	sn	3
钉	钉	端去梗开四径	tieŋ	tieŋ5	* diŋ6	sn3	
栋	栋	端去通合一送	tuoŋ	tuŋ5	* dɔŋ6	n	
鸟	鸟	端上效开四筱	tiəu	tieu3	* n1/rok8	scn	1
都	都	端平遇合一模	tuɑ	tu1	* tu1	c	
堆	堆	端平蟹合一灰	tuəi	tuɒi1	* tɔi1	cn	
阉(阉公鸡)	驐	端平臻合一魂	tuən	tuən1	* tɔn1	sn	
灯	灯	端平曾开一登	təŋ	təŋ1	* tɯŋ1	cn	
钉	钉	端平梗开四青	tieŋ	tieŋ1	* tenŋ1	cn	
东	东	端平通合一东	tuoŋ	tuŋ1	* toŋ1	cn	
冬	冬	端平通合一冬	tuəm	tuoŋ1	* toŋ1	cn	
下面	底	端上蟹开四荠	tiei	tiei3	* te3	sc	
斗	斗	端上流开一厚	to	təu3	* təu3	cn	
斗	斗	端上流开一厚	to	təu3	* to3	cn	
点	点	端上咸开四忝	tiam	tiem3	* tiem3	cn	
胆;胆量	胆	端上咸开一敢	tam	tɑm3	* tam3	cn	
短	短	端上山合一缓	tuan	tuɑn3	* tin3	cn	2
等	等	端上曾开一等	təŋ	təŋ3	* təŋ3	c	
钉;敲;击	扚	端上效开四筱	tiəu	tieu3	* tɔk9	scn	
来	到	端去效开一号	tau	tɑu5	* təu3	sn	
对;对齐	对	端去蟹合一队	tuə:t	tuɒi5	* tɔi5	n	
对、双	对	端去蟹合一队	tuə:t	tuɒi5	* tɔi5	n	
对着	对	端去蟹合一队	tuə:t	tuɒi5	* tɔi5	n	
对;正确	对	端去蟹合一队	tuə:t	tuɒi5	* tɔi5	n	
碓	碓	端去蟹合一队	tuəi	tuɒi5	* tɔi5	n	
带(路)	带	端去蟹开一泰	ta:t	tɑi5	* tai5	n	
吊	吊	端去效开四啸	tiau	tieu5	* tiu5	n	
倒	倒	端去效开一号	tau	tɑu5	* tau5	n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底下	垫	端去咸开四㮇	tiəm	tiem5	* təm5	s	
断	断	端去山合一换	tuan	tuɑn5	* tɔn5	n	
搭(棚)	搭	端入咸开一合	təp	tɒp7	* tap7	n	
搭(车)	搭	端入咸开一合	təp	tɒp7	* tap7	n	
答	答	端入咸开一合	təp	tɒp7	* tɔp9	scn	
带(钱)	带	端去蟹开一泰	ta:t	tɑi5	* thɯ1	scn	23
梯子	梯	透平蟹开四齐	thiei	thiei	* ʔdl/rəil	scn	1
踩;踏	踏	透入咸开一合	thəp	thɒp7	* dap10	sn	1
托	讬	透入宕开一铎	thɑk	thɑk7	* fak9	scn	1
他	他	透平果开一歌	tha	thɑ1	* te1	n	
吞;咽	吞	透平臻开一痕	thən	thən1	* tən1	n	
煮	炖	透平臻合一魂	thuən	thuən1	* tom3	scn	23
剃	剃	透去蟹开四霁	thiei	thiei5	* təi5	cn	
替	替	透去蟹开四霁	thie:t	thiei5	* ti5	n	
听	听	透去梗开四径	thieŋ	thieŋ5	* tiŋ5	cn	
铁	铁	透入山开四屑	thiet	thiet7	* tiet7	n	
掉;落	沰	透入宕开一铎	thɑk	thɑk7	* tok7	scn	
加	添	透平咸开四添	thiam	thiem1	* them1	scn	
汤	汤	透平宕开一唐	thɑŋ	thɑŋ1	* tha:ŋ1	scn	
桶	桶	透上通合一董	thuoŋ	thuŋ3	* thuŋ3	cn	
兔	兔	透去遇合一暮	thuɑ	thu5	* thɔ5	cn	
退	退	透去蟹合一队	thuə:t	thuɒi5	* thɔi5	s3cn	
跳	跳	透去效开四啸	thiau	thieu5	* thiu5	cn	
木炭	炭	透去山开一翰	than	thɑn5	* than5	scn	
贴	贴	透入咸开四帖	thiap	thiep7	* thiep7	cn	
脱,卸	脱	透入山合一末	thuat	thuɑt7	* thɔt7	n	
团	团	定平山合一桓	duan	duɑn2	* ʔdun1	n	1
秤砣	砣	定平果合一戈	dua	suɑ2	* do2	n	
涂	涂	定平遇合一模	duɑ	du2	* da2	sc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条	条	定平效开四萧	diəu	dieu2	* dɛu2	cn	
桃树	桃	定平效开一豪	dau	dɑu2	* dau2	n	
逃	逃	定平效开一豪	dau	dɑu2	* deu2	n	
甜	甜	定平咸开四添	diam	diem2	* diem2	n	
池塘	潭	定平咸开一覃	dəm	dɒm2	* dəm2	c23n	
铜	铜	定平通合一东	duoŋ	duŋ2	* dɔŋ2	scn	
桶	筒	定平通合一东	duoŋ	duŋ2	* duŋ2	s	
坛子	坛	定平山开一寒	dan	dɑn2	* dəm4	s	
群	队	定去蟹合一队	duə:t	duɒi6	* duai2	sn	3
渡	渡	定去遇合一暮	dua:k	du6	* da6	scn	
地	地	定去止开三至	dia	di6	* di6	cn	
淡	淡	定去咸开一阚	dam	dɑm6	* dam6	n	
节	段	定去山合一换	duan	duɑn6	* dɔn6	scn	
斗;争斗	夺	定入山合一末	duat	duɑt8	* dɔ2	sc	2
笛子	笛	定入梗开四锡	diəuk	diek8	* dik8	n	
量,比较	度	定入宕开一铎	dak	dɑk8	* dak9	scn	
叠	叠	定入咸开四帖	diap	diep8	* dap10	sn	
单独	独	定入通合一屋	duok	duk8	* dɔk10	scn	
读	读	定入通合一屋	duok	duk8	* dɔk10	cn	
第	第	定去蟹开四霁	diei	diei6	* sai5	cn	1
只[量词]	头	定平流开一侯	do	dəu2	* tue1	scn3	1
掉	掉	定去效开四啸	dia:uk	dieu6	* tok7	scn	
毒	毒	定入通合一沃	duəuk	duok8	* tok8	n	
坑	塘	定平宕开一唐	daŋ	dɑŋ2	* thaŋ1	s	
岩洞	窨	定上咸开一感	dam	dɒm4	* thəm3	sn	
豆子	豆	定去流开一候	do	dəu6	* thue5	scn3	
公(雄)	特	定入曾开一德	dək	dək8	* thɯk7	scn	
洗	涤	定入梗开四锡	diəuk	diek8	* zuk8	s	1
里面	内	泥去蟹合一队	nuə:t	nuɒi6	* ?d1/rəi2	scn	13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粘,粘贴	黏	泥平咸开三盐	nĭam	nĭɛm2	* hnem1	cn	
脓	脓	泥平通合一冬	nuəm	nuoŋ2	* hnɔŋ1	scn	
那	那	泥上果开一哿	na	nɑ4	* hna3	s	
弓	弩	泥上遇合一姥	nuɑ	nu4	* hna3	scn	
糯稻	糯	泥去果合一过	nuo	nuɑ6	* hno1	s	3
镊子	苶	泥入咸开三叶	nĭap	nĭɛp8	* hnɛp9	sn	
碾(一米)	碾	泥上山开三狝	nĭan	nĭɛn4	* hn/hnɛn3	n	
南	南	泥平咸开一覃	nəm	nɒm2	* nam2	cn	
难	难	泥平山开一寒	nan	nɑn2	* nan2	cn	
能	能	泥平曾开一登	nə	nəŋ2	* nəŋ2	n	
闹	闹	泥去效开二效	neau	nau6	* nau6	n	
缝	衲	泥入咸开一合	nəp	nɒp8	* ɳep8	scn	
露水	泥	泥上蟹开四荠	niei	niei4	* nl/rai2	scn	13
懒	嬾	来上山开一旱	lan	lɑn4	* gran4	sc	1
勤奋;勤快	仂	来入曾开一德	lək	lək8	* khlak7	sc	1
雷	雷	来平蟹合一灰	luəi	luɒi2	* ləi1	c	
箩筐	箩	来平果开一歌	la	lɑ2	* la2	n	
离开	离	来平止开三支	lĭa	lĭe2	* li2	sn	
梨树	梨	来平止开三脂	lĭei	li2	* li2	n	
楼	楼	来平流开一侯	lo	ləu2	* ləu2	n	
镰刀	镰	来平咸开三盐	lĭam	lĭɛm2	* liem2	cn	
蓝	蓝	来平咸开一谈	lam	lɑm2	* lam2	cn	
淋	淋	来平深开三侵	lĭəm	lĭĕm2	* ləm2	c	
拦	栏	来平山开一寒	lan	lɑn2	* lan2	n	
凉	凉	来平宕开三阳	lĭaŋ	lĭaŋ2	* lɯeŋ2	c2n	
梁	梁	来平宕开三阳	lĭaŋ	lĭaŋ2	* lɯeŋ2	cn	
狼	狼	来平宕开一唐	laŋ	lɑŋ2	* laŋ2	c	
零	零	来平梗开四青	lieŋ	lieŋ2	* liŋ2	cn	
龙	龙	来平通合三锺	lĭwoŋ	lĭwoŋ2	* luŋ2	cn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笼	牢	来平效开一豪	ləu	lɑu2	* lau4	s	
了结;完;尽	了	来上效开四筱	liau	lieu4	* lɛu4	sn	
老	老	来上效开一皓	ləu	lɑu4	* lau4	n	
亮	亮	来去宕开三漾	lĭɑŋ	lĭaŋ6	* leŋ2	s	3
路	路	来去遇合一暮	luɑ:k	lu6	* lo6	cn	
赖(一人)	赖	来去蟹开一泰	la:t	lɑi6	* lai6	n	
乱	乱	来去山合一换	luan	luɑn6	* lun6	n	
绿	绿	来入通合三烛	lĭwok	lĭwok8	* lok8	n	
柳树	柳	来上流开三有	lĭəu	lĭəu4	* ljəu4	cn	
烂	烂	来去山开一翰	lan	lɑn6	* nan6	s	1
漏	漏	来去流开一候	lo	ləu6	* rue6	scn	1
老	老	来上效开一皓	ləu	lɑu4	* thəu3	sc	1
犁	犁	来平蟹开四齐	liei	liei2	* thləi1	scn	1
留	留	来平流开三尤	lĭəu	lĭəu2	* wəi4	s	1
六	六	来入通合三屋	lĭwəuk	lĭuk8	* xrok7	scn	1
煎	煎	精平山开三仙	tsĭan	tsĭɛn1	* tsien1	sn	
枣树	枣	精上效开一皓	tsəu	tsɑu3	* tsau3	n	
井	井	精上梗开三静	tsieŋ	tsĭɛŋ3	* tsiŋ3	cn	
借	借	精去假开三祃	tsĭɑ:k	tsĭa5	* tse5	sn	
再	再	精去蟹开一代	tsə	tsɒi5	* tsai5	cn	
箭	箭	精去山开三线	tsĭan	tsĭɛn5	* tsien5	n	
接	接	精入咸开三叶	tsĭap	tsĭɛp7	* tsip7	n	
麻雀	雀	精入宕开三药	tsĭauk	tsĭak7	* tsɔk9	sc	
酒	酒	精上流开三有	tsĭəu	tsĭəu3	* hləu3	scn	
早	早	精上效开一皓	tsəu	tsɑu3	* dzau4	scn	13
孩子;儿子	子	精上止开三止	tsĭə	tsĭə3	* luk10	scn	12
灶	灶	精去效开一号	tsəu:k	tsɑu5	* səu5	s	
娶	娶	清去遇合三遇	tshĭwo	tshĭu5	* tsu4	n	3
七	七	清入臻开三质	tshiet	tshiĕt7	* tset7	scn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喜鹊	鹊	清入宕开三药	tshĭak	tshĭak7	* tsak9	scn	
粗	粗	清平遇合一模	tshua	tshu1	* tshɔ1	cn	
秋	秋	清平流开三尤	tshĭəu	tshĭəu1	* tshĭəu1	cn	
粮仓	仓	清平宕开一唐	tshaŋ	tshaŋ1	* tshaŋ1	scn	
葱	葱	清平通合一东	tshuoŋ	tshuŋ1	* tshuŋ1	cn	
聪	聪	清平通合一东	tshuoŋ	tshuŋ1	* tshuŋ1	cn	
争抢	抢	清平宕开三阳	tshĭaŋ	tshĭaŋ1	* tshɯeŋ3	cn	
漆	漆	清入臻开三质	tshĭet	tshĭĕt7	* tshit7	cn	
千	千	清平山开四先	tshien	tshien1	* hin1	cn	1
推	推	从平蟹合一灰	dzuəi	dzuɒi2	* tshɔi1	n	1
就	就	从去流开三宥	dzĭəu	dzĭəu6	* gɔ4	s	3
嚼	嚼	从入宕开三药	dzĭauk	dzĭak8	* giau4	scn	2
钱	钱	从平山开三仙	dzĭan	dzĭɛn2	* dzien2	cn	
墙	墙	从平宕开三阳	dzĭaŋ	dzĭaŋ2	* dzieŋ2	cn	
跟随	从	从平通合三钟	dzĭwoŋ	dzĭwoŋ2	* dzɯem2	s	2
名字;字	字	从去止开三志	dzĭə	dzĭə6	* dzɯ6	scn	
就	就	从去流开三宥	dzĭəu	dzĭəu6	* dzĭəu6	c	
匠	匠	从去宕开三漾	dzĭaŋ	dzĭaŋ6	* dzaŋ6	scn	
干净	净	从去梗开三劲	dzĭeŋ	dzĭɛŋ6	* dziŋ6	n	
自	自	从去止开三至	dzĭe:t	dzi6	* ki3	c	3
晴	晴	从平梗开三清	dzĭeŋ	dzĭɛŋ2	* reŋ4	n3	1
孙	孙	心平臻合一魂	suən	suən1	* hlan1	scn	12
绳子;索子	索	心入宕开一铎	sak	sak7	* dzɯek10	scn	1
西	西	心平蟹开四齐	siei	siei1	* sai1	cn	
丝	丝	心平止开三之	sĭə	sĭə1	* si1	n	
三	三	心平咸开一谈	səm	sam1	* sam1	scn	
心	心	心平深开三侵	sĭəm	sĭĕm1	* sim1	cn	
腥	腥	心平梗开四青	sieŋ	sieŋ1	* siŋ1	n	
箱	箱	心平宕开三阳	sĭaŋ	sĭaŋ1	* sɯeŋ2	c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酸	酸	心平山合一桓	suan	suɑn1	* som3	scn	23
锁	锁	心上果合一果	sua	suɑ3	* sa3	c	
写	写	心上假开三马	sĭɑ	sĭa3	* se3	cn	
嫂	嫂	心上效开一皓	səu	sɑu3	* sau3	cn	
想	想	心上宕开三养	sĭɑŋ	sĭaŋ3	* sɯeŋ3	cn	
醒	醒	心上梗开四迥	sieŋ	sieŋ3	* siŋ3	c	
散开	散	心上山开一旱	san	sɑn3	* san5	scn	
细	细	心去蟹开四霁	siei	siei5	* səi5	cn	
四	四	心去止开三至	sie:t	si5	* si5	scn	
绣	绣	心去流开三宥	sĭəu	sĭəu5	* siu5	scn	
蒜	蒜	心去山合一换	suan	suɑn5	* sun5	cn	
算	算	心去山合一换	suan	suɑn5	* sun5	cn	
相信	信	心去臻开三震	sĭen	sĭĕn5	* sin5	cn	
书信	信	心去臻开三震	sĭen	sĭĕn5	* sin5	cn	
脾气	性	心去梗开三劲	sĭeŋ	sĭɛŋ5	* siŋ5	n	
姓	姓	心去梗开三劲	sĭeŋ	sĭɛŋ5	* siŋ5	n	
送	送	心去通合一送	suoŋ	suŋ5	* soŋ5	scn	
雪	雪	心入山合三薛	sĭwat	sĭwɛt7	* sit7	c	
塞	塞	心入曾开一德	sək	sək7	* sak7	cn	
撕	析	心入梗开四锡	siek	siek7	* sik9	scn	
锡	锡	心入梗开四锡	siek	siek7	* thrik7	scn	
干	燥	心上效开一皓	sau	sɑu3	* xiu5	scn	1
找;寻	索	心入宕开一铎	sɑk	sɑk7	* zɔk10	s	1
松树	松	邪平通合三锺	zĭwoŋ	zĭwoŋ2	* dzuŋ2	cn	
象	象	邪上宕开三养	zĭɑŋ	zĭaŋ4	* dzaŋ4	scn	
松	松	邪平通合三锺	zĭwoŋ	zĭwoŋ2	* soŋ1	n	1
蚊帐	帐	知去宕开三漾	tĭɑŋ	ʈĭaŋ5	* tsɯeŋ5	c	
中	中	知去通合三送	tĭwəm	ʈuŋ5	* tsuŋ5	c	
肘	肘	知上流开三有	tĭəu	ʈĭəu3	* sɔk9	s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啄	啄	知入江开二觉	teok	ȶɔk7	* tɔt9	scn	2
蚱蜢	虴	知入梗开二陌	teat	ȶɐk7	* trək7	scn	1
撑	撑	彻平梗开二庚	theaŋ	ȶhɐŋ1	* tsheŋ3	n	
拆	拆	彻入梗开二陌	theak	ȶhɐk7	* tshek7	n	
土(干土)	尘	澄平臻开三真	dĭen	ȡiĕn2	* ʔdin1	s	1
住(住在家里)	住	澄去遇合三遇	dĭwo	ȡĭu6	* ʔju5	scn	1
沉	沉	澄平深开三侵	dĭəm	ȡiĕm2	* tsom1	sn	
丈	丈	澄上宕开三养	dĭaŋ	ȡĭaŋ4	* tsaŋ5	sn3	3
拉	擢	澄入江开二觉	deauk	ȡɔk8	* dlak10	scn	1
久	长	澄平宕开三阳	dĭaŋ	ȡĭaŋ2	* hɯŋ1		
茶	茶	澄平假开二麻	dea	ȡa2	* dza2	scn	
锤	锤	澄平止合三支	dĭwa	ȡĭwe2	* dzui2	cn	
迟	迟	澄平止开三脂	diei	ȡi2	* dzi2	c	
挑选	择	澄入梗开二陌	deak	ȡɐk8	* lɯek10	sc	1
脏	浊	澄入江开二觉	deok	ȡɔk8	* rok8	s	1
筷子	箸	澄去遇开三御	dĭa	ȡĭo6	* thu5	scn23	1
织布机	柚	澄入通合三屋	dĭwəuk	ȡĭuk8	* thruk9	scn	1
洗	濯	澄入江开二觉	deauk	ȡɔk8	* zək8	scn	1
颤;抖;闪;眨	眨	庄入咸开二洽	tʃeap	tʃɐp7	* ʔjəp7	scn	1
窄	窄	庄入梗开二陌	tʃeak	tʃɐk7	* tsek7	c	
争抢;霸占;争	争	庄平梗开二耕	tʃeeŋ	tʃæŋ1	× dziŋ2	scn	1
榨	笮	庄入梗开二陌	tʃeak	tʃɐk7	* tɔk9	s	1
初一	初	初平遇开三鱼	tʃhĭa	tʃhĭo1	× tshɔ1	cn	
抄(书)	抄	初平效开二肴	tʃheau	tʃhau1	* tshau1	n	
窗	窗	初平江开二江	tʃheoŋ	tʃhɔŋ1	* tshuŋ1	n	
炒	炒	初上效开二巧	tʃheo	tʃhau3	* tsheu3	cn	
铲子	铲	初上山开二产	tʃhean	tʃhæn3	* tshan3	n	
插	插	初入咸开二洽	tʃheap	tʃhɐp7	* tshap7	scn	
帮助	助	崇去遇开三御	dʒĭa	dʒĭo6	* dzuai6	sn	1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床	床	崇平宕开三阳	dʒĭaŋ	dʒĭaŋ2	* zaŋ2	cn	
事情	事	崇去止开三志	dʒĭə	dʒĭə6	* zai6	cn	
生(小孩)	生	山平梗开二庚	ʃeeŋ	ʃɐŋ1	* tsɯ:ŋ4	n	13
收缩	缩	山入通合三屋	ʃĭwəuk	ʃĭuk7	* hrot7	sn	12
沙子	沙	山平假开二麻	ʃea	ʃa1	* sa1	n	
老师	师	山平止开三脂	ʃĭei	ʃi1	* sai1	cn	
生(小孩)	生	山平梗开二庚	ʃeeŋ	ʃɐŋ1	* seŋ1	n	
砖	砖	章平山合三仙	ȶĭwan	tɕĭwɛn1	* tsin1	n	
真	真	章平臻开三真	ȶĭen	tɕĭĕn1	* tsən1	cn	
蒸	蒸	章平曾开三蒸	ȶĭəŋ	tɕĭəŋ1	* tsaŋ1	c	
正	正	章平梗开三清	ȶĭeŋ	tɕĭɛŋ1	* tseŋ1	scn	
钟	钟	章平通合三锺	ȶĭwoŋ	tɕĭwoŋ1	* tsuŋ1	c	
主人	主	章上遇合三麌	ȶĭwo	tɕĭu3	* tsĭəu3	scn	
煮	煮	章上遇开三语	ȶĭa	tɕĭo3	* tsɯ3	cn	
纸	纸	章上止开三纸	ȶĭe	tɕĭe3	* tsi3	s2cn	
正	正	章去梗开三劲	ȶĭeŋ	tɕĭɛŋ5	* tsiŋ5	cn	
粥	粥	章入通合三屋	ȶĭwəuk	tɕĭuk7	* tsuk7	cn	
指;示	指	章上止开三旨	ȶĭei	tɕi3	* dzi4	sc	13
针	针	章平深开三侵	ȶĭəm	tɕĭĕm1	* khem1	scn	1
帚	帚	章上流开三有	ȶĭəu	tɕĭəu3	* sau5	n	
发抖	颤	章去山开三线	ȶĭan	tɕĭɛn5	* sən5	scn	
打	捶	章上止合三纸	ȶĭwa	tɕĭwe3	* ti1	sn	3
舀	酌	章入宕开三药	ȶĭauk	tɕĭak7	* tək7	scn	
倒(－掉),腾出	酌	章入宕开三药	ȶĭauk	tɕĭak7	* thək9	s	
折;断	祝	章入通合三屋	ȶĭwəuk	tɕĭuk7	* thrək7	scn	12
车	车	昌平假开三麻	ȶhĭa	tɕhĭa1	* tshe1	cn	
春	春	昌平臻合三谆	ȶhĭwən	tɕhĭuĕn1	* tshin1	cn	
尺	尺	昌入梗开三昔	ȶhĭak	tɕhĭɛk7	* tshik7	cn	
歌	唱	昌去宕开三漾	ȶhĭaŋ	tɕhĭaŋ5	* tshjɯeŋ5	cn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穿(针;珠子)	穿	昌平山合三仙	ṭhĭwan	tɕhĭwɛn	* ɕuen1	sn	1
称[动]	称	昌去曾开三证	thiəŋ	tɕhĭəŋ	* dzəŋ6	scn	1
抵触	触	昌入通合三烛	thiwok	tɕhĭwok7	* thjuk9	s	
喝;吸;啜	啜	昌入合三山薛			* zot8	sn	
神	神	船平臻开三真	ḍien	dʑĭĕn2	* zən2	cn	1
烧	烧	书平效开三宵	ɕiau	ɕĭɛu1	* ɕau4	n	3
叔	叔	书入通合三屋	ɕĭwəuk	ɕĭuk7	* ɕuk7	cn	
伸(伸手)	伸	书平臻开三真	ɕien	ɕĭĕn1	* jɯɯn6	sn	13
输	输	书平遇合三虞	ɕiwo	ɕĭu1	* sie1	scn	2
书	书	书平遇开三鱼	ɕĭɑ	ɕio1	* sɯ1	cn	
收	收	书平流开三尤	ɕĭəu	ɕĭəu1	* sĭəu1	cn	
伤	伤	书平宕开三阳	ɕĭɑŋ	ɕiaŋ1	* sieŋ1	n	
声音	声	书平梗开三清	ɕieŋ	ɕĭɛŋ1	* seŋ1	scn	
清洗	水	书上止合三旨	ɕiwəi	ɕwi3	* suai3	scn	
少	少	书上效开三小	ɕĭau	ɕĭɛu3	* siu3	n	
税	税	书去蟹合三祭	ɕiwa:t	ɕiwei5	* suəi5	s	
春	春	书平通合三锺	ɕĭwoŋ	ɕĭwoŋ1	* təm1	scn	12
煮	蕩	书平宕开三阳	ɕĭɑŋ	ɕĭaŋ1	* thruŋ1	scn	
头	首	书上流开三有	ɕĭəu	ɕĭəu3	* thrəu3	scn	
屎	屎	书上止开三旨	ɕiei	ɕi3	* xei3	scn	1
热	暑	书上遇开三语	ɕĭɑ	ɕio3	* ɣau3	n	1
湿	湿	书入深开三缉	ɕiəp	ɕĭĕp7	* zap8	s	1
城	城	禅平梗开三清	ʑĭeŋ	ʑĭɛŋ2	* dzeŋ2	scn	
是的	是	禅上止开三纸	ʑie	ʑĭe4	* dzeɯ6	scn	
拾(拣)	拾	禅入深开三缉	ʑĭəp	ʑĭĕp8	* kep7	scn	1
十	十	禅入深开三缉	ʑĭəp	ʑĭĕp8	* sip7	scn	
熟	熟	禅入通合三屋	ʑĭwəuk	ʑĭuk8	* suk7	scn	
时	时	禅平止开三之	ʑĭə	ʑĭə2	* zi2	cn	
软	软	日上山开三狝	ɲĭan	nʑĭɛn4	* ʔɔn5	scn	13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你	尔	日上止开三纸	ȵiei	nʑie4	* mɯŋ2	scn	23
你	尔	日上止开三纸	ȵiei	nʑie4	* ni6	c	
肉	肉	日入通合三屋	ȵiwəuk	nʑiuk8	* nɯe4	scn?	2
热	热	日入山开三薛	ȵiat	nʑiɛt8	* nat9	n	
染	染	日上咸开三琰	ȵiam	nʑiɛm4	* ȵɔm4	scn	
忍	忍	日上臻开三轸	ȵiən	nʑiĕn4	* ȵən4	n	
仁儿	蕊	日上止合三纸	ȵiwa	nʑiwe4	* ȵui6	n	
二	二	日去止开三至	ȵiei	nʑi6	* ȵi6	scn	
筋	筋	见平臻开三欣	kiən	kiən1	* ʔjen1	c3n	1
枷锁	枷	见平假开二麻	kea	ka1	* ga2	sn	
镰刀	钩	见平流开一侯	ko	kəu1	* giau2	scn	
弯的;钩的	钩	见平流开一侯	ko	kəu1	* go2	cn	
猫头鹰	枭	见平效开四萧	kiau	kieu1	* gəu4	scn	3
生意;买卖	贾	见上遇合一姥	kuɑ	ku3	* ga2	sn	3
卡住	哽	见上梗开二梗	keɑŋ	kɐŋ3	* gɛn4	s	23
价钱;贵	价	见去假开二祃	keɑ	ka5	* ga6	scn	
搅	搅	见上效开二巧	keəuk	kau3	* glau4	n	13
网	罟	见上遇合一姥	kuɑ	ku3	* hɛ1	scn	23
叫	叫	见去效开四啸	kiəu	kieu5	* hjeu6	n	
公公	公	见平通合一东	kuoŋ	kuŋ1	* hloŋ1	s	1
蛆	蚰	见平臻合一魂	kuən	kuən1	* hnɔn1	scn	
夹	夹	见入咸开二洽	keap	kɐp7	* hȵɛp7	sn	
甜	甘	见平咸开一谈	kam	kɑm1	* hwan1	scn	
歌	歌	见平果开一歌	ka	kɑ1	* kɔ1	cn	
街	街	见平蟹开二佳	kee	kai1	* kai1	n	
钩(动)	钩	见平流开一侯	ko	kəu1	* kəu1	n	
斤	斤	见平臻开三欣	kiən	kiən1	* kən1	cn	
缸	缸	见平宕开一唐	kɑŋ	kɑŋ1	* kaŋ1	n	
钢	钢	见平宕开一唐	kɑŋ	kɑŋ1	* kaŋ1	scn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弓	弓	见平通合三东	kĭwəŋ	kĭuŋ1	* koŋ1	scn	
弯(弯腰);躬	躬	见平通合三东	kĭwəm	kĭuŋ1	* kom3	scn	3
姑	姑	见平遇合一模	kuɑ	ku1	* ku5	c	
鸡	鸡	见平蟹开四齐	kie	kiei1	* kəi5	scn	
硬	坚	见平山开四先	kien	kien1	* kɛn5	sn	
弯(弯腰);躬	躬	见平通合三东	kĭwəm	kĭuŋ1	* kəŋ5	n	
解	解	见上蟹开二蟹	keek	kai3	* kɛ3	scn	
改	改	见上蟹开一海	kə	kɒi3	* ke3	c	
多少;几	幾	见上止开三尾	kĭəi	kĭəi3	* ki3	scn	
缠绕	绞	见上效开二巧	keau	kau3	* kiau3	scn	
九	九	见上流开三有	kĭəu	kĭəu3	* kĭəu3	scn	
减	减	见上咸开二豏	keəm	kɐm3	* kem3	n	
敢	敢	见上咸开一敢	kam	kɑm3	* kam3	cn	
管	管	见上山合一缓	kuan	kuɑn3	* kun3	n	
拣	拣	见上山开二产	kean	kæn3	* ken3	n	
茎;杆;梗	秆	见上山开一旱	kan	kɑn3	* kan3	scn	
拱	拱	见上通合三肿	kĭwoŋ	kĭwoŋ3	* koŋ5	s	
看;看望	瞿	见去遇合三遇	kĭwo	kĭu5	* kəu3	n	
故事	故	见去遇合一暮	kuɑ	ku5	* kɔ3	n	
个(一个人)	个	见去果开一个	kɑ	kɑ5	* kɔ4	s	3
锯	锯	见去遇开三御	kĭɑ	kĭo5	* kɯ5	cn	
记	记	见去止开三志	kĭə	kĭə5	* ki5	cn	
禁(-止)	禁	见去深开三沁	kĭəm	kĭĕm5	* kim5	n	
罐子	罐	见去山合一换	kuan	kuɑn5	* kun5	n	
灌(水)	灌	见去山合一换	kuan	kuɑn5	* kun5	n	
镜子	镜	见去梗开三映	kĭɑŋ	kĭɐŋ5	* kiŋ5	cn	
芥菜	芥	见去蟹开二怪	kea:t	kɐi5	* kat7	sn	
鸽	鸽	见入咸开一合	kəp	kɒp7	* kap7	cn	
结冰	结	见入山开四屑	kiet	kiet7	* kiet7	scn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角	角	见入江开二觉	keok	kɔk7	* kɔk7	c	
国	国	见入曾合一德	kuək	kuək7	* kuk7	cn	
隔	隔	见入梗开二麦	keek	kæk7	* kek7	n	
剪	铗	见入咸开四帖	kiap	kiep7	* kip9	s	
砍;切;割	割	见入山开一曷	kat	kɑt7	* kat9	cn	
头帕;巾	巾	见平臻开三真	kĭən	kĭĕn1	* khɯn1	scn	
腿	股	见上遇合一姥	kuɑ	ku3	* kha1	scn	3
紧;牢实;坚	紧	见上臻开三轸	kĭen	kĭĕn3	* khɛn3	sn	
角	角	见入江开二觉	keok	kɔk7	* khəu1	sn	2
硬	僵	见平宕开三阳	kĭaŋ	kĭaŋ1	* khlɛŋ1	scn	1
鸽子	鸠	见平流开三尤	kĭəu	kĭəu1	* khrəu1	scn	1
锄头	钁	见入宕合三药	kĭwɑk	khwak7	* khwak7	sc2n	
救	救	见去流开三宥	kĭəu	kĭəu5	* kjĭəu5	cn	1
关(牛,猪,鸡)	关	见平山合二删	koan	kwan1	* klɔn1	scn2	
假	假	见上假开二马	keɑ	ka3	* kla3	cn	
讲;说	讲	见上江开二讲	keoŋ	kɔŋ3	* kla:ŋ3	cn	
秧苗;禾苗	稼	见去假开二祃	keɑ	ka5	* kla3	scn	
告诉	告	见去效开一号	kə:uk	kɑu5	* klau5	s	
剑	剑	见去咸合三梵	kĭwam	kĭwɐm5	* kliem5	n	
紫	绀	见去咸开一勘	kam	kɒm5	* kləm5	scn	
甲(龟甲、鳞甲)	甲	见入咸开二狎	keap	kap7	* klap7	cn1	
瓜	瓜	见平假合二麻	koɑ	kwa1	* kwa1	cn	
龟	龟	见平止合三脂	kĭwə	kwi1	* kwi1	cn	
宽;广	广	见上宕合一荡	kuɑŋ	kuɑŋ3	* kwaŋ3	scn3	
经过	过	见去果合一过	kua	kuɑ5	* kwa5	cn	
怪	怪	见去蟹合二怪	koə	kwɐi5	* kwai5	n	
搓	扢	见入臻合一没	kuət	kuət7	* sat9	n	1
篙子(撑船用)	篙	见平效开一豪	kau	kɑu1	* xau1	n	
官,君	官	见平山合一桓	kuan	kuɑn1	* xun1	sn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姜	姜	见平宕开三阳	kĭaŋ	kĭaŋ1	* xiŋ1	scn	
嫁	嫁	见去假开二祃	kea	ka5	* xa5	scn	
刮毛	刮	见入山合二辖	koat	kwat7	* xut9	scn12	
金	金	见平深开三侵	kĭəm	kĭĕm1	* ɣəm2	sc3n13	
圈;牢	厩	见去流开三宥	kĭəu	kĭəu5	* ɣɔk10	sc	
斧头	斤	见平臻开三欣	kĭən	kĭən1	* xwan1	sn	12
欠	欠	溪去咸合三梵	khĭwam	khĭwɐm5	* ʔjiem5	n	1
揭	揭	溪入山开三薛	khĭat	khĭɛt7	* kɯt7	n	
开花	开	溪平蟹开一咍	khəi	khɒi1	* khai1	cn	
穷	苦	溪上遇合一姥	khua	khu3	* kho3	cn	
靠	靠	溪去效开一号	khə:uk	khɑu5	* khəu5	c	
炕;烤	炕	溪去宕开一宕	khaŋ	khaŋ5	* khaŋ5	cn	
缺	缺	溪入山合四屑	khiwat	khiwet7	* khat9	s	
刻	契	溪入山开四屑	khiat	khiet7	* khit9	sn	
空	空	溪平通合一东	khuoŋ	khuŋ1	* kloŋ1	sn	
盒;壳	壳	溪入江开二觉	kheok	khɔk7	* klək7	s	
开(开门)	开	溪平蟹开一咍	khəi	khɒi1	* xəi1	scn2	
拉	牵	溪平山开四先	khien	khien1	* xen1	scn	
客人	客	溪入梗开二陌	kheak	khɐk7	* xɛk9	s	
溪	溪	溪平蟹开四齐	khie	khiei1	* xruəi3	scn	
笑	訁口	溪上流开一厚	kho	khəu3	* xrue1	scn	23
快	快	溪去蟹合二夬	khoa:t	khwæi5	* xwai5	scn	
鱼鳍	鳍	群平止开三脂	gĭei	gi2	* gi2	n	
旗	旗	群平止开三之	gĭə	gĭə2	* gi2	cn	
桥	桥	群平效开三宵	gĭau	gĭɛu2	* giu2	cn	
剪子;钳子;火钳	钳	群平咸开三盐	gĭam	gĭɛm2	* gim2	scn	
勤快	勤	群平臻开三欣	gĭən	gĭən2	* gən4	cn	
舅	舅	群上流开三有	gĭəu	gĭəu4	* gau4	c	
轿子	轿	群去效开三笑	gĭau	gĭɛu6	* giu6	n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臼	臼	群上流开三有	giəu	gĭəu4	* grok8	sn	
裙	裙	群平臻合三文	giwən	gĭuən2	* gwun2	cn	3
跪	跪	群上止合三纸	giwa	gĭwe4	* gwi6	cn	
握;拿;持	拑	群平咸开三盐	giam	gĭɛm2	* kəm1	scn	
旧	旧	群去流开三宥	giə	gĭəu6	* kəu5	scn	
茄子	茄	群平果开三戈	gia	gĭɑ2	* khuɯe1	scn	
骑	骑	群平止开三支	gia	gĭe2	* khi5	scn	3
球	球	群平流开三尤	giəu	gĭəu2	* kjau2	cn	1
挖;掘	掘	群入臻合三物	giwət	gĭuət8	* xut9	scn	1
水牛	犪	群平止合三脂	giwəu	gwi2	* ɣwai2	scn	1
五	五	疑上遇合一姥	ŋuɑ	ŋu4	* ha3	scn	
鹅	雁	疑去山开二谏	ŋean	ŋan6	* han5	scn	1
芽	芽	疑平假开二麻	ŋeɑ	ŋa2	* ŋa2	n	
象牙	牙	疑平假开二麻	ŋeɑ	ŋa2	* ŋa2	scn	
黄牛	牛	疑平流开三尤	ŋiə	ŋĭəu2	* ŋue2	sc	
银子	银	疑平臻开三真	ŋiən	ŋĭĕn2	* ŋən2	scn	
藕	藕	疑上流开一厚	ŋo	ŋəu4	* ŋəu4	sn	
我	我	疑上果开一哿	ŋa	ŋɑ4	* ŋo6	c	
误(耽误)	误	疑去遇合一暮	ŋuɑ	ŋu6	* ŋu6	n	
艾	艾	疑去蟹开一泰	ŋa:t	ŋɑi6	* ŋai6	n	
话;歌	吟	疑平深开三侵	ŋiəm	ŋĭĕm2	* ɣwam2	sc	1
香	香	晓平宕开三阳	xiɑŋ	xĭaŋ1	* ʔjieŋ1	n	1
吻;亲;吸;吮	吸	晓入深开三缉	xiəp	xĭĕp7	* tsup7	scn	1
石灰	灰	晓平蟹合一灰	xuə	xuɒi1	* hɔi1	cn	
海	海	晓上蟹开一海	xə	xɒi3	* hai3	cn	
闻	嗅	晓去流开三宥	xiəu	xĭəu5	* hŋ̊ou5	n	1
吠、狗叫	吼	晓上流开一厚	xo	xəu3	* hrəu5	scn	1
花(眼花)	花	晓平假合二麻	xoɑ	xwa1	* hwa1	n	
鼾	鼾	晓平山开一寒	xan	xɑn1	* kron1	sn	1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火	焜	晓上止合三尾	xĭwəi	xĭwəi3	* vɛi2	scn	13
喊	喊	晓上咸开一敢	xəm	xɑm3	* xem5	n	
戏	戏	晓去止开三寘	xĭa	xĭe5	* xi5	n	
含	含	匣平咸开一覃	ɣəm	ɣɒm2	* ʔom1	sn3	
咸	咸	匣平咸开二咸	ɣeəm	ɣɐm2	* gem2	sc	
窄	狭	匣入咸开二洽	ɣeap	ɣɐp8	* gɛp10	scn	
看见	见	匣去山开四霰	ɣian	ɣien6	* hen1	scn	3
闭(关闭)	阖	匣入咸开一盍	ɣap	ɣɑp8	* həp7	scn	
大	宏	匣平梗合二耕	ɣoəŋ	ɣwæŋ2	* hlueŋ1	scn	
咬;叮;啃	龁	匣入臻开一没	ɣət	ɣət8	* kət7	s	1
浑;浊	浑	匣平臻合一魂	ɣuən	ɣuən2	* khun5	sc	123
摇晃	捍	匣去山开一翰	ɣan	ɣɑn6	* khlɔn2	s	3
门槛	槛	匣上咸开二槛	ɣeam	ɣam4	* kliem4	n	
含	含	匣平咸开一覃	ɣəm	ɣɒm2	* ŋa:m2	cn	1
接受;迎接	合	匣入咸开一合	ɣəp	ɣɒp8	* rəp8	scn	1
画(图)	画	匣去蟹合二卦	ɣoe:k	ɣwai6	* we6	n	
说	话	匣去蟹合二夬	ɣoa:t	ɣwæi6	* wa6	scn	
坏	坏	匣去蟹开二怪	ɣoəi	ɣwɐi6	* wai6	cn	
换	换	匣去山合一换	ɣuan	ɣuɑn6	* wun6	n	1
稻子;谷子	禾	匣平果合一戈	ɣua	ɣuɑ2	* xəu3	scn3	3
白	皓	匣上效开一皓	ɣəu	ɣɑu4	* xau1	scn	3
恨	恨	匣去臻开一恨	ɣən	ɣən6	* xon5	n	
鞋	鞋	匣平蟹开二佳	ɣee	ɣai2	* ɣai2	cn	
脖子	喉	匣平流开一侯	ɣo	ɣəu2	* ɣɔ2	scn	2
虹	虹	匣平通合一东	ɣuoŋ	ɣuŋ2	* ɣuŋ2	s	
汗	汗	匣去山开一翰	ɣan	ɣɑn6	* ɣan6	n	
胫;小腿	胫	匣去梗开四径	ɣieŋ	ɣieŋ6	* ɣeŋ6	scn	
盒	盒	匣入咸开一合	ɣəp	ɣɒp8	* ɣap8	n	
魂魄	魂	匣平臻合一魂	ɣuən	ɣuən2	* xwən1	scn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横	横	匣平梗合二庚	ɣoaŋ	ɣwaŋ2	* xwaŋ1	scn	
依	依	影平止开三微	ʔĭəi	ʔĭəi1	* ʔi1	n	
要;拿;取	要	影平效开三宵	ʔĭau	ʔĭɛu1	* ʔəu1	scn	
腰	腰	影平效开三宵	ʔĭau	ʔĭɛu1	* ʔeu1	sn	
鞍	鞍	影平山开一寒	ʔan	ʔɑn1	* ʔan1	scn	
椅	倚	影上止开三纸	ʔĭa	ʔĭe3	* ʔi3	cn	
坛子	瓮	影去通合一送	ʔuoŋ	ʔuŋ5	* ʔaŋ3	n	
爱	爱	影去蟹开一代	ʔə:t	ʔɒi5	* ʔai5	c	
燕	燕	影去山开四霰	ʔian	ʔien5	* ʔɛn5	scn	
一	一	影入臻开三质	ʔĭet	ʔĭĕt7	* ʔet7	scn	
轭	軶	影入梗开二麦	ʔeek	ʔæk7	* ʔɛk9	scn3	
阉	阉	影平咸开三盐	ʔĭam	ʔĭɛm1	* ʔjiem1	cn	
烟(叶子烟)	烟	影平山开四先	ʔien	ʔien1	* ʔjien1	scn	
烟	烟	影平山开四先	ʔien	ʔien1	* ʔjien1	cn	
坏	恶	影入宕开一铎	ʔɑk	ʔɑk7	* ʔjɔk7	s	
饿	[illegible]	影入梗开二麦	ʔeek	ʔæk7	* ʔjak9	scn	
覆盖	弇	影上咸开三琰	ʔĭəm	ʔĭɛm3	* gwəm6	s	13
弯	弯	影平山合二删	ʔoan	ʔwan1	* hwan1	n	
碗	碗	影上山合一缓	ʔuan	ʔuɑn3	* hwan5	s	
挖;掘	挖	影入山合二黠	ʔoət	ʔwæt7	* hwat7	cn	
乌鸦	鸦	影平假开二麻	ʔea	ʔa1	* ka1	scn	1
阴	阴	影平深开三侵	ʔĭəm	ʔĭĕm1	* khəm1	scn	1
树枝	丫	影平假开二麻	ʔea	ʔa1	* ŋa6	sn	3
美丽	嫣	影上咸开三琰	ʔĭam	ʔĭɛm3	* ŋam2	s	13
晚上	闇	影去咸开一勘	ʔəm	ʔɒm5	* ɣəm6	scn	1
又	又	云去流开三宥	ɣĭə	jĭəu6	* ju6	n	1
腋下	腋	余入梗开三昔	ʎĭɑk	jĭɛk8	* ʔi5	n	23
样子;种类	样	余去宕开三漾	ʎĭɑŋ	jĭaŋ6	* ʔjaŋ5	scn	
游	游	余平流开三尤	ʎĭəu	jĭəu2	* ju2	n	

词	古字	等韵	上古音	中古音	原始台语	台语分布	古音质疑
羊	羊	余平宕开三阳	ʎĭaŋ	jĭaŋ2	* jieŋ2	n	
融(化)	融	余平通合三东	ʎĭwəm	jĭuŋ2	* juŋ2	n	
也	也	余上假开三马	ʎĭa	jĭa4	* je6	cn	
用	用	余去通合三用	ʎĭwoŋ	jĭwoŋ6	* juŋ6	cn	
铅	铅	余平山合三仙	ʎĭwan	jĭwɛn2	* dzin2	scn	1
养(－鱼);牧养	养	余上宕开三养	ʎĭaŋ	jĭaŋ4	* lieŋ4	sc	1
油	油	余平流开三尤	ʎĭəu	jĭəu2	* ɲu2	cn	
鹰;鹞	鹞	余去效开三笑	ʎĭau	jĭɛu6	* ɲĭəu6	sn	
摇	摇	余平效开三宵	ʎĭau	jĭɛu2	* ŋau2	cn	
赢	赢	余平梗开三清	ʎĭeŋ	jĭɛŋ2	* ɣiŋ2	cn	
跳	跃	余入宕开三药	ʎĭauk	jĭak8	* xrok7	s	1



汉语单字格局的语义构造

叶　文　曦

一

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小学家们紧紧抓住汉字，分析它们的形体，讲求它们古代的读音和意义，从而形成了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等三门学问。这三门学问集中于分析单字，而较少涉及“构词”分析，可以说汉语言学没有构词研究传统。从《马氏文通》发表以后，汉语言学家受西方语法理论的影响，逐渐接受了句法和词法的分法，把构词问题涉及的汉语现象纳入词法加以研究，到了1957年，陆志韦发表了集汉语研究大成的经典之作《汉语的构词法》。陆的研究方法来自结构语言学，在陆的语法构词理论体系中，对一个双音复合词的分析方法是将它归入并列、偏正、后补、动宾、主谓等语法结构类型。至于复合词内词素之间意义上的联系，陆指出：“本研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划清词和不是词的界线。在是词的范围之内，每一个结构类型的成分之间所能表达的意义范畴或是逻辑范畴可以留给词汇学详细叙述。”陆的学说在汉语言学界影响很大，目前现代汉语教科书仍多采用陆的语法构词体系。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研究界对语义的兴趣日增，刘叔新(1990)、周荐(1991)、黎良军(1995)等学者都从语义角度对语法构词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都论证了复合词的内部结构本质上是语义的，而非语法的。黎良军明确提出了汉语构词研究的两条原则，即语义

主义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周荐和黎良军都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现代汉语语义构词方案。

我们认为，转而从语义角度研究汉语的多音复合词，是个很值得重视的有前途的方向。它不仅开创了汉语构词研究的新局面，对普通语言学构词理论也极富启示性。但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化，有两个方面需要改进，一是须完全摆脱语法构词研究方法论的影响；二是要把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以往的语义构词研究从总体上没有很好地考虑古今汉语之间的承继沟通关系。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以双字字组（双音复合词）为主的格局是由上古汉语以单字（单音词）为主的格局逐步演变过来的。按照洪堡特的“内部语言形式”理论，汉语上古单字格局早已从内部规定了汉语认识世界的范围和途径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根深蒂固的，经得起历史的消蚀。因此，如果弄清了上古汉语单字格局的语义结构方式，就比较容易说明现代汉语双字格局的结构性质并对它的语义结构作出可靠的说明，也就能从根本上摆脱语法构词理论的影响。

本文打算以“字”而不是以“词”为本位来探讨汉语单字格局的语义构造，目的是为说明现代汉语双字格局的语义构造打下必要的基础。根据徐通锵（1991；1994）的论述，“字”是汉语最基本、最重要的结构单位，它的结构简单而明确，是一个以“1”为基础的“1×1”的层级体系，汉语结构的各个层面（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结构特征都交汇于此，汉语每一层面的研究均须以“字”为基础。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会看到，以“字”而不是以“词”为本位来描述上古汉语单字格局的语义构造不但是方便之举，而且确实能产生新的观念。

二

语言是对现实的编码体系。编码后的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显现出来,一个方面是语言的码把握住了现实世界中的哪些内容,对现实世界作出了怎样的刻划和切分,另一方面是语言的码采用了什么样的形式关联来映照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联系。

早期汉语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成果是得到了一大批一个一个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而较后期出现的二次编码的形音义结合的汉字则基本上与这些语言符号一一对应。汉字不仅有音符,还有义符。从汉字的字音和字形入手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形式关联,进而把握它们之间的意义关联。因此字在汉语中不光是文字问题,也是语言问题。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主流把“字”看成为文字问题,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见徐通锵,1993)。文字和语言固然属于两个不同层面,但在汉语中“字”的字形中储存着极为重要的语义信息,因而我们就有可能透过文字符号的信息去观察语言符号的信息。下文中的“字”,除专门指明“字形”者外,均指形音义三者的结合体,是进行了两次编码的语言符号。本文在这里先把字区分为“字音型”和“字形型”,两者结构基础的总的特点均为 1×1=1。

先说“音型”(以下参看徐通锵,1993,PP. 251-259)。汉语“字”的音型表现为一个音节,音节由三种成素即声母、韵母和声调按照 1×1=1 的结构格式合成:

(1)

层序	层组织	结构公式
1	(1个韵头)×(1个韵腹)×(1个韵尾)=1个韵母	(1)×1×(1)=1
2	1个声母×1个韵母=1个音段	1×1=1
3	1个音段×1个声调=1个音节	1×1=1

由于一个结构位置只能出现一个"1",因而它为音位"对立项的选择"提供的位置简单而有规则,即使把声调包括在内,一共也只有五个位置,可以简化为如下的公式:

(2) $$\frac{T}{C(M)V(E)}$$

(2)有五个结构位置,构造一个具体字的音型就是在上述结构位置上进行"对立项的选择"。如果不同字的音型之间要发生关联关系,就可以从音型的成素着手,保持若干成素不变,而同时使其中某个成素具体结构位置上的成分发生交替,以此互相对照就可以建立起不同字音型之间的关联了。粗略地说汉语音型关联有三种情况(参看严学窘,1979,此处上古音是严参考李方桂体系自己构拟的):

(3) a. 声母变换,例如:(P:1),斑 * pan:斓 * lan。
b. 韵母变换,例如:(əd:ən),开 * khəd:垦 * khən。
c. 声调变换,例如:(平 :去),衣(平声):衣(去声)

汉语"字形型"的典型代表是所谓形声字,其构造原理同"字音型"平行,也是 1×1=1,即形符加声符。不同字之间字形型之间的关联有两种:

(4) a. 声符相同,例如:"兼"字族,镰、廉、嫌、濂……
b. 形符相同,例如:"水"字族,江、河、泽、洛……

无论是字音型关联还是字形型关联,它们的结构性质都是非线性的,它们正好反映了汉语对现实进行编码的非线性的结构方式。在汉字非线性结构中,字与字之间的关联有以下四种情形:

(5) a. +字形型关联;+字音型关联
b. +字形型关联;-字音型关联
c. -字形型关联;+字音型关联
d. -字形型关联;-字音型关联

(5)中 a、b、c、d 是字与字发生非线性关联的全部情况。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形型或音型上发生关联的若干字在语义上不一定有相似关系或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文字符号的音、形关联与语言符号的音义关联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但是如果发现了字与字在语义上有相似或相关关系而同时又找到了形式上的关联，那么这种语义上的联系应该说是可靠的，也就比较容易得到说明。另一方面，字与字在语义上有某种联系，但它们既无形型关联，也无音型关联，即关联类型为(5)d，这说明该种语义联系在字的非线性关联上没有投射，而是有可能投射于语言结构的其他层面。其实，后面我们将看到，由于语义关系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多层面的，而反映在字形的非线性形式关联上的语义关系是非常狭窄的，这是汉语从单字格局向双字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要理清单字格局的语义编码方式，我们还得从字与字的非线性结构关联入手。

汉字单字格局语义编码方式的典型代表是同源形声字族。

事物存在的形式与其所蕴含的内容往往是相适应的，单字格局的形式结构基础 $1\times1=1$ 和它所表达的语义内容是对当的。《荀子·正名篇》在讲到"制名之枢要"时指出："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陆宗达（1981，PP. 39－40）和陆宗达、王宁（1994，PP. 119－122）对荀子的这一理论给予了重视和解说。"状"和"所"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状"指的是事物所具有的形态，而"所"指的是以某种形态存在于世界的事物，或者说相当于"实质"。所谓"同状而异所"，是指形态相同而实质不同，例如"霞、瑕、騢、鰕、蝦"等字所表达的几种事物具有共同的形态"红色"，但它们的实质是不同的，分别属于"云、玉、马、鱼、虫"等事物类别范畴。所

谓"异状而同所",是指形状尽管不同,而实质却是一样,例如"捭"和"捶","捭"是"两手击"的意思,而"捶"是"鞭击"的意思,"捭"和"捶"表示的都是"击打"这一动作,实质一样,只不过所采用的工具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异状。荀子的"状所论"抓住了汉语语义编码的本质,如果表述为公式则是:

(6) 1个状×1个所=1个名(义)

"状所"这一说法哲学味道颇浓,从现代语义学的角度看,"状"和"所"分别相当于两种不同的"义素"或"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参看蒋绍愚,1989,PP.15-24)。王宁(1993)指出:"……而中国古代重视分类及习惯一分为二的思维特点,给汉语的义素分析法早已奠定了哲学基础。……西方语言学在使用义素概念描绘词义时,一直想使义素的分解是有限的,但是由于他们未能把握词项之间质的联系,始终未能完满解决这个'有限性'。而中国训诂学由于提出了核义素和类义素,同时采用两分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王从词义的比较中确立了三种重要的义素类别,即类义素、核义素和表义素。类义素用以指称单义项中表示义类的意义元素,例如:"澌,水索也。消,水尽也。漮,水虚也。汔,水涸也。"比较以上的注释材料,可以分解出"水"这个类义素。核义素(又称源义素)指同源词所含的相同特点,例如:"澌,水离散。凘,流冰。嘶,声散。厮,析柴者。斯,言实相离"。比较上述注释材料可以分解出该组同源词的共同特点即"离析"。除了以上两种有特殊意义的义素外,其他义素都可称为表义素,含有同一表义素的词项可以认为是偶然同义的词项。王进一步总结出了以下公式和条例:

(7) a. 类义素+核义素=词源意义
b. 类义素+表义素=表层意义

c. 词项之间表义素相同者为同义词。

d. 词项之间核义素相同者为同源词。

e. 词项之间类义素相同者为同类词，而核义素相同者，必非同类词。

显然(7)中 a、b 这两个公式是极为重要的，既区分了不同的概念语义层次，又与训诂的义界相符。对类义素重要地位的确定同时意味着它与其他类别的义素比较地位是不平等的。无论是核义素还是表义素都可以理解为是对事物类或实体进行刻划所需要的各种特征。类的地位是比较稳固的，但对类的认识和刻划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是没有尽头的，因此特征的地位是常常变动不居的。同时事物或实体是多面的，可从若干不同的角度加以认识和刻划，相应地特征也可以归纳为若干角度，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详细论述。

有了类和特征互相对立的观念，下面我们把汉语单字格局的语义编码格式确定为以下(8)：

(8) 1 个字义 =1 个语义特征 ×1 个语义类

(8)这种格式和前面我们讲的字音型关联和字形型关联是相互配合的，其典型表现就是同源形声字族。

以往的研究对同源的标准讨论颇多，但至今仍无定见。对于这一问题本文不详加探讨，只想指出以下两点：第一，同源字族的成因在于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在语言中有投射。认知事物的基本方式是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和相关关系，也就是要把握住事物的特征，投射到语言，则可以用相同或相近的形式把认知的成果固定下来。第二，在右文范围内讨论得出的同源字是比较可靠的，也是比较典型的，可以作为探讨汉语语义编码方式较为可靠的材料。但同时须认识到同源系统与形声系统之间存在着纷繁交错的关系，同声符之字未必同源（参看刘又辛，1985，P. 162；陆宗达、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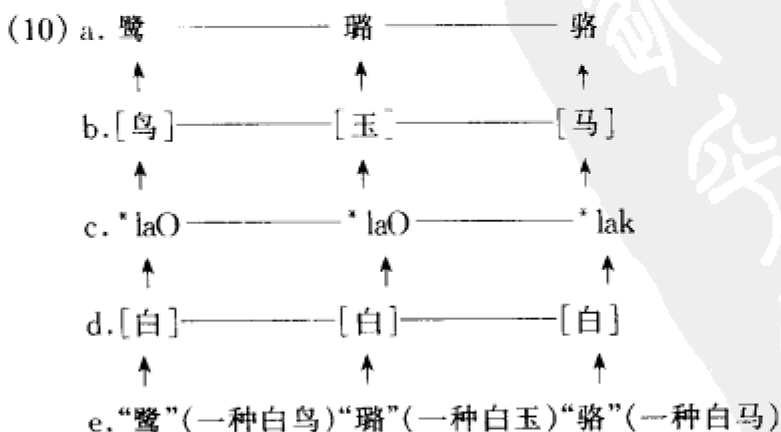
宁,1994,PP.373－375)。

杨树达(1934a)用大量的例证说明了"形声字中声中有义"这一原理。杨指出:"自清儒王怀祖郝兰皋诸人盛倡声近则义近之说,于是近世黄承吉刘师培后先发挥形声字义实寓于声,其说亦既圆满不漏矣。盖文字根于言语,言语托于声音,言语在文字之先,文字第是语音之徽号。以我国文字言之,形声字居全字数十分之九,谓形声字义但寓于形而不在声,是直谓中国文字离语言而独立也。其理论之不可通,固灼灼明矣。"文字固然不可离语言而独立,而语言也不可弃文字而独得其要领。

在同源形声字族中,语义特征由声符来表示,语义类由形符来表示,特征与类的组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特征投射于多个类;另一种是多个特征分别投射于一个类。下面我们分别用杨树达(1934)的例证来说明上述两种情况。为了表述的简洁,我们尽可能把对一个字的释义改写为公式(8),并用[ ]将特征和类加括,特征放在前面,类放在后面,例如:

(9) 铜→[赤]×[金]

为了说明第一种情况,我们先看下表(10):



(10)反映了上古汉语单字格局对现实进行编码的一个基本方面。

e层面是三种现实现象;d层面是这三类东西共同具有的语义特征;c层面是一组音型关联,它的功能的一个方面是能用来标识[白]这个特征,就具体的一个音节如* la(* 拟音取自王力体系)来说,它也有标识其他特征的潜在功能;b层面是三个名物语义类;a层面既表示一组字形型关联,又表示编码的最后结果。从e层面到d层面,↑标识提取特征;从d层面到c层面,↑标识表达;从c层面到b层面,↑标识组配;从b层面到a层面,↑标识最后的输出。

孤单的一个字是没有意义的,要弄清某一个字的语义功能或者它所表达的意义,必须将它纳入相关字族中去考察。明确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在单字格局中,同源形声字族这种编码方式声与义不是一一对应的。具体说来,一个意义或某一特征可由多个声符来表示,而反过来,一个声符可以表示多个意义或特征。因此,把字纳入相关字的系列中去确定它的语义功能就显得非常必要。例如"小"这一特征,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以下6组同源形声字族(参看刘英,1989):

(11) a. 残、贱、浅、钱、盏、栈
b. 锐、锐、鮵、蜕
c. 蛸、销、消
d. 蔑、蠛、櫗、篾
e. 脞、矬、痤、莝、锉
f. 荛、侥、蛲、铙

后一种情况例如沈兼士(1933)所揭示的一个例证,"皮"声可以表示以下三个特征:

(12) a.[分析]:破、柀、簸、波
b.[倾斜]:坡、披、波、颇、跛
c.[加被]:髲、被、帔、[illegible]、鞁、彼

上述情况启发我们订立这样一条分析原则,即"避免孤例原则":如

果要认定某一声符表示某一种特征，则必须要找到能表达该特征的同声符的一个以上的字作为佐证。例如，要认定“坡”有“倾斜”义，须以“披、波、颇、跛”等字作为佐证。以上这条原则的重要性在后面的分析中还会不断显现，这意味着单字格局对每一个字的语义功能有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即它必须表达某一语义特征和某一语义类，而特征与类决非某一字所独有，而是整个单字格局共有的意义的轨道。同时也说明，应该把“声近义同”这一训诂法则限定在一个较严格的范围内。

杨树达(1934)揭示了更为复杂的情况：不同声符之间存在着音型关联即“转”的关系，这种关系映照意义的关联，例如：

(13) 重声竹声农声字多含厚义(见杨树达，1934a，PP.46－48)

a. 厚谓之重，《说文·八篇上·重部》云：“重，厚也。从壬，东声。”

衣厚谓之褈，《广雅·释诂》云：“褈，厚也。”

b. 东对转觉

厚谓之竺，《说文·五篇下·亯部》云：“竺，厚也。从亯，竹声，读若笃。”

厚又谓之竺，《说文·十三篇下·二部》云：“竺，厚也。从二，竹声。”

c. 东转冬

厚谓之农，《书·洪范》云：“农用八政。”《传》云：“农，厚也。”

厚貌谓之浓，《诗·小雅·蓼萧》云：“零露浓浓。”《毛传》云：“浓浓，厚貌。”

厚酒谓之醲，《说文·十四篇下·酉部》云：“醲，厚酒也。从酉，农声。”

厚味谓之脓，《文选·七发》云：“甘脆肥脓”。《注》云：“脓，厚之味也。”

多类事物可以共有一个特征，而同时一类事物可以具有多个特征。例如“吕声”可表连侣之义、“并声”可表并列之义、“叜”声可表会聚之义，这三种特征均可投射到“植物”类上(参看杨树达，

1934a,PP.44－45;PP.48－49),例如:

(14) a. 𫄨→[连佀]×[衣]

《广雅·释诂二》云:"𫄨䋫,絣也。"《玉篇》云:"𫄨䋫,紩衣也。"《说文·十三篇上·糸部》云:"紩,缝也。"

b. 榈→[连佀]×[木叶]

《释名·释饮食》云:"栟榈,椶也。"

c. 饼→[合并]×[面]

《释名·释饮食》云:"饼,并也,浓面使合并也。"

d. 枅→[合并]×[木]

《说文·六篇上·木部》云:"枅,屋櫋梠也。从木,开声"。

e. 稯→[会聚]×[布缕]

《说文·七篇上·禾部》:"布之八十缕为稯。从禾,㚇声。"

f. 椶→[会聚]×[木]

《说文·六篇上·木部》云:"椶,栟榈也。从木,㚇声。"

以上b、d、f三例是三种特征向"植物"类投射的结果。"连佀"、"并列"、"会聚"三个特征在语义上是相通的,古人能够分别编码,说明古人认识事物之细致,汉语表现力之强。

单字格局语义编码的最后结果是完成多个特征和多个义类的匹配,把组合成立的匹配用字标识出来。杨树达(1934)给出了下列格式:

(15)

声类＼事类	宫室	衣服	植物	禾秉	庶物
开	枅	絣	栟	O	荓
吕	梠	𫄨	榈	筥	O
㚇	O	O	椶	稯	O

(15)中横栏和纵栏都可以继续延展下去,O是杨原文所没有的,我

们加上去表示一种“空格”，即标识着一种潜在的有可能实现的特征与类的组配。

以上是在同源形声字族这种近乎理想的状态下讨论单字格局的语义编码方式。我们看到音型关联、形型关联与语义特征和语义类的搭配都是非常整齐的，其中形型关联提供的线索尤为显豁。同源形声字族是单字格局的一个核心平面，但它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字的功能是活跃的，在很多情况下，对一个字语义功能的解释我们无法凭借同源形声字族，也找不到清晰的音型和形型的线索，只能在同一语义场内凭相关字确定字的语义功能，然而无论在何种场合，对字的语义功能的解释的框架仍是“1 个特征 ×1 个类”。在这方面，古人对典籍的注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典型材料。齐佩瑢(1984)、向熹(1981)分别对《毛诗传》的训释方式作出了总结，下面我们举一些例证：

(16) a. 锜→[有足]×[釜]
釜→[无足]×[釜]
b. 羔→[小]×[羊]
羊→[大]×[羊]
c. 狩→[冬]×[猎]
苗→[夏]×[猎]
d. 衣→[上]×[衣]
裳→[下]×[衣]
e. 跋→[草]×[行]
涉→[水]×[行]
f. 卜→[龟]×[卜]
筮→[蓍]×[卜]
g. 螟→[食心]×[虫]
螣→[食叶]×[虫]
蟊→[食根]×[虫]
贼→[食节]×[虫]

有例证表明，光局限于同源形声字族，不考虑相关的语义场则无法全面准确地把握一个字的语义功能。例如前面表(10)中“鹭、璐、骆”是一组同源形声字，只能有一个特征[白]，在这个系列中，不得有别的特征掺杂进来，“骆”只能解释为[白]×[马]。然而《尔雅》中的材料说明，在[马]这行大义类中，光用[白]这一特征不能把“骆”跟其他相关字区别开来。下面是《尔雅·释畜·第十四条》中的几个字的释义，我们用公式表示如下：

(17) 駓→[黄白杂色]×[马]

骃→[阴白杂毛]×[马]

骓→[苍白杂毛]×[马]

騢→[彤白杂毛]×[马]

骆→[白，黑鬣]×[马]

可见“骆”的全面特征是“白且黑鬣”。(17)只是《尔雅》中“马”类的一个局部，但已足以说明同源形声字族这种编码方式的局限了。字的生命和本质在于它是为表达哪一个义类服务的，它能标识出什么样的特征，而这一切取决于如何在一个表同一义类的相关字群中给字进行怎样的功能分配。在单字格局中，语义编码方式及规律是隐含的，隐藏在同源字族和古人对字所做的注疏当中，需要进行一番排比才能将编码方式归纳出来。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语义特征和语义类这两个不同的语义功能类别，这两个功能类别联系密切，互相依赖，但地位不同，对具体义类的认识及进一步划分小的类别则需要具体语义特征的参与。什么样的语义类和什么样的语义特征能互相搭配则取决于现实关系的理据，也即人们对现实现象认识的习惯及刻划的方式、角度。特征规定着类存在的状态和方式。从这个角度看，语言对具体某一现实

现象进行范畴化的办法是把它归入适当的语义类，然后配上相应的特征。现实现象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即名物、动作和性状。不同民族由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文化经验的不同对这三类现实现象的认知方式也不同。根据徐通锵(1993)的论述，汉语对现实的语义编码以名物为中心，这与印欧系语言以动作为中心是大不相同的。以名物为中心这个视角投射到汉语中有种种重要表现，从《说文》和《尔雅》等字书提供的材料看，单字格局对名物的编码较为细致，而对动作的编码则较为粗疏，而且常常和名物语义类联系在一起，而性状是不独立的，隐含在相关名物和动作之中。名物、动作、性状是语义类别的最高分类，具体对这三大义类如何配给特征我们需要作一些具体的考察。单独对某一具体义类比如说“马”的特征进行描述价值不大，需要的是把种种具体的特征概括为较为抽象的范畴，同理也需要把种种具体的义类概括为更高层次的类别，然后观察特征范畴与义类类别哪些是能配得上的，哪些是配不上的。

三

杨树达(1934)给出的表格(前面表22)极具启发性，横栏标列的名目如“宫室”、“植物”等义类是高度概括的，纵栏给出的声类(表示若干特征)是很具体的，但可以概括为一类较抽象的特征。如果我们把表(22)看作是汉语单字格局语义编码的一个重要模型的话，那么这个模型需要改进的地方则是如何把特征概括为抽象的特征类别并进一步考察它与义类的搭配情况。

已有的研究表明，汉人对现实现象的刻划遵循着有限的若干

条轨道。王国维(1921b)、齐佩瑢(1984)、蒋绍愚(1989)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出了一些重要条例。

王国维(1921b)对《尔雅》草、木、虫、鱼、鸟、兽等名物的释义条例作出了归纳:“凡俗名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其别别之。有别以地者,则曰山,曰海,曰河,曰泽,曰野。有别以形者,形之最著者曰大小,大谓之荏,亦谓之戎,亦谓之王;小者谓之叔,谓之女,谓之妇,妇谓之负;大者又谓之牛,谓之马,谓之虎,谓之鹿;小者谓之羊,谓之狗,谓之菟,谓之鼠,谓之雀。有别以色者,则曰皤,曰白,曰赤,曰黑,曰黄;以他物譬其色,则曰蕵、曰乌。有别以味者,则曰苦,曰甘,曰酸。有别以实者,则草木之有实者曰母,无实者曰牡,实而不成者曰童。此诸俗名之共名皆雅名也。是故雅名多别,俗名多共,雅名多奇,俗名多偶。其他偶名皆以物德名之。有取诸物之形者,如垂、比叶,戫、九叶之类。有取诸物之色者,如夏扈、窃言之类。有取诸其物之声者,如蛰、蜻蜻之类。有取诸性习者,如皇、守田,蠰、齧桑之类。有取诸功用者,如葥、王蔧、蒚蘑之类。有取诸相似之他物者,或取诸生物,如菿薽、豕首之类,或取诸成器,如藒绶、经履之类。其余或以形状之词,其词或为双声,如薢茩,芺苋,葖、蒴董之类;或为叠韵,如菧、蒫苨,蒴、芋荧之类。此物名之大略也。”以上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我们理解汉语单字格局和双字格局语义构造及两个格局之间关系的一个总纲。雅名相当于单字格局层面,雅之共名相当于义类,而雅之别名相当于特征,俗名相当于双字格局层面。要想说清雅名的编码情况可由俗名入手,由俗名可知。雅名虽多奇,但密含特征和义类两个方面,俗名可看作是雅名语义结构明确化的结果,是对雅名的分析。特征和义类都由具体的字表达出来,因此雅名多别,俗名多共;雅名多奇,俗名多偶。在上述

引文中，我们把表特征类别的字加上了着重号，每个特征类别都包括若干具体的特征。下面我们把王的方案罗列出来，并从《尔雅》中举些实例：

(18) a. 地：例如[山]、[海]、[河]、[泽]、[野]
　　　　藿→[山]×[韭]　柽→[河]×[柳]
　　b. 形：例如[大]、[小]
　　　　菆→[小]×[叶]　菺→[戎(大)]×[葵]
　　c. 色：例如[白]、[黑]、[黄]
　　　　棫→[白]×[桵]　鱓→[白]×[鱼]
　　d. 味：例如[苦]、[甘]、[酸]
　　　　槚→[苦]×[茶]　樲→[酸]×[枣]
　　e. 功用：例如荓→[做马帚]×[草]　萿→[做王彗]×[草]
　　f. 性习：例如蠰→[啮桑]×[虫]　傅→[负版]×[虫]
　　g. 声音：例如蚻→[蜻蜻]×[蝉]
　　h. 相似：例如"取诸生物"，蓤蕩→[似马尾]×[草]

以上是从《尔雅》草、木、虫、鱼、鸟、兽等有限的几种名物范围内总结出来的对名物特征进行刻划的几种方式，其中有些也适用于刻划其他名物、动作或性状的语义类别，当然上述类别有做出进一步归纳概括的余地。"地、形、功用"等特征类别很像菲尔摩格语法中的"格"，不过这不是深层句法语义格，而是概念字义平面的深层语义格，本文把这些特征类别叫做**"义等"**(semantic division)。

齐佩瑢(1984)分别从音训和义训两个方面对《释名》和《毛诗传》的释义方式做出了总结(参看齐佩瑢，1984，PP. 101－103；PP. 133－138)，方法与王国维(1921b)一脉相承，不过比较全面。音训特征类别方案与义训特征类别方案大同小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齐得出的特征类别是比较可靠的。下面我们把两个方案合并在一处，实质一样而名称有差异的用括号标出，并各举若干实例(不重复的只举一个方面的)：

(19) a. 形状(形貌):陵→[隆高]×[山](《释名·释山》)

筐→[方]×[筐](《毛诗传》)

b. 颜色:海→[晦黑]×[水](《释名·释水》)

鹭→[白]×[鸟](《毛诗传》)

c. 性质(性情):脓→[酴厚]×[汁](《释名·释形体》)

琼→[美]×[玉](《毛诗传》)

d. 质料(成分):木盾→[木]×[盾](《释名·释兵》)

登→[瓦]×[豆](《毛诗传》)

e. 功用(作用):腕→[宛屈]×[形体](《释名·释形体》)

囿→[域养禽兽]×[园](《毛诗传》)

f. 位置:角→[生于额角]×[形体](《释名·释形体》)

裳→[下]×[衣](《毛诗传》,下同)

跋→[草]×[行]

涉→[水]×[行]

g. 时间:圃→[春夏]×[场](《毛诗传》,下同)

场→[秋冬]×[场]

植→[先]×[种]

穉→[后]×[种]

h. 声音:雷→[硠雷之声]×[雷](《释名·释天》)

i. 所及:孝→[父母]×[善](《毛诗传》,下同)

友→[兄弟]×[善]

雕→[金]×[刻]

琢→[玉]×[刻]

j. 比喻:乔→[似桥]×[山](《释名·释山》)

跟→[似木根]×[形体](《释名·释形体》)

齐以上这个方案已相当全面,特别是在名物方面,但是对性状和动作的刻划方式考虑不足。

蒋绍愚(1989,PP.48-52)从语义场和义素分析的角度比较细致地论述了动作和性状的刻划方式。先看动作:

(20) a. 主体:鸣→[鸟]×[鸣](《说文》,下同)

吠→[犬]×[鸣]

b. 对象:洗→[足]×[洗](《说文》,下同)

沐→[发]×[洗]
浴→[身]×[洗]
盥→[手]×[洗]
c. 方式、状态:睨→[衺]×[视](《说文》,下同)
瞻→[临]×[视]
观→[谛]×[视]
d. 工具:抶→[笞]×[击](《说文》,下同)
抰→[车鞅]×[击]
捭→[两手]×[击]
捶→[杖]×[击]

与齐的方案比较,蒋的方案考虑了动作的"主体"、"方式状态"和"工具",但未考虑动作发生的位置和时间。

关于性状,蒋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

(21) a. 事物:肥→[牛羊]×[肥](《说文》,下同)
腯→[豕]×[肥]
b. 方面:明→[视]×[明](《尚书·洪范》,下同)
聪→[听]×[明]
睿→[思]×[明]
c. 性质:暑→[湿]×[热](《说文段注》,下同)
热→[燥]×[热]
d. 程度:缬→[一染]×[红](《尔雅·释器》,下同)
赪→[二染]×[红]
纁→[三染]×[红]

如果就单字格局的一条通例即性状常常隐含在相关名物或动作之中来说,以上(21)a、b两项也可以归结为名物和动作问题,而不是性状问题。参照以上三家的方案,遵循尽可能概括的原则,我们把汉语单字格局的义等即语义特征类别规定如下并举出若干具体特征:

(22) 汉语单字格局的"义等"框架

Ⅰ. 相关

a. 形状:例如[大]、[小]、[方]、[圆]、[黑]、[白]
b. 性质:例如[美]、[好]、[干]、[湿]、[苦]、[酸]
c. 质料:例如[木]、[瓦]、[石]
d. 功用:例如[养]、[卧]
e. 空间:例如[上]、[下]、[山]、[海]、[河]
f. 时间:例如[春]、[冬]、[先]、[后]
g. 方式:例如[谛]、[疾]、[侧]
h. 对象:例如[手]、[足]、[头]、[金]、[玉]
i. 主体:例如[鸟]、[犬]、[人]、[虎]、[牛]
j. 工具:例如[拳]、[杖]、[目]

Ⅱ. 相似

以上方案中"形状"类别包括王、齐方案中的形状、声音和颜色三类,也即"颜色"不独立为一个类别,"声音"类别实例较少,也可归入"形状"。"性质"类别把王方案中的"味"、蒋方案中的"程度"归入。"空间"也即齐方案中的"位置",王方案中的"地"归入此类别。王方案中的"性习"一类不独立,归入"功用"。g－j 等四大类别取自蒋方案,但"主体"一类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动作的主体,二是性状的主体。框架(22)中(Ⅰ. 相关)可分两种,一种是内在相关,包括 a、b、c、d 等特征类别;一种是外在相关,包括 e、f、g、h、i、j 等特征类别。

就某一具体特征来说,有可能归入一个以上的特征类别,例如[木]这一特征至少可以同时属于"质料"和"对象"这两个类别,实例如:

(23) a. 桓→[木]×[豆](《说文》)
b. 刻→[木]×[刻](《尔雅·释器》)

这种情况并不是很普遍,所以总体上不影响类别之间的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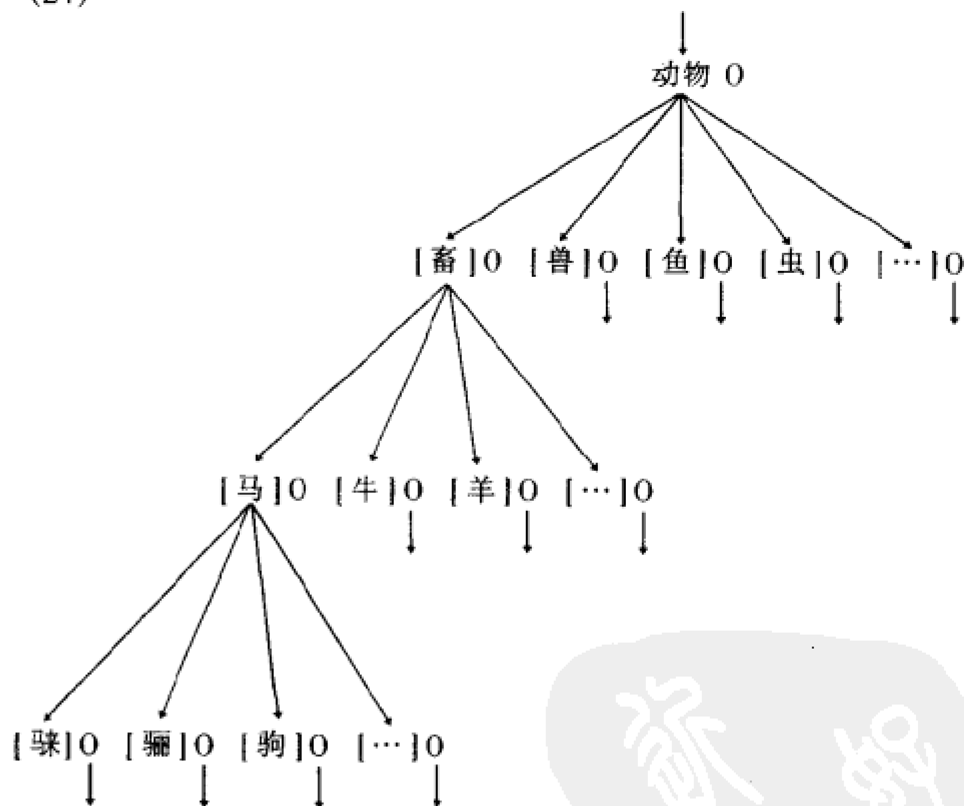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对特征类别的实质作出说明。现实现象是以一定方式存在的,把握现实现象的方法是要抓住它的本质

特征。名物、动作、性状等三类现实现象可分别用不同的特征类别进行质的规定,这种规定成立的基础是现实关系的理据。(参看陈平,1991,P.144)就典型的名物来说,它们一般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因此首先可从它们的形态、颜色等外观特征对它们进行认识和区别;其次可以分析它们的内部构成,即观察它们是由什么质料构成的,也可以考虑它们对生产和生活有什么用途;再次还可以从它们存在的空间方位及时间来认识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要指出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并对它们作出主观上的评价。动作存在的方式则与名物有较大区别,动作的发生有时间和地点,往往是以一定方式进行的,而且一般都有发出它的主体以及触及的对象。与名物、动作相比较,性状则非常抽象,它寄托于具体的名物或动作之中,需要通过不同名物或不同动作之间相互比较才能显现出来。以上现实关系的理据投射于汉语结构就产生了(22)Ⅰ中罗列的种种语义编码类型,这种编码着眼于与事物相关的方方面面,而(22)Ⅱ则是另一种方法,它是根据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相似性来进行语义编码,直接用与编码对象相似的事物对它进行刻划,进而认识编码对象的属性。

显然,不同的具体事物类别各有其较为固定的若干特征类别即义等与之相配。而具体的事物类别又可以归纳概括为层次较高的较为抽象的事物类别,例如"马牛羊犬鸡鹿虫鱼"等具体事物类别可以概括为"动物",而"草木竹禾"可以概括为"植物",我们把"动物"、"植物"这样的抽象的语义类别叫作**"义摄"**(semantic group)。"义摄"这个概念字义结构概念的存在是由事物的"分类等级"(taxonomic hierarchy)决定的(参看悉尼·兰姆,1969,中译本,PP.9-12;蒋绍愚,1989,PP.50-51;符淮青,1996,PP.213-

263)。关于分类,古代字书如《说文》、《尔雅》、《释名》等都做过极为重要的尝试,可惜迄今对这些分类经验总结得不够。对事物进行分类和对事物用特征进行刻划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密切相关。事物的分类等级模式大体如下所示(这里以《尔雅》动物分类为例):

(24)



现在对"分类等级"的认识有两点比较重要:第一,分类层级体系中存在着上下位关系,比如说以上(24)中[畜]是[马]、[牛]、[羊]等的上位成分,而后者相应地是下位成分,处于同一等级的成分比如说[马]、[牛]、[羊]之间是同位关系;第二,不应在等级体系内随意设立语义特征。兰姆(1969)指出:"真正的义位成分(本文注:相当于语义特征)出现在两个或更多个不同的义位的符号。例如 fe-

male(雌性)不但出现在 mare(母马),而且出现在 doe(牝鹿),sow(母猪),vixon(牝狐),hen(母鸡),sister(妹妹),queen(王后),等等"。王国维(1921b,PP. 221 - 226)在总结《尔雅》草木虫鱼鸟兽的条例时阐发了一条重要原理:"凡雅俗古今之名,同类之异名与夫异类之同名,其音与义恒相关。"所谓"异类之同名"可以理解为语义类不同,但语义特征相同,例如:

(25) a.《释草》:蘼芜(绵马)→[小]×[草]
b.《释木》:木髦→[柔(小)]×[木]
c.《释虫》:蠛蠓→[小]×[虫]
d.《释鸟》:绵蛮→[小]×[鸟]
e.《释天》:霢霂→[小]×[雨]

(25)中"木髦"等连绵字之间存在明显的"语之转"关系,[小]这一特征贯通[草]、[木]、[虫]、[鸟]、[天]等五大语义类别,而不是孤例,因此[小]这一特征的设立证据确凿,价值较大。上述原理适用于分类等级体系的构建。在类似(24)这样的分类等级体系模式中,有两条线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条是纵的,即从上到下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保障比较明显,即下位成分以上位成分为语义类别特征,例如"马、牛、羊"的类特征可以描述为[畜],而"騋、骊、驹"的类特征可以描述为[马];另一条线索是横的,较为隐蔽,它是由特征来保障同位成分之间的区别,而每个成分的特征的设立决非胡乱的和救急式的,而是遵循着某种特有的轨道,甚至可以说是由千百年来存在于本民族语言社团的语义潜流决定的。如果缺乏语源的眼光,可能会把"马"的特征定为[无角],其实"马"之得名来自人们对它的[怒武]这一特征的认识(见杨树达,1934b,PP. 79 - 80),例证如:

(26) a."马,怒也,武也。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说文》)

b.“大司马，马，武也，大总武事也。”(《辨释名》)

c. 司马或称司武，“司武而梏于朝”。(《左传·襄公六年》)

d.“祃者，马也。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应劭注《汉书叙传》)

e.“骂，詈也，从网马声。”(《说文》)

又如(24)中的“驹”，其特征为[小]，在其他类别有平行的例证，例如“狗”→[小]×[犬]，“㸬”→[小]×[牛]。

语义特征可以看作是分类的工具，如(24)所示，由上至下类越分越细，分一次就是为大类派给一次特征。从理论上讲，分类是没有尽头的，可无穷尽地划分小类，层次越低，所累积的特征层次也就越多。所谓“1个特征×1个义类”是就直接上下层关系而言的，比如说“驹”可描述的“[小]×[马]”，仅就它与直接的上层“马”而言，它只有一个特征，可是就它与最高层“动物”的关系而言，它则需要多一个特征[畜]。这里要注意的是特征也是分层级的，例如：

(27) 驹→(([小]×[马])×[畜])×[动物]

《尔雅》中“马”的名称之所以显得有些凌乱，原因是把不同层级的若干特征用线性次序加以摆放排列的结果。考虑到事物分类等级体系的要求，我们应该把前面给出的公式(8)即“1个字义=1个语义特征×1个语义类”限定在一个严格的范围内，即它反映的是事物分类层级体系中直接上下级的关系。

一般说来，把一个义摄比如说“动物”分为如(24)那样的四个层次就足够了，如果层次再深，就可能会给认知和理解带来困难。就单字格局而言，(24)中的最低层次是一个典型层次，字数较多，很多意义问题产生于它与上一层次即第三层次之间的关系。比较第三、第四这两个层次，可以看到，第三层次中的一个具体义类比如“马”相对来说可赋予较多的特征，可具有较多的例如“驹”这样

的同位成分,"驹"相对"马"而言,是"马"的一个小类,对它继续分类的可能性不大,也即对它赋予较多的特征是不太可能的。有一种错觉是明显的,就是某个事物义类所在的层次越低,其具有的特征就越多,其实其多个特征来自不同的层次,就其所在的层次而言,相对于上一层次,它只能具有一个特征。说某类事物有多个特征,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它有多个位于它直接下位层次的同层次特征。

像"动物"、"植物"这样的义摄尽管目前研究得不够,参考《尔雅》、《说文》、《释名》中的分类情况,我们还是能举出一些重要的义摄的:

(28) a. 人物:例如人类、士类、女类、男类、鬼类。
b. 动物:例如马类、牛类、羊类、犬类、鸟类。
c. 植物:例如草类、木类、竹类、米类、禾类。
d. 器用:例如衣类、车类、布类、刀类、瓦类。
e. 宫室:例如门类、室类、路类、梁类、台类。
f. 地理:例如山类、田类、丘类、水类、野类。
g. 天文:例如天类、月类、雨类、风类、气类。
h. 形体:例如面类、首类、骨类、身类、血类。
i. 姿容:例如击类、视类、走类、洗类、怒类。

以上几类虽然不全,但已包括了单字格局中大部分义摄,而且各义摄之间的分野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可以说清楚不同义摄与义等相配的趋向,比如"动物"这一义摄通常与哪些义等相配,而较少或不同哪些义等相配。显然在这方面有些义摄差别较大,如"动物"和"姿容"之间的差别较大,共同的义等较少;而有些义摄差别较小,共同的义等较多,例如"动物"和"植物"。下面我们以"动物"和"姿容"两摄为例来说明义等与义摄匹配的情况。"动物"这里以《尔雅·释畜第十九》中所收"马"名为例,"姿容"这里以《说文·十二篇上·

手部》所收“击”名为例：

(29) 刻划“马”类所用义等

a. 形状：例如，騜→[黄白]×[马]

b. 性质：例如，駴→[绝有力]×[马]

骘→[公]×[马]

騇→[母]×[马]

(30) 刻划“击”“类”所用义等

a. 方式：例如，扚→[疾]×[击]

抵→[侧]×[击]

b. 工具：例如，抶→[笞]×[击]

抰→[车鞅]×[击]

c. 对象：例如，挨→[背]×[击]

一般说来，应用于一个义摄的义等数目要多于应用于其所属某一具体义类的义等数目，例如在“姿容”摄中，有的义类如“行”可用“空间”这个义等，例如《尔雅·释宫》：

(31) a. 时→[室中]×[行]

b. 行→[堂上]×[行]

c. 步→[堂下]×[行]

d. 趋→[门外]×[行]

e. 走→[中庭]×[行]

f. 奔→[大路]×[行]

当然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可以为每一个义摄确定一份“义等”清单，例如“动物”义摄的“义等”清单如下所示：

(32) “动物”摄“义等”清单

a. 形状：例如[长]、[短]、[大]、[小]、[黑]、[白]

b. 性质：例如[绝有力]、[雄]、[雌]

c. 空间：例如[天]、[山]、[野]、[南方]、[北方]

d. 时间：例如[春]、[夏]、[秋]、[冬]

e. 功用：例如[食苗心]、[食根]、[食虎豹]

以上(32)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对某种动物的特征作出描述，可以从

PDG

a－e等五个方面着手。

以上我们对汉语单字格局的语义构造做出了尝试性的描述，所得到的结论可以作为讨论汉语双字格局产生的原因和现代汉语双字格局语义构造的基础，关于这两个方面问题我们另文讨论。

1996.12

附记：本文是在徐通锵先生指导下写成的，王洪君先生给本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亲手斧正，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主要参考文献

冯·洪堡特　1830—1835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节选），伍铁平等译，见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符淮青　1996　《词义的分析和描写》，语文出版社。

何九盈、蒋绍愚　1980　《古汉语词汇讲话》，北京出版社。

蒋绍愚　1989　《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杰弗里·利奇　1983　《语义学》，李瑞华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4年。

刘叔新　1990　《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中国语文》第4期。

刘又辛　1982　《"右文说"说》，见《文字训诂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

1985　《汉语词族研究的沿革、方法和意义》，同上。

陆宗达　1981　《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

陆宗达、王宁　1994　《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

陆志韦　1957　《汉语的构词法》，见《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三），中华书局，1990年。

吕叔湘　1963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第1期。

1993　《词汇学新研究（代前言）》，见《词汇学新研究》，语文出版社，

1995年。
齐冲天　1981　《汉语单音词的构成问题》,《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商务印书馆。
齐佩瑢　1984　《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
沈兼士　1933　《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沈兼士　1937　《与丁声树论释名潏字之义类书》,同上。
王国维　1921　《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上、下),同上。
王洪君　1994　《从字和字组看词和短语》,《中国语文》第2期。
　　1994　《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语言研究》第1期。
王　力　1982　《同源字典》,见《王力文集》第八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
　　1983　《汉语语法史》,见《王力文集》第十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1984　《汉语词汇史》,见《王力文集》第十一卷,同上。
王念孙　清　《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5年。
王　宁　1991　《汉字的优化和简化》,《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1993　《训诂学理论建设在语言学中的普遍意义》,《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王先谦　清　《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悉尼·兰姆　1969　《词汇学和语义学》,叶蜚声译,未刊稿。
向　熹　1981　《〈毛诗传〉说》,见《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商务印书馆。
徐通锵　1993　《徐通锵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徐朝华　1987　《尔雅今注》,南开大学出版社。
严学宭　1979　《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中国语文》第2期。
杨树达　1934a　《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见《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
　　1934b　《说马》,同上。
张永言　1984　《关于词的"内部形式"》,见《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年。
赵元任　1975　《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王洪君译,见袁毓林编《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周法高　1962　《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台北。

周　荐　1991　《复合词词素间的意义结构关系》,见《语言研究论丛》第六辑,天津教育出版社。

Halliday, M. A. K.　1970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Function*. In Lyons(ed.), 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5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Jakobson, Roman and Halle, Morris　1956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The Hague.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Vols. Ⅰ and Ⅱ,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llmann, S.　1957　*Principles of Semantics*. Oxford: Blackwell.

